武俠世界



$2.00

761



·特別介紹· 高皐君繼“天壞王郎傳奇故事”後又一巨鑄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一：**羯鼓天戈** 是期刊出 敬請購閱

本篇故事叙述清代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之遺孤，落拓江湖，爲還我神州，光復故物的一段辛酸淚史……。

這是一篇動人心弦，撼人腑肺的民間傳奇故事，作者以新奇之筆去蕪存精……本故事與坊間之〔太平天國〕故事，確是與衆不同，特別推荐。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名流夫人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下▶
借酒行兇 三俠被捕
入獄設阱 義結歹徒
危言恐嚇 俯首獻金
沽名釣譽 消滅罪行……馬雲 3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羯鼓天戈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一）
赤壁遭厄困 武昌週年淌……高皐 33

復仇劍 （三期完俠情恩仇故事）◀上▶
寄懲惡霸 盜印貪官……江南 40

素手颷香 （綠林英豪傳奇故事之三）
芳心冷啟起 素手血腥揚……臥龍生 8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朱唇令
怒劍除虎倀 匹馬闖龍潭……諸葛青雲 23

紅鏢
紅粉哀薄命 羅刹逞兇威……倪匡 49

長嘯
妙體翩翻舞 鏢光霹靂轟……蕭逸 57

無影毒神
大意中鉅毒 發奮突重圍……蕭塞 64

離魂俠
奇人樂土美人窩……秦紅 73

刀客
荒屋奪寶熱 狡狐鬼計多……慕容美 79

神眼遊龍
弱質肩重任 虎將闖龍潭……臥龍生 85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6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名流夫人（下）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名流金子牛夫婦遭歹徒勒索，金子牛求助於鐵拐俠盜呂偉良，在他們三俠進行追查間，金夫人又獲神秘電話，被迫携欵前往一地盆，呂偉良暗中跟踪，當歹徒現身，呂偉良正欲將他生擒之際，歹徒已爲同黨所殺，事後，夏維探長取出檔案，要呂偉良辨認在逃匪徒——

借酒行兇　三俠被捕

呂偉良只好接過那叠檔案，裏面大約有超過一百幀正面和側面的罪犯照片。

呂偉良逐一細認，但結果沒有一個是他今天目睹的兇手。

他把檔案交回夏維，苦笑道：「除非他當時化了裝，否則這裏沒他的尊容！」

夏維說道：「不要緊，我們還有綫索可尋，就是兇手刀上的指紋！」

呂偉良問道：「地盆內的死者高景，是不是黑社會中人？」

「是的。而且還是個道友——吸毒者。」夏維說。

林愛莉忍不住問：「你不是說，高景在不久之前才出獄嗎？」

「是的。」夏維道。

「那麼，你說他是吸毒者，是不是表示他在獄中也吸毒？」林愛莉又問。

「我不知道，但犯罪記錄上確是如此記載。」夏維又說：「即使他在獄中戒除了毒癖，但出獄後仍可能再吸毒了的。」

呂偉良當然明白林愛莉的意思，她不過想當住探長面前，企圖證實獄中也一樣有毒品販賣。因此他說：「愛莉，別說得太遠了，讓我們先了解一下高景到底是屬於那一個黑社會組織裏的人。」

夏維立即就說：「高景是青龍帮的，所以，我們正研究這是否一宗黑社會尋仇案。」

林愛莉道：「爲甚麼你不說這是黑社會開片？」

「這顯然只是兩個人的事，你二位也是江湖中人，黑社會開片，是集體打鬥。」夏維探長道，「青龍帮是本市頗具勢力的一個黑社會組織，以你二位的聲望，相信要查個水落石出，並不困難。問題只怕你們認爲黑社會鬼打鬼，根本不值得你們去理。」

「如果我們不涉及此事，我們根本也不想理。」呂偉良說：「這件事既然是我們目擊的，無論死者是甚麼人，也非理到底不可！」

「能够聽到你這麼說，我的確開心！」夏維笑道：「只怕凡是經由你們插手去理的事，明明簡單的也變得複雜，那就麻煩了！」

林愛莉道：「你好像在叫我們別再理了。」

「不！你千萬不要誤會，我絕對沒有這意思。」夏維說，「我只担心事情不會像我想像中那麼簡單而已。」

呂偉良與夏維相處的日子可不短，自然了解這位探長，老謀深算，聽他的語氣，呂偉良知道他可能已經意會到案中有案。但是，他又不敢明白地質問呂偉良，只有這樣旁敲側擊。

但是，呂偉良早已決定暫時爲金氏夫婦隱瞞一下，故此，他也只好裝作聽不懂的。

呂偉良問夏維探長：「我們可以走了吧？」

夏維笑道：「你雖然答應過辛尼隨傳隨到，但是，我們並未請你們到這裏來。既然是你們前來探訪，要走的話，那有辦不到之理？」

呂偉良會心地笑了笑，然後站起來：「那麼，我們只好說再會了！」

夏維探長站起來送客。

呂偉良說：「兇刀上的指紋，如果有答案的話，請通知我。」

「好的。」夏維說，「希望下一次發生命案的時候，你們不在現場！」

呂偉良笑了笑，便偕同林愛莉和阿生離開了警局。

林愛莉問：「你到甚麼地方去？」

呂偉良說：「去找青龍帮的人。」

「那麼，你和阿生去吧！」林愛莉說，「我想回頭到金子牛那兒去一次！」

「你去金家幹甚麼？」呂偉良道。

林愛莉說：「我想看看金氏夫婦是否安然無恙！」

呂偉良怔了一怔：「你爲甚麼會這樣說？難道他們可能有危險嗎？」

「是的，我忽然覺得我們出來時遇見的二個訪客大有問題。」林愛莉說：「然則，我們現在可能又來遲了一步！」

阿生道：「那麼，我們何必分道揚鑣，就一齊到金家去看看吧！」

於是，三人分乘二輛車子，直駛金家去！

呂偉良還未將車子停下來，林愛莉就喃喃自語地說：「糟了！我們眞的是又來遲了一步！」

「別太過神經過敏，到底你以爲可能有甚麼事發生？」呂偉良說着已將車子停好。

阿生的車子跟住停在後面！

林愛莉道：「那輛黑色汽車不見了，那三個可疑人物可能已經得手！」

「你以爲他們是來對付金氏夫婦的嗎？」呂偉良問道。

「進去看看再說！」林愛莉說着，已走向金家大門之前。

按過門鈴，有人隔住鐵閘問道：「找誰？……」

那人剛問了出口，就急忙改變了口吻道：「原來是林小姐……」

金家的下人們原來已認得呂偉良他們是主人的朋友，於是忙把鐵閘推開，讓三俠入內。

林愛莉還未走進去，便急不及待地問：「金先生和金太太呢？」

「都在裏面，各位請到裏面坐吧！」

開門的是個男僕人，他非常有禮貌。

林愛莉又問：「我們不久之前由這裏離去時，遇見有兩個男人來找金先生，是不？」

「是的。」

「你認識他們嗎？」

「認識，他們是金先生的朋友。」

林愛莉正想問下去，裏面已傳來金子牛的聲音：「三位，請進來坐吧！」

金子牛這時，正站在水泥通道的盡頭處！

「看來金氏夫婦眞的是安然無恙，你不過神經過敏而已！」呂偉良說。

三人併肩入內，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亦無須爲阿生介紹，因爲金子牛夫婦曾在飛鏢俱樂部裏面見過阿生了。

不過金子牛看見呂偉良和林愛莉去而復返，忽然之間又多了一個阿生，心裏當然難免感到有點奇怪。因此這時他的表情也十分驚奇！

呂偉良道：「尊夫人怎麼樣了？」

「她在裏面休息。」金子牛說。

林愛莉道：「我想進去看看她，可以嗎？」

「她剛睡了！」金子牛說着，又奇怪地盯住林愛莉：「你們沒有甚麼特別事情吧？」

「不！我們是關心她！」林愛莉道：「你不是說今天很忙嗎？」

「不！不！我一點也不忙！」金子牛說道。

「但是，金太太說你今天要爲競選的事情忙個不了！」林愛莉道。

金子牛苦笑道：「即使我更忙，這種情形叫我如何放心走開？」

「你的意思是：担心金太太……」

「是的，她痛苦得死去活來，我不知說盡了多少好話去安慰她！」

「你眞的是個好丈夫！」林愛莉口裏這樣說，其實她正在懷疑金太太的安全問題。

在林愛莉的內心裏，始終覺得有些人具有兩副面孔，一種是見得到，另一副是見不到的，尤其是所謂上流社會的名流紳士們，他們那一個不是滿口仁義道德？但是如果當局要追究他們財富的來源的話，相反起碼也有一大半會逃之夭夭！

呂偉良說道：「既然金太太已經睡了，我們還是改日再來拜候吧。」

金子牛道：「各位既然來了，何不坐談一會？」

林愛莉也說：「是的，也許坐一會兒金太太已經睡醒了。」

金子牛說道：「對了，讓我叫人賚咖啡！」

金子牛說完退入裏面去了。

林愛莉低語呂偉良和阿生：「你們看得出有甚麼不對嗎？」

「我知道你怎麼樣想，雖然看不出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呂偉良說道，「你何能以爲金太太已經遭了金子牛殺害，不是？」

「嗯！大有可能啊！」林愛莉道，「名流紳士們都有兩副面孔，例如有些名流大聲疾呼反罪惡，事實上他們却是架步賭檔的後台老闆！又例如有人高聲贊成一夫一婦制，但暗裏却悄悄收藏着一兩個老婆……等等，眞是不勝枚舉！」

他們還想說下去，但是金子牛這時已由裏面出來了。

金子牛道：「我已吩咐下人們準備咖啡茶點，請三位不要客氣。」

林愛莉故意問道：「你有沒有看過？尊夫人可能已經醒來了。」

「不！」金子牛笑了笑，她吃了鎮靜劑，這一覺不會這麼快便醒過來的。」

林愛莉聽到了這話，更加爲之忐忑不安。她又問：「她吃了安眠藥嗎？」

「不！只是鎮定神經的小丸。她太疲倦，再不好好睡一覺，可能會神經錯亂！」金子牛道，「你們也眞有心，事實我們給各位的麻煩也太多了。」

呂偉良這時也開始感到事情眞的有點兒不大對勁。萬一金太太就此長眠不起，極可能與服用太多的鎮靜劑有關。

咖啡茶點都端了出來，但是林愛莉一直在打眼色叫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不要嘗試，她的心意也不難了解的，她顯然在担心咖啡茶點中可能下了毒！

阿生是個鬼靈精，他擇着金子牛不注意的時候，以極其迅速的手法偷龍轉鳳，把金子牛面前的一杯咖啡掉換過來！

林愛莉的疑心是有理的，如果金子牛眞的殺妻，呂林二人是最了解殺他人動機的人，所以他實在大有理由一不做二不休。在食物飲料中下毒，靜悄悄地把他們三個人毒殺，然後把三條屍體運出宅外，不愧是個天衣無縫的殺人妙計。

然則，他們的假設便有可能成爲事實了。因爲他們曾假設金子牛爲了自己的聲譽，而暗中派人查出勒索他妻子的人是誰，然後跟踪暗殺。

這想法越來越接近似的，呂林二人也不禁爲之暗暗吃驚起來！

阿生看見金子牛非常大方地，端起那杯掉換了的咖啡喝了一口，於是阿生也大方地喝了一口！

阿生已想過了，如果咖啡中果然下了毒，那麼，金子牛應該是最先倒下來的人了。

但是，看來金子牛毫無反應，他甚至若無其事地，把茶點敬給林愛莉他們吃了，但是，林愛莉既然起了疑心，又那裏肯上當？

因此他們託詞說不餓，一些東西也沒有吃進肚裏去。

金子牛似乎已窺破了他們的心事，苦笑搖頭，說道：「你們可能對我仍然存有偏見，也許認爲我有某種嫌疑，例如是買兇殺人等！」

呂偉良等三人想不到他有此一着，他們交換着眼色。林愛莉却說道：「這件事你一定心裏明白，而我們到底也是局外人啊！」

金子牛道：「你以爲我會知道一些甚麼？」

「例如潘球和他朋友之死，你起碼就知道吧？」林愛莉故意說。

金子牛像是很意外地怔了一怔：「他死了？是不是向我妻子勒索的人？」

「是的。」林愛莉說，「除了潘球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人向你太太勒索。」

金子牛嘆了一口氣：「你們一直不肯相信我，我爲甚麼要把他們殺死？」

「因爲他們死了，你太太的往事不會再傳出去！」林愛莉說。

「大不了我不競選議員，目前我有足够的金錢，可供我夫婦二人和我的兒子一生的生活。」金子牛說，「但是，如果我愚蠢到買兇殺人，我一生的努力便等於白費。」

「表面看來如此，你也說得動聽極了，果然是個準議員的口才！」林愛莉說，「但是，凡是有頭腦的人，都有周密的計算去做一件事。你有足够的證人可以證明你不在現場，除了我們之外，相信警力也沒有胆子前來騷擾你這位名流！」

林愛莉是個直性子的人，剛才她已够忍耐了，只是沒有機會單刀直入！

呂偉良却不像她那樣魯莽，凡事有考慮餘地，對人亦往往留有餘地，這可能是個人的經歷問題，也是個性問題。

林愛莉剛才一輪搶白，把金子牛弄得不知所以。他說：「算了，既然你們不相信我，你們喜歡怎樣便怎樣，反正看見我妻子的精神已陷於崩潰狀態，我內心十分難過，這個議員做與不做也不成問題。不過，希望你們在報警之前，最好設身處地的想想看，如果你們是我或者我太太，你們這時候會怎麼樣？」

呂偉良也覺得林愛莉有點太過份了，這樣反而弄得雙方面尷尬。

但是林愛莉還是毫不放鬆地問：「早些時我們離開府上，開門時見到有二名男子來找你，他們是誰？」

「甚麼二名男子？」金子牛反問道。

林愛莉說：「年紀四十歲左右，一個穿西裝，另一個很粗魯。」

「嗯！」金子牛回憶着說：「哦！你是說午間來找我的人嗎？」

「是的，他們乘汽車來的。」林愛莉道，「另外還有一個留在汽車上。」

「他們只是我商業上的朋友。」金子牛說，「我們本來約好在餐室午膳的，後來我掛念我妻子，所以臨時改變了約會的地點。」

呂偉良覺得林愛莉不該理到人家的私事上面去，起碼至今爲止，還沒有足够的證據可以證明金子牛買兇殺人的事實。

因此呂偉良借故告辭，以免林愛莉把場面越弄越尷尬。

呂偉良等離開了金家之後，開車到一條橫街去，那是三山五嶽的人馬聚居的地方了。

也許有人會懷疑，警方明知黑社會份子是非法的，爲甚麼不澈底將他們一起消滅？這個問題最好還是去問問那些有經驗的警探，因爲只有他們才明白到許多破案的綫索是得自這輩非法份子的，假如沒有他們從中「帮助」，警探們會不會束手無策？也只有警探們才會心知肚明！

因此，三山五嶽人馬明明是法律所不容的黑人物，但是只要他們不太過份——即使犯罪，只要不鬧出命案，或者不鬧到紳士名流的身上去，警探老爺不受到太大壓力，他們還是可以大搖大擺地，經常聚在一起。

只要你有門路，要找到他們實在一點也不困難。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認識不少黑道中人，所以要找他們是易如反掌的事！

現在三俠來到那條橫街之後，呂偉良叫林愛莉和阿生在外面等他片刻。他下了車之後，便獨自走到一間酒吧裏去！

酒吧內坐了幾桌人，光綫陰沉，尤其是剛由外面入來的人，就像走進電影院一樣。要看清楚室內的景物，實在是不容易的。

呂偉良走到酒櫃前，酒保是呂偉良過去認識的，他似乎也知道這位俠盜無事不登三寶殿，因此等呂偉良坐下來之後就問：「喝杯啤酒嗎，還是有事要找人？」

呂偉良知道，入來這種地方不喝酒，是過份惹人注意的。因此，他要了一杯啤酒！

酒保端來一杯啤酒，呂偉良遞過去的竟是一張百元面額的鈔票！

呂偉良對酒保說：「不必找尾了，剩下來的就是你的。不過我却有句話要問你，青龍帮可有人在這裏？」

酒保往那邊一角瞥了一眼，然後低聲對呂偉良說：「那邊有個吧女陪着的青年就是青龍帮的人。」

呂偉良從酒櫃中的玻璃鏡屏反應中可以見到那邊角落的情形。這時，他的眼睛已習慣了暗淡的環境，所以看得也比較清楚！

呂偉良問酒保：「是不是穿紅色T恤那個？」

「對了，就是他！」酒保又低聲提出警告：「不過，呂老兄，你得小心啊！他的空手道功夫非常了得！」

呂偉良輕輕一笑，把那杯啤酒帶了過去！

那青年人正與一名艷粧濃抹的吧女在談笑，想不到會有個跛子突如其來的坐在他們的身旁。

青年人左右張望了一遍，看見還有許多空枱有人佔用，不禁感到驚奇地問：「你幹甚麼？這裏不准人搭枱的！」

呂偉良笑道：「不准搭枱，搭人可不可以？」

這分明是挑釁性的詞句，尤其是呂偉良說這話時瞪住那女的，更加令到那青年人忍無可忍！

「他媽的！」青年人突然伸手執住呂偉良的衣襟！

呂偉良一手將他的手腕扣住，另一隻手却把那杯啤酒朝頭淋下去！

青年人登時變作落湯雞！

吧女看見出了事，立刻避開！

那邊有二名大漢見狀，喝一聲就飛撲過來！

呂偉良用手一摔，那青年人倒跌一旁了！

呂偉良回頭一看，那名大漢已首先搶到身後，呂偉良不敢緩慢，順手把酒杯用力扔出去，「嘩啦」連聲，那傢伙捧面仰倒地上，地上撒滿了玻璃片。

另一名大漢顯然也是爲了援助青年人而來的，他人未殺到，已看見同伴受傷倒地，順手執起一把椅子作武器，朝準呂偉良的頭部箍下！

呂偉良根本一滴酒也沒有喝過，他當

然不是喝醉了，而是存心鬧事的。因此他的頭臉也一直保持清醒。這時他看見對方原來還有同黨在場，心裏也難免有點吃驚起來！

吕偉良舉起鐵拐杖迎格，又是連聲「嘩啦嘩啦」的，椅子四分五裂！木條紛紛落下！

酒吧之內，登時秩序大亂！許多酒客已奪門而出，跑出街外去！

林愛莉見狀，知道裏面出了事，急忙對阿生說道：「快些進去看看，可能出事了！」

二人迅速下了車，先後衝進酒吧裏面去！

剛才的形勢，是一對二，現在變成了三對三，對吕偉良來說，自然是大大有利的。

但是，酒吧裏的酒保們却看得心裏吃驚！他們担心這樣子下去，整間酒吧也可能倒塌，於是立刻致電緊急報警！

正在附近街道上巡邏的警車，聞訊首先趕來查看！

酒吧中打架，醉漢們鬧事，原是見怪不怪的事。警員們衝進來之後，連聲大喝，三字經也衝口而出，目的自然是爲了制止他們打下去！但是，身上穿着制服，口裏句句問候人家的令壽堂，聽在吕偉良師徒二人的耳裏還算不了什麼，可是林愛莉却有些聽不慣！

吕偉良等五個男人都住手了，就只有林愛莉，她含怒地，連摑那個警長幾記耳光！

那警長想不到這女人如此兇狠，冷不防便給她「拍拍拍」的摑到面紅耳赤！

其他警員紛紛過去拘捕吕偉良他們幾個男人，所以警長受辱也沒有人來帮他，他實在發夢也想不到這兇狠的女子是迷你女賊，還以爲她只是一名吧女而已！

一句「他媽的」還未說得完，警長已怒揮老拳，就想先揍林愛莉一頓再說！

可是，林愛莉是什麼人？如果她這麼輕易被人飽以老拳，「迷你女賊」這名字也不會在江湖上响噹噹的！只見她不閃不避，伸手將警長的手臂握着，順勢一扭，玉腿跟着手部的動作活動起來！

「叭」的一聲！警長往前跌出，嚇得酒吧中的人個個吃驚不已！那數名警員紛紛拔槍戒備，高聲喝着各人不要動！

林愛莉「嘿嘿」連聲，雙手义着柳腰，睜眉冷然說道：「原來警察學校訓練你們除了收規之外，還有三字經這一課！嘿！走吧！別用槍來嚇我，老娘現在就要跟你們去問問你們的局長！」

看見衆警員紛紛拔槍，酒吧裏的人固然嚇到脚軟，就是吕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也担心其中萬一有人把持不定，就可能會開槍，那時就不堪設想了！

因此阿生在千鈞一髮之際，也高聲叫道：「不要開槍！我是特警！」

阿生久居此地，自然明白到當地警務人員的質素，他們有些的確是眞眞正正抱住一顆赤誠的心，爲市民服務，但其中有不少害羣之馬，他們動輒便用粗言俗語去罵人，甚至拳脚交加地打人。這種事例經常可以從報章上看到。

而最危險的一種，則是動輒開槍，就像林愛莉剛才這情形，他們已經也認爲有足够的藉口了。所以，阿生不得不及時制止。

跌得像餓狗搶糞的那位警長，剛剛從地上爬起來，正想好好地教訓林愛莉一頓，想不到却給阿生一句說話呆住了！

他既然身爲一位警長，特警是什麼東西他自然會明白的。他半信半疑地瞪住阿生問：「你是特警？」

阿生點點頭，但他却沒有伸手去取出他的証件來，因爲他在幾支手槍的指嚇下，也跟其他人一樣，高高把手舉起。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他還輕舉妄動的話，就只有給藉口讓對方開槍！

酒吧中人由警方人員抵達現場那時開始，就亮了燈，因此這裏的環境不再是陰陰沉沉的，而是相當的光亮了。

那位火氣冲天的警長走過來：「你這小子！別假借特警的名字來嚇老子！」

阿生苦笑道：「你這種態度而能升職爲警長，我眞有些奇怪！如果你還識幾個字的，不妨從我右邊的口袋裏找出証件來看看，便知道我是否假借特警的名字來嚇你了！」

「嘿！」警長盯住阿生，伸手到他的口袋裏去搜索起來！

結果，果然搜出了一本小册子，那是國際特警的世界性的証件。

所謂「世界性」，就是只要參加「國際特警組織」的國家，或者是它的同盟，都會尊重它的存在。因爲它是國際性的保安組織。

証件分別以各國文字印刷，所以不是一張那麼簡單，而是一本十多二十頁的小册子。警長揀了他熟悉的文字看了幾眼，登時也呆了一陣！這時候外面又湧入另一批警方人員，其中有總部派來的警探。他們是夏維的下屬，許多都認得吕偉良他們，於是跟他們招呼起來！

現在不但那名警長吃驚不小，就是那三個對手也如夢初覺地獃了一陣！

一干人等被帶返警局中去，這也正是吕偉良的眞正目的！

在途中，警探們已不把吕偉良當作犯人看待，所以吕偉良所乘坐的是警探們的私家車。吕偉良對警探們道白了他的目的，這時探員們才曉得他並非醉酒行兇，只是借酒行兇而已。

吕偉良受到如此「禮待」，他反而感到失望，因爲他只希望與那青龍帮的人同時被捕，並不希望像目前這麼優待。

入獄設阱　義結歹徒

原來吕偉良借酒行兇，無非爲了那青年是屬於「青龍帮」的人，如果他們被一視同仁地被捕入獄中，吕偉良自有辦法要脅他說出一些青龍帮內部的事。但是現在却因爲林愛莉忍受不了警長的粗言俗語，阿生更公開表露了特警的身份，以致吕偉良原來的計劃可能受到無形的破壞！

各人被帶返警局，三名黑人物果然全是青龍帮的人，而且都有案底。

吕偉良和林愛莉，阿生等被帶到探長辦公室，夏維知道酒吧鬧事的過程之後，忍不住笑了起來！

夏維說道：「想不到你還有打架的興趣，現在教我如何落案？」

吕偉良埋怨道：「最好把我跟他們一併關入獄中去！反正，我的計劃已經失敗了！」

「什麼計劃？」夏維問。

「我要向青龍帮的人逼供，地盤命案的死者高景，就是青龍帮的人！」吕偉良嘆氣道，「現在他們既然已經知道了我的身份，一定會提高警覺，未必肯說眞話！這一回眞的是人算不如天算！」

「鐵拐俠盜果眞是名不虛傳，有勇有謀！」夏維笑道，「你的辦法不但好極，而且沒有失敗之理，只要你別怪我，我仍然可以完成你的願望！」

「把我關入去？」

「是的。」

「那有什麼用？」

夏維道：「你仍然可以依原來計劃進行逼供！」

吕偉良道：「他已知道了我的計劃，怎麼肯上當？」

「只要你有辦法在裏面打贏他，他不說出眞相，你大可以把他揍個半死，我的同事會在外面小心監視，必要時助你一臂之力。」

吕偉良想了想，覺得夏維言之有理，逼供雖然有些不擇手段，但對非法人物來說，以暴易暴，也算不了什麼。因此答允下來。

於是夏維叫人把吕偉良和那黑社會青年關在一起。就像警方對付一般疑犯一樣，疑犯未上法庭之前，警方是有權把他送入警局裏的拘留所的。

吕偉良的武功那青年人已經在酒吧中見過了，這時偏偏只有他們二人在一起，至於他的二個同黨和阿生等，正被分別帶去問話，還未押進來！

那名青龍帮黨徒姓林，人家都叫他小林。在酒吧裏面他只以爲吕偉良是個喜歡鬧事的酒鬼，想不到他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鐵拐俠盜，眞的有眼不識泰山！

現在他心裏還是有點不明不白，在酒吧被捕以至押上警車，他一直看見探員們對吕偉良另眼相看，爲什麼現在他也一併被送入來這裏？

想起在酒吧內的時候，吕偉良的拳脚功夫委實令人震驚！林愛莉和阿生還沒有加入戰團之前，青龍帮三個人也敵不過吕偉良單腿雙臂。小林想起當時的情形，也無法不對吕偉良退避三舍！

但是，警局裏的臨時拘留所，只有丁方數尺闊大，試問能退到什麼地方？小林只有縮到一角去，望也不敢多望吕偉良一眼。

吕偉良笑了笑，拄杖走過去！

小林頭也不敢抬起，低首打躬作揖，低聲下氣地說：「老師爸，請饒了我吧！」

吕偉良道：「你沒有開罪我，是我故意找你來這裏陪陪我的！」

小林一怔：「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聽過高景這名字嗎？」

「嚰！」小林想了想，反問道：「是否前幾天才由獄中釋放出來那個高景？」

「對了。」吕偉良說：「他今天在半山一個地盤內被殺的事，相信你也知道了吧？」

「不！不！我不知道！」

吕偉良的語氣一直很温和，這時却沉聲冷然一笑，說道：「你們同是青龍帮的人，怎麼會不知道？」

「嗯！」小林怕看吕偉良那冷峻的目光！剛抬起頭來瞪他一眼，又俯下去！小心地說：「知道了又有什麼用呢？反正無法知道兇手的來頭。」

「你們青龍帮與那一路人結下了仇怨？」吕偉良又問。

「你老師爸也是湖海中人，當然了解我們這輩往往爲了本身的利益，難免時常與各路人馬有些磨擦。但是，我不妨告訴你，高景出獄後，還未由帮主正式派出工作，今天事發後才有人見他近日來常和一個姓潘的青年在一起。」

吕偉良道：「是不是白潘？他的姓名叫潘球？」

「是的，潘球與高景，差不多同時出獄，他們在獄中，可能是同房的好友！今天我們才發覺那姓潘的失了踪，現在，帮主正四下裏派人去找他，說不定他就是兇手了！」

「你知道的，就是這些了？」

「是的，對你我豈敢說謊？」小林呑了一口涎沫，目光中充滿了恐懼！

吕偉良道：「我一直以來不喜歡使用暴力，除非有人逼我，不怕對你說，我這回也是被逼的。高景命案發生時，我剛好在附近經過，發覺有人慘叫一聲，於是衝入地盤查看，想不到麻煩是就此引起！」

「他們以爲你就是兇手？」

「是的。」吕偉良嘆了一口氣，「所以，我才找個藉口，想找個青龍帮衆來查問一下，想不到，却驚動了警方。眞是對不起！」

吕偉良想不到小林如此合作，他既然不忍心再下手揍他，就只好改變計劃。小林果然有些感動，說道：「你早應該坦白對我言明底蘊，大家不必大打出手，現在，我們同時被困在這裏，我想帮你也不可以。」

吕偉良對小林這番「好意」有些半信半疑，因爲憑他的經驗，這輩帮中人絕大多數都是欺善怕惡的，而且詭計多端！

吕偉良絕對相信，要不是經過一場苦鬥，小林決不會這麼合作，尤其是在目前這種環境底下，只要吕偉良再動手，他隨時可能喪命！因此，小林的態度是不難理解的。

吕偉良試探地說：「你在青龍帮裏，是什麼職位？」

「我只不過是個打手，但是，與我一同被捕的，有我們帮裏一位師爺。」小林說。

「他叫什麼名字？」

「就是年紀較大那個，我們都稱他七叔！」

吕偉良說：「你可以告訴他，只要在高景命案上帮帮我的忙，今天的事可以一筆勾銷！」

「你能說服警方？」

「那並非因爲我與夏探長是好朋友，我有律師，他可以找藉口，令警方銷案放



呂偉良正在施展開鎖絕技，林愛莉、阿生已偕律師來到。

人！」

小林想起被捕時警探對呂偉良的態度，對他的說話決不會懷疑！

但是，小林却說：「七叔肯定比我知得更多，就是不知道他肯不肯助你一臂之力。」

「先讓我見見他，希望我能說服他！」呂偉良說着走到牢門前，隔住鐵閘對外面一名警員說：「告訴探長，我要見見七叔！」

警員似乎也知道了這一位是「特別嘉賓」，果然用內線電話，通知了探長室的人。

不久之後，一名探員帶着滿臉不高興的神氣走了過來，呂偉良只以爲他是在演戲。

呂偉良對探員說道：「告訴探長，我想見七叔！就是與我同時被捕的青龍幫師爺！」

豈料那名探員却說：「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我們探長已經吩咐過了，你在這裏是囚犯，不是他的朋友，你再嚕囌就只有吃苦頭！」

呂偉良呆了一陣！

本來在這種地方，探員用這種態度對待一個疑犯，絕不稀奇，奇在他們之間既然早有了默契，又怎會這麼樣？

呂偉良對那探員作了一番解釋，表示小林態度十分合作，所以他原來的計劃改變了。但是，那探員還是牛頭不對馬嘴地說：「我勸你別自作多情了，我們探長根本就沒有空來理這件事。你可以請律師，但是你想見探長嗎，却沒有那麼容易。至於高景命案，我們警力自有分寸！」

呂偉良不知道這探員的姓名，但是當他和探長談話時，他記得這傢伙也在場，爲什麼他會毫無默契？難道是夏維的主意麼？

呂偉良想再問幾句，探員竟然不再理睬他，回頭便走！

呂偉良心裏生氣，偏偏連阿生也不見被帶進來，至於林愛莉，她是個女性，自然不會被帶到這邊男拘留所來的。

小林顯然也看見了剛才的情形，他說：「警探們就是這樣不講義氣的，當他們須要我們幫忙破案時，眞的是好話說盡，到頭來萬一有事求到他們，情形可能完全不同了。」

走廊那邊傳來一陣脚步聲，被押解過來的，是另一名青龍幫衆刀疤陳。

刀疤陳在警員的呼喝聲中被推進拘留所裏來！

小林立刻走過去問：「師爺呢？」

刀疤陳瞪小林一眼，不高興地說：「還不是爲了你嗎？師爺可能仍在接受問話，但我却挨了一身臭罵！嘿！」

小林道：「別埋怨了，到底有沒有通知幫主？」

「我怎麼知道？」刀疤陳說：「照計師爺有難，幫主當然會知道吧！」

這時候，閘門外面突然有人搭訕道：「你們師爺剛剛有律師前來保釋他出去了，我勸你們這班可憐虫給些耐性等天亮吧！天亮後解上法庭，也許法官會判你們一個無罪釋放亦未可料。」

說話的是一名看守牢門的警員。

裏面烏天黑地的，呂偉良差點兒也以爲這是黑夜了，其實只不過是下午五時許而已，外面當然還未黑！

小林生氣地說：「師爺可以保釋，爲什麼我們不可以？」

「只要有律師，任何人都可以。」閘門外的警員說，「但是，律師不保釋你，警力也不會自動把你們放走的。其實這只是普通的打架案件，賠償損失之外，簽保就可以了事的。問題却是由於你們都是有案底的。而且，其中聽說還有謀殺的嫌疑犯。」

「謀殺嫌疑犯？誰是……」

小林想問下去，但那警員走開了。原來一名較高級的警長正巡視過來，所以他不敢留下來再說下去。

呂偉良嘆了一口氣：「不必問了，是我。」

「他們眞的以爲你就是殺死高景的人？」小林睜大了眼睛。

呂偉良說：「我這個人太喜歡理人閒事，結果往往自招麻煩。」

「高景怎麼值得那麼重視？我才不明白呢！」小林說，「現在看來連你徒弟也不再理會你了。」

「算了吧！」呂偉良嘆氣道：「是我自己不好，連累了你！」

「不！不！難得有機會與你在一起，即使挨揍，坐牢也是值得的。」小林道，「其實你只要早對我說出你是鐵拐俠盜，我們就無須多生枝節，無論如何我也得想辦法去幫幫你！」

「現在說這話太遲了！」

「爲什麼？剛才那警員不是說過，我們只不過是一般打架案麼？」

「如果我們一旦離開這裏，你怎麼樣幫我？」

「你的意思只是查出誰是殺死高景的人，是不？」

呂偉良道：「對了，這是對我很重要的事。你如果有辦法，我會設法與你一同離開這兒。」

「你放心好了，我會有辦法的！」小林突然興奮地拍拍胸膛——

呂偉良覺得奇怪地問：「你有什麼辦法？」

「我認識一個人，他是職業殺手，我忽然想起，這個人對你可能有用。」

「職業殺手？」呂偉良覺得這是相當有用的發現，他想想又說：「爲什麼你不早些說呢？」

小林苦笑着，抓抓頭皮：「我一下想不起來，現在才無意中想起了！」

呂偉良知道小林這時候最同情他，也最尊敬他，他們是眞的化敵爲友了！

但是，呂偉良一直不明白，何故阿生還不來救他出去？阿生是特警隊長，在這類小案件中根本不會被控訴，只要沒有人反對，警方最多要求他賠償酒吧方面的損失就行了！

忽然間，呂偉良無意中發現口袋裏多了一些東西，那是一枚大如大衣鈕的無綫電咪高峯，這是專供竊聽用的，不知什麼時候被人放進去的。

呂偉良想了想就幌然大悟！這可能是夏維探長的鬼主意。然則，剛才他們的對答完全被夏維等人竊聽到了！

呂偉良覺得夏維不該這麼樣鬼鬼祟祟的，事前完全沒有告訴他！雖然如果呂偉良早知道如此，他的激奮表情就不會那麼迫眞，但呂偉良仍然覺得他不該把自己當作小丑！

呂偉良越想越氣，暗運指勁，就在口袋裏將那枚電子咪高峯捏毀了！他二指的勁力可以扭曲一個汽水蓋，電子咪高峯雖則製作精巧，但是它的大小和硬度，實際也跟汽水蓋差不多而已！

小林不知道他在幹什麼，只覺得呂偉良的表情十分憤怒！

呂偉良發覺小林一直在注意着自己的表情時，難免有些尷尬。他連忙找個藉口說：「你能就這樣離開這裏嗎？」

「什麼？」小林不明白他的意思。

呂偉良指指那副鐵閘門，說道：「如果外面的警員不在的話，我可以讓你開開眼界！」

小林想起了，他老早已聽人說過，鐵枴俠盜呂偉良早年所以能名聞江湖，就是憑着滿身技藝！而空手開鎖絕技，就是令人大開眼界的一種。

小林說道：「我們如果就這樣出去，反爲不妙，給些耐性吧！」

呂偉良也曉得這種打架傷人案，大不了便是被控行爲不檢。不過，他却要乘機露一手給小林看看，以便他心服口服，將來出去時更加徹底幫他！

因此，呂偉良走到閘門前，倚閘外望，其實他當時已做着些一小動作！

小林也曉得他正在施展開鎖絕技，但表面上實在看不出什麼，甚至外面守衛的警員也只以爲他不耐煩，在瞭望着走廊這邊而已！

小林看見呂偉良兩隻手指夾着一根小小鋼條，在鎖匙孔內撩撥了幾下！他非常担心會給外面的警員見到。

就在這時候，走廊外面傳來一陣陣人聲步聲，阿生和林愛莉都來了，與他們同行的，還有一名警官和一個中年男子。

警官命令那警員開閘，但閘門輕輕一推，已經打開了。鎖匙根本也未伸進匙孔去！

小林固然看得目定口呆，就是那位警官也看得呆住了，他望望守衛的警員，雖未開口，實際已等於質問他何故會如此？

但是那警員也不會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只有林愛莉和阿生才心裏明白！

呂偉良却仰天長笑！

那個中年男子是律師，呂偉良果然輕易就被保釋出去！

呂偉良與阿生再回到夏維探長的辦公室，夏維連聲向他道歉！

電子咪高峯的確是夏維悄悄放進去的，後來夏維發覺呂偉良把它毀了，才担心這位俠盜誤會加深，急忙叫阿生把他保釋出來！

呂偉良明知一切只不過是「演戲」，現在似乎已得到了預期的效果！於是呂偉良也要求夏維把小林釋放出去。但是夏維說，青龍幫遲早會派人來的，如果現在放小林，反而會引起對方更大的疑心！

呂偉良問夏維：「兇刀上指紋查到了綫索麼？」

「還沒有答案。」夏維說，「殺死高景的那把兇刀，上面留下的指紋，在有案底的罪犯記錄中核對過了，現在正投入電腦，希望在全市市民的指紋中找出答案來，相信很快就可以獲得鑑證局的報告！」

呂偉良又故意問夏維：「最近有沒有另外一些黑人物被殺？」

「並未發覺！」夏維反問道：「為什麼你會有此一問？」

「我以為這可能是黑帮互相尋仇的結果。」呂偉良其實眞正的目的，只不過想知道警方是否已經發現了潘球的屍體——因此他又問：「有沒有一些最近出獄的人被殺？」

「像高景一樣嗎？」夏維說。

「是的，就像高景一樣，剛出獄才不久的。」

「沒有，高景是唯一剛出獄的死者。怎麼？你以為可能還有人被害嗎？」

「有可能的，所以我提議你不妨與監獄方面連絡一下！」

「我們已經連絡過了。」夏維說，「有個人相當可疑，他就是與高景差不多同時出獄的犯人潘球！」

一聽到「潘球」這名字，呂偉良等三俠為之一凜！他們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但是夏維似乎並未發覺他們的古怪表情！

呂偉良問道：「潘球和高景又有什麼關係？」

「他們在獄中同一房間。」夏維說道，「但潘球一直未能與我們取得連絡，我們猜測他可能到了鄰埠去了，正派人到那兒去找他！」

「潘球與他同房，未必就是兇手吧？」呂偉良說。

夏維道：「我們只認為找到潘球，可能查出高景的死因！例如他在獄中服刑時，有些什麼計劃，這一切均可助我們破案的。」

呂偉良覺得夏維這想法也是對的，可惜潘球比較高景更加早了一點死掉，警方根本不可能由他那裏找到任何答案。

但是，呂偉良仍然沒有把這件事說出來。那並非他故意隱瞞事實，只是找不到藉口，萬一夏維現在知道潘球已經死去，他一定會問呂偉良怎麼會知道？那時呂偉良將會無言以對。

三俠正要離開探長辦公室之際，鑑證局的指紋報告來了，這正是呂偉良他們急於想知道的。

不過，送來探長室的報告卻令到夏維和呂偉良等人非常失望！

鑑證局裏存放有全市市民的指紋底稿，分門別類的存入最新式的電腦系統裏，如果要核對一個人的指紋，只須數分鐘時間，實際上電腦的工作時間僅須數秒鐘而已。

但奇怪的是：在所有存入電腦記憶系統的指紋檔案中，竟找不到那套指紋的記錄。

這就等於說：兇刀上發現的指紋，並非屬於當地市民的！

夏維說道：「殺高景的，是外地人，可能是來自鄰埠的殺手，也可能是偷渡入境的。他並非本市登記的合法居民，所以才找不到他的指紋記錄。」

三俠所等待的答案是令人失望的，他們只好離開警局！

但是呂偉良對阿生說：「我要留下來等小林。」

「你以為他眞的能帮我們嗎？」阿生說。

呂偉良把拘留所中的情形對他們說。

林愛莉道：「我肚子餓得要命，你自己留下來吧，我要去吃點東西再說。」

其實除了阿生之外，呂偉良和林愛莉都餓了。因為他們至今仍未吃過午餐。

但是呂偉良不肯放過小林，所以他寧願捱餓。結果還是讓阿生陪着林愛莉到附近一家餐室去吃點東西，然後由阿生帶了一些茶點回到汽車裏來，讓呂偉良充飢！

但是，一直等到黃昏時份，還未見有人到警局裏來保釋小林出去，呂偉良難免有些焦急。

呂偉良利用汽車裏的無綫電話與夏維連絡。夏維說：「他們可能認為這是小事，等到明天在法庭叫人保釋他們出去！」

呂偉良道：「小林對我可能有點帮助，你可以通融一下嗎？」

「當然可以，如果你認為須要的話。」夏維說，「那麼，叫你的律師來把他保出去吧！」

呂偉良道：「何必一定要律師？這不過是小事，我叫阿生來吧！」

「好吧！我通知他們，准小林二百元現金担保。」夏維說，「你立刻就叫阿生來吧！」

阿生坐在呂偉良身旁，已經聽到了。電話掛了綫之後，他便下車橫過馬路，進警局裏去！

不久之後，林愛莉看見阿生帶住小林由裏面出來。呂偉良則留意着街口那邊，有一輛汽車裏似乎有人，正鬼鬼祟祟的向這邊窺伺。

呂偉良因為距離頗遠，看不清楚它的車牌號碼，只知道那是一輛深紅色的汽車，一眼看上去就像一輛街車一樣，當車中人發覺有人注意他們的時候，隨即將車子開走！

轉眼間，阿生和小林已走到呂偉良的汽車裏來。

呂偉良對他說：「你們帮會中的人不敢出面保你，只好由我來想辦法！」

「謝謝你們！」小林感激地說，「我早知他們不會保我出去的！」

阿生故意說：「你可能在帮會中職位很低微。」

小林道：「那是不公平的，我一直在為帮會中的利益而奮鬥。出生入死也不知多少次了。其實我知得固然不少，血汗也不知流了多少！」

呂偉良說：「你不是說過，你認識一名職業殺手的嗎？」

「是的。」小林說道，「但是，如果我就這樣帶你們去找他，會不會太過唐突呢？」

呂偉良道：「我只想見見他，或者我們找個藉口吧。」

阿生負責開車，依了小林的吩咐，把車子開往東區一條街道去！

途中，小林想到一個藉口了，他說：「我可以把他誘出來，讓你們看看他，或

者設法接近他，另一個辦法就是：你們之中一個人假稱要找個槍手，我從中介紹。不過，我首先聲明，祖尼很機警，十分多疑，他身邊可能還有槍！」

阿生呆了一呆：「有槍？」

「是的，而且槍法奇準！」小林說，「我不怕坦白說句，除了呂老前輩之外，任何人要我做這件事我也不會答允。」

「謝謝你！」呂偉良說：「我以為你剛才所講的兩個辦法之中，還是第一個辦法好些。」

「你的意思是由我誘他出來嗎？」小林說，「好吧！那麼就讓我試試看！」

小林剛說到這裏，就發覺車子已開抵了目的地。於是他急忙叫阿生把車子停下來！林愛莉問道：「他住在什麼地方？」

小林指指那邊一幢樓宇道：「那裏一個小單位住宅，他到這裏不會超過一年，但生活得倒是不錯。我們是在酒吧中認識的。」

呂偉良問道：「你用什麼藉口誘他出來？」

「這時候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就說讓我請他吃一頓晚飯好不好？」小林很尊重呂偉良似的。

「這辦法倒不錯！」呂偉良說，「就這樣決定吧！你當我們不存在，也許我們會跟蹤你在飯店相會也說不定，到時你可以乘機介紹我們認識！」

「好極了！但是……」小林摸摸口袋，表情十分尷尬。

呂偉良知道他的意思，他担心不够錢請他的朋友吃晚飯，於是呂偉良給了他一百元，小林才下車離去！

阿生道：「他可能去如黃鶴。」

「憑我觀察所得，大概不會的。」呂偉良說，「小林是個正宗黑道中人，有洪門的義氣，並非一般烏合之衆可比！」

林愛莉却一言不發，竄進了那幢大厦去，跟蹤着小林，小林似乎毫無所覺！

林愛莉的想法也像阿生一樣，担心小林施詭計脫身，甚至做出一些不利他們的事情來！

小林登上電梯之後，到了五樓停了下來，林愛莉乘另一電梯上去！

林愛莉踏出電梯時，發覺小林仍然在那裏一個單位門外站立，不斷在按動電鈴！林愛莉躲在走廊彎角處悄悄窺伺！

差不多過了一分鐘有多，還不見有人出來應門！

小林顯得極不耐煩地東張西望，終於他由牆上一處通風窗攀高望進屋內去！

危言恐嚇　俯首獻金

這種新厦設備固然簡陋，就是一切間隔也類似政府建成「施捨」給小市民的廉租屋！因此走廊是公衆共用的，但牆上竟有通風窗可以讓小林望進屋子裏去。

這個地方人多地方少，政府大量建設廉租屋宇租給小市民，這原是一種德政。但是令人費解的，就是政府既然化費了大筆公帑去建屋，而且又是長期出租給市民的，為什麼不建築得好一些，像樣一些？偏要把它建成白鴿籠一樣，飯堂和厠所擠在一起，簡陋不堪！

但是，住進去的人還是要交租的，雖然政府方面作出施捨的姿態！

於是追逐暴利的建築商們，好的學不上，簡陋的圖則却大量借用，把建成準備出售的大厦樓宇，以「供樓花」的方式預售給一般小市民。由於受到宣傳上的吸引，加上是分期付欵方式，有相當固定收入的小市民自然上釣。

等到新厦落成，分期付欵已供出了大半，即使此等小業主們對他們的新物業感到極端不滿，也是無可奈何了！

小市民原是希望有個安樂窩，結果住進去之後才發覺大厦管理不周，今天壞了電梯，明天水厠沒有水。至於公用地方骯髒不堪，走廊電梯滿佈了狗糞，那已經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更糟的就是刼案頻頻，原來這是刼匪們的發財地，而不是什麼安樂窩！於是到頭來唯有遷出，然後以廉租租給別人。這一幢大厦也許就是這一類樓宇了。

現在小林落回走廊上，表情萬分驚惶！林愛莉躲在那邊也看得清楚，她覺得事情顯然有些不大對勁！

果然，小林匆匆回頭就走！差點兒與躲在彎角處的林愛莉撞個滿懷！

林愛莉是故意不避開的，因為她要問小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小林想不到林愛莉前來跟蹤他，又是一呆！他吶吶地指住剛才到過的地方說：「祖尼在屋內倒斃了，我們快走！」

林愛莉問道：「那屋內一共住了多少人？」

「只有祖尼自己。」小林說，「但是剛才我由通風窗望入去，發覺他躺在地上，身上有血，動也不動的，顯然死了！」

「別緊張，讓我們一齊過去看看！」林愛莉說着已首先走了過去！

小林猶猶疑疑的躊躇不前！

林愛莉一縱身，雙手攀住牆緣，雙臂引體上升，果然可以由通風窗中看見屋內的情形，一名狀若菲律賓的青年男子躺在地上，看樣子已經死去了！

林愛莉落回地上時，發覺小林已經失了蹤跡。她衝到電梯前面，電梯正在下降中。

林愛莉咒罵了小林幾句，回到那住宅單位的門前去！

她俯首彎腰，發覺那兒的門鎖是屬於一般內扣外鎖的一種。也就是可以由裏面扣上，亦可以由外面用鎖匙將它鎖好。

換句話說：如果這度門就此順手拉上，裏面並未有人扣上，外面又沒有人用鎖匙鎖好的話，任何人只須伸手把握着門環，用力一扭，門便應聲而開。

現在林愛莉就是順手一推的，門便開了！本來林愛莉這位迷你女賊在若干方面雖比不上鐵拐俠盜呂偉良，但是她的開鎖技術也不遜色！這時她萬萬想不到輕輕一扭，門便應聲而開。

這種情形顯明地表示：有人由屋內出來，他未將門由外面鎖好就匆匆離去！到底那人是否就是兇手？

林愛莉是個有經驗的人，所以她進去時一直小心翼翼地，用手帕裏手，巧妙地將門環扭開。所謂巧妙，就是盡量避免抹去原來留下的指紋！以方便將來警方人員

找尋破案綫索。

這住宅單位是最小型的一種，只有一廳一房，僅可供一至兩個人居住。

屋內陳設得十分簡單，一張單人沙發，一張几子，一張食飯枱，一個酒柜，一座電視機，一張椅子，這就是客廳裏的全部了。

那具屍體就躺在沙發前面的地板上！屋內一片凌亂，要不是被人搜索過，就是死者曾與人搏鬥過，後來不敵才遭人毒手！

呂偉良等人在小林的率領下，也匆匆由樓下登樓查看。原來小林不是逃走，只是到下面去告知呂偉良和阿生而已！

小林一再證明死者就是他所認識的葉祖尼——一位出色的職業殺手！

林愛莉問道：「他是菲律賓人還是印尼人？」

「他是菲籍華僑。」小林說。

「他是你們青龍帮的人嗎？」阿生問道。

「不！我曾經邀他加入我們，但他拒絕了。」小林說，「據我所知，他不喜歡受人約束，喜歡獨行獨斷，自找自吃！」

林愛莉道：「看來，我們應該通知警察。」

小林忙說：「那樣我可能有麻煩，可以讓我置身於事外嗎？」

呂偉良安慰他說：「放心吧，我們可以證明你與此事無關，而且探長也知道你跟我們在一起的。這回你帮了我們一個大忙，我正要感謝你！」

「我……我帮了你的忙？」小林不禁呆了一呆！

其實呂偉良此語一出，不但小林呆住了，就是林愛莉和阿生也大感驚奇！

「難道他就是你見過的殺人兇手？」林愛莉和阿生幾乎異口同聲地問。

呂偉良一再端詳着躺在地板上的死者，沉吟道：「如果我沒有看錯，他的確就是由地盆逃上後山的人！」

小林眞想不到，本來他想協助呂偉良，無非仰慕他的大名，實在半點把握也沒有，但現在他無論如何也總算是帮助了呂偉良！

屋內有電話，但電話綫被人割斷了。

呂偉良覺得女人較易獲得隣居的信任，所以叫林愛莉跑到隔隣B座去借電話報警！

隣居看見林愛莉，果然開門讓她借用電話，但是他們顯然未知道附近有命案發生！

林愛莉在電話中找到了夏維。夏維知道她是林愛莉之後，便得意洋洋地說：「怎麼啦？我依了你們讓小林保釋出去，有了什麼驚人發現嗎？」

這話原是帶有多少譏諷的成份，但是，林愛莉却在電話中告訴他：「是的，探長，我們的確有了十分驚人的發現！」

夏維怔了一怔，立即改變了口吻問：「你們發現了一些什麼？」

「我們找到了殺人兇手！」

「眞的？」

「當然是眞的，偉良認出他就是殺死高景的兇手，你不妨來看看！」

夏維焦急地問道：「你們現在什麼地方？」

「桂花街一百七十九號五樓C座！」

「那是什麼地方？」

「兇手居住的地方。」

「你們眞有辦法！」夏維這一次是由衷地讚賞，不再用譏諷的口吻了。他一邊記下林愛莉剛才在電話中所講的地址，一邊又說道：「你們是不是一直都在監視住他？」

「是的。無論如何他也逃不了，探長，你放心吧！」林愛莉說。

夏維又担心地問道：「他只有一個人嗎？」

「是的，只有一個人。」

「不過，你仍得小心，有胆在光天化日之下殺人的人，總不會是善類，在我們警方人員未到達現場之前，你切勿輕舉妄動！」

「放心好了，探長。」林愛莉這時才以輕鬆的口吻說道：「我說過了，無論如何他也逃不了的，因爲，他已經死了！」

「什麼？死了？」夏維探長又是一陣迷惘！

「我不想解釋，而且你也不會明白，請你立即派人來吧！」

「好的，請你們候在那裏，我親自帶人來看看。」夏維說完就把電話掛斷。

這屋子裏，只有一名主婦和一名女童，剛才她們都聽到了林愛莉講電話的情形了。

那主婦出奇地瞪住林愛莉問道：「小姐，你說這裏C座出了事嗎？」

林愛莉乘機說道：「是的，C座那獨身男子，你認識他嗎？」

「不！我們只知道那邊似乎只住了他一個人，但我們從來不打招呼。」那主婦又說：「小姐，你也知道這大厦裏面的住客十分復雜，我們差不多早已習慣了各家自掃門前雪！要不是聽你剛才打電話，我們還不知道隣居出了事呢！」

林愛莉問道：「有沒有聽到什麼？例如槍聲啦，叫救命聲啦……等等。」

主婦束眉沉思，回憶着說：「沒有。不過，午間我由外面購物回家時，好像聽到裏面有些古怪的聲响，像是有人打架，又好像有人用力拋擲物件。我因爲趕住回來煑飯，沒有去理會人家的閒事。現在想起來，那些聲浪很可能是發自C座的。」

「那時大約幾點鐘？」

「說起來正是今天早上十二點左右，……」那主婦仰首看看壁上的電鐘，又說：「不，十二點半以後的事了。因爲我丈夫習慣一點十五分左右回家吃飯，平時我習慣了十二時前後由市場買菜回來煑飯的，但今天早上却給一些家務阻遲了我上街市的時間。」

「謝謝你。」林愛莉覺得這點相當重要，「回頭可能要你帮忙，那時再來麻煩你吧！」

那主婦在驚呆中目送林愛莉離去！

不久之後，夏維探長果然親自帶人前來調查！

呂偉良他們告訴夏維，屋內一切已盡可能保持原狀，只有阿生蹲下來翻動過屍體的眼皮一次，因爲阿生要知道死者是否確已死去！

「你確實認爲他就是由半山地盆逃走的疑犯嗎？」夏維問呂偉良。

呂偉良道：「如果我沒有看錯，那人確是這樣子的。現在你不妨從指紋上證實一下，如果死者的指紋與兇刀上留下的相同，證明我沒有看錯。」

夏維探長親自指揮，警探在現場展開偵查和盤問口供的工作。

林愛莉把隣居主婦的發現轉告夏維。她又說：「如果她沒有記錯時間，當時可能正是葉祖尼匆匆由半山逃返家中來的時候。」

呂偉良也同意了林愛莉這說法，因爲這裏非常接近半山區，只要有汽車或電單車代步，大約五分鐘左右便可以返到這裏來，尤其是半山區的馬路很少發生交通阻塞的情形。

即使沒有交通工具代步，只要懂得走捷徑，由山道的石級落山，大約也只須十至十五分鐘左右，就可以由半山跑返這裏來。

阿生忖測說：「爲什麼他會被殺？」

「他是個職業兇手，而且是外來的，在本市人口登記檔案中找不到他的記錄，相信他可能還是偷渡入境的。」夏維說：「像這樣一個問題人物，即使被人排擠或者尋仇亦不足爲奇！」

「我以爲不是！」阿生道，「爲什麼他不遲也不早，偏偏會在他行兇之後不到半小時之內被殺？這分明是主謀人要殺他滅口！」

「我同意了阿生的說法。」呂偉良說道，「可能是主使他去殺死高景的幕後人，當知道我看見他逃去之後，知道事情有了麻煩，所以殺了他，這樣便連殺人的代價也無須付給他！」

這時候，裏面一名警探出來對夏維說：「探長，這裏找到了一件血衣！」

夏維等人進入房間，一個紙袋裏，果然有一件染了血的衣服！

紙袋是放在床底下的。呂偉良認得這就是葉祖尼當時在地盆出現時所穿的上衣。夏維叫人把血衣帶回去交給化驗師，看看是否與高景的血型相同。

林愛莉忽然嘆氣道：「又死了一個，看來還有人要死呢！」

夏維不明白她的意思，問道：「你說誰還要死？」

「幕後人不會就此罷手！」林愛莉說，「除非我們能及時抓住他！」

夏維探長回頭問小林：「你認識死者多久了？」

「幾個月吧，我們是在酒吧裏結識的。」小林說，「我記得我們談得頗投機，此後便成爲知已朋友。他告訴過我，他在菲島是一名出色的槍手。我知道他身邊有一支手槍。」

夏維問助手：「有沒有搜到手槍？」

「沒有。」助手說。

「我以爲你們不妨注意一下四周的牆壁。」阿生說，「他可能有個暗格之類，幹他這種行業的人，一定非常小心地把秘密收藏好的。至於被你們發現的血衣可能只是來不及收藏，已被人殺害了而已！」

於是警探又開始向各處牆壁探索！

意見是阿生提出來的，所以他也動手協助警探們，在屋內各處搜索。他們東敲幾下，西敲幾下，如果有暗格的話，牆內一定是空洞洞的。

但是，結果毫無發現！

阿生心有不甘，他眞想召來特警，將一些新型電子儀器帶來協助偵查，後來他回心一想，記得他師父呂偉良的鐵枴杖之內，也有這種電子探測儀器。他於是向他師父借用那支萬能枴杖！

其實呂偉良常用的萬能枴杖，裏面的儀器有許多都是由阿生一手設計和安裝的。他當然明白它的奧妙！

阿生開始利用萬能枴杖中的儀器到處探測，杖端的指示器假如亮了紅燈，就表示儀器有了反應。阿生在牆壁上逐寸移動，一步也不肯放鬆，因爲他認爲此中必有秘密存在。

阿生所以充滿了信心，主要是因爲死者的身份特殊，所以他小心翼翼地，在每一吋地方展開探測。

結果萬能枴杖上的儀器有了反應，那是靠近一幅油畫的牆上！

不過阿生有點意外，就是儀器上的反應，那並非由於空洞的內格，而是有電子特殊裝備的另一種反應訊號。

阿生小心地把那幅壁畫移開，但表面上仍然看不見任何痕跡！

阿生開始將萬能枴杖上面的儀器按鈕加以調整，使它的探測變成專門性。也就是說，令到儀器能對一些特殊電子裝置的反應更爲敏感。

阿生沒有做錯，也沒有看錯，儀器上面的反應加劇，表示這牆壁之內，的確裝置了一些電子裝置。不過，用指頭敲擊牆壁，聲响的反應是並無異狀的，難怪探員們剛才一些發現也沒有。

阿生用力搖撼那枚掛畫的鐵釘，結果發現那枚釘子原來是一條具有天綫作用的敏感儀器，「釘子」跌出後，一條電綫直透內層。

夏維心裏至此已明白了大半，立刻叫人將牆壁鑿開，裏面還是實心的，並無暗格，不過，明顯地，那條電綫可以直透上天花板！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似乎已猜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迅速奪門而出，沿住梯階，直撲上六樓C座！

夏維探長和阿生等人也隨後趕至，只見六樓C座重門深鎖，看來並無異狀！

夏維示意一名警探按門鈴，但沒有反應！

呂偉良叫那警探讓開，由他畧施小技，那度門便呀然而開。

屋內似乎沒有人，一切陳設也簡單到無可再簡單。

這裏的面積間格和五樓C座差不多完全一樣。除了簡單的傢具之外，還有一座電視機。但仔細看清楚，這座電視機也不簡單。

它不止是一座電視機，還附帶了一些儀器。阿生是這方面的人才，一看就明白了，它是一具秘路電視。有收音系統，也有錄映設備。

阿生沉吟道：「葉祖尼一直被人監視，爲什麼？」

「租下這裏的人，當然是他的後台老

閙。」夏維說，「我們先找管理處的人來問問。」

一名探員已奉命乘電梯到樓下去找管理員。

根據管理員說，這兒六樓C座是由一名姓柯的男子租下的。那位柯先生很少回到這裏來，而且多在日間，管理員以爲他是金屋藏嬌，但是，這裏又從來不見有女人在此出入。

問到五樓C座方面，管理員說：「說來頗湊巧，五樓C座和六樓C座差不多都是在同一個時期租出去的。因爲這裏的樓宇都是托我代租的，所以我比較清楚。」

「那姓柯的男子是怎麼樣的？你慢慢告訴我們的探員吧。」夏維一邊又吩咐各探員到同樓各單位訪問，希望可以找出一些綫索來。

現在從發現了的證據中可以看出，那個自稱姓柯的男子，一直在監視葉祖尼，但却無法證明他們之間是互相認識的。

大批警探，在現場展開了一連串的調查……

沽名釣譽　發達之道

午夜，金家四周一片沉寂。

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林愛莉駕車到了附近街道就停下來！

林愛莉說：「屋子中人似乎還未睡，裏面還有燈光。」

阿生把車燈熄了，說道：「如果我估計不錯，金太太已經死了。根據我派來這裏監視金子牛的人說：金子牛的車子剛回來，大概準備把金太太的屍體趁黑夜中沒有人注意的時候，偷運出郊外去拋棄。」

原來阿生日間跟呂偉良和林愛莉進來拜訪金氏夫婦時，金子牛說他妻子剛剛睡去，不願叫醒她。後來金子牛招待三俠在客廳喝咖啡，坐談一會兒仍未見金太太出來，阿生心裏更加生疑！阿生認爲金太太已遭毒手！

阿生爲了監視金子牛的行動，致電總部，調來二名特警，專責監視金子牛，以防他把金太太的屍體偷偷運了出去！

剛才那名特警就向阿生報告：金子牛在黃昏時候出去過一次，當時由一名特警跟踪着他，後來看見他進了「富貴協會」去。

大約八時許，金子牛離開「富貴協會」，到了一間大飯店去，與一名男子共晉晚餐。跟踪他的特警偷攝了那中年男子的照片，目前已由特警總部的技術人員將照片冲晒放大。

飯後十時許，金子牛仍未返家，只是打過一次電話，但跟踪的特警無法肯定那是打返他家中去的電話。

金子牛與友人分手後，又獨自駕車返回「富貴協會」去！

金子牛一直在那兒逗留到將近午夜，也就是不久之前才返家。

阿生曾担心他悄悄把屍體運走，但是，據跟踪他的特警說，他並未打開過行李箱，也未見搬出任何物件。

林愛莉爲了證明阿生的推斷正確，曾一再致電金家找金太太，但是，接電話的只是金家的女傭。她拒絕叫金太太聽電話，據說這是金先生的吩咐，金子牛不准任何人去騷擾他的妻子。

因爲林愛莉無法與金太太接觸，阿生更加認爲事態嚴重。

也就是說：他想像中的事情，越來越有可能已經發生了！

阿生曾考慮過直接進去查問金太太的下落，但是金子牛仍然有許多藉口，拒絕讓金太太出現在他們的面前，就像那天日間的情形一樣。他們既不是警方人員，也找不出足够的理由，萬一金子牛反臉，他們還有可能要吃官司。因此，他們只有利用現在這種方法！

現在三俠在外面等機會，他們要偷進金家去，目的是找出眞正的謎底——金太太生死之謎！

葉祖尼既然被呂偉良認出就是殺害高景的兇手，結果葉祖尼本人亦遭毒手。此案雖然已交警方偵查，但三俠認爲幕後人大有可能是金子牛。

金子牛爲了達到目的，他必須剷除一切障碍。這些節外生枝的事情，會破壞他的議員之夢！

葉祖尼既然是個職業兇手，他可能只知道爲金錢服務，或者住在他上一層——六樓C座的姓柯男子，就是他的經理人亦未可料。

但是，姓柯的男子失踪了！也許他知道葉祖尼出了事，不敢再返回那裏，起碼直至到當天晚上，警探仍然未能找到那傢伙。

葉祖尼既然以殺人爲職業，金子牛用錢收買他去對付勒索者，那是絕對可能的事！

呂偉良和林愛莉交換了一個眼色，二人先後下車去。

阿生早跟他們約好，由他留在汽車之內。

那邊街口，一輛汽車裏有着二名特警，他們都是阿生的下屬！但是阿生認爲金子牛未能被證實是國際罪犯，如果由特警出面干預，可能會惹出麻煩來。所以他們只能担任跟踪，監視和連絡工作，爲審愼計，阿生認爲不能直接介入，除非迫不得已，或者有更多的確實證據。

呂偉良和林愛莉身上均穿了夜行裝。他們的行動非常迅速，轉眼間已越過金家外圍之牆，躍進了金家的花園裏去！

他們躲在一叢矮林後面，偷窺着屋內的情形，屋子裏的人似乎未睡，裏面還亮了燈！

他們最感到方便的，就是金家並未養狗！因此他們可以減少一重顧慮！

呂偉良打了一個手勢，首先竄離那叢矮林。他蛇行鼠步的，很快就奔至屋旁一窗口外面！呂偉良所以選擇這個位置，是因爲比較接近這間屋，希望能竊聽到一些什麼。或者窺見一些什麼。

林愛莉剛想跟隨住呂偉良走過去，那邊突然有個人影出現！

她立即伏下身來，從樹葉縫中小心窺伺！

有個人亮了一支手電筒，由那邊走過來，他顯然是金家的男僕！

他的手電筒光圈四處掃射，光柱在林愛莉藏身處掠過！

林愛莉不曉得他是例行巡邏，還是已經發覺有人潛入花園之內！但無論如何，她已作好了心理上的準備，必要時她唯有將他擊倒，然後逃出去！

呂偉良在那邊也看見了，而且比較林愛莉看得更加清楚。那是一個非常壯健的男人，他不知道是否由於剛才自己的走動而引起這男僕的注意。但無論如何，呂偉良是不會後悔這樣做的，因爲儘管他現在的處境是那麼的危險，內心却有說不出的愉快！

那是由於耳畔傳來了金太太的聲音！這等於告訴呂偉良：阿生的推測錯了，金太太並未遭殺害！

呂偉良還担心自己可能會聽錯，但那一男一女在屋內的交談聲，確實就是金氏夫婦。

金太太嘆着氣埋怨她的丈夫說：「我還以爲你眞的很愛我，原來你只不過騙騙我而已！」

金子牛却婉言安慰她道：「美玲，別這樣，愛與這事，有何關係？我從來就沒有騙過你，我是眞心眞意地去愛你的，但是……」

「但是，你却放不下名利，你仍然把名利放在第一位，甚至我也變得毫不重要了。」

「你本來就同意我參加競選的，你忘記了你曾諸般鼓勵我嗎？」

「我當然不會忘記，甚至你過去對我說過的每一句話我也不會忘記！」金太太委屈地說，「不錯，在今天之前我仍然反對你退出競選，但是現在情形越來越惡劣了，潘球那個集團的人，顯然不肯放過我們！像牛山地盆裏發生的事，要不是呂偉良他們的幫忙掩飾，這時我們已被請到警局裏去作供了。」

「請相信我吧！美玲，一切將會成爲過去！你何必緊張成這樣子？」

「不緊張是假的，勒索我的人一個又一個地死去了，誰曉得明天有沒有第三個勒索者出現？」

「他們勒索你，不過把握着你過去的身世背境，但是現在我什麼都知道了，我不會怪你，看低你，反而更加愛你。」金子牛說話時充滿了情感，聽得窗外的呂偉良也爲之感動了。

「正因爲我們彼此眞正相愛，所以我才想通想透，希望趁着更不幸的事情未發生之前，與你離開這裏，跑到外國去！」

「跑到外國去？」金子牛怔了一怔。

「是的，你在這裏是名流，萬一勒索集團反臉無情把我過去的身世公開，可能影響你的聲譽。但是如果我們遠遠地離開這裏，不問不聞，他們試問又能奈何我們呢？」

「不！我們在這裏有物業，有生意，如何可以放棄一切……」

「我們可以把物業變賣，把生意結束，只要你不留戀名利，到外國去發展也是一樣可以有機會發達。何況我們已經有了不少錢，即使到了外國人生路不熟，不再做生意，我們一家三口也可以生活。」

「不！不！」金子牛固執地說：「美玲，請你放棄這念頭吧！我說過一切會好轉的，你何必過份担心？我們決不能因爲這些小事而改變了原來的計劃。」

「小事？」金太太道，「你認爲死一兩個人也是小事麼？」

「那是他們自作孽。」

金太太怔了一怔：「聽你口氣，好像是你派人去把他們殺死的！」

「不！你別誤會了！我何必要那麼樣做？」

「因爲你知道十萬元決不能滿足他們，他們可能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勒索，我會不勝其煩！你可能出於愛我之心，不想我受到精神上的困擾。也可能不想他們影响到你做議員的美夢，所以你出錢買兇殺死他們！」金太太又說：「其實，我早就想到這個可能性甚大，只是不敢肯定，但現在聽你這口氣，我差不多也可以大胆地肯定下來了！」

呂偉良聽到這裏，也覺得金太太這推測十分的合理；然則，那姓柯的神秘男子可能是金子牛派去的，目的是監視他聘用的職業殺手葉祖尼。

然則，這件事越來越單純了，金子牛深懂此時此地的發達之道，於是想盡辦法去沽名釣譽，但想不到由於他妻子過去的身世而橫生枝節，於是他唯有一不做二不休，暗中買兇將勒索集團的人一一殺掉！

本來這辦法是不錯的，葉祖尼既是外來的職業殺手，在本地又沒有案底，無論如何總比較在本市僱用的更勝一籌！

但是，金子牛現在却在他妻子面前一再否認！

花園中出現的男人走開了，他可能只是循例巡視，又可能是順道經過這裏，隨手用電筒往各處掃射一番，但這已經够呂林二人嚇了一跳！

林愛莉竄至呂偉良身旁，呂偉良在她耳畔說了一些話，無非簡述剛才他所聽到的。

屋內的金氏夫婦爭持不下，金子牛最後只好說道：「好了，別再吵了，我答應你，如果再有人騷擾你，我們再決定是否離開這個地方！但有一件事，我必須向你再三保證，就是我從來沒有直接或間接殺過人！無論你怎樣忖測也好，總之這是事實！」

金太太無話可說！

她本來就是一個賢淑的妻子，她希望丈夫向上爬，出人頭地！但是經過最近一連串折磨之後，她不能不另作打算，可惜她無法說服她丈夫。

現在金太太只有默默地祈禱，希望麻煩的事情不再發生！因爲她明白到幸運之神不可能永遠跟隨着她的。她丈夫希望名成利就，到頭來只怕會因爲她而弄致身敗名裂！

當她頭一次遭潘球用電話勒索的時候，她不知道她丈夫邀請了呂林二人幫忙，更不知家中的電話給人裝上竊聽儀器。

事後事過情遷，金子牛也將儀器拆除了，所以三俠不能再在外面用接收儀器偷聽這裏面的情形。但是連金子牛也發夢都想不到，屋內的情形仍然給三俠偵知，而最重要的，還是剛才那一番對答，結果也被呂偉良聽到了。

×　　×

警方並未把葉祖尼命案連想到名流金

子牛的身上去！

呂偉良等三俠的行動，是屬於獨立性的。

青龍帮打手小林，因爲協助警方破案有功，獲得無條件釋放；其實這一類打架案，只要沒有人堅持告上法庭，不但可以大事化小，還可以小事化無！

警方似乎還未知道高景曾向金太太這名流夫人勒索的事；他們只證明刺殺高景的兇刀上留下的指紋是屬於葉祖尼的。

外間的想法可能是：葉祖尼這位外地來的職業殺手既然殺死了青龍帮的高景，那麼，同一黑帮的打手小林協助警方破了此案，原是順理成章的事，誰也想不到原來幕後還有着這許多複雜的背境！

但無論如何，不但沒有人知道確實的眞相，甚至連呂偉良等三俠也不了解！

金子牛又出去了！

金家的電話响了起來，女傭過去接聽，對方是個男人，他堅持要找金太太聽電話。但女傭說：「金太太出去了，你貴姓找她？可以留言嗎？」

這是金子牛的主意，其實金太太正在家中，只是金子牛不想有人騷擾她！

可是，對方那男子說：「我知道她在着，我也知道你說謊只不過是奉命行事，所以我不怪你。但是，你放下電話聽筒之後，別慌張，記得告訴金太太，就說潘球仍未死，三分鐘之後我再打來，那時一定要她親自接聽，否則我會先去警局，再到她府上來，明白嗎？」

女傭嚇得目定口呆，獃在一旁！

其實這幾天以來，金家上下人等，除了未懂人性的小寶貝波比之外，每個人都心中有數，或明或暗地知道一些不愉快的事已告發生！

女傭木然把聽筒放下，她正研究如何對女主人轉達剛才的電話留言。

其實，金太太已經在另一具電話分機中聽到了，她比她的女傭更爲吃驚！

潘球未死？到底是眞是假？

他爲什麼要到警局去？當然是暗示他可能報警，如果金太太還不接聽他的電話的話。

勒索是犯法的事情，但殺人的罪名更加嚴重了。潘球可能認爲殺害他的人就是金氏夫婦，或者潘球已查出主謀人就是金子牛，所以才會作出這種要脅。

姑勿論如何，金太太也被强烈的好奇心吸引住了，她已決定去接聽那個電話。

不遲不早，剛好就是過了三分鐘，電話鈴聲又再响起來了！

金太太早已把女傭遣開，她要親自接聽那個電話，以確定對方是否潘球。當然，金太太絕對認得潘球在電話中的聲音，就像在飛鏢俱樂部的時候一樣。

金太太只聽了第一句，她就爲之面色大變，那邊的男子聲音果然就是潘球！

他爲什麼還未死？記得林愛莉當晚已認爲他已經死掉了。不過，林愛莉並非醫生，她會不會看錯了？金太太大表懷疑，現在看情形林愛莉當時的確估計錯了，潘球如果死了，現在怎麼會打電話給她？

「你別害怕，我不會怪你的，因爲殺我的人不是你啊！」潘球的聲音在那邊說道：「我只希望你告訴你丈夫，說我未死，而且，這一次我須要更多的錢作爲一種賠償，數目是以前的五倍！」

金太太嚇呆了，好一會兒她也說不出話來！

「爲什麼你不作聲？」對方又在催促她！

金太太這才說道：「你肯定是我丈夫主使一個人去殺害你的嗎？」

「不！我不敢肯定！」潘球的聲音變得相當溫和，「總之你必須把情形告訴他，反正他已經知道這件事了。而且，你也無能爲力。五倍啊，那就是五十萬元！」

金太太焦急得想哭，却又哭不出來！

電話在她萬分驚愕中掛斷！

金太太獃在一旁，她不知道應該怎樣做！也許潘球說得對了，她應該通知她的丈夫！

於是她打電話到金子牛的辦事處去！

金子牛正忙個不了，當他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也大表錯愕。因爲金太太已把當晚潘球中槍身亡的經過告訴了他！

「這是不可能的，但終歸發生了！」金太太在電話中說，「我可以肯定，那的確是潘球！」

「也許只是聲音相同，你不要害怕。」金子牛安慰着她！

「不！不可能的，即使世上有人的聲音與潘球相似，這個人未必也知道這件事。」金太太說，「而且，他說你也知道了這件事！這就絕不簡單！」

「你候在家裏，切不可外出，我一小時之內一定會趕回來！」金子牛又說：「你別太驚慌，也暫時不要把這件事對任何人提及！包括呂偉良他們在內！」

「是的，我實在正想找呂偉良他們去，但我想想還是先打個電話找你！」

「你告訴他們亦未必有用，而且，他們與警方有連繫，好容易把事情宣洩出去，那會對我影响太大！」

「那麼，你快些回來吧！我實在很害怕！」

「是的，我會盡快回來，你自己小心點，不會有事的。」金子牛說。

×　×

三俠爲了進一步偵查，他個三個人正分頭展開工作。

呂偉良去找魯四，他是黑道中人，四通八達，消息十分靈通，尤其了解黑社會裏面的恩恩怨怨，所以呂偉良每遇有關這方面的難題，就去找他！

阿生率領他的特警組正嘗試一項別開生面的工作，這是前所未有的，也只是特警組才做得到，因爲那須要一種新儀器的帮助，這種新儀器也只有特警組擁有。至於是否能收預期的效果，仍在未知之數！

林愛莉雖然離開呂偉良和阿生，但她並不孤獨，起碼有個特警陪同她在一起。那名特警是曾經跟踪過金子牛的，他奉了阿生之命，陪同林愛莉各處進行一連串的偵查。

現在他們來到了富貴協會的會址——一幢大厦的十一樓，佔用了全層面積四千多呎的地方。同一幢大厦內的其他各層，每層分成六個住宅單位。也就是說，這間會所是由六個住宅單位打通的，可見它的規模宏偉，尤其是在這寸金尺土的市區來

說，屬於大手筆！

那名特警曾經跟踪金子牛到這裏來，當晚黃昏及晚上曾先後到此二次，直至深夜才離去！

林愛莉所以要到此偵查，是因爲她覺得金子牛太過沉迷於這些競選運動。她曾想及「富貴協會」可能被人加以利用，作某種活動。

這是絕不出奇的事，一些人利用社團的名義進行各種非法勾當，掛羊頭賣狗肉，這種事實已經存在，甚至有些人已被警方抓進獄中去。

「富貴協會」雖然說它的會員都是非富則貴的，但非富則貴的人亦未必是好東西！

林愛莉佯稱是一本雜誌的女記者，那名特警則掛了一副攝影機，看來他是林愛莉的拍檔，專司攝影的。他們到達富貴協會之後，首先向秘書道達來意。

林愛莉表示要寫一篇專訪性的文章介紹富貴協會的組織。這正是他們所須要的宣傳，因爲競選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於是那位秘書把二名冒牌記者招呼下來！

秘書是個五十多歲的老成男子，他是受薪的，每天在這裏上班。除了他之外，還有一名雜役也是受月薪的。除此以外，再有人回來這裏工作的話，也大部份是屬於義務性質的。

例如最近該會選派金子牛參加競選議員，就有不少會員回來會所裏參加宣傳工作，他們都是義務的，連舟車費也自掏腰包。

林愛莉循例訪問了幾句之後，就問道：「那位未來議員金先生，昨晚來這裏開會嗎？」

「你是說名流金子牛先生麼？」秘書反問道。

「是的。」林愛莉指指那名特警：「我這位同事昨晚剛好駕車路經此地，看見金先生很夜才由這裏出去。我想他一定是在這兒開會開到很夜吧？」

「不！昨天晚上，我們會所沒有什麼會議召開。我是這裏唯一的秘書，如果有的話，我一定知道的。」秘書又說：「而且金先生昨天一直未有到過我們這裏！」

林愛莉呆了一呆，回頭瞪住那特警！

特警說道：「我不會看錯，我有個朋友在附近住。我昨天晚上不止一次看見金先生在這大厦進出，一次是黃昏時候，另一次是深夜！」

「不可能的，昨天晚上我也很夜才由這兒離去，我自始到終未見他來過。」秘書說。

林愛莉知道事有蹺蹊！她相信這位秘書，因爲他的樣子很老實，而且也沒有理由要說謊！但是，也不能說她身邊的特警揑造事實；特警是阿生派來的，每一名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青年！

那麼，這件事到底怎樣攪的？

林愛莉心裏只有一個答案，就是金子牛到這幢大厦的另一層去訪友，所以特警明明看見他在此進出。但是當時特警只留在汽車裏，並未跟進來，所以便一直以爲他到「富貴協會」會所來。

林愛莉很想問那位秘書，金子牛是否有朋友住在這大厦之內。但是，她回心一想，如果秘書知道的話，早該說了。如果她着意地追問下去，只有啓人疑心！

現在那位秘書反而爲了證明他的說話確實不錯，指指佈告板那邊，對林愛莉說：「我們這裏凡有什麼會議召開，必有通告貼在那裏。這份通告亦照例寄發到各會員的辦公室或往所去。小姐，如果你不相信，現在就可以過去看看佈告板上是否有昨晚開會的通告。我想，你的同事大概認錯了人。」

林愛莉笑道：「這也沒有什麼要緊，反正金先生昨晚是否來過這裏並不重要，我們只想證明他熱中於此次議員的競選而已！」

「他當然是希望當選的，我們會方也希望有個人可以站出來爲市民多講幾句話。」秘書說道：「但能否成爲事實，則要看看像小姐你們這輩新聞界是否大力捧場，假如宣傳得好，相信會有足够的選票支持！」

林愛莉當然不是什麼記者，她只是冒充的。最後她只問道：「你覺得金子牛這個人怎麼樣？」

「他的爲人當然不錯，否則我們也不會在衆多會員之中推舉他出去參加競選啊！」秘書說。

林愛莉想想也覺得自己問得很笨，那位秘書儘管更老實，也不會倒金子牛的台；他當然說金子牛好的，決不會做出反宣傳的事，她眞的是多此一問！

林愛莉終於向那位秘書告辭了。

她偕同那名特警駕車離去，腦子裏一直想着金子牛的事。就在這時候，她身旁坐着的特警突然叫住她：「咦！你瞧！那不是金子牛的車子麼？」

一輛房車掠過了他們的身旁，直駛向富貴協會會所那邊！

林愛莉的車子與他反方向而行，所以她只能憑住那一眨眼間的印象，覺得那是一輛奶白色的房車。只有坐在她身邊的那名特警比較看得清楚一點，他看見車內只有金子牛一個。

那名特警回頭一看，看見金子牛的車子已停在富貴協會會所外面！

林愛莉在這種情形底下，只有緊急將車子煞停在路旁，因爲這條街道不可能讓她把車子掉頭的。

那名特警非常有默契，當車子剛停下來，他已奪門而出，回頭便跑向富貴協會會所那邊；因爲他知道林愛莉還要將車子停好，甚至鎖好！

但是由於金子牛的詭秘行動，他們必須把握住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他們必須爭取時間，希望能够查出金子牛到那一層樓宇去！

林愛莉停車的路旁已距離富貴協會有半條街那麼遠，因此特警即使跑得更快也不能一下子回到那兒去；大約他只距了一半路程，便看見金子牛的車子已經停好在那兒路旁！

金子牛下車之後，迅速進入那幢大厦去。

如果他登上會所，那是絕不出奇的，也不會引起林愛莉和那名特警的興趣，因爲他本身是富貴協會的會員。

但是，自從林愛莉訪問過協會秘書之後，覺得金子牛的行藏太過詭秘，昨晚不是到協會會所來，今天可能也另有目的！

特警以一百公尺短跑的賽跑速度衝向那幢大厦，希望能及時追上金子牛。即使追不上，也希望看見他入電梯，只要看見他乘電梯在那一層停下來，他們也總算達到了跟踪的目的。

但是，當那名特警氣喘喘地衝入那大厦之後，兩部電梯都正在上升中。他無法知道剛才金子牛乘搭那一部電梯登樓！

兩部電梯分別在各層樓停下來，就是沒有在十一樓停留過！

十一樓是富貴協會的會址。那麼，金子牛無論如何不會是到協會去的。

他上了那層？

特警一直瞪住兩部電梯門口的表板，一閃閃的，直達頂層！稍為停留一下，又開始降落！

由於特警剛才是急急跑步衝進來的，他的舉動難免引起大厦管理員的注意！

二名壯健的管理員已經非常有默契地，手執木棒，在一旁戒備，特警剛才集中注意力於電梯門前的表板之上，未有注意到他們，但現在他却留意到了，心裏難免有些啼笑皆非。

為了情勢所逼，那名特警逼得出示了他的身份，這不但可以減少二名管理員的擔心，還可以順水推舟地向他們查問一下金子牛的事。

但是，其中一名管理員却對他道：「先生，對不起，我們這裏不但單位多，住客複雜，而且我們亦向來不理會別人的閒事！」

特警試用銀彈政策，但是二名管理員仍然表示無能為力。

另一個說道：「我們這裏每天有好幾百人出入，要我們逐一加以注意，委實辦不到。」

特警無可奈何！

林愛莉這時才由外面入來。特警約略把剛才的情形告訴她，林愛莉立刻跑進管理處去要求借用電話！

林愛莉打電話到十一樓富貴協會去給那位秘書。她道：「我在三分鐘前又看見金子牛先生進了你們這大幢大厦，他現在是否已在貴會中？」

「不！他沒有來過！」秘書說，「如果你不信，你可以來再看清楚，我為甚麼要騙你呢？」

「但是，我親眼見到他進電梯的。」

「可能這裏有個住客外形與金先生差不多。事實上你們離去之後，一直未有人來過本會。」

林愛莉在這種情形底下，唯有向那位秘書道歉兩句之後就掛綫！

她和那名特警垂頭喪氣地走到電梯門前呆立！

他們瞪住那塊排滿了數目字的表板而出神。表板上最高的阿拉伯字是二十一。也就是說：上面由二樓開始，總共有二十一層，因為「二十一」那組阿拉伯數目字等於二十二樓！

當中除去十一樓「富貴會所」不計，也有二十層之多，每層六個單位計，也有一百二十個單位。如果企圖向這一百二十個單位進行偵查，那是絕不可能的事。別說他們沒有確切理由和證據，即使是警力也不可能進行這項擾民性質的調查！更何況這裏屬於中上住宅區。單看那二名管理員的態度，就知道這裏的住客並非等閒之輩，而且也可以想像得到，這裏的住客對他們一定不錯。否則他們剛才也不會守口如瓶！

林愛莉由大厦走出街上，沉吟道：「如果金子牛在這裏金屋藏嬌，事情還不致太嚴重，否則問題就大了。」

特警道：「不如讓我留下來在附近監視。」

「這也好，我會通知阿生派人來與你連絡。」林愛莉說。「如果金子牛由裏面出來，你仍然不要放過他，同時留意跟他在一起的人。」

「我明白了。」特警說，「你最好盡快通知隊長派一輛車子來！」

林愛莉回到汽車裏，一邊把車子開走，一邊致電呂偉良。

呂偉良剛由魯四那裏出來，他剛回到他的汽車就接到林愛莉的電話。

林愛莉現在所駕駛的汽車是阿生的座駕車，車內也一樣裝了一具無綫電話，所以她要和呂偉良連絡十分方便。

阿生這時候無須使用汽車，他正在特警總部之內。

林愛莉問呂偉良：「發現了甚麼？」

呂偉良在電話中道：「魯四透露了一些秘密，十多年前潘球所殺的人，是屬於白虎堂的人馬，所以這次他出獄後，很有可能被白虎堂的黑人物跟踪暗殺。你在富貴協會查到了一些甚麼？」

「我的發現非常令人震驚！」林愛莉說，「首先富貴協會秘書說出金子牛昨未到過該處，也就是說他另有去處。想到剛才我們剛出到街上，又看見他開車到達該大厦，但他並非上會所去。」

「查出他幹甚麼嗎？」

「查不到，大厦單位太多，無法確他上了那一個單位去。不過，我已叫那特警留下監視一切，現在正等待通知阿派人接應。」

呂偉良道：「現在我正要開車到阿那兒去，你可先打電話與他連絡一下。」

林愛莉掛斷電話之後，再搭綫到特總部去找阿生。

× ×

金子牛獨自駕車返抵家中。

金太太正在焦急等待！

金子牛似乎並未注意到，一輛特警的私家車曾經跟踪他！

金太太焦慮地把接到潘球電話的情形告訴她丈夫。

金子牛安慰她道：「可能有人故意嚇你，目的不外乎也是為了勒索一筆金錢而已！」

「他們固然要錢，但是，我肯定那電話中的聲音絕對是潘球的。」金太太抖着聲音說。

「他沒有提及如何交錢嗎？」

「沒有。」金太太又道：「不過，我相信他會再打電話來的。」

「你有沒有告訴呂偉良他們？」

「沒有。我只等你回來！」

「你做得好極了！」金子牛吻了一下他的妻子，「你放心，一切交給我來理吧！如果他再打電話來，你只要問清楚他交錢的地點，千依百從的，其他的事不必你再去理了！」

金太太怔怔地道：「你打算怎麼樣對付他？」

「付給他足够的金錢，滿足他！」金子牛非常大方地說。

「你不會這樣做的。」金太太瞪住金子牛說，「我知道你會怎樣對付他！」

「為甚麼你會這樣說？」

「你又叫人去殺他！是不？」

「不！我最多先跟他秘密談判。我不會殺人的，你放心！」

「我怎可以放得心下？」金太太嘆了一口氣！「你又說謊！」

「我說謊？」

「是的，你昨天晚上沒到會所去！」

「……」金子牛呆若木鷄，完全沒有表情和反應。

「其實我老早就知道你有些事情隱瞞着我。」金太太道：「告訴我吧，昨天晚上，你到底去了那裏？我打電話去過會所，小斷說你沒有到過那兒去！但你始終對我說要去那兒開會。為甚麼？」

金子牛定一定神，苦笑了一下！

「你有外遇，在外面收了一個女人住，是不？」

「不！沒有這種事。」金子牛終於說話了，「美玲，請你相信我，我對你是眞心相愛的。除了你之外，我不可能有第二個女人。如果我在外面有女人，我根本不會這麼關心你！」

「那麼，你為甚麼要欺騙我？」

「我並沒有欺騙你，昨晚我只是約了朋友。」

「但是，你說去開會，而且去了一整晚。」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跟朋友商量。」金子牛道，「請你相信我，我一直在為我自己的前途掙扎。你不是時時鼓勵我嗎，做人要有一個目標，現在我正向住這目標前進！」

「你這解釋不能令我滿意。」金太太含住眼淚，抖着聲音說。

「你要怎樣才相信我？」

「除非你坦白說出昨天晚上一整晚你去了那裏，如果是正經的事，為甚麼不可以讓我知道你那位朋友是誰？」

「美玲，你……」

金子牛正想說下去，電話就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

金太太面色大變！

這些日子以來，她心理上大受打擊！現在她就有點手足無措！

金子牛覺得這電話未必就是勒索集團找金太太的，所以他過去拿起了聽筒！

聽筒剛放到耳畔，金子牛就聽到一個男子的聲音道：「金太太在嗎？」

金子牛呆了呆，問：「是誰找她？」

「你是她的丈夫——金子牛先生，對嗎？」

「是的，你是誰？」

「我叫潘球，你太太一定對你提及我吧？」

「是的，我們正等你的電話。」

「等我電話？哈哈……」電話中傳來一陣笑聲，「你打算付錢嗎？」

「當然，但是希望你能減一些。」

「你太太有沒有說出數目？」

「有，但數目太大。」

「五十萬怎麼算大？現在鈔票沒有價值，百物騰貴啊！」

金子牛不耐煩地道：「我們不要轉彎抹角了，見面談談好嗎？」

「好是好的，但我怕你有詭計。」

「有甚麼詭計？我當然不會報警，你們一直處於上風！」

「如果處於上風，我就不會中槍！」

「我不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金子牛說，「但我太太快要給你逼瘋了。錢我一定付給你，但有條件，第一，只付一次。第二，數目不超過二十萬。第三，收妥這筆錢之後，我們便了結一切，你不能食言，更不能再騷擾我夫婦二人。如果你同意，立刻就可讓我們見面，越快越好。」

「你眞爽快！」

「希望你也別拖泥帶水了！」

「那麼，三小時後，到老地方去。」

「甚麼老地方？」

「就是第一次你太太約會我的小農莊，在北郊。」

「好吧，希望她還記得怎樣可以去到那裏！」

「她會記得的，只怕你健忘，但千萬別忘記了那二十萬大元！」

「放心吧！三小時之後，我們一言為定！」

電話掛斷了。

金太太一直在留心地聽着她丈夫講電話！

她吶吶地道：「你眞的要付給他二十萬？」

「是的，這是唯一的辦法。」金子牛看看腕表，只是下午一時許。他道：「我們還有時間，你快些換好衣服，我先打幾個電話，然後我們一齊出去！」

「你打電話給誰？」

「找朋友，我不怕對你說，我手頭上沒有那麼多的現金。」

「我這裏有十萬元，本來就打算付給他們這幫人的，你只要再湊十萬就行。」

「那有甚麼分別？別說此事為我而起

金子牛突然定神瞪住他妻子，金太太無法了解他心裏正在想甚麼。

「錢是你的私蓄！」金子牛怔怔說

，就是你須要的話，我還是一樣可以變一切首飾湊足這筆錢的。」金太太說。

金子牛激動地擁抱着他的妻子吻她抖聲道：「我們本來就是幸福的一對，甚麼偏偏多災多難？」

「是我不好……」金太太哽咽飲泣：「一個人不能行差踏錯，否則即使有會讓你改過自新，到頭來還是可能像我天的遭遇一樣！」

「但我不會計較的，只要我們能永在一起！」

「你令我太感動了，子牛。」金太淚盈盈地說道，「為甚麼你不肯聽我說如果我們決心離開這裏，這二十萬元就以省下來，但是，你不肯放棄名與利。

眞擔心，以後我們還有煩惱！」

「不是我不肯捨棄名利，而是我另有苦衷！」金子牛說，「美玲，先去換衣服，讓我慢慢再把實情告訴你吧！」

金太太一向相信他的丈夫，即使現在還是一樣，儘管他對她說謊！

金太太進去更衣，金子牛在客廳裏打電話。

十分鐘之後，金氏夫婦併肩駕車外出，孩子上學去了，金太太只吩咐女傭小心照料他，並沒有提及他們夫婦會到甚麼地方去！以前金太太外出時，總會向女傭說出她的行踪，以防萬一家中或孩子出了事，可以立刻找到她。但是這些日子以來，金太太很少這樣做，女傭也知道有些事情不妥，更加不敢追問。

現在他們的車子離開了住所，金子牛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有些事情我一直不敢對你說，那是爲了免你擔心，就是我們公司的生意不景，虧了本！」

金太太呆了一陣！

金子牛又道：「這不是今天開始的事，我毫無辦法，欠下了朋友許多錢！」

「怎麼你不早些說？」

「一則不想你擔心，二則想想對你說亦未必有用，反正打發過去就算了。」

「何不早日結束你的生意。」

「我以爲有翻身的機會，豈料結果泥土深陷！」金子牛嘆氣道：「做生意有如賭博，沒有本錢是永無翻身之日的。」

「然則，你欠下人家多少錢？」

「告訴你也沒有用。」

「我還有首飾，除了這十萬元之外，大概還有十多萬元……」

金子牛苦笑道：「那是沒有用的，我欠下人家的錢並非數以十萬計，而是數以百萬計。別說二三十萬無濟於事，我們名下所有物業典押盡，也無法塡足所欠的數目！何況許多物業我早已押給銀行了！」

金太太像活在噩夢中，呆若木雞，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好一會兒她才抖顫着聲音，吶吶地問：「我眞不明白，你怎會虧損這麼大？」

「生意上實際虧本不大，但是我在股票市場上的損失卻難以估計。」

金太太這才恍然大悟！

事實上當地有不少人懷着發財美夢，闖進股票市場，結果弄到焦頭爛額的，就是金太太許多女友也損失數以十萬計，所以金太太對她的丈夫剛才那一番說話絕對相信下來！

金子牛透了一口大氣，又說道：「美玲，不過你不必擔心的，只要我這次競選成功，一切損失都可以獲得補償了。」

金太太愕然道：「做議員不會有薪酬拿的，頂多是一些零零碎碎的車馬費，那有甚麼用？」

金子牛苦笑道：「你不會明白的，這個世界有許多事情一般人不易了解。總之我做了議員之後，就有權說話，近水樓台先得月，將來我們固然有許多獨市生意可做，就是見不得光的，人家也會因爲我的地位而隻眼開隻眼閉！」

金太太現在才逐漸了解，原來她的丈夫那麼熱心參加競選議員，是有着長遠目的，怪不得他不肯中途放棄了。

金太太聽到了這裏，也不難想到金子牛可能由一個集團加以支持和控制，這可能也是他不能中途作廢另一個關鍵。

金子牛把車子開到富貴會所外面停來。金太太出奇地問：「你要返會所幹麼？」

「不！我昨晚就是來這裏，現在我帶你上去看看。」金子牛扶着妻子進入幢大廈，「這是我的秘密總部，朋友們些是你認識的。爲免你生疑，只好讓你見他們了！」

金氏夫婦登上十二樓，一個豪華住單位之內，一些大亨型的人物正在那裏其中果然是有些認識金太太的，他們是子牛的商業上朋友或拍檔！

其中一個粗眉大眼的中年男子，人家都叫他何老大，似乎是這班人之中的首領。他把金子牛召進一間房間裏，一些熟朋友則招呼住金太太在客廳裏談笑，其實太太那裏還有心情跟他們多講半句？她只擔心她的丈夫，和那個死而復甦的潘球！

數分鐘後，金子牛挽住一個手提箱從裏面出來，然後帶了妻子與各人告辭。

金子牛把手提箱放在身旁，顯得極端愼重，然後才開車駛向北郊！

金太太道：「箱子裏是錢——他們給你的錢，是不？」

「是的，他們就是支持我的大集團，其中有許多是大商家，他們都希望我能當選。」

「當然，因爲你當選之後，便做他們的傳聲筒，成爲他們的傀儡！」

「爲甚麼你會這樣說？」

金太太嘆氣道：「我擔心你會給他們

弄得身敗名裂！」

「別這樣！」金子牛說，「他們並非壞人，許多是很有來頭的，這是我唯一翻身的機會。」

車子到郊外公路之後，便加速開行。公路上雖然有許多車子來來往往，但幸好沒有交通擠逼現象出現。他們很快便到了一處分岔路口！

金子牛依了金太太的指示，把車子小心翼翼地駛進一條小路去！那是通往廢棄小農莊的汽車路，另外有一條山坡小徑可以通到那兒後面去的！但那小徑不能供汽車行駛！計算一下時間，差不多是約好的三小時左右，現在大約是下午四時左右！

金太太開始緊張起來，她問道：「爲甚麼不叫他們派個人來陪陪我們？我很害怕！」

金子牛道：「放心吧！他們早已派人來了，你更衣的時候，我已打電話通知何老大！」

「他們已經派人來？」金太太一怔，「他們派人來幹甚麼？」

「只是預防不測而已！」

「別騙我，我現在全都明白了！他們又想殺人，上兩次原來也是他們做的。」

「是的，這些事，我今天才第一次知道。請相信我！」金子牛把車子停好，又道：「在此之前，我絕對不知道他們暗中跟踪和保護你！」

「他們怎會知道我的行踪？」

「他們原來派人偷偷駁上我們家中的電話綫，從中偷聽！」

金太太又驚又生氣！

金子牛挽了那一個手提箱下了車。他回頭道：「你留在車裏，別隨處走動！」

金太太不曉得他要幹甚麼，但，這時候她已發現小路一帶有人影幢幢，他們可能就是何老大派來「保護」他們的人！

農莊內光綫昏暗，從窗口望入去，隱隱約約有個人，但金子牛不敢逼得太近！

金子牛高聲叫道：「潘球，我可以過來嗎？」

「不！」農莊內傳出的果然又是潘球的聲音。他揚聲道：「把手提箱打開，把鈔票逐張攤開，放在地上吧！」

「何必這樣？我只有兩個人！」金子牛說，「鈔票放在地上會給風吹掉的！」

「別說謊，我不是瞎子，我看見你的先頭部隊足足有十個人以上，躲在路旁一帶！」潘球又道：「你太不守信用了，我不會放過你的！」

這時候，一叢矮林後面有人沉聲對金子牛道：「是不是潘球的聲音？」

「我不大清楚，只有我妻子認得他！」金子牛說。

「我想裏面只有他一個人，你還是依他說話，然後開車走吧，金先生。」矮林中的人又說。

「你打算開槍殺他嗎？」金子牛問。

「我們會知道怎樣做的。」那人說。

金子牛把鈔票一疊疊取出，高聲點算，剛好是二十萬元。

他回到汽車裏，開車走了！

但是，農莊中人卻道：「你們這班嘍囉不走，我不會出來的……」豈料話猶未完，一排子彈已自矮林後面射向農莊，一個黑影在內倒下，沒有了聲響！

十多名大漢紛紛由隱蔽處出來，其中三名有槍，另外數人有刀棒等武器携着！

爲首一人去收拾地上的鈔票，其餘各大漢衝進了農莊裏去！

但是，裏面沒有人！

剛才被他們射倒的，只是一個稻草人而已！聲音是透過一具擴音器播放出來的，電綫綫路用草掩飾，直達後山！

這時播音器中又有人說話了：「你們已被包圍，乖乖的放下槍來，否則你們會死得不明不白，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帶隊的挽了手提箱就走！但只走了幾步，槍聲一响，「砰」然一聲，手提箱穿了一個洞，那傢伙登時站住不敢動！

其餘各人紛紛放下武器舉高了雙手！

頭頂上一陣機聲隆隆，三架直升機出現天空凌空監視！這一邊，金氏夫婦也折了回來，車中多了一些人，他們是警探！

夏維探長，阿生等人所率領的武裝部隊紛紛由樹林中的隱蔽處出來。原來這個陷阱是阿生設計的，目的是要誘殺人眞兇由幕後走到台前來！想不到果然成功了！

阿生所做的特殊工作，就是利用特警組所擁有的一種新式電子儀器，模仿潘球的聲音打電話給金太太。他早已料到金太太會轉告她丈夫金子牛。這是試探金子牛是否幕後眞兇的方法，想不到眞正主謀人是何老大他們幾位「後台大老闆」！

如此一來，不但揭開了幾宗命案的眞兇，還因此揭破了金子牛競選議員的大陰謀。支持金子牛的集團當然是非法的，非籍槍手祖尼也是他們養下的爪牙，要不是呂偉良見過他，也是不會死的！

人類的聲綫各有不同，即使孿生兄弟也有差別。但新的電子音波分析器可以先把潘球生前的聲音分析——這當然是十分複雜的工作，但電腦的記憶系統可做到。

然後儀器可以利用同一音量，頻率等等，調整成一種「人造聲綫」，阿生就是透過這種「人造聲綫」模仿潘球的聲音致電金太太的。

所謂模仿，也只不過是對住經過電子調整的「人造聲綫」講說話，但任何人的聲音透過這儀器之後，由於音質，音量，高低頻率等等均經儀器調整，所以阿生的聲音就變成了潘球的聲音。

其實潘球已經死了，屍體給高景拖入農莊後面的樹林中。至於潘球的聲音，就是從呂偉良竊聽金家電話時所錄下的。想不到會給阿生利用，作爲破案之用。

現在金子牛的議員夢破滅了，集團中人亦紛紛落網，因爲金氏夫婦曾被特警跟踪，事後警方在那大厦十二樓的「秘密總部」中搜索，發現了他們販賣軍火和毒品的證據。原來他們是個龐大集團，專做非法買賣，表面上的正當生意是掩飾而已。要不是及時破獲，將來讓金牛子做了議員，那時候的後果才不敢想像呢！（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朱唇令

怒劍除虎倀　匹馬闖龍潭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聖仁擊敗朱唇令主手下，護送方文英返回富陽途中，袁媚兒與飛虎寨三位副堂主乘舟趕到，要攔截方文英，在此同時，方仁傑也已趕來，大展玄功，把三副堂主及其手下十二人掃數殺死，方文英驚異方仁傑怎的會大開殺戒，訝然問故，方仁傑方始說出因由，送別方文英後，曾數次死裡逃生，首先當彼返抵家門，險被炸死，幸得一女人高呼警告，始倖免於難，正在方仁傑述說這脫險經歷之際，驀聽嬌呼聲自岸邊傳來，要方仁傑報答她在下午救他的情份搭載她一程，方仁傑依命攏舟，那少女自報姓名倪小娟，極力向方仁傑拉交情，舟行至半，倪小娟與方仁傑，方文英訂約在富陽在見面之後，施展登萍渡水神功，逕自離去。黃聖仁似恐方文英向他問什麼，也自起身告辭——

黃聖仁抱拳一禮，也效法倪小娟的辦法，越窗躍入江心，踏波向左岸走去。

方仁傑不禁苦笑道：「這也是一位怪人。」

方文英却輕嘆一聲道：「人雖有點怪，但不失爲一個好人，黃飛虎能生出這麼一個兒子來，不能不算是異數。」

方仁傑也輕嘆一聲，說道：「可是，黃飛虎連這麼一個具有人性的兒子都容納不下。」

方文英笑道：「這，也許就是所謂冰炭不同爐，薰蕕不同器的道理吧！」

一頓話鋒，才注目問道：「對了，你說離開富陽時，曾多次受人暗算的，現在還只說過一次呢！」

方仁傑苦笑了一下道：「另外兩次，雖然也很凶險，但因我受過一次教訓之後，已提高了警覺，算得上是有驚無險，不值得再提了。」

方文英接問道：「另兩次也是飛虎寨的人幹的？」

方仁傑點點頭道：「不錯。」

「奇怪？」方文英蹙眉接道：「黃飛虎爲何要置我們於死地呢？」

方仁傑苦笑道：「這也就是我必須留下這位袁姑娘，一問眞相的原因了。」接着，才目注一直靜坐一旁，若有所思的袁媚兒，含笑問道：「戈大嫂，方才我們的談話，妳都聽到了？」

袁媚兒唔了一聲道：「不錯。」

「那麼。」方仁傑注目問道：「貴上爲何要置我們兄妹於死地，妳戈大嫂能解釋這一原因麼？」

袁媚兒木然地接道：「據我所知，是因爲斷定你們兄妹是賭王陶陵的徒弟。」

方仁傑接問道：「還有別的麼？」

袁媚兒苦笑道：「也許還有別的，但我所知道的，已經全部告訴你了。」

方仁傑微一沉思，才苦笑了一下道：「也許妳說的，都是實情。」話鋒畧爲一頓，才注目問道：「戈大嫂是同我們一起去『富陽』？還是就在中途下船？」

袁媚兒的話聲，仍然是那麼冷漠：「我想，就在這兒下船好了。」

方仁傑揚聲招呼道：「船老大，請將船靠邊一點，有位女客要下去。」

袁媚兒起身走向艙外。

方仁傑也跟了出去，並正容說道：「戈大嫂，煩請寄語貴上，不論他和家師有任何過節，基於師債徒還的道理，我都一肩承擔，不過，有一個原則，他必須和我說明原因，彼此憑眞本領一決生死，如果再使出像今天這等卑鄙手段來，請正告他，惹惱了我，我會將他的飛虎寨，殺得雞犬不留！」

袁媚兒一披櫻唇道：「話，我替你帶到，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一聲，飛虎寨雖然不是銅牆鐵壁，虎穴龍潭，却不會像你所想的那麼窩囊。」

方仁傑含笑接道：「多謝戈大嫂！在下會小心的……」

袁媚兒下船之後，方仁傑「兄妹」也沒再說甚麼，各自在艙中調息養神。

由於是逆水行舟，速度快不了，所以一直到明日中午，才回到「富陽」。

船還沒靠攏碼頭，那位自稱傻丫頭的倪小娟，已偕同一位白衫青年，飛身上了甲板，倪小娟指着那白衫青年向方仁傑笑道：「方大哥，方姊姊，這就是我哥哥白天虹。」

不錯，這位白天虹的英俊，可的確是不在方仁傑之下，也的確是面皮很薄，當乃妹向方仁傑「兄妹」介紹時，他的一張俊臉，居然窘得緋紅，連起碼的禮貌也不懂得。

倪小娟入目之下，不由蹙眉苦笑道：「哥哥，快向方大哥，方姊姊行禮呀！」

這小妮子一口一聲方大哥方大姊的，顯得非常大方而又熟絡，但白天虹却是窘得連頸子都紅了，掙了半天，才抱拳一禮，吶吶地說道：「在下白……白天虹……見過方大哥，大姊。」

方文英忍不住「噗哧」一聲嬌笑，倪小娟却含笑接道：「方大哥，方大姊，我沒騙你們吧！我哥哥的面皮，比大姑娘還要薄……」

方仁傑却截口接道：「倪姑娘，有一個問題，非常冒昧，但我却非問個明白不可……」

倪小娟也截口笑道：「方大哥有話，請儘管問就是。」

方仁傑注目肅聲問道：「二位是親兄妹？」

倪小娟點首答道：「是的。」

方仁傑接問道：「既然是親兄妹，爲何不同姓呢？」

倪小娟不由啞然失笑地「哦」道：「原來方大哥指的是這個。」

接着，才正容反問道：「方大哥別忘了，小妹是從母姓的，而我哥哥，却從父姓。」

方仁傑也「哦」了一聲，歉笑道：「原來如此。」

倪小娟笑問道：「方大哥，方大姊還沒進午餐吧？」

方文英搶先接道：「是啊！我正有點餓了呢！」

倪小娟連忙接道：「那麼，二位就快點走吧！小妹已在狀元樓定好了酒席，替二位接風，也算是替二位壓驚。」

白天虹居然也緊接着笑道：「我妹妹還……還替二位租好了房子呢！」

方仁傑不由一怔道：「這……怎麼敢當。」

倪小娟嬌笑道：「這也算不了甚麼，二位原來的房子已被炸毀，總不能住客棧呀！」

白天虹接着說道：「我妹妹是連夜快馬兼程趕回來的，找房子，購置傢俱，可忙了她一個上午呢！」

他許是心情平定下來了，這幾句話，倒是說得非常清楚，也很流利。

這情形，可使得方仁傑「兄妹」幾乎是同時苦笑道：「這……可眞教我們過意不去……」

倪小娟却搶着說道：「一點小意思，方大哥，方大姊，請不要客氣。」

她，一頓話鋒，才含笑接道：「方大哥，方大姊，我們走吧！」

香風微拂，一位紅衣女郎飄落甲板之上，美目環掃着，嬌聲問道：「請問，那一位是『雙絕郎中』方大俠？」

方仁傑微微一怔道：「在下就是。」

紅衣女郎目光深注地接道：「方大俠，還有一個叫黃聖仁的呢？」

方仁傑微微一怔道：「黃大俠已於半路上下船了。」

那紅衣女郎黛眉一蹙之間，方仁傑却注目接問道：「請問姑娘是——？」

紅衣女郎神秘地一笑道：「方大俠應該想像得到的。」

方仁傑若有所悟地「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姑娘是朱唇令門下。」

紅衣女郎抿唇一笑道：「方大俠猜對了……」

話聲未落，碼頭上有人冷笑一聲道：「我也找對人了！」

船上諸人循聲探視，只見碼頭上已聚集了各色人等足有四五十名之多。

也由於人數太多，不知那接話的人是何許人，更不知其注意中的對象，究竟是誰。

紅衣女郎微微一怔之下，揚聲問道：「方才接話的人是誰？」

「是我。」隨着話聲，一位年約半百的黃衫老者，排衆緩步而出。

紅衣女郎注目問道：「你那句話，是甚麼意思？」

黃衫老者冷然接道：「一句那麼簡單的話，還要我另加解釋？」

紅衣女郎臉色一變道：「你是冲着我而來？」

黃衫老者「唔」了一聲道：「也可以這麼說。」

一直冷眼旁觀的方仁傑，揷口笑問道：「據你這麼說，你好像本來是還另有目標？」

黃衫老者點點頭道：「不錯。」

「這另一目標，本來就是我？」

「完全對。」

方仁傑注目接問道：「閣下來自飛虎寨？」

「對！」

「『官』拜何職？」

黃衫老者淡然笑道：「老夫忝掌白虎堂。」

方仁傑笑道：「原來是白虎堂堂主，『官』位可眞不低呀！」

那紅衣女郎接問道：「你是先找方大俠，還是先找我？」

黃衫老者漫應道：「既然咱們是先接上腔，自然是先找妳呀！」

只聽人叢中傳出袁媚兒的嬌語道：「「吳堂主，目前的這一個，不是昨天那兩個中的人。」

話說完之時，人也到了黃衫老者的身邊。

黃衫老者笑道：「只要是『朱唇令』的門下就行。」接着，目注紅衣女郎冷冷地一笑道：「丫頭，還有多少人可以幫忙的？趕快找來，現在還來得及。」

紅衣女郎微微一愕道：「昨天，你們碰上誰了？」

袁媚兒冷笑接道：「昨天我碰上的是李英琳和白如意。」

紅衣女郎笑道：「那是令主的女劍士，奇怪，妳怎麼還會活着的？」

方仁傑搶先答道：「那是爲了留着她帶口信給黃飛虎。」

紅衣女郎「哦」了一聲道：「那就怪不得啦！」

那黃衫老者目注紅衣女郎問道：「妳，在『朱唇令』門下，是何身份？」

紅衣女郎漫應道：「與你不相干！」

黃衫老者注目接道：「我再提醒妳一次，將妳的帮手叫出來。」

紅衣女郎嬌笑道：「無此必要。」

紅影一閃，人已到了黃衫老者身邊，含笑接道：「看來你必然帶了不少的帮手來，現在，是你先行領死，還是另外找替死鬼來呢？」

黃衫老者拈鬚笑道：「不必了，妳先吃老夫一掌。」

話出掌隨，「呼」地一聲，一掌擊向紅衣女郎的酥胸。

與婦人女子交手，這是最不禮貌的招式。

因此，紅衣女郎入目之下，禁不住一挑秀眉，怒叱一聲：「狂徒找死！」

怒叱聲中，寒芒電掣，但見兩道人影一觸而分。

就在令人眼花撩亂的一搏，已分出了高下。

紅衣女郎手中多了兩枝雪亮的七首，咀角微含一絲冷笑，俏立當場。

黃衣老者那隻意存輕薄的右掌，顯然已受了傷，一縷鮮血，正順着中指指尖，涔涔滴下。

紅衣女郎冷冷一笑，道：「能逃過我的『追魂一式』而不死，你，果然有點門道。」

船上的方仁傑聞言之下，禁不住精目中異彩連閃地，低聲自語着：「『追魂三式』，『彈指神通』，莫非是……」

他，自語未畢，碼頭上慘變忽生。

原來那黃衫老者一招受創，老羞成怒之下，已不顧後果地，飛身再撲。

他，儘管還是徒手相搏，但，他掌力發出的同時，隱藏衣袖內的袖箭也同時發出。

紅衣女郎的功力，雖然高不可測，但在對方這種陰損已極的暗器突襲之下，却也幾乎着了道兒而驚出一身冷汗。

不過，那黃衫老者，却也因此而斷送了老命。

方仁傑就是因黃衫老者臨死時的一聲悽厲慘號，才打斷他的自語的。

方仁傑目光一觸之下，只見黃衫老者由胸至腹，來了一個大開膛，血液混和着內臟，一齊湧了出來，屍體也徐徐倒下。

紅衣女郎若無其事地，冷笑一聲，道：「你能逃過我的最初一擊，本來我不打算再殺死你的，但你的手段太陰損了，如果留下你，將來不知還要死去多少無辜的人。」

那黃衫老者身爲飛虎寨的堂主，顯然帶來的帮手也不會少的。

但紅衣女郎所顯示的身手，實在太高了。因此，黃衫老者一死，那些顯然是雜在人叢中的飛虎寨的人，却被鎭懾得再也沒人敢强行出頭了。

這時，那位自稱傻丫頭的倪小娟才「咭」地一聲嬌笑道：「方大哥，這兒沒熱鬧可看了，我們去狀元樓午餐吧！」

但方仁傑却搖搖頭道：「不忙，這場熱鬧還沒完。」

倪小娟道：「難道好戲還在後頭？」

方仁傑一笑道：「妳等着瞧吧！」

一道人影，有若匹練橫空似地，越過圍觀的人叢上空，瀉落當場，現出一位油頭粉面，臉色枯黃的白衫文士來。

此人二十三四年紀，高高的身裁，站在身裁嬌巧的紅衣女郎面前，幾乎要高出大半個腦袋來。

他，目光一掃現場，禁不住臉色一變道：「是誰殺的？」

紅衣女郎漫應道：「是我殺的。」

「妳？」白衫文士似乎不相信地，一雙桃花眼儘在對方週身上下掃覷着。

紅衣女郎笑問道：「不相信？」

白衫文士「唔」了一聲道：「我委實是有點不敢相信。」

紅衣女郎披了披櫻唇道：「你何妨問問你那些還活着的手下人看。」

「我會問的。」白衫文士沉聲問道：「這兒還有誰？」

一位身着青衫的半百老者，應聲由人叢中走了出來，向着他躬身說道：「屬下白虎堂香主屠龍，參見司徒相公。」

白衫文士注目問道：「吳堂主果眞是這女的殺死的麼？」

屠龍點點頭道：「是的。」接着又訕然一笑道：「屬下爲免無謂的傷亡，所以約束本堂的人，沒有再出面……」

白衫文士擺手制止道：「我不是問你這些。」

一頓話鋒，又以眞氣傳音問了句什麼的。

那位屠香主顯然還不到以眞氣答話的功力，只是訕然一笑地，走近白衫文士的身邊，幾乎是咬着耳朶說了幾句什麼。

只見那白衫文士臉色一變地，「哦」了一聲道：「有這種事。」

那青衫老者正容道：「屬下是實情實報。」

「唔……」

紅衣女郎截口嬌笑道：「閣下已瞭解情況了麼？」

白衫文士冷笑一聲，說道：「已經瞭解了。」

紅衣女郎注目問道：「看情形，你在飛虎寨中，身份不低，報上名來。」

白衫文士挑眉冷聲接道：「在下司徒達，爲寨主座前『南天八俊三嬌』的第七俊。」

「俊？」紅衣女郎「格格」地嬌笑道：「憑你這副長像，也够資格列名『南天八俊』之中。」

司徒達不但不生氣，反而呵呵大笑道：「丫頭，司徒達有自知之明，面孔委實是不够俊，但却另有使娘兒們『吃得死脫』的長處，保證勝過那些面孔俊秀的銀樣蠟槍頭，妳要是不信，一試便知。」

紅衣女郎俏臉一變之間，司徒達又臉色一整，說道：「丫頭，妳也該報出身份來了。」

紅衣女郎冷然一哼，接道：「本姑娘



李含春拼命向司徒達搶攻。

李含春，爲令主座前『十二金釵』中的第九釵。」

司徒達微微一怔之後，才呵呵大笑道：「『十二金釵』配『南天八俊』，這倒算上是門當戶……」

那「門當戶對」的「對」字，却被李含春那兩枝七首所化的寒芒打斷了。

這位司徒達，也委實了得，在李含春那一招快似一招的搶攻之下，他居然長劍翻飛地，有攻有守，並邊打邊笑道：「不但門閥上門當戶對，連武功也是斤両悉稱，可眞算得上是天作之合！李姑娘，咱們不妨化寃家爲親家，乾脆嫁給我算啦！」

李含春却是銀牙緊咬，悶聲不响地，拚命搶攻。

片刻之間，十招已過，居然雙方都奈何不了誰。

那仍然在樓船上觀戰的倪小娟，一雙美目儘盯着鬥場，口中却向方仁傑問道：「方大哥，你看李姑娘會勝麼？」

方仁傑漫應道：「很難。」

倪小娟道：「可是，她方才殺那個吳堂主時，所使的什麼『追魂一式』還沒施展哩！」

方仁傑道：「不錯，那『追魂三式』委實是够霸道的，但這位李姑娘限於女性的先天體質，同時，她對那三式絕學，也還不到火候，在功力相差不多的人前施展開來，威力就會大打折扣了，這位李姑娘顯然有自知之明，所以她不再施展。」

倪小娟「哦」了一聲道：「方大哥，你眞了不起。」接着，又「咦」了一聲道：「方大哥方才說是『追魂三式』？」

「不錯。」

「可是，那位李姑娘明明說的是『追魂一式』呀！」

方仁傑笑道：「本來是『追魂三式』，可能是方才李娘姑只施展了一式，所以才說是『追魂一式』吧？」

「唔！有道理，」倪小娟接問道：「方大哥知道這『追魂三式』的來源？」

方仁傑點首接道：「是的，我曾經聽恩師說過，那是武林中極少數幾項失傳絕藝之一。」

倪小娟「哦」了一聲道：「還有，方才方大哥說，李姑娘是限於女性體質上先天的缺限，難道說，那『追魂三式』，是適合男人練的麼？」

「是的。」方仁傑點首接口道：「如果是在男人手中施展開來，那將是更加霸道。」

這時，激戰中的李含春，司徒達二人，戰況更形激烈了。

在旁人看來，但見兩道人影，和三道寒芒，在回旋着，閃耀着，已不容易分出誰是誰來，當然，也沒法知道誰佔了上風了。

倪小娟微顯不安地問道：「方大哥，那飛虎寨的人，也是冲着你而來，你是否該助那李姑娘一臂之力呢？」

方仁傑點點頭，說道：「必要時，我會的。」接着，又自我解嘲地一笑道：「不過，目前的『富陽』城，已成了風雲聚會，龍蛇雜處之地，很可能輪不到我出手了哩！」

只聽一個嬌甜語聲，來自他們背後道：「年輕人，你說對了。」

這驀然而來的語聲，不由使得樓船上的四位年輕少俠，一齊大大地吃了一驚。

試想：目前這四位中，方仁傑，方文英「兄妹」固然身手奇高，倪小娟，白天虹兄妹也不算弱者，如今，居然有人欺近他們背後三尺之內，如非對方先行發話，竟然不曾察覺，如果對方是敵人，那後果還能設想麼！

儘管他們都是被碼頭上的激烈戰況，而吸引住了全部注意力，但這位不速之客的功力之高，却仍然是不能否定的。

當他們情不自禁地，一齊回過頭去察看時，不禁同時目光一亮地，發出一聲驚「啊」。

原來這位不速之客，竟然是一位婀娜多姿的青衣蒙面婦人。

儘管她的臉上戴着一幅青色絲巾，但因質料太薄，又因是大白天，因而，仍然可以隱隱約約地，看到她那美好的面部輪廓。

方仁傑一怔之下，又脫口讚道：「這位夫人，好高明的身手！」

青衣美婦笑了笑，沒接腔。

倪小娟接問道：「夫人之意，是您自己要出手？」

「不！」青衣美婦搖首接道：「李含春自己會解決。」

方仁傑「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李姑娘還有殺手不會施展出來？」

青衣美婦含笑點首道：「不錯。」

方仁傑自語似地接道：「對了，除了

『追魂三式』外，還有『彈指神通』。」

青衣美婦笑道：「先別瞎猜，還是好好地看下去吧！」

這時，碼頭上的李含春，司徒達二人，激戰已逾三百多招，却仍然是一個不勝不敗的膠着狀態，也算是拉鋸狀態。

只聽司徒達呵呵一笑道：「李姑娘，聽說妳還有個甚麼『追魂一式』的爲何還不施展出來，難道是認爲在下不堪承教，才故意留下一手麼？」

李含春冷冷一哼，說道：「『追魂三式』，出必傷人，我要留下你這個活口，另有用處，所以，暫時我還是不想施展出來呀。」

「另有用處？」司徒達呵呵一笑道：「莫非是看中了我不成……」

李含春截口一聲怒叱，道：「狂徒躺下！」

司徒達也眞聽話，李含春口中那「狂徒躺下」的「下」字才出，人已「砰」然倒地。

這情形，使得樓船上旁觀的方仁傑，禁不住住脫口驚呼道：「果然是『彈指神通』……」

青衣美婦笑問道：「年輕人，他們雙方功力不相上下，你知道李含春獲勝的原因何在麼？」

方仁傑道：「原因是出敵不意，司徒達顯然不知道李姑娘有此絕藝，而只將注意力，集中在對方的『追魂三式』上，同是又是在狂疏疑神之間……」

這同時，李含春已在戟指着躺在地面上的司徒達，沉聲說道：「司徒達，老老實實回答我幾個問題，待會我給你一個全屍。」

司徒達淡然一笑道：「姑娘碎屍萬段是死，全屍也是死，既然橫直都是一死，我又何必多費唇舌哩！」

李含春冷冷地一笑道：「這是說，你不肯回答我的問題？」

司徒達含笑接道：「如果有較優厚的條件，我是可以攷慮的。」

方仁傑禁不住心頭暗忖着：「此情此景，他居然還能如此鎭靜，如非是別有所恃，那眞是够豁達的了……」

李含春冷哼一聲：「此時此地，你還配跟我談條件！」

司徒達笑道：「爲甚麼不能談哩！有種，妳就殺了我吧！」

李含春道：「如果我不能由你口中問出一些甚麼來時，我會殺你的。」

司徒達淡然一笑道：「妳不妨問問看，只要是能够回答，而又是我所知道的事情，我一定會回答妳，不過，有一點，我要特別聲明，我之所以願意回答妳的問話，可並非是爲了怕妳殺我。」

李含春冷然反問道：「那是爲了甚麼呢？」

司徒達笑道：「爲了可憐妳這個傻丫頭……」

李含春俏臉一變之間，司徒達已挺身而起，疾如電掣地，一劍，當腦刺了過來，「噹」地一聲，李含春當塲被震退三大步。

眼前這變化，實在太意外了，意外得使樓船上的旁觀者，也禁不住地，驚呼失聲。

李含春疾退三大步之後，又立卽飛身進擊，口中並怒叱着道：「卑鄙無恥的東西……」

司徒達也如影隨形地撲了上來，雙方立卽又展開一場比方才更快速，也更激烈的惡鬥，司徒達並截口呵呵大笑，說道：「不是我卑鄙，而是妳太嫩了，如果妳制倒我時，立卽給我一刀，妳就算是全勝了啦！」

那青衣美婦向方仁傑等人笑問道：「年輕人，看出方才的蹊蹺了麼？」

倪小娟含笑反問道：「夫人，方才那個司徒達是在借談話的機會，拖延時間，運氣沖穴？」

青衣美婦點首答道：「對了，司徒達本身功夫不弱，兼以李含春的『彈指神通』火候還不够，司徒達受制穴度不深，才有目前這種演變。」

方仁傑含笑問道：「夫人早就看出來了？」

「不！」青衣美婦接道：「我也是事後才體會到的。」

一頓話鋒，又正容接道：「所以，眼前的事實，不僅是李含春一個人的教訓，你們和我，都值得永記心頭。」

幾個年輕人同時正容點首間，碼頭上激戰中的司徒達又揚聲笑問道：「李姑娘有甚麼問題，現在可以發問了。」

李含春冷笑道：「我必須再度將你制倒之後再問。」

司徒達笑了笑，說道：「歷史不會重演的，李姑娘，妳的那幾下子，我全都摸清楚了，你要想再度制倒我，可就不容易了啦！」

李含春冷笑一聲，說道：「你等着瞧吧！」

話聲中，招式突然一變，她手中那兩把夭矯如游龍的匕首，突然之間，化成無數銀蛇，將司徒達圈入一片星飛電掣似的寒閃之中，只聽司徒達突然發出一聲驚呼，騰身飛射而去。

不過，司徒達人雖逃走了，却洒下一蓬血雨，和三個指頭。

儘管由留下的三節指頭上，沒法辨別出是屬於那一隻手掌之上的，但由於司徒達是使劍的，他那右手的長劍既然不曾留下來，則這留下的三節指頭，必然是屬於左手上的了。

李含春以奇幻的招式，重創司徒達，使其知難而退地逸去之後，起初那一刹那之間，她，好像是並無追趕主意，但畧一沉思之後，却也騰身飛射而起，循着司徒達逃去的方向，追了下去。

一場熱鬧烟消雲散，只剩下碼頭那位吳堂主的屍體，顯得凄涼而又殘酷地，躺在那兒。

由於這是武林中人的搏鬥，官府中人，也不願多管閒事，只好由方仁傑出面，自掏腰包，請人將那屍體運到郊外去掩埋了。

這時，倪小娟才嬌笑道：「方大哥，方大姊，現在，該去狀元樓了吧？」

那青衣美婦搶先笑問道：「這位小姑娘要請客？」

「是啊！」倪小娟含笑接口說道：「

夫人，我今年已經十八歲了，不是小姑娘了哩！」

「啊！十八姑娘一枝花，怪不得，妳這麼美。」青衣美婦含笑問道：「也請我麼？」

倪小娟嬌笑一聲，道：「當然也請你呀！」

對狀元樓而言，方仁傑是常客，也是濶客，對這樣的客人，其招待的殷勤與週到，那自然是不在話下。

經過一番謙讓，青衣美婦坐了上面，方仁傑「兄妹」，左右相陪，作爲東道主的倪小娟，白天虹兄妹，自然是下首相陪了。

倪小娟首先向青衣美婦敬過酒後，才注目問道：「夫人，方才，那位李含春姑娘使司徒達受創逸去的招式，是否就是『追魂三式』呢？」

青衣美婦微一點首，答道：「是的，那是『追魂三式』中，第一式中的部份招式。」

方仁傑注目問道：「夫人對『追魂三式』的情形，好像很清楚？」

青衣美婦笑了笑道：「清楚是談不到，畧知一二而已。」

倪小娟接問道：「夫人也認識李含春姑娘？」

青衣美婦笑道：「是的，我不但認識李含春，也認識她的師父。」

方仁傑一怔道：「那是說，夫人同朱唇令主是朋友？」

「是的。」青衣美婦含笑接道：「而且交非泛泛。」

接着，她又神秘地一笑道：「方才，你們都可看出來，李含春是不打算追趕那司徒達的，但她又臨時改變主意，追了上去，你們知道此中原因麼？」

四位年輕人都沒人答話。

青衣美婦目注方文英笑道：「其他三位，可能是沒注意到，但方姑娘是應該知道的。」

方文英禁不住嫣然一笑道：「前輩好銳利的眼光！」

青衣美婦嬌笑道：「『銳利的眼光』這五個字，妳也是當之無愧的。」

接着，才一整臉色道：「將妳方才的觀察，告訴他們吧！」

「是！」方文英正容接道：「如果方才我的觀察不錯，李含春姑娘是被前輩以眞氣傳音將她支使走的。」

青衣美婦含笑點首，說道：「對！完全對。」

方仁傑禁不住訕然一笑道：「前輩能否賜示名號？」

方仁傑也改了稱呼，但青衣美婦却含笑接道：「以我同你們的師門淵源而論，你們尊我一聲前輩，亦無不可，不過，我自信我還不算十分老，所以不希望有人叫我前輩，當然，我知道你們的這種稱呼，是出于內心的尊敬，但我却希望你們叫我夫人比較好。」

倪小娟含笑接道：「那我就仍然叫你爲夫人了，夫人，還沒回答我方大哥的問話哩！」

青衣美婦歉然一笑道：「很抱歉，我的來歷，暫時還不想公開出來。」

接着，那透過蒙面絲巾的目光中，忽然透射出一片異彩，並長嘆一聲道：「昨宵，武林中出了一件很大的案子，可能你們都還不知道吧？」

方仁傑搶先發問道：「夫人，那究竟是甚麼案子啊？」

青衣美婦却不答反問道：「位于西湖之濱的石家堡，諸位該不太陌生吧？」

倪小娟接問道：「就是那武林盟主石補天的石家堡麼？」

青衣美婦點點頭道：「不錯。」

方文英注目問道：「那石家堡出了甚麼事啊？」

青衣美婦漫應道：「昨夜三更，給人家挑掉了。」

「挑掉了？」四位年輕人，幾乎是同聲驚呼。

說來這也難怪，石補天爲武林盟主，本身的功力固然不弱，手下的人手也必然不少。

像這樣的所在，居然在一夜之間，給人家挑掉了，自然會使人震驚啦！

青衣美婦點首答道：「正是。」

方仁傑蹙眉問道：「夫人，那是誰幹的？」

青衣美婦道：「九成九是黃飛虎的傑作。」

倪小娟笑問道：「夫人，那位石補天，是不是活着？」

青衣美婦道：「消息中說，石補天生死不明。」

方仁傑輕嘆一聲道：「石補天這位武林盟主，優柔寡斷，好大喜功，善善而不能用，惡惡却不能除，我早就諒準他會有這麼一天。」

方文英却目注青衣美婦訝問道：「夫人，西湖離這兒，路途不近，昨夜三更以後才發生的事情，你是怎麼知道的？」

青衣美婦神秘地一笑道：「這還不算稀奇，事實上，我還知道更遠的地方所發生的事情哩。」

方文英含笑接道：「看來，夫人所知道的另一件事，也不會是小事情？」

青衣美婦點首接道：「是的，這另一件事，雖然比不上石家堡被挑掉那樣的轟動，却也足以聳人聽聞的了。」

說到這裏，却又沒有了下文，居然自顧自地喝起酒來。

這情形，使得倪小娟苦笑道：「夫人，我們都在恭聽着哩！」

青衣美婦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但妳是請我來吃午飯，可不是請我來講故事的啊！」

倪小娟不依地道：「可是，這是您自己願意說的呀！」

方文英嫣然一笑道：「夫人，別吊我們的胃口了，還是請快點說出來吧！」

青衣美婦這才一整神色道：「這第二件事，就是一向執行武林牛耳的『少林寺』俗家長老『中州大俠』白振宇，于昨宵陳屍在南湖的烟雨樓。」

「啊……」

四位年輕人，又是同聲驚「啊」之後，方仁傑才苦笑了一下道：「南湖距這兒，可更遠了，夫人，您究竟是怎麼能知道的？」

青衣美婦神秘地一笑道：「因爲我是朱唇令令主的朋友。」

是的，朱唇令令主既然是一個神秘組織的首領，他的耳目自然是遍佈各地，而通訊方法，也必然會無所不包，其消息之靈通快速，自不必說，目前的青衣美婦，既然是朱唇令令主的朋友，其能很快就獲得這些消息，也就不足爲奇啦！

方仁傑一怔道：「那是說，朱唇令令主，目前也在『富陽』？」

青衣美婦不置可否地漫應道：「你說呢？」

其實，情況很明顯，如非是朱唇令令主就在「富陽」城中，則身在「富陽」城中的青衣美婦，又怎會這麼快就知道遠在百多里外，所發生的事情哩！

因此，青衣美婦這一說，却使得問話的方仁傑，也不禁爲之啞然失笑。

方文英輕輕一嘆，說道：「如此說來，這『富陽』城中，可眞成了臥虎藏龍之地方。」

青衣美婦點點頭道：「事實可的確是如此。」

倪小娟接問道：「這些叱咤風雲的武林高人，爲什麼都向這小小的『富陽』城集中呢？」

青衣美婦那透過幛面絲巾的美目，向方仁傑盯了一眼，才神秘地一笑道：「可能是因爲『富陽』的風水太好吧？」

方仁傑却有意無意之間將話題扯了開去：「夫人，那位少林俗家長老中州大俠白振宇，是如何死的？」

青衣美婦道：「關于這一點，消息中並沒提到。」

方仁傑接道：「據說，白振宇大俠是近百年來，少林俗家弟子中，成就最高的一位，確否？」

青衣美婦笑了笑道：「這傳說，倒並未誇張。」

倪小娟接問道：「夫人，那位白大俠的武功，比起石盟主來，是哪一個高？」

青衣美婦苦笑道：「可沒誰聽說過他們交過手！所以，究竟誰的武功高，可沒法知道，不過，他們之間，縱然有高下之分，也不會相差太多的。」

倪小娟居然輕輕一嘆道：「像這樣的武林高人，也居然會被人殺掉，那個兇手的武功，可就高明得太可怕啦！」

倪小娟，白天虹這一對兄妹，算得上是各有千秋。

倪小娟雖然自稱已不是小姑娘，也懂得自己相親了。但却是稚氣未脫，喜歡說話，但說出來的話，却顯得頗爲幼稚了。

白天虹却是一位十足內向性的大孩子，他很少說話，只是靜靜的聽，慢慢的吃，一雙星目，却是脉脉含情地，不時向方文英投過深深的一瞥。

這一頓飯，由于說話太多，因而吃得相當慢，酒樓上其餘的顧客都走光了，他們這五位，却還在淺酌低斟地，繼續吃下去哩！

不過，以後的話題，却轉入了輕鬆的一面。

同時，那青衣美婦還乘機背着倪小娟兄妹，以眞氣傳音，向方仁傑說了些甚麼，然後才先行告辭離去。

接着，倪小娟兄妹，也將方仁傑，方文英二人，帶往預先佈置好的房子。

那是一幢還有九成新的三合院，給方仁傑這兩「兄妹」住，算得上是够寬闊的了。

至於裏面的陳設和佈置，也算是豪華中不失典雅，倒眞是費了倪小娟這小妮子的不少精神哩！

倪小娟雖然替方仁傑「兄妹」準備了舒適的住處，但，他們自己却是住在客棧中。

當這一對兄妹訂好晚餐時仍在狀元樓見面，告辭離去之後，方仁傑禁不住苦笑道：「這下子，可惹出麻煩來了。」

方文英笑問道：「你說的是倪小娟兄妹？」

方仁傑點首接道：「是啊！」

方文英抿唇媚笑道：「這有甚麼麻煩的，我又不是醋罎子，將那一往情深的小妮子接收過來就是啦！」

方仁傑苦笑如故地輕聲說道：「妳不是醋罎子，可是，我可沒有這麼良好的修養哩！」

方文英擂了他一記粉拳，嬌嗔地道：「你這是甚麼話！」

「甚麼話。」方仁傑很不自然地笑了笑道：「我一看到白天虹那小子，對妳那種失魂落魄的神情，心頭上，可實在不是味道。」

方文英也禁不住苦笑道：「這傻小子，倒委實不好發落。」

一頓話鋒，又「哦」了一聲道：「我看，我們不如乾脆將實情告訴那小子，讓他死了這條心。」

「這個。」方仁傑正容接道：「還必須先向恩師禀明才行。」

方文英忽然輕嘆一聲道：「唉！師傅他老人家也眞是……。」

方仁傑神色一整，說道：「文英，幾乎是一個對時不曾休息了，我們都該好好地調息一番，說不定，晚間還會有事情發生哩！」

方文英一怔，說道：「難道你已有甚發現？」

「沒有啊！」方仁傑笑道：「我不過是好像有這麼一個預感而已。」

× ×

這一個下午，算是很平靜地過去。

當夜幕逐漸下降，一彎新月，悄悄地由雲端中鑽出時，剛剛梳洗完畢的方文英，向着正停立庭院，默然出神的方仁傑抿唇媚笑說道：「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傑哥，是否該去赴那位小姑娘的約會了哩？」

方仁傑臉色肅穆地接道：「文英，我突然感到非常不安。」

方文英一愣之後，又嬌聲一笑，說道：「是否因爲白天虹那傻小子的問題，感到心煩？」

「不！」方仁傑正容接口道：「我這種不安，完全是下意識的，以往，我每一次心頭的不安，都必然會發生事故，而所發生事故的大小，也都與心頭不安的程度，成正比。」

他的神情語氣都顯得非常莊肅，使得本來是一臉嬌笑的方文英，也似乎受了感染，而爲之秀眉一蹙道：「你未免說得太玄了。」

方仁傑苦笑了一下道：「不信，妳且等着瞧吧！」

方文英故意岔開話題道：「好！我們先去狀元樓，那位傻丫頭，可能等得發急了哩……」

院外，傳來一個陰冷的語聲說道：「不錯，他們兩兄妹，的確是等得非常着急了。」

方仁傑方自向方文英投過一個會心的苦笑，小院門口已出現一位完全是本地人裝束的短裝漢子，向着他們倆似笑非笑地，抱拳一拱道：「在下蔡義，見過方大俠，方姑娘。」

方仁傑微微一怔，說道：「很抱歉，方仁傑可想不起來，究竟會在何處見過蔡朋友。」

短裝漢子陰陰地笑道：「方公子乃名滿江湖的一代大俠，而我蔡義，却不過是一個十足的無名小卒，那自然是見過面也想不起來啦！」

方仁傑劍眉一蹙之間，短裝漢子又陰笑着接口道：「咱們是否曾經見過面，都無關緊要，在下此行，是奉命送上口信而來。」

，方仁傑「哦」了一聲道：「蔡朋友也是『飛虎寨』的人？」

短裝漢子道：「在下是否是『飛虎寨』的人，請恕我暫時保密，方公子到了那邊，自然會知道。」

方仁傑神色一整道：「好！有甚麼話，直截了斷的說吧。」

短裝漢子呵呵一笑道：「方公子眞是快人快語，那麼，在下就打開天窗說亮話了。」

一頓話鋒，又立卽正容接道：「白天虹，倪小娟兄妹，已爲敝上扣留，敬請方公子，方姑娘早爲之計。」

方仁傑對倪小娟兄妹的被人刼持，似乎一點也不感意外地，冷然接問道：「這就是貴上請客的手段？」

短裝漢子歉笑道：「這種請客手段，可能不够光明磊落，但對于邀請像方公子你這樣的俠義道中人物，却是最最有效的手段。」

方仁傑注目問道：「貴上爲何會如此看重我方仁傑的？」

短裝漢子神秘地一笑道：「方公子以一位在江湖上叱咤風雲的傳奇人物身份，在這小小的『富陽』城，一呆就是三年，果眞僅僅是爲了眷戀這兒富有詩情畫意的山風水色麼？」

方仁傑平靜地接口問道：「依你之見呢？」

短裝漢子一蹙濃眉道：「方公子，你在這兒呆了三年，都不得其門而入，如今，敝上自動來請你了，你却幹嗎反而要浪費時間起來呢？」

方仁傑星目中異彩連閃，一軒劍眉道：「好，帶路。」

那位叫蔡義的勁裝漢子含笑接道：「在下遵命。」

說完，掉頭就走。自然，方仁傑也亦步亦趨地，跟了去。

方文英美目一轉，嬌聲說道：「哥哥，你要早點回來啊！」

方仁傑扭頭含笑道：「妳要當心妳自己……」

蔡義頭也不回地問道：「怎麼？方姑娘不去？」

方仁傑笑道：「她，一個不懂得武功的姑娘家，跟去幹嗎？」

蔡義回頭笑道：「那麼，留下她一個人，可更危險啊！」

方仁傑「唔」了一聲道：「這個，可毋須你蔡朋友關心。」

「奇怪？」蔡義蹙眉接道：「方大俠在這兒的任務，是何等艱鉅，怎會帶一位不會武功的姑娘家在身邊的呢？」

方仁傑哼了一聲道：「朋友你想不透的事情，還多哩！」

蔡義自我解嘲地一笑道：「這又算是我多管閒事了。」

方仁傑忽然「哦」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我以前，曾經在蔡記賭場中見到過你。」

蔡義笑道：「方大俠居然能想得起來，在下覺到非常榮幸。」

方仁傑接問道：「蔡記賭場，就是貴上所開？」

「不，方大俠只猜對了一半。」蔡義淡然一笑道：「那是敝上的家將們所開，在下我，也算是股東之一。」

方仁傑意味深長地一「哦」道：「那眞是失敬得很。」

兩人邊走邊談，不自覺間，已到達蔡記賭場的大門前。

但那位帶路的蔡義，却並未進入賭場，而由賭場旁邊的一條小巷走了進去，然後，在賭場後面約莫半里遠處，一幢古老亘宅之前停了下來。

方仁傑忍不住一怔道：「貴上就住在這兒？」

「不錯啊！」蔡義含笑接道：「方大俠請稍爲等候一下，在下到裏面去通報一聲。」

這當口，那古老亘宅兩扇緊閉着的大門，呀然而啓，蔡義扭頭向方仁傑拋過一個歉笑之後，閃身而入，大門隨之又關攏了。

方仁傑怔了一下，然後苦笑着自語道：「眞是慚愧……」

原來這幢古老亘宅，一共是三進，據說它的主人曾經在朝廷作過侍郎之類的大官，目前已擧家遷往京城，僅留下一個老蒼頭和兩個小斷，在看守這房子。

方仁傑到「富陽」來，既然別有目的，而且一呆就是三年，當然他也曾對這幢亘宅注意過，甚至也曾暗中查探過，但却不曾發現過有甚可疑的跡象。

如今，人家自動地派人相邀，而這幢曾經由他暗中查察過，並無可疑跡象的古老亘宅，事實證明就是人家暗中活動的根據地，這情形，又怎得不教他暗中感到慚愧哩！

但嚴格說來，却也不能說他低能，或者是粗心大意，而只能說，對方的手段太過高明了。

因爲，這一幢古老亘宅，由於年代太久了，外表看來，一點也不起眼。

而且，就方仁傑明查暗訪，以及向附

近居民暗中查詢，都證明住在這兒，以及經常進出的，只有一個老蒼頭和兩個小廝而已。

如果這兒就是他的對頭暗中活動的根據地，那麼他們是如何活動的呢？

莫非這兒並非人家的根據地，而只是因為劫持了白天虹，倪小娟兄妹，才臨時借用的？……

他一面心頭暗忖着，一面抬頭游目四顧，忽然腦際靈光一閃地「哦」了一聲道：「這就是了……」

原來這巨宅是倚山而建的，如果由巨宅的後花園中築有暗道通往山中，則有關人員的活動，都經由山上的密茂森林中，那自然就可以避過一般人的耳目呀！

他心頭百感交集間，「呀」地一聲，那緊閉着的巨宅大門，再度開啓。

那位奉命邀請他前來的蔡義，還有這巨宅中的老蒼頭，都迎了上來，後面還有兩個垂髫小鬟，手持燈籠，肅立一旁。

蔡義並躬身擺手，作肅客狀道：「方大俠，敝上有請。」

那位老蒼頭並含笑接道：「敝上座間有客，不克分身恭迓，還得請方公子多多担待。」

「好說，好說，」方仁傑一面在對方四人的前呼後擁之下，走向巨宅內，一面却向那老蒼頭笑問道：「這位朋友，也是姓蔡吧？」

老蒼頭冷笑點首道：「是的，老朽蔡忠。」

方仁傑苦笑道：「原來民間所傳說的那一套，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事……」

蔡義截口笑道：「方公子，民間的傳說，可並不假，不過是原主人遷往京城之後，這巨宅就由敝上買過來了，而且，都是我們這位蔡老大所一手包辦的。」

接着，又得意地一笑道：「好教方公子得知，敝上的家將，一共是八位，號稱八大金剛，係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排名，目前這位蔡大哥，就是八大金剛之首。」

方仁傑笑了笑道：「幸會，幸會。」

說話間，已穿房越檻地，通過第一二兩進，到達第三進的堂屋中。

說來，也眞會使方仁傑為之氣結。

原來這座以往死氣沉沉，闃無人聲的古老巨宅，今宵，却一反常態，不但前後三進，都是燈火輝煌，而且，沿途所經，各色人等，穿梭往來地，顯得匆忙之至，也熱鬧之至。

這一行四人進入堂屋之後，那位老蒼頭裝束的蔡忠，忽然沉聲說道：「方公子請稍待，敝上馬上就會出來。」

說完，抱拳一禮，率領着其餘三人，轉身退了出去，並隨手將堂屋的大門也靠攏了。

這堂屋相當寬敞，估計足可擺下十桌酒席。

如今，突然之間，只剩下方仁傑一個人，自然顯得非常空洞，儘管他藝高人胆大，也不由不暗中提高警覺地，戒備起來了。

忽然，一聲清嗽，傳入他的耳中，使得他暗中為之一驚。

因為，那一聲清嗽，似乎很遠，也似乎很近，但他心知，決不是發自這堂屋之中，也沒法由那聲清嗽中分辨出對方是男是女。

緊接着，一個奇異的語聲，傳了過來：「年輕人，聽說你就是賭王陶陵的徒弟嗎？」

語聲中，仍然分辨不出是男是女，就好像口中含着一個什麼東西在說話似地。

方仁傑正容點首道：「不錯。」

答話當中，他循聲採視，那奇異語聲，是由屋角的一個小圓洞中傳出，那顯然是經過一個不算太短的距離，將話聲由導管中傳來。

而且，那說話的人，也顯然能看得到方仁傑的動作，當他循聲採視時，那奇異語聲竟然呵呵大笑道：「年輕人，我在另一個房間，你暫時是看不到我的。」

方仁傑蹙眉問道：「閣下究是什麼人呢？」

那奇異語聲道：「我就是你奉命所要找的人。」

方仁傑臉色一沉道：「我要你自報眞實姓名。」

那奇異語聲大笑道：「沒有這種必要啊！」

方仁傑蹙眉接問道：「閣下既然有勇氣自動出頭，却為何不敢見我？並為何要將白天虹、倪小娟兩兄妹劫持過來？」

那奇異語聲道：「年輕人，你問的是兩個問題，我只好分作兩次來答覆你。」

方仁傑「唔」了一聲，說道：「我正聽着。」

那奇異語聲道：「年輕人，不是我不敢見你，事實上，我早就見過你們這一對假兄妹，而且見過很多次了。……」

對方居然已知道了他們假兄妹的關

，這情形，使得他禁不住截口一哼道：「你很了不起，但如果你眞算一號人物，

該與我面對面地，好好談談。」

那奇異語聲笑道：「我能看到你的

，能聽到你的話，自然等於是面對面，

於你看不到我，那是你自己低能，怎麼

怪我……」

方仁傑截口冷笑道：「利用一些土

機關，沒什麼值得自豪的。」

那奇異語聲不再辯解，却是輕輕一

道：「至於白天虹、倪小娟兄妹，我並

扣留他們，他們到這兒來，完全出於自

的。」

一頓話鋒，又立即接道：「倒是你年輕人，如果你不能與我合作，那就是

得去不得了。」

方仁傑一挑劍眉道：「這是說，你

經將我扣留了？」

那奇異語聲道：「應該是說，賢伉

一起都扣留了。」

接着，又補充說道：「年輕人，聽

了麼？我的意思是，包括你那位假妹妹

文英，啊！不！方文英這三個字，應該

是化名吧？」

方仁傑點首笑道：「我索性告訴你

！賤內名字不假，只是不是姓方而已。

「那是姓什麼呢？」

「姓古，古文英。」

那奇異語聲呵呵大笑道：「年輕人

你畢竟太嫩了，經不起我略施小計，就

部供了出來。」

方仁傑一怔之下，才苦笑道：「高明！高明！」

那奇異語聲笑問道：「年輕人，我說已經將賢伉儷都扣留住，你能相信麼？」

方仁傑哼了一聲道：「恐怕沒那麼簡單吧！」

那奇異語聲笑道：「我知道你自負得很，兼以自出道以來，又沒受過挫折，所以才養成你這眼高於頂的毛病……」

方仁傑截口冷笑道：「閣下既然知道我們的兄妹關係是假，當也知道古文英可並非不懂武功的弱女子。」

那奇異語聲哼了一聲道：「諒她一個女娃兒，縱然懂得武功，也高明不到哪兒去。」

方仁傑笑道：「你閣下也有看走眼的時候，老實告訴你吧！賤內的武功，比起區區在下來，可只强不差哩！」

那奇異語聲慢應道：「是麼，我要等事實證明。」

方仁傑含笑答道：「我想，你派去扣留她的人，會證明我的話的。」

這時，那小圓洞中，忽然同時傳出另一個清朗語聲道：「啓稟神君，那妞兒跑掉了。」

那奇異語聲怒聲叱道：「你們都是飯桶！」

那清朗語聲道：「神君，那妞兒的武功，決不在方仁傑之下。」

方仁傑呵呵一笑道：「閣下，我的話，馬上獲得證明了吧！」

那奇異語聲哼了一聲道：「你少得意，諒你們小兩口，也逃不過我的手腕。」

接着，顯然是向那清朗語聲的人問道：「怎麼？你居然受了傷？」

那清朗語聲苦笑道：「回神君，那妞兒不但武功高强，手底下更是既狠且辣，方才，屬下如果跑得慢一點，可就全都擱在哪兒了哩！」

「怎麼？」那奇異語聲訝問道：「那另外五個，難道都……都……」

他「都」不下去，方仁傑却代他接了下去道：「都給賤內宰掉了。」

那清朗語聲苦笑道：「回神君，事實上，他們五個，是都給那妞兒宰掉了！」

那奇異語聲的人，顯然是氣到了極點，使得他那本來就已奇異的語聲，更加怪異了：「都是飯桶，一羣飯桶！」

方仁傑忍不住呵呵大笑道：「你老兒，就是飯桶頭兒。」

那奇異語聲冷哼一聲，道：「你少得意，如果你不肯和我合作，可有得你受用的。」

方仁傑淡然一笑，說道：「那是以後的事。」

微頓話鋒，又含笑接道：「你老兒已洩漏了身份，應該將你口中所啣的玩意兒吐出來，以正常語聲說話才對了。」

那奇異語聲的人，似乎楞了一下道：「我，洩漏了什麼身份？」

方仁傑笑道：「方才，你的手下人，稱你為『神君』，至少已表示你是男人的身份。」

那奇異語聲哼了一聲道：「你少自作聰明！」

「是麼！」方仁傑淡笑着接道：「那就等以後的事實來證明吧！」

那奇異語聲哼了一聲道：「少廢話！我問你，你師傅在哪兒？」

方仁傑含笑答道：「不知道，不瞞你老兒說，我也正在找他老人家。」

那奇異語聲道：「你怎會斷定我是住在『富陽』城的？」

方仁傑道：「這是恩師他老人家的神機妙算，區區可不敢掠恩師之美。」

那奇異語聲哼了一聲道：「憑你師傅那兩手三脚貓的功夫，絕對調教不出像你們兩口子這等身手的徒弟才……」

方仁傑截口笑道：「你老兒知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話麼？」

那奇異語聲道：「看情形，我要是問你師傅武功的來源，你是不肯回答的？」

方仁傑「唔」了一聲道：「你老兒頭腦還相當清醒嘛！」

那奇異語聲「呵呵」怪笑道：「我一連串的問題，都等於白問了，方仁傑，也許你自以為很聰明，其實，你才是其笨如牛哩！」

「是麼！」方仁傑含笑問道：「這話，想必也另有解釋？」

那奇異語聲道：「解釋起來，簡單得很，這表示你不肯和我合作，你也別想離開這兒了。」

方仁傑精目四掃，冷冷地一笑道：「我不信區區土木機關，能困得住我！」

那奇異語聲道：「這兒絕對沒有土木機關，我要憑眞正武功，將你留下，而且，毋須我自己出手。」

方仁傑笑道：「本來，我不想再跟你

囉嗦，但如此說來，我倒是非要拜領你老

兒一些不傳絕藝再走了。」

那奇異語聲哼了一聲道：「我不會

你失望的！」

方仁傑忽然岔開話題，問道：「你老

兒是以甚麼理由，將我請來的，大概忘

吧？」

那奇異語聲「哦」了一聲道：「你說

的是白天虹，倪小娟兩兄妹？」

「不錯。」方仁傑點首接道：「不論

他們是被你劫持而來的也好，是自願跟

前來的也好，既然我是為他們而來，你

該讓我見見他們。」

那奇異語聲道：「你既然已經來了

總有機會讓你見到他們的，不過，却不

現在。」

方仁傑接口問道：「那要等到甚麼

候？」

那奇異語聲道：「我有要事，必須

開一下，咱們待會再談。」

那圓洞中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

即一切歸於寂靜。

「呀」地一聲，堂屋旁邊的一道側

打開了，一個年約十七八的青衣侍女，

捧托盤，姍姍地走了過來，嫣然一笑道

「方公子，奴家奉命給你送晚餐來。」

緊接着，却以眞氣傳音接道：「切

可輕舉妄動，我將設法助你脫險。」

方仁傑聞言一怔之間，那青衣侍女

含笑接道：「方公子大概已經餓了吧？」

方仁傑故裝冷然地接淡淡一笑，說

：「我不餓。」

（未完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一

高　皐・文
盧　令・圖

羯鼓天戈

赤壁遭厄困　武昌遇年渏

有人說他瘋。

因爲他實在像一個瘋子。

但古往今來，卻有不少才能出衆之士是在裝瘋賣傻！

所以，你千萬不要瞧不起瘋子。

× ×

笑，是歡樂的表現，情感的發洩。

但他從來不笑。

他的面頰，只是一個雕像，縱然天崩地裂，它也不會稍有改變的。

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這樣的一個瘋子。

× ×

赤壁是膾炙人口的名勝，當年周郎一把火，燒得曹阿瞞鼠竄而逃。

可是赤壁畢竟是荒涼的，年復一年，究竟有幾個有心之人到這兒來憑弔？

現在他來了，可惜他是一個瘋子。

其實他只是一個蓬首垢面，衣衫襤褸的窮小子而已，窮人不一樣可以憑弔名勝，徜徉江湖麼？說他瘋，似乎稍嫌過份。

× ×

這是一個沒有月色的夜晚，點點寒星，照得赤壁山頭一片淒迷。

他果然是一個瘋子，怎能選擇這般時辰來憑弔赤壁？

× ×

「嘿嘿……朋友，咱們兄弟已候教多時了……」

山頭有人向他招呼，敢情他是應約而來。

是的，他確是應約而來，而且是一扣人心弦的死亡約會。

二十餘名壯漢，在山頭一字排開，他們那淩厲的眼神猜想，必然都是內外修的武林高人。

他從容舉步，在他們一丈以外，停身形，雙目一抬，向一名背部隆起，額斑白的老者說道：「閣下是白額神駝常幫主？」

駝背老者道：「不錯，常乃風就是老夫。」

「咱們素昧平生，幫主寵召竟爲了何事？」

「少跟老夫裝瘋賣傻，石瘋子，老為什麼找你，你應該心裏明白。」

「這個麼，可惜的是，石某半點都明白。」

常乃風哼了一聲，扭頭對身側一名小精幹的中年道：「告訴他。」

短小精幹的漢子應了一聲道：「石大俠，在下關九節……」

石瘋子道：「神箭幫的副幫主，久，久仰。」

關九節道：「石大俠名動江湖，兄——咳，佩服得很……」

石瘋子道：「瘋子不善客套，閣下不說幾句由衷之言？」

關九節哈哈一笑道：「石大俠快人語，兄弟只好實話實說了。」

石瘋子道：「請說吧，在下在洗耳恭聽。」

關九節道：「聽說石大俠得到半壁山河……」

石瘋子雙目一翻，兩股神光暴射而出，關九節被他的氣勢所懾，竟身不由己的退後半步。

半晌，石瘋子才哼了一聲道：「閣下當眞相信這無稽之言？」

關九節道：「無風不起波，石大俠應該對流言有一個解說。」

石瘋子冷冷道：「如果我說那半壁山河就在你們幫主身上，你相信麼？」

關九節面色一變道：「識時務者爲俊傑，這樣對你沒有什麼好處。」

石瘋子道：「那是說你們要依多爲勝，來對付我瘋子了。」

關九節道：「咱們對半壁山河志在必得，你如不交出，應該想到可能發生的後果。」

石瘋子道：「久聞神箭幫名震武林，在下想見識見識。」

神箭幫主常乃風濃哼一聲道：「不要說話了，剁了他！」

一名黃衣大漢應聲躍出道：「在下馮天縱候教。」

石瘋子啊了一聲道：「黃衣九使？閣下何不呼其餘八人一起出來？」

馮天縱道：「你能勝過馮某，其餘八人自會向你請教。」

石瘋子道：「很好，閣下請。」

馮天縱由身後取下一件奇門兵刄，振臂急吐，一招遞了出來。

神箭幫的兵刄，全是一個五圓周的鋼環，正面是兩隻鋒利無比的劍形鋼叉，左右各排着六隻短箭，底部有一個握手，使用之人就持着握手攻擊敵人。

那十二隻短箭均套在機簧之內，可以單獨發射，也能夠分兩次攢射，是一件極端霸道的奇門兵刄。

馮天縱一招攻出，只見勁風震耳，功力之深，不愧是黃衣九使中的人物。

石瘋子一探衣底，取出一柄金光耀眼的短戈，身形一側，揮臂斜划，以電光石火的速度，猛刺馮天縱的腕脈。

馮天縱估不到石瘋子出招竟是如此的迅速，急挫腕飄身，趕忙向右側避讓，但脚跟尚未立穩，一股重如山嶽的勁力已迎胸撞了過來。

這股勁力來得無聲無聞，比驚雷掣電還要快上幾分。

馮天縱來不及做任何應變的措施，已被撞得橫飛出去，雖然他一身功力頗爲不俗，還是遭受到嚴重的內傷。

白額神駝面色一變，道：「石瘋子！你還敢出手傷人？」

石瘋子冷冷道：「在下不想任人宰割，這是無可奈何之事。」

白額神駝道：「留下半壁山河，咱們放你一條生路。」

石瘋子道：「那敢情好，只可……」

白額神駝道：「怎樣？」

石瘋子道：「只可惜在下沒有半壁山河，不得不辜負幫主的好意。」

白額神駝冷哼一聲道：「一個人要有自知之明，敝幫縱然放過你，江湖之上依

然沒有你容身之地！」

石瘋子道：「那是我的事，不勞幫主關心。」

白額神駝目露殺機，冷冷道：「閣下當眞至死不悟？」

石瘋子道：「巧婦難爲無米炊，希望閣下不要强人所難。」

白額神駝擧手一揮道：「拿下，死活不論。」

神箭幫的黃衣九使，每人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他們多年來横行江湖，養成一種兇狠横蠻的性格，現在馮天縱被石瘋子所傷，他們早已目射兇光，躍躍欲試了，白額神駝一聲令下，餘下八人便風一般的一擁而上。

八名黃衣使者聯手攻敵，這是何等嚇人的聲勢，劍箭環八方進擊，幻起一片耀眼的光輝。

石瘋子一聲長嘯，金戈一挺，左盪右決，一股强猛無比的勁力，將黃衣八使一起震退三步。

一招震退名噪江湖的黃衣八使，石瘋子的武功眞箇不凡，神箭幫自幫主以下，全都驚得神色一呆。

這一呆只是一個極短的時間，石瘋子已閃身脫出黃衣八使的重圍，但人影如矢，勁風侵衣，他又被三名大漢攔住去路。

這三人是神箭幫的護法，功力之深，縱然是當代一方之雄，也不見得能勝過他們一招半式，現在居然三人齊出，可見他們對石瘋子是如何的重視了。

這三人一個名叫原海，是一名高瘦乾癟的五旬老者。

另一人名柏大偉，身材與原海相似，可是矮了一點。

最矮的叫倪鳴，也是他們之中最胖的一個。

這三人有一共同之點，就是雙眼翻天，傲氣凌人，似乎天老爺是老大，他就是老二似的。

原海一擺掌中的劍箭環，冷冷道：「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姓石的，你縱然脇生雙翅，也逃不下這赤壁山頭。」

石瘋子向逼近身後的黃衣八使瞥了一眼，接着哼了一聲，說道：「石某最大的短處就是不信邪，閣下不妨斟出一杯罰酒試試！」

柏大偉怒叱一聲道：「向神箭幫賣狂，你是自尋死路。」

語音甫落，右臂急振，劍箭環挾着刺耳的銳嘯，逕向石瘋子的肩頭猛扎。

石瘋子脚下斜跨，金戈順勢向右一盪，噹的一聲脆响，震開了一柄側面襲來的兵刄。

他這一招使的十分巧妙，是在同一時間，避開了柏大偉的攻勢，並擋開了原海凌厲的一擊。

但不待他收回金戈，倪鳴的劍箭環向他脇下攻到，來勢之急，恍如天河倒瀉一般。

石瘋子怒哼一聲，身形急幌，在間不容髮之間，閃了開去，金戈繞體揮舞，與神箭幫三名護法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激戰。

一晃數十招，他無法迫退神箭幫的三名一流高手，但原海等使盡了混身解數，同樣對他無可奈何。

不過，以少敵衆，最好是能速戰速決，像這麼纏鬥下去，對他是極爲不利的。

而且白額神駝常乃風，以及副幫主關九節還在一旁虎視眈眈，他連三名護法都無力勝過，前途自然是凶多吉少了。

縱然如此，却無法在他的面頰之上找出半絲恐懼之色，眼前的凶險似乎與他全然無關一般。

自然，他並不傻，別人叫他瘋子，瘋子並不是不知道死活。

其實，對付原海等三名護法，在實力上他仍有保留，因爲他明白自己的處境，縱然功力再高一點，今晚也討不了好去。

他是想尋求一個機會，一個出其不意的逃生機會。

只是他的打算，未能逃過白額神駝的觀察，神箭幫衆原是立在江面一邊的，此時他們已轉了一個方向，他當眞變做來時有路，去時無門了。

在心理上，這是一個嚴重的打擊，石瘋子的神色沒有變化，但手上的力道却陡的加了二成。

原本是一個你來我往，互相扯平的局面，他陡然加上二成眞力，戰局就大大的改觀了。

首先他一戈盪開了倪鳴的兵刄，左手忽然一拳飛出，勁風如矢，直搗原海的前胸。

這一招恍如天外來鴻，來勢之急，令人有手脚失措之感。

只是神箭幫的護法，武功機智均高人一等，雖然變起倉促，原海仍能避開了要害。

砰的一聲，原海的右肩中了一記剛猛無比的拳風，他雖是卸去幾成力道，仍被震得連退數步。

一招得手，石瘋子殺手頻施，他想闖開一條生路，逃出這龍潭虎穴。

誰知道如此一來，他竟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幾乎將寶貴的生命，丟在這赤壁山頭。

原因是他想逃。

一個打算逃走之人，大都失去了鬥志，縱然出招對敵，精神也無法集中，別看他招招有如疾雷撼山，其實一招也傷不到敵人。

原海等身經百戰，那能瞧不出他的企圖，他們互相打了一個手勢，三人急然往一塊一湊，同時克嚓一陣機簧之聲，十餘枝短箭便像驟雨般向他射來。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他估不到自己弄巧反拙，竟招來敵人的亂箭攢射。

雖然他身手不凡，但在如此接近的距離，逃避實屬不易，他舞起金戈，擊飛了大部份短箭，仍有兩枝射中了他的身體。

這兩枝短箭是一中左肩，一中右腿，雖不是要害的所在，功力仍要大大的打一個折扣。

而且這般神箭幫衆，全是落井下石的心狠手辣之輩，不將他打倒下來他們是不肯甘休的。

因此，短箭不斷的划起破空之聲，空氣中响着撕心裂魄的怒吼。

在如此情形之下，他已失去還手之力，除了盡量逃避，連跟敵人捨命一拚的機

會都沒有了。

逃，向那兒逃？

前無去路，後有大江，任何一處，都是死路一條。

但，不逃走麼？如若落到神箭幫的手中，可能會生不如死，那麼，還不如跳大江來得痛快。

於是，他一面撥打短箭，一面退往絕壁。

當他置身絕壁邊沿之際，箭雨忽然停了下來。

這並不是來了救星，也不是神箭幫忽然發了慈悲心腸。

因爲他們不想逼他跳下絕壁，如若他落得個屍骨無存，神箭幫的心血豈不是白費？

箭雨雖停，危機更深，神箭幫已圍困了絕壁的三面，他變做了甕中之鼈。

「現在該怎麼說？石瘋子。」

說話的是神箭幫主常乃風，他停身一丈以外。

「你說呢？閣下。」

石瘋子的神色沒有絲毫變動，適才驚心動魄的血戰，他像是無動於衷似的。

「你應該明瞭自己的處境，除了聽咱們的你別無選擇。」

「石某久聞白額神駝是一號人物，原來見面不如聞名，姓常的……嘿嘿，只是一個草包罷了。」

白額神駝名滿四海，石瘋子竟敢說他是一個草包，他縱然修養再好，也難以忍受下來。

一聲怒叱，招出如風，一股重如山嶽的掌力，呼嘯着向石瘋子的前胸直撞。

石瘋子身受兩處箭傷，適才撥打箭雨幾乎已使盡了全身的眞力。白額神駝的這一記掌力，無論怎樣他都承受不起。

一聲悶哼，他像斷了綫的風箏，向絕壁之下栽了下去。待白額神駝奔上絕壁，除了滾滾濁流，那裏還有石瘋子的蹤跡。

白額神駝呆了一呆，忽然大聲叱喝道：「找船，活的要人，死的要屍，他縱然到了鬼門關老夫也要抓他回來。」

× × ×

大江沒有淹死石瘋子，鬼門關自然也找不到他那一縷孤魂。

不過，他的境遇却是十分不利，如果說他正徘徊於鬼門關前並不過份。

第一是箭傷未復，因爲他無法獲得神箭幫除箭毒的獨門解藥，雖然他以內力迫住毒氣，功力就不能不打一個折扣了。

其次是他的麻煩太多，好像天下的黑白兩道都與他結了樑子似的，打從爬上江岸起，就不斷的受到糾纏。

惟一不同的是江水冲掉了他滿身泥垢，石瘋子變做一個落拓江湖的失意之人。

× × ×

「啊，小姐……」

是一對貪看夜色的主婢，正在亭台花圃之間流連着，那婢女不知瞧見了什麼，忽然發出一聲驚呼。

「發生了什麼事？怡紅，瞧妳大驚小怪的。」

「這兒有一個死人……」

「胡說，咱們花園裏怎會有死人？」

「眞的，不信妳來瞧。」

小姐蓮步姍姍，走到怡紅停身之處，秀目一抬，果見牆根之下臥着一個軀體。

小姐哼了一聲道：「他是人，但不是一個死人。」

不錯，他沒有死，只是呼吸特別微弱罷了。

怡紅道：「我告訴衞大爺去……」

小姐道：「不，先讓我瞧瞧。」

怡紅道：「這有什麼好瞧的，八成是個要飯的。」

小姐道：「此人雖是落拓江湖，但決不是一個沿門托缽之人，咱們如若告知衞叔叔，難免又要生些是非了。」

怡紅道：「那怎麼辦？」

小姐道：「妳將他揹上樓去。」

怡紅一怔道：「這個……」

小姐道：「不要怕，怡紅，咱們也走過江湖，總不能見死不救啊。」

怡紅無可奈何，只得將昏臥牆下之人揹上樓去。

「小姐！將他放到那兒？」

樓上屬於她們主婢的，只有一個客廳及兩間臥室，現在憑空加上一個男人，實在有點大費周章。

小姐微作沉吟道：「放到妳的床上吧，咱們一道歇息就是。」

怡紅雖是不願，仍將那人放置她的綉榻之上。

這位小姐芳名年漪，是回春聖手年福田的掌珠。

年姑娘不僅習得一身過人的武功，且家學淵源，對醫道也有極深的造詣。

她走近綉榻，伸出白玉般的皓腕，爲昏睡之人診斷病情。

當她爲那人把脈之時，忽然發現他小臂之上縛着一個寬約三指，長約兩寸的皮囊。

爲了好奇，也爲了對此人的瞭解，打開皮囊瞧瞧，是一樁極爲自然之事。

皮囊內是一張薄如蟬翅的白紙，上面文圖並茂，寫着一些義理深奧，隱誨難明的文字及圖案。

年漪雙眉微皺，粉頰之上顯出一片凝重之色。

她將白紙放回皮囊，仍縛於那人的小臂之上，回頭對滿面訝異之色的怡紅道：

「看來此人還是一個大有來歷之人。」

怡紅道：「紙上寫的是些什麼？他爲何這般珍惜？」

年漪道：「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但有一點妳必須注意。」

怡紅道：「什麼事？」

年漪道：「咱們雖不知道那是什麼，却可斷定它必然是一件極端重要而又十分隱秘之事，江湖之中，最忌發人私隱，許多兇殺事件都是因此而來，所以咱們要三緘其口，無論對何等親近之人，都不得稍有洩漏！」

怡紅點頭說道：「知道了，小婢不說就是。」

年漪查過病情，長長一嘆道：「此人身負兩處創傷，還中了極爲霸道的劇毒，如非他生命力特別旺盛，只怕早就一命歸陰了。」

怡紅道：「小姐當眞要救他？」

年漪微微一笑道：「他倒在咱們園中

，必然是慕名而來，醫者有割股之心，咱們自然要救他了。」

怡紅道：「此人身帶兵刃，可能惹上江湖仇殺，咱們如若救治於他，小婢担心會惹來意外的麻煩。」

年濤道：「不要緊，咱們不讓別人知道就不會惹上麻煩了。」

她取出家傳治傷祛毒靈丹，替他外敷內服，經過了一日一夜，他終於甦醒了過來。

陌生的環境，他沒有動容，被人救治，他沒有感謝，只是以冷肅的目光向年濤主婢一瞥，雙手一撐便坐了起來。

「啊，小姐，妳瞧他……」

他的舉動突兀，神態又冷傲得不近人情，勿怪怡紅要大爲詫異了。

然而，他並未瞧看怡紅一眼，雙脚一伸，着上鞋便向門外走去。

「站着。」

年濤身形一晃，已攔住那人的去路，俏目含嗔，冷冷道：「咱們救了閣下一命，難道就不值一個謝字？」

那人淡淡道：「咱們素不相識，妳爲什麼要慷慨施捨？」

年濤一呆道：「你倒在咱們後花園中自然，是來求醫的了，年家世代習醫，我怎能見死不救？」

那人道：「原來姑娘是妙手回春年神醫的掌珠，在下倒是失敬了。只不過在下並無求醫之意，姑娘……嘿，那只是一廂情原的想法而已。」

他語音一落，一逕向樓下奔去。

救命之恩不領情，這已經大出常理之外了，再說別人救他是一廂情願，這位老兄的性格，實在怪得有點過火。

年濤嬌容一變，纖掌急吐，一片細如牛毛的晶芒，以飛雲逐電之勢猛襲那人的後胸。

這片晶芒是年家的獨門暗器「青紗帳」，因爲暗器細小，爲數又十分之多，一把暗器發出，令人有如進青紗帳的感覺。

那人沒有想到年濤會遽下殺手，待他感到勁風襲體，已失去閃避的時機了。

「青紗帳」每根均淬有劇毒，較神箭帮的毒箭厲害何止十倍，他一連中了數十根之多，還能不一頭栽倒下去！

「在下不再欠姑娘的了，是麼？」

他睜着一雙失去光彩的眼神，向年濤淡淡的詢問一聲，語音甫落，便已昏死過去。

年濤錯愕良久，忽然纖足一跺道：「該死的東西，誰叫你不躲避的？」

怡紅笑笑道：「咱們年家的青紗帳，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閻王帖子，一個毒傷初愈之人，他避得了麼？」

年濤道：「我實在不想傷害他的，只是……咳，他那股蠻不講理的德性，實在氣人。」

怡紅道：「這不要緊，他的生命本來是小姐救的。」

年濤道：「不，咱們不能殺他，醫生殺死病人，那是什麼醫生？」

怡紅道：「小姐還要救他？」

年濤道：「不錯，快將他揹到妳的房裏。」

怡紅櫻唇一撇道：「妳這是怎麼啦？小姐。」

年濤面色一沉道：「叫妳揹妳就揹，再囉嗦下去他就沒有命了。」

怡紅拗不過年濤，只好撇着嘴再將他揹了進去。

年濤要怡紅脫下那人的上衣，然後用磁鐵吸出每一根毒針，再以獨門解藥替他外敷內服，忙了將近個把時辰，總算又在鬼門關將他扯了回來。

她親手爲他蓋好錦被，才與怡紅回到她的香閨。

怡紅瞅着年濤欲言又止，最後終於咳了一聲道：「小姐……」

年濤道：「什麼事？」

「妳看，他當眞是一個大有來歷之人麼？」

「這就難說了，咱們連他的姓氏都不知道。」

「此人的性格雖是有點不合時宜，但他的氣質似乎十分特殊。」

「是的，唉，咱們也曾闖過江湖，此等超凡拔俗之人，實在不易多見。」

「那麼，小姐就不該給他一把青紗帳了……」

「這個……」

「他原已不領咱們相救之情，現在，……咳，只怕要將咱們視作仇敵了。」

年濤默然半晌，最後長長一嘆道：「不必後悔了，咱們先歇着，三個時辰之後，他可能就會醒來。」

約莫四更時分，他果然甦醒過來。

年濤歉疚的一嘆道：「對不起，我適才不該傷害你的。」

那人想撐起身形，但撐起不及一半，又乏力的睡倒下去。

他向年濤瞧了一眼，冷冷道：「年家青紗帳，果然名不虛傳。」

「你已服過獨門解藥，十日之內就可全部復原了。」

「妳爲什麼還要救我？我不是又欠妳了麼？」

「不要這麼說，公子，難道你會跟咱們一般見識？」

「好吧，不過，這是妳自願救我，別說我石某不知道對妳感激。」

「我不要你感激，只要你不恨我，我實心滿意足了。」

語音一頓，接道：「怡紅！公子想必餓了，快將蓮子羹拿來。」

他不明白年濤何以忽然之間會對他這般體貼，但他確是餓了，不管怎樣還是先塡飽肚皮再說。

一晃三日，他的精神已大爲好轉，不過眞力只能提到六成，如要恢復，還須等待一段時日。

三天不算長，也不能說短，三十六個時辰的相處，應該可以縮短他們之間的距離的。

然而，他除了說他姓石，就再也沒有吐露過片語隻字。

冷傲會使人發生反感，但年濤主婢對姓石的，却只有一種高不可攀的感覺。

因爲他那喜怒不形於色的面頰，刻劃出强烈的個性，舉手投足之間，都顯露出剛毅果敢的男兒氣質。

他縱然不是超人，也是一個足使女性

崇拜的眞正男兒。

世間的男人很多，但眞正的男人却不易多見。

至少，年濤主婢，現在就是這一般想法。

於是，她們噓寒問暖，竭盡所能的照顧於他，八天之後，他的功力，已全部恢復。

寄人籬下，不是他所願意的，因此，他提出了離去的要求。

「年姑娘……」

「什麼事？公子。」

「我想我該走了。」

「這個……」

「在下十分感激，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是的，不過……」

「姑娘有什麼指教？」

「指教不敢當，小妹有幾句不當之言，不知道該不該說。」

「妳說吧。」

「江湖之上凶險無比，公子能不能離開江湖？」

「我不能。」

「那麼……那麼……」

「妳怎麼啦？姑娘。」

「我想……跟你去闖闖江湖。」

「啊，不。」

「你聽我說，公子，我想江湖之上必然有些圖謀於你之人，咱們……也好有個照應。」

「在下還有自保之能，姑娘的好意只好心領了。」

「話不是這麼說，公子，人有失算，馬有失蹄，多一個人，總可以多拿一份主意。」

「不，在下不慣與人同行，尤其是女人。」

妙手回春的女兒，享受的是豪門生涯，幾曾低聲下氣，向人苦苦相求過的？

而且她是女人，女人的要求遭到拒絕，豈不嚴重的傷到自尊！

因此，她面色一變，冷冷道：「你太狂妄了，姓石的，別瞧不起女人，我偏要闖闖江湖給你看看。」

語音一頓，扭頭吩咐怡紅道：「快收拾一下，咱們走。」

怡紅應了一聲，立卽拾奪了一包應用之物，手脚輕快伶俐，像是一個慣走江湖之人。

年濤配了一柄長劍，外加一件風衣，再用一條絲巾將秀髮向腦後一結，便已完成了闖江湖，跑碼頭的準備。

然後雙眉一挑，對姓石的一哼道：「請吧，閣下，咱們這兒不便留你了。」

主人出言送客，姓石的自然非走不可，何況他本來是要走的，這還能有什麼問題？

誰知姓石坐在那兒一動不動，似是沒有聽到年濤逐客之言一般。

不僅如此，他那一雙朗如寒星的虎目，還儍呆呆的瞅着年濤，像是在欣賞一件從未瞧過的珍寶，目不轉瞬的凝視。

年濤被他瞧得極不自然，螓首一垂，道：「你怎麼啦？閣下，趁天色未晚，早點走也好找個歇息之處。」

姓石的依然紋風不動，却忽然輕吁一聲，說道：「眞是的，我爲什麼會這般疏忽！……」

年濤一怔道：「你在說些什麼？」

姓石的道：「我說，姑娘艷芒眩目，美勝天仙，我爲什麼直到此時，才發現的呢？」

年濤面色一紅，嬌羞的跺着纖足道：「你如若再這麼胡言亂語，別怪我對你不客氣了！」

姓石的淡淡道：「在下說的是肺腑之言，姑娘不願意聽在下不說就是。」

年濤螓首一抬，向他匆匆的瞥了一眼道：「你還要不要走了？」

姓石的道：「在下是江湖人，怎能不走。」

年濤道：「如若你不再反對……」

姓石的道：「姑娘還要跟隨在下？」

年濤道：「咱們主婢闖過江湖，不會拖累你的。」

姓石的道：「咱們如果一道走，被拖累的不是在下。」

年濤道：「怎麼說？」

姓石的道：「天下黑白兩道，都要追尋石某，可以說，四海雖大，已沒有在下容身之處了，姑娘前程似錦，何必自找麻煩！」

年濤道：「是爲了你手臂上的那個皮囊？」

姓石的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雙目精光如電，瞪着年濤，冷冷說道：「妳都知道了？」

年濤被他威猛的神態所懾，身不由己的後退一步，良久，始怯怯的道：「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只是猜想罷了。」

姓石的冷冷道：「妳最好不知道，否則，哼……」

身形一轉，逕行緩步跨下紅樓。

怡紅瞅着他的背影憤然道：「此人如此無情，咱們不該救他的。」

年濤道：「江湖人心險惡，這倒不能怪他。」

怡紅道：「咱們呢？還要不要去闖江湖？」

年濤道：「要，爹不在家，咱們留一封信給衞叔叔吧。」

× ×

秋夜雖有幾分凉意，但洛加湖畔仍有不少賞月之人。

因爲，湖畔的小石塊，算得是天下一絕。

雖然它不是珠寶，却能馳名宇內，說它是天下一絕並不爲過。

如若你遠遠瞧去，似乎湖岸之上佈滿了小牛小馬，形象各異，栩栩如生。

此時二更向盡，賞月之人大都興盡而歸，只有一男一女還在那兒流連徘徊。

男的身材修長，穿着一領陳舊的藍衫，瞧衣着，十足是一個窮途潦倒的落魄文人。

但他那粗眉大眼之間，有一股狂傲羣倫的超凡威儀，只要你瞧他一眼，就會生出只有他才是好男兒，大丈夫的感覺。

那位女郞麽？却是一個嫩如弱柳，美如嬌花的小娘兒，如若以她與那男子相較，恰好是一個强烈的對比。

這位女郎似乎沉醉於洛加湖的風光，正手持釣竿，獨坐湖畔，只不過她並未專心垂釣，時常以明如秋月的目光，向徘徊十丈之外的男子瞧上兩眼。

又是頓飯時間，十餘條人影忽然向洛加湖急馳而來。

瞧他們奔行的速度，這般人可能都有一身不凡的武功。

他們奔到那男子徘徊之處，立刻四面散開將他包圍起來。

「姓石的，人生何處不相逢，你說是麼？」

說話的是一個身着淡青夾袍，年約四旬的中年大漢，瞧神態，他可能是包圍姓石的頭兒。

石姓漢子冷冷一哼，道：「郭紹箕！咱們素無恩怨，你爲什麼要陰魂不散的死纏着我？」

郭紹箕哈哈一陣狂笑，說道：「別人都說你瘋，郭某却認爲你石瘋子是一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人。咱們交個朋友，可以麼？」

石瘋子道：「郭頭兒獨霸桐柏，石某，哼，高攀不上。」

郭紹箕面色一沉道：「姓石的，別要敬酒不吃吃罰酒，郭紹箕那一點兒配不上你？」

石瘋子道：「不必找岔子了，閣下，咱們何不說點正經的？」

郭紹箕道：「很好，咱們舊話重提，還是說那半壁山河吧，在下添一點，兩萬銀子怎樣？」

石瘋子道：「兩萬白花花的銀子，確實是一個大數目，只可惜石某窮骨頭無法消受。」

郭紹箕怒哼一聲道：「石瘋子，郭某已然仁至義盡，你如若再不肯交換半壁山河，咱們只好各憑手段了。」

石瘋子道：「在下沒有半壁山河，那是無可奈何之事。」

郭紹箕嗆的一聲，摘下肩頭的鬼頭大刀，然後舉手一揮，道：「上，擒下姓石的。」

四週包圍的大漢一聲暴喊，刀劍並舉，向石瘋子展開狂野的衝殺。

這般人的功力頗高，內中一名年約五旬的老者，及一名三十出頭的大漢尤其不凡。

老者使劍，大漢使刀，全有二十五年以上的精湛功力。

而且這十餘人的聯手攻勢，均由這兩人領導，攻防之間，配合得絲絲入扣。

石瘋子那毫無表情的面頰微微抽搐了兩下，右手迅速一翻衣底，金戈已橫掃而出。

噹噹噹一陣金鐵交鳴，撲來的大漢幾乎全部兵刃脫手，他這一招夜戰八方，竟將十餘名强敵震得暴退五尺。

一聲厲嘯，石瘋子挾着無比的威勢，插入對方的人羣，他像一頭瘋虎，金戈左蓋右决，向圍攻者作無情的痛擊。

桐柏水月山莊的高手，估不到石瘋子竟是如此的勇悍，他們人數雖多，却無力阻擋他的攻勢。

熱血在金戈揮舞中四散的飄洒，一條條龐大的軀體，慘嚎着仆倒下去。

這只是幾個照面，水月山莊已遭到過半數的損失。

郭紹箕瞧得雙目噴火，口中一聲暴吼，揮刀加入了戰圍。

此人究竟不愧爲一方霸主，長刀刷刷幾招，立即穩住了戰局。

他的刀法十分詭異，每一招都夾着無窮的威力。

雖然他的武功並不高於石瘋子，但他們佔了人多的便宜，像這樣纏鬥下去，對他們，絕對有利的。

石瘋子似乎沒有想到這些，他只是在狂呼酣戰，往返衝殺。

夜色在逐漸加深，寒月已經懶洋洋的掛到西山的山頭。

他們這場瘋狂的搏殺已經接近尾聲，但戰況的慘烈，却令人不忍卒覩。

石瘋子固然是創傷被體，變成了一個紅色的血人。

郭紹箕也得不償失，除了他自己，水月山莊的高手，就只剩下一名使劍的老者了。

不過，他們還在拚命的狠鬥，這場戰爭，似乎是除死方休。

最後，石瘋子終於眞力衰竭，被郭紹箕將他的金戈砸得脫手飛去。

使劍的老者趁機刺出一劍，在石瘋子的肩頭劃下一條血槽。

在如此情形之下，可說是山窮水盡，石瘋子除了認命，已經別無選擇。

因此，郭紹箕仰天一陣狂笑道：「還要打麼？石瘋子，如果你交出半壁出河，本莊主可以考慮放你一條生路。」

石瘋子冷哼一聲道：「要腦袋你可以拿去，半壁山河麼，嘿嘿，你姓郭的還不配！」

郭紹箕面色一沉道：「本莊損失了十幾名高手，必須獲得適當的代價，你如不交出半壁山河，本莊主只好一寸一寸的割你，與我的部屬塲仇。」

石瘋子冷哼一聲，道：「很好，你動手就是了。」

郭紹箕鬼頭長刀一揮，劈向石瘋子的左肩，他是想廢掉石瘋子一條臂膀，先讓他嘗一點苦頭。

但，噹的一聲脆响，郭紹箕的鬼頭長刀竟彈了起來。

一個眞力已竭，滿身劍傷之人，還有如此深厚潛力，郭紹箕怎能不大吃一驚！

當他收招急退，注目瞧看之際，原來石瘋子的身前，不知何時已立着一名杏眼桃腮，瞪着一雙水汪汪大眼睛紅衣姑娘。

她就是那位沉緬湖光夜色，在湖畔獨自垂釣的美人兒。

所謂人不可貌相，別看她生得嬌滴滴，每一個部位都能掐得出水來似的，但她却是一個武林高人，一記釣竿，便將郭紹箕的鬼頭長刀封了回去。

郭紹箕向紅衣姑娘打量一陣之後，哼了一聲道：「姑娘是那一門派的高人，郭紹箕眼生得很。」

紅衣姑娘撇撇嘴道：「這些你不必管，要緊的是趕快給我離開這兒。」，

郭紹箕一怔道：「爲甚麼？」

紅衣姑娘道：「我不許有人在此地行兇。」

（未完）

三期完俠情恩仇故事／江南·文 盧令·圖

復仇劍（上）



寄懲惡霸 盜印貪官

六月的天氣特別熱，六月的太陽特別炙人。

六月，是一個火辣辣的日子。

這一天正是六月初五，太陽很早就出來了。老農夫郝大春皺着眉頭看天色，滿臉痛苦地喃喃自語：「今天，又沒指望了！唉，下半年的日子，怎麼過啊！」

郝大春在發愁。

「郝老爹！你好早啊！」有個中年農婦這麼叫郝大春，同他打招呼。

「啊，大嫂子，你早！」

「老爹你看看今天怎樣？會下雨？」

「怎麼會呢，我看不會！」

「老天爺眞不睜眼，再不下雨，我們怎麼活？地都裂開了！」

「誰說不是？唉！」郝大春嘆着氣。

「聽說甘家請來了兩個雨神？」

「聽是這麼聽過！」

「請來求雨的？」

「說是這麼說！」

「大爹，你以爲……」

「別說了，事非只爲多開口，還是少說幾句吧，說也沒用！」

「是！大爹說得對！」

「嗯，沒辦法，也只好教孩子們去冒冒險，吃點苦了！」

「你大寶，小寶呢？又打獵去了？」

「你大寶小寶眞聽話！又能幹！」

「老爹你過奬了，這些話，千萬別教他們聽了去，讚壞了，他們就以爲自己眞個了不起啦！」

「大嫂子，我說的可是眞話啊！」

「這只能說是我這個做娘的沒本事，不能不教他們出去冒險！老爹，你還沒吃過午飯吧？如果不怕我弄得不好，請到我家去吃頓午飯好不好，昨天，大寶獵到一隻黃麖，一隻山鷄，黃麖賣了，換了米，山鷄留下來自用，老爹，你就來吃件山鷄肉吧！」

「這個，怎，怎麼好意思呢？我常常都……」

「老爹，你如果不嫌，我就預備你和小冬一份啦！你小冬眞乖，討人歡喜！」

郝老爹連聲稱謝，算是答應了。

小冬是郝大春的小孫女，只有三歲，長得確是可愛，可惜家窮，衣不蔽體，面色很差，但雖然如此，還是個可愛孩子。

郝大春一家四口，老婆已經死了，一子一媳一孫，兒子和媳婦都替甘家做工，孫女跟郝老爹。一老一少，日子並不好過。不過，並不是郝大春一家如此，赤龍屯百數十伙人家都是如此，隣屯，全鎭的人都和郝大爹家差不多的。過得最好的，自然是甘家，縣裏有什麼人來，也只到甘家。甘家就等於縣太爺，縣太爺的話大家未親耳聽過，縣太爺的臉，大家沒見過，繳抽，捐租，都是甘家出的主意，據說是縣太爺叫他那麼收，那麼辦的，誰知道是不是？誰敢問一句？問一句，可能連自己的命也問掉了。

日子過得比較好的，都是和甘家有交情的人，稱得上交情二字的，當然不是幹甘家打工捱命那些人，所以，郝老爹雖然一子一媳都在甘家打工，却沒得到一點好處。

赤龍屯共有九十七伙人家，除了甘家日子過得豐裕之外，還有幾伙人家也是不愁衣食的，其中之一便是大寶小寶一家。

大寶小寶原是外地人，十三年前來到赤龍屯的。他們原是路過，爹爹方天龍不幸在此暴斃，甘家的人爲他們不吉利，要趕走他們，還鼓動別人起哄，要把他們趕走，連方天龍也不容許葬在當地。方大娘再三哭求，終於感動了屯民，答允讓她的丈夫葬在當地並容許她住過三天後才走！

甘家本來對此還是反對的，但是，見大家都同意了，而且只是三天，爲了表示他的慈善心腸，他也答允了，但是，他還派出管家當衆聲明，只留方大娘留三天，假如第四天再看到她，便不客氣，要把她丈夫的山墳挖掉，再把她母子三人埋到墳穴去。

甘家這管家姓賈，長得一副陰森嘴臉，別說他發怒，就是他笑臉對你，也會嚇你一大跳。他的話，引起大家反感，但沒人敢說半句。事情算是就此決定，只等時間一到，方大娘便得帶着兒女上路了。

當時，許多人都同情她，不想，也不忍再迫她走，只是甘家已經那樣決定了，誰敢提出異議？同情與不忍都沒有用。

第二天，甘家的人再來提醒方大娘，要她翌日天亮之後就上路。方大娘不肯，他要求讓她帶着孩子去上墳，向丈夫告別，午後才起程。對方終於也同意了。

這一天是第三天，也就是甘家限定方大娘要離開赤龍屯的日子了。

天色微亮方大娘就起了身，稍後，她帶了冥鏹衣紙等物，揹一個，携一個，還有郝大春給他帶路和挽着一籃祭品去上方天龍的墳。

郝大春對甘家一直懷有恨意，在山野無人處，更發洩內心的苦悶與積憤，咒罵甘家了。反而是方大娘勸解他，要他少抱怨，免得惹禍。

大寶這時只有五歲，小寶只有兩歲，母子三人相依爲命，已經够凄涼了，還碰上這樣的慘事，教她如何不傷心？

母子三人拜祭過後，便黯然回去收拾僅有的那幾件衣服，準備孩子吃飽之後便要起程了。

但是，當她們走向那破屋時，遠遠已看甘家的人守在那裏，郝大春和方大娘都憤然作色，她大聲說：「多謝你甘家恩典，容許我母子住了三天，我是感激不盡了，我馬上就走，各位請回吧，不敢再有勞各位相送了！」

「我向你們保証，一個時辰之後，方大娘一定上路，她只等孩子吃過東西之後……」郝大春終於忍不住，代她出頭說話。可是，他的話沒說完，給甘家的賈管家截斷了。

賈管家向郝大春一睜眼，道：「郝大春，你少說兩句行不行？」轉臉又向方大娘諂笑道：「方夫人，方奶奶，你別誤會，我們不是來送客的，我們是來留客的！我們是來挽留你老人家，請你老人家留下來，千萬不要走的！」

「什麼？請我留下來？不要走？」方大娘自語地重複着，突然，若有所悟地變色，怒視着賈管家道：「你要留我，是什麼意思？你別安着歪心腸，我雖然窮途潦倒，又不是低三下四的人，你要是安着歪心，那是做夢！」

賈管家爲之一怔，但旋即似乎會意了，急急解釋陪禮道：「方夫人，你誤會了！我奉主人之命留客，是誠心誠意的，若有不軌之圖，不得善終！夫人，我這樣發誓，你可以放心啦！」

「不，我仍不能放心！」方大娘說，「而且，我雖是女流之輩，做事說話，絕不拖泥帶水，我答應過你住三日後就走，這日子是我自己提出來的，是我自己要求的，我不能自己食言，今天是第三天，我應該走了！你主人一番好意，請代我轉告我心領了！」說完，便入門去收拾東西。

這一回可叫賈管家着急了。他反轉來哀求方大娘留下，但方大娘怕他不安好心，他越是哀求，她就越顯得驚懼，越不肯答允。後來，賈管家央求郝大春代爲挽留，郝大春也懷疑他有詭計，不肯帮忙。賈管家更急，只好跪地哀求。

「好，你說吧！」方大娘終於放下東西，停了手，大聲問：「三日前我丈夫剛死，你們不肯讓他下葬，不許我們過夜，後來，我求你許我留三天，大家都同意了，你還不高興，後來，你來通知我，要我今天天亮就走，我幾經要求，你才答允我午後起程，你還聲明，如果我今天不走，明天你看到我們，不但要掘我丈夫山墳，還要把我們塡墳生葬，這話是你親口說的，聽到的人不止我母子，可是現在，你却反過來要挽留我，你說，爲什麼？你不說個明白，你叫我如何能够放心？換了是你處在我這境地，你能够隨便相信一個曾經聲言要生葬你的人嗎？」

方大娘一頓話，賈管家無話可說了。她說來合情合理，而且確是事實，並非虛言。易地以處，他自己也覺得應有此問，應有這個懷疑。

但是，他怎麼說好呢？他來之前，主人曾再三囑咐，千萬別把眞相告訴任何人！但眼前情況眞不容許他再守秘，因爲方大娘的衣物已經收拾完畢，她的手也因爲縛紮與搬動，顯出又紅又腫，正合了一句束裝待發，如箭在弦了。若果不告以事實，把她挽留下來，自己固難免給主人打死，就是主人一家，恐怕也難逃劍下身亡！

賈管家想到這一點，再不能不說了。

據賈管家說，昨天午夜之前仍無異樣，但今天早上甘家却出現了一件奇事，當甘家的人要開大門時，竟發覺門揷好似生了根，怎也拔不動，一個人拔不動，兩個人，三個人都拔不動，這可奇怪了，很快就驚動了許多人。

人多口雜，意見也雜，吱吱喳喳各表己見是必然的事，吵鬧聲驚動了內堂的人，主人甘貴壽也給擾醒了，他叫人來問是怎麼的事，對方說了，他就起床要親自處理，怎知一揭蚊帳，立即嚇做一團，驚呼大叫，把老婆，姨太太都驚醒了，個個都問老爺什麼事！甘貴壽已被嚇破了胆，嚇軟了腿，不會走動，也話不成句了。

甘家發生了什麼事？原來甘貴壽床前的桌子上插了一柄匕首，精芒四射，寒氣迫人，匕首插着一封書，正是江湖上寄柬留刀這一套。

那是一封警告信，說明對方是個路見不平的江湖人物，說甘貴壽欺凌孤寡，他看不過眼，要管這件事。聲明三個月後他會再經過赤龍屯，到時，如果查知方家母子被迫走，他就找甘家的人塡命，一天殺一個，直到把甘家全家殺光爲止！

甘貴壽見了匕首已經口顫脚腿，讀了留書，更冷汗涔涔下了。

但流冷汗不能够解決問題，只有把方大娘母子留下來才是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於是他馬上叫人把賈管家找來，責問去夕由誰值夜，怎麼來了刺客也不發覺？

賈管家給由被窩中掏出來，冷得牙齒打架，根本不知發生什麼事，及至弄清楚，當堂給嚇呆了。但還大着胆說是巡夜疏忽，不足畏，及至他被找到大門去看究竟，發現門外壓着大門那兩塊大石，每塊都有二千斤重以上，一塊可叠上一塊，這搬動石塊的氣力，就非他賈管家所能辦，何況還把一個搬叠在另一塊之上，這份氣力就更加驚人了。

「啊，上面還有一塊！」不知誰眼利，發現了第三塊石。

這第三塊比較小，大約只有七百斤左右，但是，這一塊不是叠在第二塊石上，是放在大門口的瓦簷上。

瓦簷距地三丈有奇，別說是抱着七百斤大石，就是徒手躍上瓦面也不容易，而這個人在半夜時光居然搬來三塊大石，還將其中一塊放到瓦簷上，則這人的武功如何，不用猜了！

管家在三塊大石面前，再不敢多言。

這就是賈管家奉命挽留方大娘和不惜跪地哀求方大娘留下的原因。

「賈管家，有道是善捉不能善放，你要我走，是當着大家的面說的，你挽留我，只有郝大爺知道，假如有一天你們又要我走，便可以殺死郝大爺滅口，就是不殺他，也可以說他偏心於我的，郝大爺無財無勢，決說不過你們，吃虧的還是我們！我這麼說，你可同意？」

「同意！未知道方夫人如何才肯留下來？」

「這樣吧，爲了你和甘家，也爲了我的孩子不須跋跋，我答應你留下來，但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夫人請說！」

「第一，我只答允留三個月，因爲你要求却也是三個月，三個月一滿，我再走，你們便不得留難！第二，你請你的主人親自向大家宣佈，是你們要求我留下來，不是我不肯走，這樣，縱使你剛才所說是假，你們也不敢公然加害我和我的孩子！至於你們留我的原因，說與不說，由你們自己去決定好了，我不堅持！你能不能答允？」

賈管家馬上回去報告，跟着，甘貴壽果然親自出面宣佈挽留方氏母子了。

這就是方大娘落籍赤龍屯的經過，一幌十三年，大寶已經十八歲，小寶也十五歲了。

方大娘本來只答允住三個月的，後來，由於甘家怕那個人來找晦氣，要靠方大娘做靠山，而且方大娘和鄰坊也發生了感情，便住下來，不再求去了。

方大娘能書，識字，還粗具醫學常識，畧知藥性，熟悉坊隣生活之後，對他們的疾病原因更易了解，用心理與藥物雙管齊下，果然大爲收效，經驗越積越豐，儼然成爲名醫了。

在過去的十三年當中，赤龍屯曾出現過好幾次使人費解的問題，比如赤龍山上曾繼續出現過幾次特殊的電光在山巔上繞匝飛馳，第二天人們現覺山上的松樹被電火毀去不少樹皮，又在附近曾經出現過盜刼，殺人放火，甚爲猖狂，甘貴壽的兒子在縣裏做事，也給盜匪宰了，使得甘家辦好幾天喪事，但赤龍屯却一直平安無事。

方大寶與小寶兩個是赤龍屯出名的獵手，死在他們手下的飛禽走獸爲數是不少的。但他們十分知足，只求溫飽，不求發財，每獵到一頭較大的野獸，賣得較多的錢，他們就不再出獵了，直至錢用完，才再去行獵的，因此，他們的獵物不愁沒有銷路，且有好價錢，更不愁獵物斷種。

小寶長到十五歲，更漂亮了，他是全屯出了名的美男子，大寶雖然英俊，有男兒氣概，但說到俊美，還是要讓弟弟佔先。因此，不但屯中的女孩子都喜歡他，連縣裏的女孩子也喜歡他。

這一年，旱得厲害，全屯的人都在憂心忡忡，担心下半年的收成會失收，日子便不知怎麼過了。

郝大春在方家吃午飯時，就談到這個問題。只是這是天老爺的主意，誰也無法改變。担心也好，不担心也好，都改不了事實。

方大娘在吃飯時再一次提醒郝大春，勸他以後最好還是少提甘家的事，是好是壞，自有老天爺安排，用不着大家操心。她提到甘貴壽長子被刼匪打死便是一個報應。

但甘貴壽對於報應一事，甚爲善忘，兒子死了不過幾天，又派人到各處抽稅抽捐了，因爲日子隔久了，對方大娘也沒有早年那麼尊重了。

這一天，甘貴壽派出家人通知大家，他請了兩個雨師爲大家求雨，要按家按戶派人去收捐欵，捐欵的數目是由賈管家指定的。

「郝大春，你是五十！方大娘，你是一百三十！」賈管家來到方家，看見郝大春，便不放過了，在這一點上，他是忠於主人的。

「賈爺，你不是不知道，我一老一少的，吃也沒的吃了，那來的五十文錢捐給你！」

「郝大春，你沒錢，算了，我不會跟你計較的，你不是有個兒子和媳婦在我老爺家打工，我叫老爺扣他們工資好啦！」

「不，賈爺，你千萬別這樣！」

「我也不想這樣，你就現在給錢，不就方便？」

「可是我沒錢！」

「郝大春，你要知道，這次我家老爺是爲你們好才插手帮忙的，請雨師求雨，可是爲了大家呀，你不給錢，是要跟大家過不去呀！方大娘，你說是不是？我沒說

錯吧？」

「當然，當然！你賈管家怎會說錯！」方大娘說，賈管家聽得十分開心。怎料方大娘的話鋒一轉，接下去却說：「不過，你賈爺也有說不到的地方！請雨師是你家主人決定的，能不能眞求到雨，現在還不知道，如果求不到，不是白白浪費了，再說，就是有雨，得好處最多的，還是你的主人，他收租佔的好處太多了，依我看嘛，應該由你家主人全部支付，因爲他比我們每個人的收益都大，大得多！」

「方大娘，你太會說話了，你的一百三十錢，現在交，還是改日再交？」

「求到了雨，可以耕種時，我馬上交，要不，不如別求，免得多一次失望，又要科錢，太不合化算了！」

「方大娘，你這話就不對了！我家老爺是爲大家好，既出力，怎可以再出錢？至於求雨，誰敢說必有把握？怎能保証下雨？」

「賈管家，你也不是不知道，這麼時候，那一家不叫窮？誰會有錢可以拿得出來？除了你們甘家之外，恐怕不易再找到別家了！」

「這麼說，你們是打算不給了？」

「我沒這麼說過，賈管家！」

「你的意思是……」

「求到大雨，我給錢，求不到嘛，不如不求！」

「郝大春，你呢，又怎麼說？」

「我沒有錢！」

「那麼，我做不得主，只好回去報告老爺，再由老爺決定了。」

「那也只好隨你的便了！」

「大寶小寶呢？他們又去行獵去了？我家老爺說，過了盂蘭節之後，任何人都不准到山上去行獵，除非獵得的獵物，和我們老爺一人一半！」

「這確是個好辦法，你老爺想得眞周到！」

「是啊，我老爺就是個會想的人！」

「不知道能不能到你們家去行獵？如果可以，分一半給你老爺也是無所謂！」

「你……」

「我怎麼啦？賈管家！」

「你簡直在做夢！」

「這麼說，賈管家是第一個反對？」

「你說的根本無可能！方大娘，我勸你以後說話最好小心點，別自討沒趣！」

「你打算怎樣向你老爺報告？」

「我不會隱瞞，我從來不說謊話！」

「啊，太好了，你是不是還要到別的地方去？如果是，我就不留你了！」

「好！我就走，你等着吧！」

「我會等着的，我已經等了十三年了，我不打算再等了！」

「你打算要走？你如果眞有這個主意，就走好了，我知道老爺不會再留你！」

「是嗎？那我倒不想走了！」

「不想走，你以爲還會有人來救你？只怕這一趟再沒有這麼便宜呢！」

「你這話很有意思，寄人籬下，總得受人家一點氣，經人的矮簷下走，總得低一下頭！賈管家，你的意思我明白。不過，我早就想到，這一天遲早都要來的，一直待到今天，已經大大出乎我意外了，你放心，待會兒我兩個孩子回來，我和他們一說，明天，最遲後天總可以上路了！十三年都過了，再多住三幾天，該不會有什麼問題吧？嗯！」

「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我不理你，至於容不容許你留到明天後天我作不了主，得回報過老爺之後，再由老爺決定！」

「那你就快走吧，我等着你！」

賈管家帶着陰森的冷笑，悻悻然離開了方家，冒着又熱又毒的陽光向屋外走。

「哼！」郝大春在他們背後吐了一口，忿忿地說：「大娘，你不能走！你是我們的活神仙，你走不得啊！」

「老爹，這是你剛才看到的，我也沒打算要走啊，我們大家相處了十三年，可說是半個赤龍屯的人了，我的孩子都是在赤龍屯長大的，他們更是赤龍屯人。可是走與不走，我與你都作不了主呀！」

「唉，這天殺的甘老賊！眞是老天不睜眼，怎麼沒有報應？」

「有的！老爹，有報應的，遲早總會有的！」

「可是，我已經活了幾十年了，就沒看到過，他們應該受到報應的！」

「老爹，別怨天了，其實，甘家不過那麼幾個人，我們有這許多人，爲什麼要怕他？沒道理要怕他啊！你說是不是？」

「可是我們人雖多，却不齊心！」

「我們不是大家都恨他甘家？都受甘家氣？吃甘家之虧？爲什麼不能齊心？」

「甘家的人雖少，却有那麼幾個如狼似虎的家人，還有縣裏撐腰，還有隣近的幾個有錢人撐腰，所以大家都怕他！」

「郝老爹，天下間只有有錢人最怕死，也最貪財，我見得多了，窮人的命不值錢，但一聯結起來，富人就發抖，低頭求饒了！再說，你別以爲他們有錢人互相支撐，他們明裏是支撐，暗中却是鈎心鬥角，你想我死，我想你亡呢，他們是不是眞心支持的，一碰上利害關頭，他們就會分手，甚至調轉槍頭了，這種事你未見過，我見過！」

「眞的？他們是假情假義的？」

「不錯，他們是假情假義！」

「可是，唉，要聯結起所有的窮人，可眞不易呀！最少得有個頭兒！」

「頭兒？你郝老爹就可做個頭兒！」

「我？不行的！」

「爲什麼？」

「我什麼也不懂，我怕甘家會找我的兒子媳婦出氣，我不行！」

「那麼，你看，誰行？」

「所以，我才說，難啊！」

「好吧，你想想，誰可做個頭兒！」

郝大春犯愁了，他不願方大娘走，因爲方大娘是窮人唯一的大夫，她替大家看病，不要錢，還送藥，又能醫得好人，年中不少人都在她手中活轉過來。屯中的人都不願意她走的，但屯中的人，在甘家的積威之下，恐怕沒有人敢於出頭抗拒甘家的命令，强把方大娘留下來。

不過，郝大春還不心甘，他要試一下，和幾個人商量挽留方大娘的事。

郝大春的游說起不了作用，年老一輩的人，受了一輩子苦，誰也不敢稍露違抗甘家的意思，他們只想到聯同向甘家求情，却不敢抗拒，甚至連請求也怕甘家不高興，惴惴不安呢！

晚上，消息傳到年青一代耳中，有人大聲說了：「赤龍屯又不全是他甘家的地方，爲什麼要由他甘家決定？方大娘，方大寶，小寶有什麼不好？爲什麼要迫他們走？我不許他這麼做！」

「戊生，你懂什麼！還不快洗澡去！」戊生的爹爹怕兒子惹事，立即制止他再說。但年青一代到底與年老一代不同了，而且年紀輕，胆子大，他不理爹爹，逕自出門找他年青一輩的朋友商量了。

「唉，戊生這孩子越來越倔强了，只怕他要闖禍，要吃虧！戊生他媽，你看到，也不說他！眞是呀！」

「你又發什麼脾氣？我們事事忍受，一輩子快完了，又得了什麼好處？說眞話，我倒不願忍了，也不想孩子再如我們一樣，一輩子抬不起頭！」

「這麼說，你是縱容他啦！」

「我不是縱容，我只是不攔阻！其實，方大娘對我們全屯的人都有好處，我們爲什麼不帮她？郝老爹的話很對，我們這麼多人，爲什麼要怕姓甘的？就因爲個個都跟你一樣，怕事，怕死！假如大家能聯合起來，甘家就作惡不得了！」

「話是這麼說，做來可難啊！如果……唉！」

「我知道你會怎麼想，如果失敗，就不得了！是不是？」

「你知道就好！」

「你放心，戊生他們早就想過了。」

「他們想過了？想過什麼？」

「他們要反抗甘家，用各種各樣方法反抗甘家！」

「哎呀，你眞是，你怎麼不早說？」

「我怕你若是知道了，害怕得睡不着覺呀！」

「你不怕？」

「我不怕！」

「你有沒有想到？如果甘家把田地收回去，我們怎麼辦！」

「你放心，他們早想到了，他們認爲甘家沒這個胆，不敢！」

「他們認爲甘家不敢？戊生說的？」

「當然是戊生說的！難道我會說！」

「他憑什麼這樣說？」

「他說，甘家的人，不會耕，不會種，只會享福，他靠收租過日子的，如果收回田地，沒有租收，活活會餓死他！」

「我們也會餓死呀！」

「我們捱慣了，有手有脚，上山打獵，落水捉魚，還有野生的東西，一樣可以充饑！他甘家的人餓死了，我們還活着，到時，田地就是我們的了！」

「啊，戊生眞這麼說？」

「是啊！不對嗎？」

「不，很對！他怎會這樣想呢？我從來就沒想過這些。」

「所以你一輩子都不敢反抗！」

「但是，如果甘家只收回我們的田地，受害的就只有我們一家啦！」

「這就要看大家了！戊生說，一家有難，大家帮忙，我們赤龍屯有近百家，還有隣近的相好，即使有十家眞遭到不幸，大家還可以帮忙得來，再不，大家一齊起來反抗，就不怕甘家了！」

「我就怕他們咀邊沒毛，作事不牢，到頭來鬧出事，却壞了幾家人！」

「你少担心吧，他們想得才周到呢，我對你說了，你可別告訴別人，戊生他們早已跟一個什麼人練了一身武藝了。他說，假如甘家的人再恃强打他們，他們也不怕了！」

「這麼說，他們要作反了？作反，是要殺頭的呀！」

「我不理什麼作反不作反，只要不再受甘家的氣就行了，管他作反也好，殺頭也好！」

「唉，你眞是……」

「我眞是怎樣？我寧願一刀兩段，也不甘願再受甘家的氣了！你別跟我來這一套！」

戊生爹爹聽了老婆這番話，心中起了無限個波濤，打了無限個結，一時也無法再說什麼，只好以嘆氣結束這段談話，以不安與企望，等待着事情的發展，是福是禍，他都無法加以改變，他只有等待，等待別人去安排。

戊生匆匆，忿忿的離開了家的，去找他的朋友林木盛和卞丙生，何金生，周水生，周福生等一班年紀相若的朋友，共商挽留方大寶，方小寶的辦法。

大寶小寶是個十分活躍的孩子，十三年來，和大家建立了極深的交情，他們不但成爲大家的好朋友，還成爲大家主腦，他的一言一行，經常都是大家模仿的對象，對大家影响極大。

大寶小寶教大家如何打獵，打山猪該怎樣打，打豹子該怎樣打，打老鷹和打烏鴉有什麼不同，釣魚捉魚，網魚的妙着在什麼地方，如何結網，如何選時，如何選地捕魚等等。

大寶小寶還當教師，教大家認識字，他們甚有辦法，教得很生動，比如今晚去抓山貓，他就把這幾個字寫上，教大家去唸，去記，如果誰打到了，他又寫上，叫大家去唸，去記，因爲是自己做過的事，印象深刻，字又不多，一次只有幾個字，且經常重複，自然容易記。但是，十年時光不算短，大家所認識的字不斷增加，終於，大家都認識了許多字，會唸，會寫，會解，會用！這是一件大事，赤龍屯從未有過的大事，吃不飽，穿不暖的窮家子會唸書識字？不是妄想？假如開始時有人這麼說，這麼想，必受到別人諷笑，可是，此時却是事實，是眞眞正正的事實。

這事實是由方大寶方小寶兩個爲主腦所造成的，當初他們也許只是爲了好奇，好玩吧？但不管動機怎樣，結果却使赤龍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現象。

還有，打獵不同於捕魚，捕魚只需認得水性就行了，打獵却要配合起碼的武藝，身形必須靈活，否則，只怕獵不到野獸，先已給野獸所傷了，但是，此時的周福生，周水生，林戊生等一班年青人，都成了獵獸能手，單人匹馬也敢去獵野猪，黑豹等大型動物了！

這些，又是得自大寶小寶教導的，窮鄉僻壤的民風特別淳樸，對於恩怨看得特別重，方大寶方小寶對他們有恩，方大娘對他們也有恩，他們正感報恩無路，突然

聽到這個消息，不但可以報恩，且亦可以報仇，爲自己，爲上一代的人報仇，他們竟一致地同意要挽留方家留在赤龍屯，他們肯定方大寶是願意留下來的，方小寶和林戊生特別要好，大家更知道他不願離開。只要阻止甘家用强，便可以了。

「甘家肯讓方大寶留下嗎？」何金生帶點不安地提出。

「這事要由我們決定，誰管他甘家肯與不肯？」林戊生大聲說，各人爲之一凛，立卽有人支持，說：「對！這事該由我們決定！大寶小寶是我們的朋友，甘家他敢用强，就把他當花豹子一樣，一隻一隻除掉！」

說這話的是周福生，他還舉出例子，說花豹子跟甘家的人一樣，欺善怕惡，見了可欺的人就咬，見了他們就躲！他這例子十分有效，引人發笑，激起大家的勇氣，一致同意反抗甘家，挽留方家。

「我有一個意見……」卞丙生說，但未說完，就給何金生打斷了。何金生說：「有話就講嘛，什麼意見不意見！」

「卞丙生，你有什麼意見？說呀！」周水生鼓勵卞丙生把話說出來。

「我以爲，反抗甘家這件事，事前不可洩露，免得甘家有準備，我們要攻其無備。

「還有，如果早說了，我們的爹爹媽媽未必同意，他們胆小，怕事，怕甘家比怕毒蛇更甚，他們會阻止我們的！我們也會嚇壞他們。

「還有，方大寶說，甘貴壽是一頭老狐狸，賈管家他們是小狐狸，都奸狡得可怕……」

「可怕？你自己怕才眞，我就不怕！」周水生說。

「別打岔吧，聽他說下去！」周福生說。

「甘家的人，奸狡得可怕，是事實，他的話，絕不能相信。但是，我們如果反抗他，他必然造我們的謠言，今天說縣裏有兵來幫他，明天說其他有錢人來幫他，又會說，我們是作反，要殺頭，要誅九族，也會挑撥離間說我妒嫉誰，要同他爭功勞，要暗害誰，同樣又會說誰要害我，誰和他有往來，把消息告訴他……等等，這是必然有的謠言，我希望大家先有個準備，到時別上當！」

「當然不上當，誰肯聽他的話！」周福生說。

「不！卞丙生這話很對！我們確要提防！」戊生說：「福生，你以爲甘狐狸會直接對你這樣說？他不會的，他這樣對你說，怕你把他一刀斬成兩半呢！」

「他不說，更好！」

「誰說過他不說？他只是不直接對你說罷了，他會對別人說，讓別人替他傳播，傳到我們耳中，這樣，我們不信，我們的父母却相信，又哭又鬧，你怎辦？而且，說的人越來越多，假的也似是眞的了，到時，只怕我們分不出是眞是假，眞對自己人發生誤會，內鬨起來，那就糟了！」

「這個，我倒沒有想過！」

「不止是你，我也是，我想，大家也沒有好好想過，但我們應該想，必須要想，先有了準備，將來碰上了，才不會上當。」林戊生的解釋，代替了卞丙生。卞丙生同意他的解釋，並提醒大家要加倍小心，提防甘家會嫁禍栽賍，誣陷大家。

他們這一次討論，解決了好些問題，十分成功。但在此同時，甘家的人也在研究如何趕走方大娘母子，並且已經開始行動。

赤龍屯的房子建造得矮小而簡單，除了甘家，全是木屋，白天大家苦熱，晚上正好睡覺，初更過後，大家都熄了燈火，入睡了。

周水生等人分頭返家，途中，周水生眼利，伸手一攔周福生道：「福生，你看！誰來了？」

「誰來了？咦，三個人！是誰？」

「我怎會知道！快躲起來！」

「爲什麼要躲？」

「你忘了，要看他們去幹什麼呀！」

說着話，兩個人已經躲好了。

來人大約沒料到會有人躲着偷看他們行藏吧？邊走邊說，倒是十分隨便。

「是甘家的大猩猩！」周水生附耳悄告周福生。

大猩猩却說：「湯師爺眞是解褲放屁，把他們一刀一個不更爽快，偏要設什麼陷阱！」

「湯師爺說這是叫捉賊捉賍，有賍有證，好教大家無法出面替他求情呀！」利安說。

「可是，姓方那兩個小子打慣了獵，十分精明，我們要小心點才好，別插賍不成，倒先挨了刀子！」甘杰說。

「甘爺，你怕那姓方的小子？你留在這裏，讓我們去好了，等一會，我們回來找你！」利安帶着嘲笑的口吻說，甘杰如何聽不出？他恨恨地盯了對方一眼，却沒再說話。

大猩猩三個經過周氏兄弟身旁，走過去了，周氏兄弟待他過去之後，便跟在他們後邊，遠遠的躡着，要看他們的熱鬧。

大猩猩他們到了方家附近，把脚步放得很輕，一直迫近了方家。

周福生心情非常激動，就要搶出去動手了，却給人一把抓着肩窩，在他耳邊說：「別動！由他好了！」

周福生給人抓住肩窩，猛吃一驚，正要反擊，已聽到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不禁回望：「方大哥，是你！」

「嗯，回去睡覺吧，這件事，你別告訴人，也不可出聲，準備明天，或者後天看熱鬧就是！」

「方大哥，你沒睡？」

「你知道，我怎會這麼早就睡了！」

「方大哥，我們剛才……」

「別說話，快回去睡覺，有話，明天再說！」方大寶把周氏兄弟勸了回去，心中則非常激動。

大猩猩他們把一包什麼東西埋在地下之後，便悄悄地離去。他們一走，却有一個身形瘦削的人把那包東西刨出來，另外放到一個地方去。

這時候，甘家突然火光冲天，鳴鑼打盆，說是被劫。樸實的赤龍屯人，有不少人前去幫忙滅火，弄得一身臭汗，筋疲力竭，不但沒有酬勞，沒句多謝，還要被捜

身之辱，說是怕他們趁火打劫，偷走東西，氣得他們一邊回家一邊罵。

事過後，湯師爺和賈管家滿臉高興的去見甘貴壽，準備領功，沒料到才見面，就給甘貴壽大罵蠢材！

甘貴壽這一罵，在湯師爺與賈管家聽來是沒頭沒腦，莫名其妙的，因此，都爲之愕然。

「老爺，我……」

「你什麼？你是蠶虫師爺！你這蠢材，我叫你作個狀，你却叫人放火，你說，損失我多少錢？」

「老爺，這火，不是你叫人放的？」

「蠢材！我爲什麼叫人放火？你……」

「哎呀！糟了！糟了！這一趟眞是糟了！」湯師爺失去自制打斷甘貴壽的話，連聲說糟。

湯師爺這一叫，倒嚇了甘貴壽一大跳，他忘了罵人，急問發生什麼事。湯師爺說：「我沒叫人放火，你也沒有，那麼，是誰叫人放的火？他爲什麼放火？老爺，你快叫人去檢查一下財物，可能有人知道我們的密謀，趁機打劫，弄假成眞！」

「眞的？不會吧？」甘貴壽駭然了。他看錢財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如果有人趁火打劫，他可要哭了！

湯師爺叫他快找人檢查，他更慌，但他還來不及找人，已經是有人來向他報告，說是有人來偷過東西了！

甘貴壽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幾乎暈了過去。

湯師爺和賈管家兩個扶了甘貴壽進去，他不讓他們進入密室，那是他自己的秘密，連最得寵的愛妾也不讓進去的，他一直以爲這地方十分秘密，無人知道的，怎知道入到去一看，那個藏寶箱已被打開，珍藏的寶貝與文件全不見了。他暈了，眞個暈了。

湯師爺與賈管家在外邊等了許久，仍然未見甘貴壽出來，貼耳在門，伏地聽聲，均聽不到一點聲响，不禁大急，忙叫人去叫甘貴壽老婆來商量。

「他這個地方，什麼人也不許進去，我也沒法開得這道門！」甘貴壽老婆說。

「這怎辦？老爺可能是暈了，也可能受到刺激！門開不了，怎辦？」素稱詭計多端的湯師爺，也感到束手無策了！

「奶奶，妳再想想，可有什麼人知道開這道門？比如建造這密室的人！」

「不，他早死了！」

「他死了？可是，不止一個人建造的呀！」

「這門我知道還有三道鎖，分別由三個人製的，可是，門剛裝好，他們就都死了！」

湯賈兩個心頭一寒，已明白是怎麼回事，不敢再問了。

湯是詭計師爺，賈是黑道高手，聽說三個鎖匠才把門裝上鎖，便都死掉，那還有不明白之理？怎敢再問？他們都是識法忌法呢！

擂門，撞牆，都得不到反應，甘貴壽老婆突有所誤的叫人把家嫂叫來。她說，家嫂也許知道。

老婆不知道，家嫂會知道，這眞是奇聞，但事已急，也無人去想這個問題。

家嫂來了，她直認見過老爺那門匙，却未曾入過密室，倒是她的死鬼丈夫入過去！

「家嫂，妳知道他入過密室？」

「知道，是他自己說的！」

「他怎能入去？妳說！說出來，我不怪妳！」

「是他教我，把老爺的鎖匙印了，叫人去製的！我知道他製了！」

「現在，鎖匙呢？」

「不知道，他死前已經不知丢到那裏，現在，更沒有！」

「好呀，原來妳兩公婆竟用美人計，妳是不是人？害不害臊！」

「奶奶，妳說過不怪我的！」

「我是說過，可沒想到妳是這樣不知廉恥！」

「奶奶，得饒人處且饒人，妳駡夠了嗎？」

「怎麼？妳勾引老爺，還不該駡？還不……」

「奶奶，上樑不正，下樑歪！我想，老爺的身份，總比花王好吧！」

家嫂這一句話，奶奶變色了。她和花王有來往，是十分秘密的，想不到却給媳婦知道，尊嚴掃地了。她還想反咬，還想爭辯，家嫂又加上一句：「粗糙的手，才更有味道呢！是不是？」

這兩句，是當時奶奶受到花王撫愛時，花王自慚形穢，奶奶用來安慰花王的話，不知怎會給家嫂聽到了，這時說出來，眞叫奶奶難堪，臉色更變得灰白了。

婆媳互揚醜史，聽得湯賈兩個人十分尷尬，幸而甘貴壽的愛妾開口救了大家，要不，眞不知如何收科。

愛妾說：「過去，我一直以爲別人都高貴，原來是一樣的！湯師爺，我倒有條鎖匙，就是未用過，我也不知是開這道門的，不妨讓你們試試！」

「你怎會有這條鎖匙？」甘貴壽大老婆問。

「可是妳偷了我丈夫的！」家嫂問。

「我是怎麼來的這條鎖匙，妳們別問，總之不是老爺給的，也不是花王造的，我是用代價換回來的！我說出那個人的特徵，妳們該知道是誰！」

「妳說！」

「妳說！」

「妳們聽着，那人的屁股有塊三角形的黑痣，肚臍下三寸到四寸之間，有個瘡疤的，你們現在該明白是什麼人啦！」愛妾說。

「好呀，原來是妳這狐狸精勾引我丈夫！」家嫂撲向愛妾。

「妳多無恥，連自己的兒子也勾引！」大老婆說，也撲向愛妾！

「站着，妳們知道我這鎖匙放在什麼地方？只要妳們敢動我一下，我就不把它拿出來，開不了門，老傢伙就出不了來。妳們怎不自己想想，妳，可以去勾引老傢伙，妳，也去勾引花王，我爲什麼不能跟別人相好？兒子！兒子？他的年紀比我大，會是我的兒子？放屁！妳們自己無恥，下賤，却想侮辱我！辦不到！妳們不保證我有好處，不保證我安全，我不會把鎖起拿出來的！」

家嫂與大老婆都不敢動手了，儘管內心氣恨到極，暗暗考慮如何殺害愛妾出一口氣，表面却不能不忍着氣，等別人出面勸解。

湯師爺與管家對外人可以如狼似虎，對甘家的人都不能這樣，因此，他們只好用善言相勸，以救人爲重，其他一起且等老爺出來再說。

湯師爺果然能說會道，三言兩語便把她們都說服了。

但是，愛妾的鎖匙無法開放，入得匙孔，可以轉動，就是不能開鎖，各人正感束手無策，門却自動開了。

「啊，老爺出來了！」不知誰先叫出，跟着，許多人都叫了。

「你們怎麼都在這裏？」甘貴壽問。

「是這樣的！」湯師爺把經過說了。

「原來大家都關心我，我很高興，現在沒事了，你們可以走了！」

「老爺，你這個地方，曾經有人進入過了，你可知道？」大老婆說！

「他已經不在了，還提他作甚！」甘貴壽這麼回了一句，自然，表示他早已經知道了！

「可是，他留下了鎖匙！」

「那是開不開的門鎖，有甚麼用！」

「開不了門？你怎麼知道？」

「要是能開門，還用得着我開門？你剛才也看到了，還問。」

「你是剛才知道的？」

「不，我早知道了！」

「你怎會知道？你是說，那鎖匙是做的？」

「是假的！」

「你不是說他曾經入過去了？」

「但湯師爺拿着的，却是假的！」

「我不明白！」

「你想想就會明白了！」

「你是說，他的是眞的，給她的却是假的？」

「不，他給她也是眞的！」

「可是……」

「你還不明白？眞蠢！」

「哦，是你用假的給她掉了包？」

「還用我說嗎？」

「這麼說，你知道她們的事？」

「你以爲我又聾又瞎？」

湯師爺暗說：「薑到底是老的辣！」愛妾的胆子眞大，臉皮眞厚，居然還敢向甘貴壽撒嬌呢！

「別煩我，我已經够煩了！」他向各人宣佈，家傳的一頭玉麒麟丟了，文件丟了，珠寶玉石金銀也丟了不少。」他懷疑來的不止一個人，一個人未必拿得那麼多東西，又能放火！

這一場火與刼，或者說是偷吧，使甘貴壽損失不少，更叫他不安的是來人居然知道他有這個秘密室，及來去自如，絲毫不留痕跡，這個人實在太可怕了。照此情形着，和前此寄柬留刀的一樣可怕呢！所不同的是，前次那人指明要他挽留方家，這一次只是盜刼珠寶等物，並沒提到方家一語半句，照此情形看，前者是爲人，這次却是爲財，目的是不相同的。

這一夜，甘家就亂到五更，仍然是無法安睡了，還好大猩猩他們栽贓順利，第二天可以報一點仇，但買管家未能在事前事後發現盜匪的來踪去跡，已捱了一夜臭罵了。

管家是有負責看管全甘家的責任的，甘家的三個武師都是他的朋友，是他一手請來保護甘家安全的，現在，甘家發生了火災，燒了柴房，又失了珠寶，武師却一無知覺，也一無所獲，難怪甘貴壽怪責。

第二天，全赤龍屯的人都知道甘家失火與被刼了。全屯的人，幾乎是一致地額手稱慶，互相傳播，越傳越遠了，到了午後，鄰近赤龍屯的人也都知道，也都感到高興了。

窮有窮相好，富有富朋友。甘家失火與被刼，鄰近的財主都親自或派人去慰問一番，以示關心與同情，他們都認爲這是一個拉關係的機會，自然不肯放過。

甘家報了官，有人來查了，據說有綫索，知道是誰幹的，所以，一羣人如狼似虎的湧向方家，大事搜索，翻箱倒篋之外，還打爛砂鍋炊灶。大寶急急地指着對方說：「你們自己看吧，你們是强盜才眞，你這不是來搜查，簡直是來打刼！」

「你再說，你嫌疑最大！」有人上前要抓他！

「你幹甚麼？你無憑無據，怎能亂說？你誣良爲盜，該當何罪？」

大寶一點也不怕，小寶靠着媽媽不敢開腔。

「掘那邊！有塊石頭那邊！」大猩猩見大寶理直氣壯，忍不住了，他指着一個方向叫人去掘！

「大猩猩，別亂叫亂嚷，遲早會掘到的！」利安低聲制止大猩猩。

「我知道！我就是看不慣這小子的氣燄！」

「等一會，他就要跪着哀求了！」

「我就是要看他求饒！」

他們兩個低聲說着，已經有人去挖石塊下的坭了。

搬開了石塊，挖開了坭土，下面只有坭土，那有甚麼東西。

「沒有！這才好了！」周福生在一邊低語。

「別出聲！」周水生抓着他的手腕。

挖掘的人以目光望向大猩猩和利安他們，大猩猩衝動地說：「再挖，有的！再挖！」

「沒有，甚麼也沒有。」

「你怎能斷定有？」大寶迫視着他。

「你怎知道會有？」林戊生也大聲質問！

「我自己放下去的，當然知道！」大猩猩衝口而出，各人愕然。

「胡說，你沒放，你自己偷了！」大寶再迫他一句。

「你才胡說！別阻我，我要說，」他一把推開利安，繼續道：「我和利安，還有甘杰，三個人一起來放的，我記得……哎呀，你爲甚麼打我？是不是你偷了却誣識我！」大猩猩捱了利安一拳，立即還手，還大聲質問，事情到此已十分清楚了。

而大寶說：「各位鄉親父老，剛才大猩猩的話，大家都聽到了，大猩猩爲人比較老實，直率，他的話該可以相信，他是甘家的人，當然不會幫我，依我說嘛，甘

家失火，被刼，都是苦肉計，目的是要陷害我，要我離開赤龍屯！我是不明，甘家何以這樣恨我，十三年前，我們剛踏足赤龍屯，甘家就要迫着我們走，後來還是一位不知名的俠士恩公救了我們，我們才會留到今天，十三年了，我自問沒有得罪過甘家，但十三年的日子，並沒冲淡甘家迫走我們的毒恨，竟然出到栽贓嫁禍這手法，今天大家看到了，但今後日子還長，難防他不會再有第二次，第三次，暗箭難防，我想，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如果大家眞不歡迎我留下來，儘可以坦誠的告訴我，我面皮再厚，也不會留着不走的，似這樣的栽贓嫁禍，未免太卑鄙了，幸而姓利的他們捨不得，又自己偷了去，大猩猩又說了出來，要不，如果眞個挖掘了出來，我就水洗不清了！」

方大寶這話，贏得赤龍屯的人拍掌叫好，也使甘家的人面目無色。但他們還不死心，再在石塊附近掘挖出了一包東西，大猩猩一看到就嚷叫起來，說就是這一包，連裏面是甚麼東西都說了出來，一件不錯，這一來，栽贓嫁禍，更難辭其咎了。

不過，雖然有大猩猩先說穿了，方大寶還是免不了吃官司。他說過這一場官司是免不了的，而且，被誣成罪的可能很大，但他更担心大猩猩的生命，他提醒大猩猩，要他小心，並提防甘家把他也誣陷成刼匪，那時，他就有口難分了！

大猩猩說甚麼也不怕，但他不怕也沒用，果然給大寶料中，甘家說大猩猩是內應，與方大寶是一黨，一併押解到縣裏去了。

甘家有的是錢，錢可以通神，縣官得了錢，甚麼事幹不出來？當天得了銀子，正準備第二天重辦方大福，不料午夜却出了事，他的印信失了踪，給吊在毛坑上，附有幾個字，說他如果貪贓誣良爲盜，下一次吊在毛坑的將不是他的印信，而是他的腦袋，勸他好自爲之，別爲了一百兩銀子出賣自己的性命，縣官得了這個警告，想了又想，結果想出了一個辦法，判大猩猩栽贓嫁禍，打四十板，逐出甘家，方大寶無辜受害，無罪釋放，那一百兩銀子，他是收實了。

甘貴壽得了這個判决，自然不甘心，但富不與官爭，他雖然有錢，也不敢明目張胆和縣官爲難，只有自嘆倒霉了。

一場大事化小了，但天氣仍然熱，雨依然不下，甘家那兩個雨師已經作法了幾天了，據說要作法七七四十九天，等功德圓滿之後才會下雨，那是一個月又十九天以後的事，即使眞個下雨，禾苗早就乾枯了，還要雨來作甚麼了？因此，大家對此都不熱心，而甘家收了不少錢，目的已達，也懶得再去理下雨不下雨了。

方大寶一家仍然住在赤龍屯，對甘家是一個很大的諷刺，顯示出甘家無能。但經過前一次的失敗之後，他不能再作同樣的事情了，因爲有了前例，再做，也不會有人相信的。他問計於湯師爺，湯師爺認爲有兩條路可行，一是造謠，讓村中的人把他迫走，另一個辦法是買兇暗殺，這兩辦法可以分頭並進，同時進行。甘貴壽同意了。

赤龍屯一時顯得十分平靜，大家的警惕性鬆懈了，於是，一個可怕的謠言傳了入來，據說，大寶，小寶犯了地名，所以天旱，如果不設法讓解更將有大禍來臨。

大寶與小寶怎會犯了地名呢？解釋是說，寶石即是玉石，大寶是大玉石，小寶是小玉石，大寶的爹叫方天龍，就是因爲負不起這玉石才給壓死的，連天龍也負不起，赤龍又怎負得起？赤龍給兩塊大石小石壓得喘不過氣，不能動了，怎會有雨？所以，他們來了十三年多，就有了好幾年犯天旱了。

這幾年赤龍屯犯天旱是事實，所以這謠言很易使人相信，有人說不信，心中還是起疑的，因此，傳得很快，連方氏兄弟也聽到了。

「大寶，我看，我們不能再在這裏住下去了！」方大娘聽到謠言之後，曾對兒子這麼說。

「娘，我們眞不能待下去了？」小寶幽幽地問，臉上出現了愁容。

「怎麼？你捨不得和戊生離開？你眞這麼喜歡他？」

「娘！」小寶依偎着母親，紅着臉，沒有說甚麼了，但做娘的却十分了解，知道自己沒有說錯，因而沉思着，似在找尋辦法。

「不，娘，我們不能走！我們還得留着！」大寶沉默了一會，斷然地說。

「大寶，你怎麼啦？」方大娘看出兒子十分激動，便驚異地反問。

「娘，我不是爲了自己，也不是爲了小寶，我是爲了大家，爲了全村的人！」

「你爲他們甚麼？」

「你也看得出的，娘！這幾年，雖然天旱，大家的日子却過得比以前好！人丁也增多了！這是甘家恨我們的原因！我們若果離去，甘家必定不會放過大家，苦日子又跟着來了！」

「大寶，你打算怎麼樣？你可別亂來啊！」

「娘！」

「從你的目光，我看出你想幹甚麼了，還未到時候，你等着吧，如果我沒有看錯，最少還有一年你才能大功告成，你自己的感覺怎樣？」

「不錯，我也這樣想！」

甘大娘肅聲道：「你要記住，在你大功未成之前，不許做傻事，我這話，你要好好記住！」

「是，娘！」

「你出去吧，這兒，留小寶陪伴我好了！」

「娘，我們到底走不走？」

「傻孩子，你放心吧，爲了你，娘怎也得留下來！」

「剛才娘不是說……」

「我是故意那麼說，試試你哥哥的，果然我沒有看錯，他眞想殺人！」

「哥哥要殺人？」

「是！他要殺甘貴壽，解除大家的痛苦！」

「娘，那可好啊！」

「不！殺一個甘貴壽有甚麼用？殺了一個甘貴壽，又會有第二個甘貴壽出現的，殺，不是辦法！」

「娘要怎樣？」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

倪匡·文
盧令·圖

紅鏢







紅粉哀命薄 羅刹逞兇威

鏢局這一行，是甚麼時候開始有的，已經漫不可考了，而這個行業，是何時開始沒落的，倒有案可稽，大抵到了大刀王五以後，就開始逐漸式微，清朝皇帝完了蛋，到了民國，鏢局有一個時期「廻光返照」，但已經相當凄涼，和全盛時期，無法相比擬了。著名的作家老舍，曾寫過一篇名為「五虎斷魂槍」的短篇小說，就是寫彌留時期的鏢局和鏢師的。

等到錢莊，銀行業興起，鐵路鋪設，交通發達之後，鏢局可以說正式壽終正寢了，到民國二十年左右，大約已沒有正式公開營業的鏢局存在的。

鏢局的業務，用現在語彙來說，就是武裝押運財物，這種行業，被稱為「刀頭上舐血」，運的錢銀是人家的，拚命護財的結果，只是取得些微的酬勞，而在盜賊遍野的時代裏，鏢師的生命，毫無保障，自從有鏢局以來，究竟有多少鏢師，為職業而犧牲，絕對無法統計，這篇小說就是鏢師和盜賊間的故事，時代很遲，那時候，男人已經不留辮子了，可是野蠻和原始，卻絲毫未曾有所改進。

× ×

天熱得出油，火炙一樣的日頭，晒在長街的青石板上，閃起一片熱烘烘的光芒，逼得人連眼也睜不開來，赤着膊，用力搖着斗笠的過路人，和伸長了舌頭，不住喘氣的狗，不是躲在屋簷下，就是躲在樹蔭中，所以，當那俏生生的小娘婦，穿着潔白的竹布衫，跟在一輛驢車後面，慢慢走進街道來時，格外令人注目。

河北霸縣離北京不過兩百里，離天津衞更近，只有一百多里，腳力好的人，起早趕路，天黑就能到，也不算是小地方了，街兩邊，躲着看日頭的人，說起來，誰都不是沒見識過，可是這時候，那小娘婦卻將他們的眼光全都吸了過去。

那小娘婦約莫二十出頭，一身素衣，鬢際還佩着一朵白紙花，多半是一個可憐的小寡婦，當她走上街來的時候，長街兩邊的人聲都靜了下來，只有那輛驢車的輪子，在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

陽光下，那小娘婦的臉，看來很白，鼻尖和劉海腳下，隱隱有汗珠滲出來，她的神態很安詳，可是卻有一股淡淡的哀愁，那種楚楚可憐的模樣，就算是一個兇橫的蠻漢，見了她，只怕也會軟聲軟氣，兇不出來。

小娘婦在前走着，那輛驢車，跟在後面，拉車的黑驢，油光水滑，車很小，可是很精緻，她一直來到了回春堂藥材舖前，才停了下來。

回春堂藥舖的老掌櫃，和幾個伙計，一起迎了出來，小娘婦還沒開口，長街兩旁的人，都圍了起來，小娘婦看到了這種情形，好像有點不自在，可是她立時又回復了安詳，而且開了口：「掌櫃的，借問北霸鏢局，在那條街上？」

小娘婦的聲音又清又軟，聽在耳裏，

彷彿連暑氣也全消了，立時就有幾個人擠了過來，齊聲道：「離這裏才兩條街，跟我來！」

小娘婦向那幾個人笑了一笑，那幾個人你擠着我，我擠着你，急匆匆向前走了，小娘婦伸手在黑驢身上拍了拍，道：「快到了！」

回春堂的老掌櫃，多了一句口，問道：「敢問，你和北霸鏢局那一位鏢師認識的？」

小娘婦卻沒有再出聲，只是搖了搖頭，一直向前走了出去，轉過了長街，她已經轉過街看不見了，可是還有一大半人伸長着頸，呆呆地站着。

回春堂藥舖的老掌櫃，除下了老花眼鏡，呵了一口氣，在綢大褂上抹着，搖着頭，說道：「這份人才，連北京也見不着，可惜，年紀輕輕就守了寡，紅顏多薄命啊！」

老掌櫃一開了頭，七嘴八舌，可熱鬧得很，不到片刻，剛才自告奮勇帶路的那幾個人，全轉了回來，神情得意得走路像是跌在雲上，一個道：「你沒見她那聲多謝，是衝着我說的！」另一個道：「那算是甚麼，她瞧我的那一眼，才真是從心裏多謝我！」兩個越說越大聲，誰也不讓誰，當街就打了起來。

× ×

北霸鏢局是河北通省，十四家大鏢局之一，做出了的招牌，鏢旗紅底金綉，是一個龍飛鳳舞的「霸」字，據說是出自乾隆年間，大學士劉墉的手筆，打從乾隆年起到現在，北霸鏢局，出過不少著名的鏢師，不過如今，鏢局外面的圍墻，白堊也剝落了，進了大門，院子的石縫中，野草擠着往外長，小娘婦和馿車進門，院子裏靜陰陰地，並沒有人。

小娘婦未曾出聲，那頭黑馿子倒先叫了起來，一列三進磚屋正門，走出了一個年輕人來，那年輕人也赤着膊，腰際紮着一條黑帶，膀寬，背厚，濃眉，大眼，看來透着三分傻氣，一出門，抬頭見到了小娘婦，就是一怔。

小娘婦的聲音很低，可也很清晰：「我要見總鏢師！」

年輕人上下打量着小娘婦，神情不免有點疑惑，他有禮地道：「請進來坐，外面日頭太毒！」

小娘婦點了點頭，轉身在車中抱起了一隻罎子來。

那罎子不大，要是用來裝酒的話，大約只能裝十斤八斤，小娘婦抱住了罎子，臉上的神色，好像更哀愁了些，惹得那年輕人一面帶着她向屋裏走，一面不住轉過頭來望她。進了屋，是一個川堂，可以看到後院，好大的一個葡萄架，一張竹椅上，正躺着一個大胖子，正在呼魯呼魯，睡得香甜。

川堂中有幾個人坐着，一見得小娘婦進來，也全呆了一呆，年輕人招呼小娘婦坐下，有人提過茶壺來，小娘婦坐着，可仍然緊緊抱着那罎子。

年輕人急步來到大胖子身邊，用力推了推胖子，等胖子睜開眼來，年輕人俯身低語了兩句，胖子懶洋洋地伸手，在地上拾起了芭蕉扇，一面搧着，一面走進川堂來，胖子走得雖然慢，但是全身的肉，還是在不斷地抖着，他見了那小娘婦，倒並沒有甚麼奇特的神情，只不過一雙肉裏眼，緊盯着那隻罎子。

年輕人站在一旁，道：「這就是我們總鏢師。」

小娘婦望着胖子，秀眉微蹙，忽然嘆了一口氣，站了起來，道：「噯，算了，打擾了！」

她一面說，一面向外走去，所有人都發着呆，胖子却笑了起來，道：「這位堂客，可是瞧不起我楊胖子？」

小娘婦略停了停，道：「不敢，有道是真人不露相，總鏢師你可能真有本領，不過關係太大，我可不敢冒險！」

她的話說得很委婉，可是却分明仍是瞧不起那胖子的意思。這種話，可是出在那麼俏麗，人見人愛的小娘婦口裏，要是旁人講了這樣的話，鏢局裏的那些人，當場就能跳起來，拳腳相迎。

那胖子倒真是貨真價實，北霸鏢局的總鏢頭楊光達，武功如何，倒是人言人殊，因為這年頭，鏢局的生意不怎麼好，就算有通身武功，也是沒有甚麼機會施展，可是他力大無窮，倒是遠近聞名，提起「大力楊胖子」的名頭，河北，山東，弄槍掄棒的無人不知，小娘婦雖然使人愛憐，可是那幾句話，楊胖子的臉上，也大大掛不住，冷笑一聲，連跨兩步，已來到小娘婦的身前，指着小娘婦懷中的那罎子，道：「就算你這裏面，有價值百萬的紅貨，姓楊的也保得它去天邊！」

小娘婦秀眉微蹙，低低嘆了一聲，道：「總鏢師，你可看走眼了，這罎子，是先夫的骨灰，對我來說，比百萬紅貨更重要，對旁人來說，一點用也沒有！」

這兩句話一出口，不但楊光達瞪大了眼，鏢局裏所有人，也一起站了起來。

那小娘婦從進門起，就緊緊捧着罎子，又是來找人保鏢的，人人都當那罎子裏放的，一定價值鉅萬的金珠寶貝，如今聽說只不過是一罎骨灰，這當真是意外之極，楊胖子也閃着眼睛，無可奈何地笑着，道：「原來你是尋我們開心來了！」

小娘婦幽幽地笑了起來，道：「總鏢師，你看我可像是來尋你們開心的？」

楊光達瞇着眼睛，打量着小娘婦，他闖江湖大半輩子，論眼力，三教九流的人一入眼，就能估量到七八分，可是看來，俏生生站在面前的美人兒，心中的確像是有無限悲傷，說甚麼也不像是來找人開玩笑的人，他勉強一笑，指着那罎子，道：「既然這裏面是骨灰，對別人沒有用，你來找鏢局作甚麼？」

小娘婦嘆了一聲，道：「先夫生前，有一個仇家，總鏢師你久歷江湖，想必也聽過她的名字！」這時，那年輕人，和鏢局中其他的人都圍了上來。楊胖子搖着芭蕉扇，道：「你說，黑白兩道上的好漢，只要是有頭有臉的，我全知道！」

小娘婦又低低嘆了一聲，道：「那仇家，心狠手辣，雖然是個女的，可是一樣佔山為王，山東萬龍固的玉娘子，毒觀音，你總知道吧！」

那小娘婦「你總知道吧」這幾個字還未曾出口，圍在一邊的鏢局中人，已不由

自主，各自後退了一步，楊光達畢竟是總鏢師，沉得住氣，不致於被「玉娘子，毒觀音」這六個字，嚇得倒退一步，可是他身上的肥肉，却也好一陣發顫。

山東河北，股匪極多，攻圍子，掠鎮市，官兵全然無可奈何，走江湖的人誰都知道，山東黑道上，男有抱犢固的孫美瑤，聚着上千人，女的有萬龍固的玉娘子，人雖比不上孫美瑤多，可是出沒無常，專做大案子，那玉娘子聽說美艷無匹，多少黑道上高手，懷着財色兼收的目的，想去佔些便宜，去的時候興冲冲，回來的時候，不是少了胳膊就是斷了腿。大股匪孫美瑤的三兒子，有名風流瀟洒，武功超羣，揚言要娶玉娘子回來，做押寨夫人，獨闖萬龍固，才走到半路，不知怎麼，就遭了玉娘子的毒手，弄瞎了一隻眼睛，削去了一隻耳朶，狼狽逃了回去，恨得孫美瑤牙癢癢地，可是也一樣無可奈何！這樣的一個厲害人物，平時眞叫人想也不願去想，忽然由那俏麗小媳婦的口中，道了出來，如何不叫人吃驚？一時之間，連楊胖子在內，竟沒有一個人搭腔，那小媳婦嘆了一聲，也不再說甚麼，向外就走。

鏢局中所有人，眼睜睜地望着小媳婦向外走去，誰也不吭聲，眼看那小媳婦快要邁出門去了，那濃眉大眼的年輕人，忽然大聲道：「等一等，可是，那玉娘子要害你？」

那年輕人說話之際，像是義不容辭，要挺身而出，保護那小媳婦一樣，儘管楊胖子在向他運使眼色，滿面肥肉一起在抽動，那年輕人也視若無睹。

小媳婦畧停了停，並不轉過身來，語言苦澀，道：「算了，已連走了七八家鏢局，鏢師看來，倒全牛高馬大，可是一聽得玉娘子，毒觀音這六個字，就沒有出聲的了，由得我認命吧！」

那年輕人又連向前跨出了兩步，大聲道：「沒這事，這趟鏢，北霸鏢局接下來了！」

小媳婦緩緩轉過身來，黑白分明的眼睛，望定了那年輕人，並不說話，那年輕人向楊光達說道：「總鏢師，我去走這趟鏢！」

楊胖子緊皺着眉，緩緩地道：「要說我們北霸鏢局要怕玉娘子，那是笑話，不過鏢局的規矩，只保財貨，不保人命，鐵雄，你想過沒有？」

被楊胖子叫着「鐵雄」的，正是那年輕人，看來他口齒不怎麼伶俐，聽了楊胖子的話，雙手握着拳，額上青筋也現了出來，一派不服氣的樣子，可是却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那小媳婦苦笑着，道：「我要保的，只是這一罎骨灰，我自己的生死，不算甚麼！」

鐵雄直到這時，才說出了一句話來，道：「總鏢師，你聽到了，骨灰可也是財貨，這位小娘子多情，骨灰是她心中的無價之寶！」

楊胖子瞪了鐵雄一眼，以他江湖上的閱歷而論，他總覺得事情有些蹊蹺，要不是看着那小媳婦，在俏麗之中，又透着哀怨，莊重，他當場就要罵鐵雄，怎知道人家多情了？他畧呆了一呆，緩緩點了點頭，道：「話是不錯——」

楊胖子直盯着那小媳婦，又說道：「能與玉娘子爲仇的，一定也不是等閒的人物了。」

那小媳婦嘆了一聲，道：「別提了，靈邱李家，說起來倒是出了好幾個英雄人物，可是那一個有好死的？」

楊胖子又陡地吃了一驚，立時換過了一副肅然起敬的神色，恭聲說道：「小嫂子——」

他叫了一聲，又指了指那罎子，再道：「他是李家的老幾？」

小媳婦雙眼之中，泫然欲淚，道：「老四。」

楊胖子陡地長嘆一聲，突然撲倒身子，跪了下來。

楊胖子突然向着小媳婦跪了下來，小媳婦一俯身，將罎子放在地上，自己却閃身，避了開去。只見北霸鏢局的總鏢師，大力楊光達，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向那罎子，叩了三個響頭，小媳婦在一旁，早已悉悉索索，啜泣了起來。鏢局裏的舊人，這時，也盡皆神情肅穆，新來的，却都莫名其妙。鐵雄倒是知道其中原委的，他知道八年前，楊總鏢師，保着一帮口外的皮毛商，從北京回大同，半道上遇到了硬梆子的黑道上人物，身受七八處刀傷，眼看要死在路邊了，就是山西靈邱李家的幾個少年英雄路過，救了他的性命。

這時候，楊光達對着罎子叩頭，自然是名正言順，楊光達叩完頭起來，神情黯然，道：「嫂子，你不知道，四爺是我救命恩人！」

小媳婦搖着頭，道：「他不知救過多少人，從來也不對人說起！」

楊光達滿面激動之容，道：「害四爺的人是誰？」

小媳婦嘆了一聲，道：「別提了，總鏢師，提起來，你也不願聽！我只想帶他的骨灰回靈邱去！」

楊光達一挺身，拍着胸口，發出「叭叭」的聲響，道：「嫂子，你放心，你要是早說是四爺的媳婦，十個玉娘子，我楊胖子也要鬥她一鬥！玉娘子可是想令四爺死後，也不能還鄉？」

小媳婦黯然點了點頭，楊胖子一扯起嗓門來，聲音宏亮，只聽得他大聲叫道：「我們那些堂客，全到那裏去了？有貴客來，就躲着不見人，鐵雄，你快去，到賭館將他們找回來，我們明早就得動程！」

那小媳婦道：「總鏢師，我想立時起程！」

楊光達畧呆了呆，道：「行，人一到齊就走！」

小媳婦自懷中取出了一個手巾包，解了開來，露出了一叠銀票，楊胖子立時沉下了臉，道：「嫂子，我和四爺是什麼交情，快收起來！」

小媳婦還是拈了一張出來，道：「你能白走，別的爺們，不能白走一趟！」

楊光達推辭着，接過了銀票來，一路嚷叫着，被鐵雄從賭館裏叫回來的鏢師，一個進門一個捱罵，來得遲的，簡直叫罵了個狗血淋頭。

太陽偏西，北霸鏢局的鏢隊，就出了縣城西門，楊胖子騎在一匹高頭大馬上，雖然汗濕得衣服緊貼在肥肉上，倒也神氣



，鐵雄騎着馬，跟在驢車旁邊，小媳婦坐在驢車裏，前前後後，還有六個鏢師。

北霸鏢局好久沒有這樣大陣仗了，鏢隊在路上長街經過時，滿街全是看熱鬧的人，紛紛猜忖着，這次北霸鏢局保的是什麼，可是再也沒有人想得到，防的是玉娘子，毒觀音，來搶李家四爺的骨灰！

那幾個鏢師，也是直到上了道，才從鐵雄口中，知道那小媳婦，原來是大名鼎鼎，靈邱李家，小兄弟中老四的未亡人，山西靈邱李家，四兄弟江湖揚名，可是全死在黑道人物手裏，老四聽說遠走江南，究竟是甚麼時候死的，所有人看到那小媳婦這種楚楚可憐，眼中淚花亂轉的樣子，就算想問，也不好意思問出口來。

出城向西，雖說日頭已斜，可是地上蒸上來的那股熱氣，還是叫人受不了，不過誰也沒出怨言，只是踢着馬，向前趕着路，鐵雄前前後後，不離驢車五尺，驢車插着北霸鏢局的鏢旗，那一個「霸」字，在日頭下看來，格外神氣。

太陽漸漸偏西，已趕了十來里路，前面是一個大鎭，路上人、車也多了起來，等進了鎭，天色已經朦朧，連經了幾家客店，可是總鏢師未下令停鏢，誰也不敢出聲，眼看鏢隊已到了大街盡頭，最後一家客棧也過去了，楊光達仍沒有出聲，各人都在心中嘆了一口氣，知道今夜非得連夜趕路不可了！

過了最後一家客棧不多久，鏢隊還在前進，天色已經更黑了，只見迎面，三條大漢，敞着胸，搖擺着走了過來，一個手中，托着一隻老大的西瓜，一面走着，一面將西瓜向上一抛，左掌就向西瓜上拍去，「叭」地一聲，十五六公斤重的大西瓜，竟被他一掌拍開了三四瓢，另外兩個人一伸手，就接住了西瓜，大口啃了起來，那拍開西瓜的漢子一抬頭，看到了一馬當先的楊光達，「咦」地一聲，道：「楊胖子，久違了！」

那漢子一掌拍碎西瓜，這種掌力，不是練了十年八年拍木樁功夫，就難以做得到，聽他衝着北霸鏢局的總鏢師叫「楊胖子」，當然也是白道上的人了！楊光達在馬上，畧點了點頭，道：「久違了！」

他一面說，一面仍策着馬在趕路，可並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另外兩個大漢，三口兩口，已將西瓜啃得只剩下了皮，順手一抛，瓜汁還順着口直向下流，各自打了一個「哈哈」，一伸手，就已拉住了楊胖子的那匹馬，一個道：「胖子，天黑了，還趕路？」另一個道：「胖子保的，是什麼鏢，要連夜上路？」

楊胖子的馬一被拉停，後面的人馬，也一起停了下來。

楊胖子的面色，陡地一沉，道：「誰和你玩，還不快放手！」

跟在楊胖子後面的北霸鏢局的鏢師，對這三個大漢，絕不陌生，那三條漢子，也是鏢行中响噹噹的人物，每年，山西大財主在河北，山東經商賺了大錢，全由他們的通安鏢局保着。那伸手一掌就拍碎了西瓜的，曾赤手空拳，連拍七掌，拍死了七個土匪，宛平城裏裏外外，全管他叫鐵掌，鐵掌林達三，走在道上，黑道上人，誰也不敢惹事生非。

還有兩個漢子，自然是他的手下，哥兒倆，練的是地趟拳功夫。

楊胖子一沉了臉，林達三却揚起了眉，道：「楊胖子，端什麼架子，什麼樣的鏢沒見過，看你，倒像是初出茅廬的小伙子！」

楊胖子立時漲紅了臉，胖子一紅了臉，就表示他心中大有怒意了。他冷冷一笑，道：「姓林的，這個鏢，你就沒見過，我保的是靈邱李家四爺的骨灰！」

楊胖子這句話，講出來的時候，那份神氣就別提了，而林達三居然一怔，失聲道：「李四爺歿了？」

拉住楊胖子坐騎的兩個漢子，也突然鬆開了手。靈邱李家，在白道上有極大的盛名，從李老爺子起，就行俠仗義，聽說李老爺子，還是大刀王五的八拜生死之交，李家四傑，個個功夫出類拔萃，除了家傳的短槍之外，誰不是頭挑的好漢，鏢行中人，多多少少，曾得過李家的好處，李家四傑中的老大，老二，老三，死在仇家手中，老四是追兇手，奔江南去的，這件事，誰都知道，如今忽地聽說李四爺也死了，怎能不吃驚。

林達三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楊胖子，那就是你的不是了，四爺的靈灰在河北，就該叫通河北的朋友，來弔祭一下，盡盡我們心意！」

楊胖子冷笑一聲，道：「你是怕玉娘子找不到，還要下帖子請她來啊！」

雖然是在暮色朦朧之中，可是也可以看得出，林達三的臉色，「刷」地變了青白。楊胖子也不理會他，一揮手，催着馬，向前就去，後面北霸鏢局的鏢師，個個挺着胸，連那輛驢車，也一起向前駛去，只剩下林達三等三個，站在暮色之中。

出了鎭甸，又趕了里把路，天色已全黑了下來，楊胖子下令，點起馬燈來，馬燈的玻璃罩上，全用紅漆，漆着一個「霸」字，點燈後不多久，只聽得來路上，人聲喧騰，馬蹄沓雜，一彪人馬，疾追了過來。

馬燈映着楊胖子的臉，胖肉在抖動着，他一揮手，鏢師自懂得規矩，立時一起靠着路邊，停了下來，只有那頭小黑驢，要鐵雄下馬拉着，才肯到路邊去，楊胖子神情緊張，各鏢師有的已亮出了兵器，喧騰聲和馬蹄聲越來越近，燈光閃耀，人影綽綽，看來，總有十七八人！

那小媳婦從驢車中探出頭來，道：「有人來找麻煩了？是玉娘子的人馬？」

鐵雄雙手揑着拳，急道：「你千萬躭在車裏！」

這時，兩個鏢師策騎，迎了上去，不一會，就聽得他們大聲叫道：「全是自己人！」

而楊胖子也已經看清楚了，來的十七八人，馬上掛着馬燈，馬燈上也全有用紅漆寫的字，有的是「通安」，有的是「遠威」，有的是一個「武」字，有的是「武濟隆」三個字。

這些字號，楊胖子一看，就知道全是河北省，出了名的鏢局，等到人馬來到了近前，一眼就看出，領頭的一個，正是鐵掌林達三！

楊胖子長吁了一口氣，可是剛才那一

陣緊張，也叫他滿頸都是汗，由不得埋怨道：「林老三，這算是什麼？」他一面埋怨林達三，邊向各鏢局的鏢師行禮，又道：「各位，眞齊全！」

衆人一起來到近前，林達三道：「我們五家聯保，恰好全在鎭上，胖子，四爺的靈灰，要勞你保着回鄉，可是毒觀音要來生事？」

楊光達點了點頭，說道：「正是。毒觀音這臭娘們，要叫四爺死了也回不得鄉間！」

林達三神情異常激動，嚷道：「胖子，你們這幾個人，對付得了毒觀音，玉娘子麼？」

這一問，楊胖子心中，又怒又驚，沉着臉道：「對付不了，也只好拚命上，誰叫我受過四爺的好處？」

林達三用力拍着胸口，他練的是掌上功夫，掌心平得像鐵板一樣，拍在胸膛上，發出「叭叭」的聲響來，大聲道：「誰沒有受過四爺的好處？我們合計過了，反正我們到大同去，靈邱是必經之地，我們一起走，成了六家聯保，玉娘子再厲害，也不敢下手了！」

楊胖子自離霸縣起，雖然挺着上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可是心裏一直似是十五隻吊桶打水一樣，七上八下，別提那份担心了，這時一聽，心中大喜，略想了一想，道：「你們五家，本來保的是什麼，好大的陣仗，要五家聯保！」

林達三笑了一下，道：「還不是例行事兒，大同的財主，十幾個大客商，也說不盡有多少金珠寶貝，爲了錢財太多，所以才請了五家聯保的，胖子，你和我們一起，再穩當也沒有了！」

楊光達略一沉吟，道：「還得問問四爺的家眷才行！」他一面說，一面向驢車指了一指。

來的那十七八個鏢師，本來全是騎在馬上的，這時，却不約而同，「呼」地一聲，全下了馬，那自然是聽說四爺的家眷在的緣故了，李四爺得人尊敬，於此可見一斑！

鐵雄一直在車旁，搶先一步，拉開了車門，那小媳婦跨下車來，連林達三在內，所有的人，一時之間，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小媳婦開了口，聲音還是那樣的動聽，又帶着幾分幽怨，說道：「只是勞煩各位！」

十八九個鏢師，一起謙遜起來，一時之間，各人說各的，也聽不清那許多，小媳婦的臉上，透着感激的神色，她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也說不上是在望那一個人，可是每一個人，都覺得她是在望着自己，她低嘆了一聲，道：「他生平幫了人家不少忙，畢竟也還有好處！」

小媳婦口中的「他」自然是指她丈夫，靈邱李四爺而言，她說的話，說不上有什麼特別搧動的意味，可是聽了之後，却令人人心激盪，令得這些久歷江湖的鏢師，人人都想起李家四兄弟，騎着駿馬，馳騁江湖，專行俠仗義，鋤强扶弱的英雄形象來，又想起四人之中，三兄弟先後死得不明不白，老四爲了追緝兇手，遠走江南，如今又只剩下了一罈骨灰回來，一面追憶李家四兄弟的豪情勝慨，一面心中也有說不出的鬱悶。

只聽得林達三大聲道：「四嫂，害死四爺的兇手是誰，我們來替你作主！」

林達三那樣說，自然是有意問明眞兇，要替李四爺報仇了，這話，楊胖子也問過一遍，可是小媳婦沒有回答，這時，小媳婦依然不開口，在暮色之中，只見她淚珠瑩然，閃閃生光，衆人屏氣靜息，過了片刻，小媳婦才道：「別提了，不敢再麻煩各位！」

鐵雄大聲道：「就算是玉娘子，我們拚着不幹買賣，也要聯合全省一十七家鏢局的人馬，去找她算賬！」

小媳婦低嘆一聲，道：「我只想讓他的靈灰回了家，常伴着他，實在不想多事了！」

這幾句話，更令人心頭沉重，七嘴八舌，又說了一回，大隊人馬，又往回向鎭甸進發。

一隊人馬進鎭甸，鎭口也有幾個鏢師在等着，立時迎了上來。

楊胖子笑道：「你們全出來了，就不理會那幫客商了？」

林達三笑了起來，道：「我早說過，這趟鏢，只不過是應景兒，五家聯保，黑道上人不是眼紅，可是肥肉在火裏頭，他們不怕錢財未到手，先燒着了手？」

林達三這幾句話，倒也不是自誇自讚，看這些人的陣容，也眞沒什麼道上人敢來動手的。

不一會，進了鎭上最大的一間客店，本來幾個總鏢師住的上房，立時騰了出來，小媳婦仍然捧着那隻罈子，二三十個鏢師，恭恭敬敬，跟在後面。

經過了店大堂，看來整間客店，全叫五家鏢局的鏢師，和那幫客商包下了，大堂中，十幾個客商，正在呼喝歡樂，全都衣飾華麗，身邊還都陪着打扮妙艷的女人，衆人進來，旁人還都不怎樣，有七分楞勁的鐵雄，首先雙眉一揚，大喝一聲，道：「靜一靜！」

鐵雄一喝，所有人全靜了下來，鐵雄一揮手，道：「李四爺的靈灰來了，要供在這裏，等各路英雄拜祭，各位請回房去樂子嗎！」

鐵雄的話，雖然是他自作主張說出來的，可是倒也正合各人的心意。

江湖上人，一聽得李四爺，就知道是什麼人。

可是都些客商，如何懂得，不過一時間，看到鐵雄那樣子，倒也不敢發作，只是一起向林達三望來。

楊胖子一進店大堂，心中也暗自佩服，林達三究竟不是等閒馬虎的人物，在店堂的一角，疊着十來口金漆箱子，每一口箱子上，都有一個鏢師，抓着兵器，或坐或立的在守着，可知道他絕不是沒有準備的。

林達三向前一拱手，朗聲說道：「各位，這是江湖上的事，與各位無關，不必多問！」

衆客商的神情很疑惑，一個年紀較老的，站起來問道：「林總鏢師，我們這次，錢財很多，所以才重價請了貴鏢局等五家聯保，我們可不想有什麼意外！」

林達三一揚眉，道：「現在少了你們什麼？」

林達三大有不樂之色，衆客商也不敢言語，各自挾着粉頭，進房去了，小媳婦一直捧着罈子，俏生生地站着，這時，鐵雄過來，在小媳婦手中，接過罈子，放在上位，各人都恭恭敬敬地行起禮來，小媳婦在一邊，低聲啜泣着還禮，一直到了午夜，小媳婦說什麼也不肯離靈灰留在大堂上，硬要抱回房去睡。

小媳婦一進了房，楊胖子提着一張竹椅，堵在門口，就在門前躺了下來，鐵雄在窗下，倚牆而坐，北霸鏢局其餘的鏢師，有的上了房，有的先去休息，等候輪班，其餘鏢局的人，也各派一個武功高强的，手握着兵刃，在旁附近來回巡邏，一有動靜，立時可以驚覺。

大堂上，幾個總鏢師守着那十幾箱財物，還在談論靈邱李家幾兄弟的英雄事蹟，眼看在這樣的佈置之下，眞是什麼事也不會發生的了。

過了不久，那年老的客商，披着衣服，來到了大堂中，直趨林達三之前，那年老的客商姓閻，是出了名的山西財主，人人都叫他閻百萬，這幫客商，自然以他爲首。閻百萬來到了林達三身前，先叫了一聲：「林總鏢師！」

林達三皺着眉，閻百萬又道：「恕我多口，我也不是第一次出門了，那小娘子，可是要和我們一起走？」

林達三點了點頭，道：「不錯，咱們到大同，她到靈邱，正是順路。」

閻百萬道：「我也聽說過靈邱李家，出了幾個英雄，不過英雄人物，仇家必多，林總鏢師，咱們可沒有應允你帶着旁人，一起……」

閻百萬這幾句話，已令得各鏢師大是不悅，可是閻百萬却又繼續道：「而且，我看那小娘子，蹺蹊得很！」

這句話一出口，有幾個性子暴躁的，雖然不致於當面開罵，可是口裏，已是嘰哩咕嚕，而且從他們臉上的神情來看，他們所嘰咕的話，也一定不會好的。

林達三臉一沉，道：「閻老闆，你這種話，可千萬不能再說！」

閻百萬也沉下了臉，道：「不管怎樣，我們不想有人同行，多惹麻煩！」

林達三凝視着閻百萬，冷笑道：「那好，請各位另請高明就是了，我們決定保着李四爺靈灰回靈邱去！」林達三陡然之間，講出了這樣的話來，那大大不合鏢行的規矩，閻百萬也不禁一怔，不過看林達三的神情，分明是他寧願落個不是也非這樣不可的了！閻百萬忍着氣，道：「可是有什麼人，要來找她的麻煩，尚望明白見告！」

林達三道：「不錯，山東玉娘子，毒觀音要和她過不去！」

閻百萬一聽，臉色整個變了，他還沒有說話，只聽得客店的門外，突然響起一陣嘩聲，像是有幾個人，正在爭執，而其中又夾一個聽來很尖利的女人聲音，接着，一個鏢師，疾奔了進來！

五家鏢局上下人等，不是不知道，帶着李四爺的靈灰同行，等於是和毒觀音公然爲敵，衆人的心中，也無不緊張萬分，但是爲了江湖義氣，自然得豁着幹，早已打定十二分的精神，一聽得有人爭吵聲，立時全站了起來。

而那奔進來的鏢師，也是一臉緊張的神色，一進來就道：「林總鏢師，外面有一個女人，硬要投店！」

鐵掌林達三雖然對北道上的路極熟，也自信不致於出什麼岔子，可是心裏總也有點提心吊胆，因爲玉娘子，毒觀音，究竟不是普通黑道上的人物，做案子一直心狠手辣，刼財之外，不留活口，是以她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也未曾有人見過，只知道她美艷無比而已，大股匪孫美瑤的三兒子，吃了玉娘子的大虧，可是對這件事，也諱莫如深，由此可知厲害。所以這時，林達三一聽一個「女人」在生事，心中就有點發毛，忙沉聲道：「你不會告訴她，店已叫我們包下了？」

那鏢師急道：「我們還有不說的麼，可是……」

那鏢師一句話未曾講完，只聽得兩下大叫聲，兩個人，身子搖幌着，直跌了進來，一個勉强椿穩馬步，總算未曾倒地，另一個簡直「叭」地一聲，直仆在大堂，跌了一個嘴啃泥。

這跌進來的兩個人，雖不是林達三的手下，却也是武濟隆鏢局中，極有份量的鏢師，這兩個鏢師一摔了進來，所有的人，更是緊張，閻百萬臉色的那份驚惶難看，更是別提了，隨着兩個鏢師跌了進來，只聽得一聲冷笑，聲隨人到，一個身形極高，剛健婀娜，穿着一身玄色衣服的女人，已經隨着走了進來。

那女子一走進來，單手叉在腰上，站着不動，她身形極高，比起大堂中那些站着的大男人來，絕不會矮了，只見她一身玄衣，却鑲着顏色極其鮮艷的鵝黃色邊，一頭烏髮，攏在腦後，梳了一個髻，略留些劉海，益發顯得她面白如玉，這時，正是滿面怒容，一雙鳳眼，瞪得老大，兩道柳眉，向上揚着，雖是盛怒，却也是一個看了令人想入非非的大美人兒。

這女人一進來，又是連聲冷笑，說道：「客店原是方便趕路人的，什麼叫包下了？」

這時，五家鏢局的總鏢師全在大堂，連老帶少，也還有不少久歷江湖的鏢師，可是却沒有一個人認得出這女人的來頭來。不過，就算是初涉江湖的人，也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樣的一個女人，決不是易惹人物，鐵掌林達三心中打了一個突，踏前了一步。

林達三踏前了一步，那女子的柳眉揚得更高，林達三心中已定了主意，他暗忖，這種獨身闖蕩江湖的女人，並不多聞，來的八成八就是他們所担心的玉娘子，毒觀音了，不妨先禮後兵，看她怎樣，反正就算要動手，自己這方面人多，總還不致於怕她！

林達三拱了拱手，道：「眞對不起，我們人多，又保着鏢上道……」

林達三說到這裏，順手一指，指向插在青磚地上的六面鏢旗，本來他們是五家聯保，接了楊胖子等人來了之後，又多了一面北霸鏢局的鏢旗，這是鏢行走在道上的規矩，鏢旗插着，就表示向黑道上朋友

說，請勿動手，要是眞要動手的話，那就是兵刃相見，生死相搏了！

林達三這時，指向那六面鏢旗，自然也有着警告對方的意思在內。

那女人順着林達三所指的一看，又是一聲冷笑，唇角向上，微微翹了一翹，道：「這可嚇不倒我，我是要投店，店家在那裏？」

店掌櫃也早已走了出來，開客店，見的世面多，這瑣事也不是第一次見到，一聽得叫喚，忙低頭哈腰，走了出來，口中吶吶地道：「多謝光顧小店，只是，小店早就叫這幾家鏢局的爺們包下了，請多多包涵！」

那女子冷笑道：「我倒有怪脾氣，非投你這家店不可！」

店掌櫃搔着頭，林達三等人，已經看出情形不對，各自移動身子，佔着了有利的地位，準備一有甚麼風吹草動，立時可以先下手爲强。

店掌櫃搔了半晌頭，才道：「這樣吧，我那口子，回娘家去了，要是不嫌棄，就將我這間房讓出來，將就一晚，你看怎樣！」

那女人一聽，居然笑了起來，她剛才滿臉怒容，看來已是艷光四射，這時一笑，梨渦深現，露出雪也似白的牙齒，更是叫人銷魂蝕魄。

她和那小媳婦不同，那小媳婦美得一絲烟火氣也沒有，就像是上品的宋脂白瓷一樣，叫人只想遠遠看着，想着怎樣愛惜它，保護它，可是這女子，却像是一盤異香撲鼻的佳餚，令人食指大動，十個男人之中，只怕八個，一見她這時的笑容，就想將她摟在懷中，親熱一番。

那女子一面笑，一面道：「好啊，只是麻煩了你！」

店掌櫃忙道：「不妨！不妨！」

那女子向前走來，也不知道她發的是什麼香，經過之際，人人都聞到一股沁入肺腑的清香。

那店掌櫃已經是上了歲數的人，可是跟在那女人身邊，誰也看得出有點魂不守舍的樣子，衆鏢師互相望着，店主人要留客，他們自然沒有說話，可是這女人來得實在蹊蹺，他們又極不願有這樣一個人在客店之內，眼看店掌櫃和那女人，快要走出店堂去了，那女子忽然伸手在腰際按了一按，只聽得「錚」地一聲響，她圍在腰際的一條寬約三寸的腰帶，已彈了開來。

那女子身形極高，腰肢却細得可以，原是腰際圍着一條腰帶之故，那條腰帶也是鵝黃色的，解下來時，發出「錚」地一聲響，已令得各人一呆，一起看去，只見那條腰帶，解下來之後，却彈得筆直，那女子也不轉身，順手將腰帶遞給了店掌櫃，道：「掌櫃的，這件東西，寄在櫃上，以防有失！」

店掌櫃接了過來，連聲說道：「是！是！」

接着，兩個人就走了進去，他們才進去，鐵雄便從另一邊走了進來，道：「剛才好像有人爭吵，什麼事？」

林達三立時道：「鐵雄，告知楊胖子好生小心，有一個俏婆娘硬要投店，掌櫃已將她留下了！」

鐵雄的神色，也立時變得非常緊張，連忙轉過身，急匆匆的走進去，林達三又吩咐多幾個人，到那小媳婦住宿的上房附近去巡逡，以防萬一。閻百萬在一旁，一直未曾出聲，這時實在忍不住了，又道：「林總鏢師……」

他才一開口，林達三已經打斷了他的話頭，道：「你放心，有我們性命在，你們財物就不會失！」

閻百萬神色極難看，他心中有一句話，便是「你們死了不要緊，我們的財物失了可是大事」。不過這一句話，他倒也不敢說出來，只是道：「我們不想多事，要是爲了人家的事，有了麻煩……」

林達三道：「還是那句話，你們要是不放心，可以另外請人，我們雙倍還你們的訂金！」

閻百萬乾瞪着眼，再也接不上腔，這時店掌櫃已經走了出來，手中仍拿着那條腰帶，林達三不理會閻百萬，向店掌櫃道：「掌櫃，給那玩意兒我瞧瞧！」

那條腰帶，兩頭全有扣子，是兩個徑可四寸的圓環，一抓在手中，林達三神色，就爲之一變，他一手握着腰帶，一手抓住一個圓環，輕輕一拉，又聽得「錚」地一聲響，從那條腰帶之中，拉出了一柄其薄如紙，雪也似亮，鋒利無匹，兩面刃鋒的利刃來。

這柄利刃一露出來，所有人，都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聲響來。

要知道，他們全是刀頭上舐血的人，雖然拳頭靈活，是保身之道，但是有好的兵刃，殺敵退匪之際，自然也大有用處，誰不想有一口好劍，一柄好刀，這些人，全是對兵刃極其識貨的人，可是這許多人中，就沒有一個，曾見過這樣一柄好刀。

這時，林達三還只將刀拉出了一小半，店堂中的燈光，也不是很亮，可是各人已覺得耀目生花，而且，發自刀身的那股寒浸浸、冷森森的光芒，眞叫人自心底深處，生出一股寒意來，在驚呼了一聲之後，人人屏氣靜息，一點聲音也沒有。

久歷江湖，獨掌劈死過七個劇盜的林達三，握着那環，手也有點微微發抖，他畧停了停，繼續向外拉着，將整柄刀，全拉了出來。那條腰帶，竟是刀鞘，又軟又輕，也看不出是什麼東西織成的。那柄刀，只有兩尺不到長，也只有那女人的細腰，才能恰好將它圍在腰間。

整柄刀出鞘之後，更是寒氣迫人，林達三一手揑住了刀尖，輕輕一扳，刀身立時被彎成了一個圓形，手一鬆，「錚」地一聲，刀又彈得筆直。

衆人之中，一個鬍子已然花白了的老鏢師，忽然嘆了一聲，道：「這可叫咱們開了眼界了，這是上好緬鐵打的軟刀，聽人說有這種刀，已經聽了幾十年，可是親眼看到，却還是頭一遭！」

林達三也不出聲，只是低頭看着那柄刀，突然之間，只見他身形半轉，手背震動，「刷」地一刀，向旁砍出，當他揮刀之際，蕩起一泓寒光，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後退了一步。

只聽得「刷」地一聲響，那一刀，正砍在林達三身邊的一張桌子上，刀身立時透桌而過，雖未將桌子劈成兩半，可是衆

人定睛去看桌子時，老厚的桌面上，有了極細的一道縫，自然是刀透桌而過時留下來，這柄刀竟利成那樣，各人更是呆了。

林達三將刀又還入腰帶之中，交在站在一旁呆若木鷄的店掌櫃手上，立時道：「請楊胖子來！」

店掌櫃接了那柄刀在手，一時間，也不知如何才好。不一會，楊胖子搖着芭蕉扇，赤着膊，走了進來，林達三立時將發生的事，對他說了，楊胖子越是聽，眼睛眯得越是小，道：「準是這主兒了！」

這一句話一入各人耳中，各人也忘了正是盛暑天了！

林達三像是還有點疑惑，道：「聽說玉娘子有這樣的一柄寶刀！」

楊胖子皺着眉，道：「對玉娘子的事，我們知道多少？」

各人面面相覷，楊胖子這一句話，大有道理，玉娘子、毒觀音的名字，人人皆知，可是，對她的事，有誰能說知道多少？達威鏢局的總鏢師，是一個矮個子，姓唐，名登，地趟拳法，河北第一，人又機靈，見識也廣，這時問道：「要是毒觀音來了，那麼，何以她將這柄寶刀，交了下來給櫃上？」

這一個問題，是人人心中都想到了的，不過由唐登說了出來而已，當然，也沒有人回答得出來。有的道：「或許她不是玉娘子？」有的道：「許是她表示沒有惡意？」有的則道：「哼，我們六家鏢局的高手全在，就是玉娘子、毒觀音，也得見風駛悝！」

各人口中，七嘴八舌，說的話全不一樣，但不論是面上裝成毫不在乎也好，裝成義憤塡膺也好，一本正經也好，心中有一點所想的，只怕全是一樣，那就是想到，要是能將這樣豐滿動人的大美人摟上一摟，親上一親，那才不枉投胎做男人！

這些人中，天地良心，唯一沒想到這一點的，只有楊胖子一個人，這倒不是楊胖子心不邪，人家打趣說楊胖子有別的原因，那也不必細表了。楊胖子翻來覆去，將那柄緬刀看了半晌，才交還了掌櫃，只說了一句話，道：「哥兒們，大伙兒今晚小心些！」就走了出去。

楊胖子回到了上房門口，仍然躺着在那張竹椅上，鐵雄也仍然坐在窗下，楊胖子對鐵雄說了經過，他講得聲音很低，可是等他講完，只聽得房內，傳來小媳婦的聲音，道：「可是有麻煩了？」

小媳婦進房之後，鐵雄就一直守在窗下，小媳婦沒有發出什麼聲響來，只不過時不時幽幽地嘆上一聲，那種低低的嘆息聲，就能叫人聽了，像是有人用繩子在勒着心一樣不好過。

這時，小媳婦一開了口，鐵雄反倒覺得好過了些，大聲道：「李嫂子放心，沒事！」

月色很好，院子裏很靜，上房四下全有人，看起來，眞不像會有什麼事發生，趕了一天路，也眞够疲乏的，可是誰也不敢闔一闔眼。

在大堂上，各鏢頭們在討論那女人的來路，有幾個越想越是熬不住，一個道：「我去探探，或許能探出些什麼來！」他一講完，立刻就走了開去。

林達三想出聲阻止，那鏢頭已走了出去，各人全是啞子吃餛飩心裏有數，眞有人後悔自己怎麼先不想到那一着。不過旣有人走了先着，再跟着去也就沒意思了！

那鏢頭出了大堂，脚就有一點浮，遇上了一個店伙計，問明了店主人的房在那個院子，直奔了去，到了門口，心咚咚跳着，先貼着門聽了聽，裏面那大美人，正在低哼着小調，聲音甜得發膩，那鏢頭聽得出了神，只覺得哼着小調的聲漸漸近了，越聽越甜，陡然之間，耳上一涼，臉門子裏一陣劇痛，眼前陡地發黑，剎那之間，除了本能地向前衝出去之外，什麼也做不了，自然，他更看不見，有一根又細又長，在月光下閃閃生光的長針，在他眼前奔出後，正從門縫之中迅速地縮了回去。

那鏢頭直衝進大堂來時，大堂中的各人，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是看看他神情，極其古怪，有人問道：「嚐着甜頭了？」

那鏢頭的身子陡地一挺，雙眼向前直視，一個老鏢頭立時道：「不好，他中了邪！」

一個「邪」字才出口，「砰」地一聲響，那鏢頭已直仆了下來，撞翻了一張櫈子，林達三一躍而起，來到那鏢頭身邊，伸手向那鏢頭的鼻端便探。

林達三的面色，變得如此難看，以致令得衆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林達三慢慢站了起來，大堂之中，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過了很久，才聽得林達三的口中，道出了兩個字來，道：「死了！」

鏢行中人，保着鏢在道上走，生死是尋常事，可是這時，却人人都感到不寒而慄，因爲這鏢頭的死亡，來得實在太平靜了，他興冲冲地走出去，不一會就闖了回來，沒有搏鬥，沒有任何異動，然而，他已經死了！

幾個年長的鏢頭，在畧呆了一呆之後，立時又俯身，將鏢頭的身子翻了過來，解開了衣袖，前心後心，各處要害，細細看看，可就是看不出一絲傷痕來，那麼多人，竟不知道這鏢頭是怎麼死的？

在一度寂靜之後，接着，便亂了起來，有的大聲叫着，有的雙手抱着頭，亂打着轉，掌櫃和伙計也奔了進來，店伙計一看到死了的鏢頭，登時傻了，結結巴巴，道：「他……他剛才還向我打聽，掌櫃的房間在那裏！」

林達三一聽立時喝道：「跟我來！」

他一喝，好幾個人，已錚錚地拔出了刀來，跟着林達三，向外直奔了出去。

等到林達三帶着十來個鏢頭，來到了掌櫃的房前之際，吵鬧的聲音，整座客店全驚動了。北霸鏢局的一干人，緊守着上房四周不敢動，幾個客商，打開門，探出頭來看，也全給鏢師們喝了回去。

林達三一馬當先，在門口站着，連起兩脚，「蓬蓬」兩聲，踢在門上，喝道：「出來！」

只聽得房內「啊呀」一聲嬌吟，門倒是立即打了開來，那女人站在門口，身上只穿着白綢小衣，長髮披散，鬆鬆地挽着，分明已準備睡覺了，這種束裝神情，看得衆人，都是陡地一怔。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長嘯



蕭逸・著
盧令・圖

妙體翩翩舞　鐶光霹靂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尉遲青幽從尉遲眞人顯示金身的暗示，及碧簡全批中的遺言，知道她與岳懷冰有姻緣之份，而同時岳懷冰也正是天一門正統弟子，尉遲青幽遂卽將天一門本門正統心法及馭劍之術，傳給岳懷冰，岳懷冰不特悟性極高，更能舉一反三，尉遲青幽傳授完畢後，欣然而去。那晚，岳懷冰與尉遲鵬共飯於聽雷閣，靈珠取出窖藏萬年青醇酒以奉，當兩人飲下兩杯後，靈珠在斟第三杯酒時在岳懷冰杯中作了手脚，致令岳懷冰飲後，腹痛如絞，滾倒在地，靈珠面現得色，却故作驚惶地，猛地撲向岳懷冰——

「岳相公……你怎麼了？」靈珠一面叫着，兩隻玉腕已把岳懷冰的身子托在了雙腕之上！迅速的向後面房中抱進去！

尉遲鵬由於事出倉促，一時也慌了手脚，當下不假思索的忙自跟了進去！

靈珠托着岳懷冰一直進入到「聽雷閣」，四顧道：「這裏連個床也沒有……暫時把岳相公安置到婢子房中可好？」

尉遲鵬焦急道：「隨便那裏都好！先看看他要不要緊？」

說時靈珠已抱着岳懷冰進入到自己房中——

她這間房子，佈置得極爲華麗，卽連尉遲鵬也大爲驚訝，只是眼前却不是說話的時候！

靈珠這時已把岳懷冰放倒牀上，却只見後者牙關緊咬。

兩隻手緊緊的握攢着，全身想是由於腹內奇痛難熬，雖然在昏迷中，兀自發着顫抖，臉上沁出一層汗珠，一顆顆大如黃豆，顯係痛苦到了極點！

尉遲鵬見狀，不禁大驚道：「不得了，你爺爺和小姐偏偏又不在……這個如何是好？」

靈珠一面用一方絹帕爲岳懷冰臉上拭着汗珠，一面伏在岳懷冰心口上聽了聽，又看了看他的眼睛，雙手，道：「少主人先不要慌，也許岳相公只是一時得了絞腸痧，這個病婢子會治！」

她一面說，一面把一雙柔若無骨的手掌，撫按在岳懷冰兩側胸上，輕輕摸了幾下。

說也奇怪，在她纖纖玉手撫摸之下，岳懷冰頓時停止了顫抖！

靈珠回眸向着尉遲鵬輕柔一笑，說道：「怎麼樣，少主人不必担心，這病我懂得治！」

尉遲鵬心情少定，道：「可是他怎麼還沒有醒轉——？」

靈珠睫毛下垂道：「岳相公可能是練功過勤，夜裏又着了涼，心裏有心事，上來連喝了三杯酒，一時才會發作！」

尉遲鵬道：「這些都不要去說它了，妳倒是快點爲他治病要緊！」

靈珠臉上一紅，粉頸下垂道：「看上去岳相公是因爲體內冷熱不接，才會一時發作，婢子須要用咀爲他引渡，他身上一暖和，接上了這口氣也就好了！」

尉遲鵬怔了一下，道：「必須要這樣才行麼？」

靈珠面現羞澀的點了點頭。

尉遲鵬道：「要多少時候？」

靈珠道：「除了渡氣以外，還要爲他全身推按和血，總要個把時辰才行——」

尉遲鵬道：「要這麼久麼？」

靈珠道：「總是要的！」

尉遲鵬嘆息了一聲，抱着一雙膊胳，在一旁坐下，說道：「好吧，那妳就爲他治吧！」

靈珠鼻中「哼」了一聲，眸子飛瞟了

尉遲鵬一眼，却是垂首不語！

尉遲鵬道：「妳怎麼不動？」

珠靈頭垂得更低了，並不言語！

尉遲鵬忽然「哦——」了一聲，站起身來，道：「是我在這裏你不好意思——可是？」

靈珠害羞的點了點頭，一張臉鮮紅欲滴！

尉遲鵬雖說是也知道靈珠一些既往，但是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靈珠竟然會對岳懷冰懷有什麼異心，當時微微一笑，遂卽舉步踱出！

靈珠待他步出之後，行前伸手一指，石門自行封閉。

她緩緩走向岳懷冰身前，伏下身來！

岳懷冰此刻雖然已不再痛苦，只是並未醒轉，他雙目輕闔，似乎在熟睡之中。

靈珠那麼近的看着他的臉，用手摸着他的頭髮，他的眉毛……那麼輕輕的撫摸着。

漸漸的她面現紅潮，那隻原本就極其誘人的丹鳳眼裏現出了一片醉人的魔光。

漸漸的她上胸頻頻起伏不已，發出了一陣急促的嬌喘之聲——

像是有一種無形的壓力，緊緊的壓着她，只是一瞬間她已彷彿變了個人似的。

起先她還似極力的克制着自己，兩隻手緊緊的抓着自己挺起的前胸，尖尖的十指早已穿透了身上的那襲羅衫，那麼用力搓揉着！

一刹時，她誘人的豐滿胴體，充滿了無限慾火，眼睛盪漾着渴望的春情魔光。

忽然她站起來，再也顧不到「羞恥」二字，十指分處，已把上身的一件短短羅衫撕裂開來，白晶晶，抖顫顫的一抹酥胸，玉峯纖腰，配合着她那張情發姣好如痴如醉的美麗容顏，交熾成一片驚心動魄的春情之火——

她緊緊的擁抱着他結實的身子，像是一隻情發的獸。

在一陣熱烈的擁吻之後，她變得益形痴狂。

忽然她躍身而起，纖腰扭處，下體的一襲短裙自行脫落，粉腰玉股，美腿豐臀，赤裸裸的暴露眼前！

就在這一刹間岳懷冰忽睜開了眸子。

靈珠在嬌呼一聲，赤裸的身子，驀地圍繞着那張床，快速的旋轉起來，披散的長髮，雲也似的散開着，美腿，豐臀，纖腰，酥胸，幻熾着夢般的慾火春情！

這般的色情慾火攻勢，眞較刀劍還要猛烈十倍！

岳懷冰的目光在初一接觸到這般情景時，無異的大吃一驚！

却只見隨着靈珠赤裸的胴體旋舞處，室內燈光頓時幻起了一片異彩奇光，原本就陳設在四壁的幾面銅鏡，迎合着靈珠旋轉的胴體，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各種不同的人體畫面——

無限春情，萬種香光，乍然一見，就算你是鐵打的漢子，也難以自持。

岳懷冰在驚心動魄的一刹那，忽然明白了怎麼回事，禁不住大喝一聲道：「靈珠——」

正在熱舞的靈珠，經此一聲斷喝，驀地停住了身子！

她鼻咽間發出了一聲曼吟，倏地朝着岳懷冰身上撲過去，岳懷冰乍驚之下，舉起右手，一掌直向靈珠赤裸的身子擊去！

只聽見「碰！」一聲。

掌力過處，靈珠嬌呼一聲，赤裸的胴體被擊得歪斜着直飛出去，「撲通！」摔倒地上，登時倒地不動！

岳懷冰心中一驚，忙自由床上躍身而下！

只見靈珠赤裸的身子，仰臥在地面上，咀裏微微發出呻吟之聲。

岳懷冰怔了一下，悵恨的忖思着：糟了，我怎可對她下此毒手，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却是怎生向她爺爺以及尉遲兄妹交待？

當下嘆息了一聲，忙自上前，將她由地上抱起來。

儘管他信心堅定，可是在目注手觸着對方全裸的玉體時，焉能無所動心？

他當時匆匆把她放置床上，目注向對方赤裸的身子，心想方才那一掌，也不知傷在了她什麼地方？目光情不自禁的，向着她聳峙的胸脯，以及纖腰，玉項之間看去！

奇怪的是以岳懷冰那等功力之人，方才那一掌，該是何等的力道？對方又是赤裸的身子，定必是挺受不住，身上傷痕是在所難免。

然而此刻，他目光過處，對方玉體上却是平滑完整，凹凸分明，那裏有絲毫掌傷痕跡？

他本來定心堅定！無奈對方是有意誘他上鈎！

原來靈珠生具異稟，其母於桃林感染三月桃瘴歸後受孕而生！那桃瘴乃是天地間一種奇淫至毒氣質！

靈珠之母發覺自己感染此症後，大是羞愧難當，待產下靈珠之後，含羞往見尉遲眞人，痛訴經過，眞人乃爲其母女細算本末經過，深深嘆息，告以桃瘴爲一千年桃花樹精所發，旨在迷其知覺，達到該樹精洩慾之目的，其母本身受害不大，惟所產之女（意卽靈珠）乃感染該桃魔靈氣成孕，生具奇淫異稟，每年一待入春，桃花將開時，必將發作，藉其姿色爲害人間至劇，萬萬不可收留等語。

眞人以修眞所在之地，竟有此淫魔樹精作祟，大爲震怒，言罷當卽陪同靈珠之母來至後山桃林，運其慧目靈光，果然覓得該千年桃樹魔精，運用道法逼使該樹魔顯現人形，乃見爲一長身妖嬈，頗具女態之粉衣少年。

尉遲眞人當場痛訴其罪，該樹精非但不知悔過，反倒以爲本身修煉千年，已具人形，猝然以其所煉毒瘴向眞人以及靈珠之母發作！

尉遲眞人大怒之下，一面運施仙法護住二人不爲毒瘴所傷，一面施展玄功「太乙神雷」，一時間電光雷火，密如貫珠，霹靂之聲上震九天！

那千年桃樹魔精至此始知厲害，却是逃已不及，爲神雷化爲飛灰，形神俱滅！

眞人斬殺樹魔返回之後，卽欲以飛劍斬殺甫經出世之靈珠，其母却跪地苦苦哀求！

至此事機洩露，蒼鬟奴得訊而至，聞

知經過後，亦跪地叩頭，求眞人網開一面，饒女嬰不死，告以其子早死，媳婦更無子嗣，靈珠雖是妖人之後，終是媳婦十月懷胎所產，哭求眞人饒其不死，自己甘願延遲一甲子修爲，爲其渡化，汰其淫穢之質！

尉遲眞人聞知後，閉目不言。

蒼鬚奴與靈珠之母只當不允，乃跪其座前苦求不去！

半個時辰之後，眞人開目，見二人兀自跪在座前，甚爲感動，告以方才並非不理二人，實則是運用智力，代爲推算。

由是乃允所請，却告以靈珠生性特異，目前雖饒其不死，往後必爲其翁媳累贅，尤其蒼鬚奴在仙業進展上，更爲之受害不淺！

此事過後不及一年，眞人遂即飛昇，蒼鬚奴謹記眞人之言，自幼即對靈珠教導極嚴！

翁媳二人天天對靈珠說教一些爲人道理，靈珠小小年紀，出落得至爲乖巧伶俐，人又冰雪聰明，蒼鬚奴翁媳非但不曾發覺出一絲異態，反倒覺得靈珠生性至孝，小小年紀見解超人。

蒼鬚奴心喜之下，乃將本身道法劍術傾囊相授，到得靈珠十歲那年，已得蒼鬚奴功力之半！

他們翁媳私下裏高興異常，方覺尉遲眞人推算得並不眞切，抱定了「人能勝天」之心，決心要將靈珠培植得格外出人頭地。

那裏知道好景不長。

就在靈珠第十二歲那一年上，一件大事發生了。

原來蒼鬚奴因覺兒子早死，元神尚未轉世爲人，曾收有兩個弟子，一名方尙爲，一名趙松，二弟子均當少年。

事情就發生在那個姓方的大弟子的身上——

就在那年初春，桃花將開之時，靈珠正逢天癸初來之時，果如當年眞人所言，一時春情猝發，方尙爲正當少年那裏堅持得住，竟爲其姿色所誘，二人背地裏幹下了不可告人之事！

靈珠生具乃父奇淫之質，人又生長得異常標緻，一經與異性交合，對方必感奇趣叢生，不知覺間爲其所迷。

如是不出一月，方尙爲已形容憔悴，體質枯竭，終至臥病不起。

蒼鬚奴細察之下，方尙爲始於垂死前道出經過，乍聞之下，蒼鬚奴直似晴天霹靂，簡直不敢相信，無奈事實俱在，不容其置疑。

那年初，方尙爲即以弱冠之年，喪生在年方稚齡的靈珠之手！

事情傳入靈珠之母耳中，經怒詢女兒證實之後，大是羞憤焦急，與蒼鬚奴商量結果，乃把靈珠鎖於石室之內！

春季一過，靈珠又像好人一般模樣，日日讀書練功，她母親天天爲她送飯，見狀還以爲她已改變氣質，經蒼鬚奴細察之下，證明她果然不再有任何異狀，這才將她重新放出！

誰知好景不長！

第二年桃花初開之時，靈珠却又似中了魔一般的，變爲淫娃浪女！

這一次她選擇的對像，自然落在了蒼鬚奴二弟子趙松身上！

趙松並不比他師兄方尙爲高明，當然也逃不過這步劫難！

事發後不出一月，即病發歸陰！

靈珠母親羞憤難當之下，橫劍自刎！

蒼鬚奴以茲事體大，再也不敢將事情隱瞞，乃親押靈珠叩見當時主人，即尉遲眞人之子，自承教誨不當請主人賜死！

尉遲眞人之子本名尉遲弓，聞知此事經過後，甚是悲痛，因其妻葛少華亦曾勾引同門師弟李天心姦情在前，「已不正焉能正人」？

他得知靈珠之出生前後詳細經過後，頗爲同情此女之遭遇，乃下令將靈珠幽禁於「紅梅閣」！

自此靈珠即在「紅梅閣」一住數年之久，紅梅閣地處大雪山後山經緯地脈之中，是以每日「子」，「午」天地交泰之時，爲天地「子午兩極神光」所必經之處！

尉遲弓所以要把靈珠幽禁於紅梅閣內，本意亦想借助每日兩次之神光照射，去其本身淫穢雜質！

該「兩極神光」，一熱一寒，當受者至感痛苦不堪，只是對修道者却有培元固本之效，只是靈珠却不自知而已！

在紅梅閣她深居五年之久，直到尉遲弓與其妻葛少華鬧翻，劍下兵解，葛氏被逐之後，尉遲一家人至此益形凋零！

五年來靈珠氣質已變化了許多，經其苦苦向其祖父蒼鬚奴與尉遲兄妹哀求之後，才蒙放她出來。

轉眼間又是五年過去！

靈珠已是二十二三的年歲，出落得益加成熟標緻，在紅梅閣五年深居之功誠然有效，看上去她確像是換了一個人似的，即使每年桃花開時，她亦不再舊病發作，蒼鬚奴以及尉遲兄妹均代她竊喜不已——

那裏料到，那「子午兩極神光」並未能將她身上污穢雜質去淨，如果再能忍上五年，必然大功可成，如今經五年調養，魔相再長，終於功敗垂成，又變回到原來模樣。

這多年來，靈珠之道法劍術，均大有進展，兩極神光復爲她鍛鍊出金剛不壞之軀！

就在這個時候，岳懷冰來到了山上！

時間又是那般湊巧，正逢初春桃花將開之時，靈珠情發難耐深閨寂寞，很自然的就選中了岳懷冰爲追逐發洩的對像！

惟她年事已長，同時鑑於以往兩次經驗，深知岳懷冰身份較之昔日之趙，方二弟子大爲不同，私心甚是畏懼！

這可又應上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那句話了。

她內心越是儘量克制，越是壓不住揚起的那腔慾火，尤其是岳懷冰翩翩風度，豪邁英姿，只須多看上他一眼，即使她徹夜慾火難熬，這才使她不顧一切，捨身相誘！

不意岳懷冰乃未來「天一門」光大門戶之人，本身根骨質稟，皆屬上乘，且爲人正直，定心堅强，靈珠自信一露眼睛，深具誘惑之力，不意施展之下，岳懷冰竟然不爲所動，是以第一次乃故藉侍奉他沐浴爲由，欺騙岳懷冰冒然入浴「地骨泉」



內！

「地骨泉」萬年寒泉，即使是練成道法劍術之士猝然跳入也難當奇寒之質，況乎岳懷冰一介凡人，那裏挺受得住，是以入水不久，起浴時即告不支昏迷過去。

靈珠見有可乘之機，正思先以體溫助其醒轉，雙方赤裸對擁時，俟其一醒即使展媚力誘其入套上鈎，與成好事！

那裏想到，正當她寬衣解帶，正待施展之時，恰逢尉遲青幽來閣探視岳懷冰起居，見狀大驚復怒，當場施展仙家禁制，將靈珠身子定住，即時喚來蒼鬚奴，着其處置（事詳前文）。

當年靈珠害死方，趙二弟子時，尉遲兄妹一來年事尙小，大人又隱瞞不告，後來年長雖有所聞，亦是一知半解，並不知靈珠乃如此可怕之人！

是以此次事發後，尉遲青幽只口頭訓誡，復經蒼鬚奴跪地討饒後，即不深究。

然而蒼鬚奴却是對靈珠深知之人，心中大生隱憂，是以在靈珠第二次誘惑岳懷冰不成之後，即決定將靈珠再行幽禁「紅梅閣」之內！

只是多年相處，已生感情，靈珠又跪地哭求，蒼鬚奴乃允許她每日「子」，「午」兩個時辰自往紅梅閣接受兩極神光浸體之罰，平常時間仍在「聽雷閣」侍候小姐！

蒼鬚奴深知尉遲青幽道法已深得「天一門」眞傳，劍術更是極高！

他深深以爲有尉遲青幽就近之監視，再加上自己對岳懷冰暗中小心保護，靈珠萬難得逞！

那裏想到百密一疏，仍然有此一險！

靈珠本意今夜誘使岳懷冰自往「紅梅閣」，是時要其目覩自己裸體接受兩極神光浸體之苦，引起其同情，再侍機加以勾引——

但是這種想法到底不切實際，終非十分理想有把握之事，岳懷冰到時不去，自己也是無可奈何！

她這裏正自担心懸念不下，偏偏岳懷冰自行送到！

事情眞是那般的巧！

偏偏尉遲青幽被蒼鬚奴閒話一激，怒火中獨往前山而去，蒼鬚奴放心不下，亦趕往一察究竟！後山只剩下尉遲鵬與心上人二人獨在！

靈珠私下窃喜不已，暗喜機會難得。

她昔年從母習練道法時，其母烏氏本爲苗族女子，苗女多擅習「蠱」，乃由其母處習得此術，並且由烏氏處收養了一條幼蠱。

多年來，她閒中無事，將那條幼蠱豢養成虫，而且與自己本命相接，原來只是養着好玩，這一次却是藉着岳懷冰之事派上了用場！

是以，就在爲岳懷冰斟酒之時，偸偸將那條本命仙蠱放入岳懷冰酒杯之內！

岳懷冰不察飲下，頓作巨痛！

其實乃是靈珠暗中操縱蠱虫作祟，旨在爲其製造此刻機會！

她並且知道尉遲鵬爲人忠厚，道法功力皆不如其妹尉遲青幽甚遠，只要畧作姿態，即可將其騙過！

事實證明她這一想法完全正確！

果然尉遲鵬被她騙至閣外！

靈珠乃把握此一刻難得機會，施展其嫵媚之術，並假意中掌爲岳懷冰打倒！

其實她法力深厚，以岳懷冰此刻功力要想傷她，談何容易。

這時岳懷冰把她抱到床上，細察其體，不見傷痕，心中已生疑心？

靈珠自信麗質天生，一身媚蕩，這可使柳下惠拜倒裙下，不意岳懷冰慧根極深，並非如她所想像那般容易上鈎之人！

一時情急之下，倏地張開一雙玉腕，像是八爪魚般的，緊緊已把岳懷冰抱在懷裏了！同時櫻口輕開，朝岳懷冰臉上噴出了一口含有異香的粉紅色淺淺輕烟！

岳懷冰頓時只覺得一股桃花異香撲面透鼻直入，刹時間心搖意盪，忽覺出下丹田一陣奇熱攻上，通體熱血貫注！

靈珠早已將櫻口送上，同時把赤裸的晶瑩玉體，儘情的在對方身上糾磨不已。

岳懷冰心中雖知不妙，奈何已是力不從心。

靈珠看看時機成熟，玉體倏翻，已跨騎在對方身上，她這裏竟然動手，爲其寬衣解帶！

不意方自將岳懷冰一件上衣剝下，倏地發覺到對方右手腕上帶着一個白色骨鐶——不由大吃一驚！驚呼了一聲，倏地向後一縮！

那具骨鐶，正是蒼鬚奴贈與岳懷冰的降魔至寶「變相鐶」！

在本質上，靈珠究係樹魔之後，是以乍見此物，禁不住觸目驚心！一時面色慘變！

岳懷冰到底是身具慧根之人，見狀陡然記起蒼鬚奴當日贈鐶時所囑之語！

眼前本已是情急萬分，當初蒼鬚奴贈鐶時，曾告誡他此「變相鐶」爲降魔法器非魔不可施展，否則自身必將反受其害！

他心中雖極明智，只是眼前却已無考慮之餘地，情急之下，他默憶着蒼鬚奴贈鐶時，所傳授之二字施展口訣！同時左手按蒼鬚奴所授方式，方自一拿手訣！

心念方動，嘴裏已迫不及待的大聲叱出「必」「嘛」二字！

刹時間，只覺得手腕上一陣暴炙急熱，那枚「變相鐶」已猛轉疾旋而出！

仙家降魔之寶，畢竟不同一般——

只聽得耳邊，疾風响處，眼前一片灰白光華，刺目難開——

方才戴在自己手腕間的那枚骨鐶，竟然化如車輪般大小的一團輪光，高高在上，隨着輪光飛旋之勢，洒出了一天奇光，像是一面長圓形的桶狀光帳，已將眼前的靈珠隔空罩住。

同時間，那骨鐶上所雕刻的兩顆骷髏人頭，也都隨着旋轉之勢，各自脫鐶飛出光圈之外，變爲拷拷大小的兩顆怪頭，巨口張處，飛出一靑一紫兩道光華，自光帳外直穿而入，射向靈珠赤裸的軀體之上！

靈珠在光帳初落之時，一拍頭頂，放出一蓬桃色紅光，尙能勉强迎架住落下的光帳，只是早已花容失色，香汗淋漓，頻頻嬌喘不已！

這時乍見這一靑一紫兩道光華，不禁大爲驚駭，尖叫一聲：「岳相公饒命！」遂即咬破舌尖，仰首空中，噴出了一

口血雨，化爲一圈傘狀紅光，向着頭頂飛護迎上！

無奈，青紫之光去勢猛銳，力道萬鈞，靈珠拚捨元氣噴出之一口血雨所化血傘，只一招架，頓呈不支之勢！

眼前奇光閃得數閃，那面紅色血傘，頓時化爲一陣白烟，刹時間幻爲子虛！

靈珠慘叫一聲，踉蹌倒地！

那一青一紫兩道光華，趁勢自左右同時射下，有如剪尾神龍——

眼看着靈珠卽將在此青紫二光交剪下性命不保！

岳懷冰心念一驚，道聲：「不好！」

他這裏快慌躍起，正待施展蒼鬚奴所授方法，將空中「雙相鐶」招回，其勢似已不及！

只見青紫二光連閃之下，靈珠倏地尖聲慘叫，似已受傷不輕！

同時間，窗扇爆破，發出霹靂聲響，石屑飛揚中，尉遲青幽與蒼鬚奴雙雙現身而入。

一照面之間，卽由尉遲青幽手上發出了匹鍊般的一道白光，迎住了青紫二光！

蒼鬚奴却大聲喝道：「岳少主萬請開恩，請收下寶物，才好說話！」

岳懷冰原本準備收鐶，只因乍見尉遲青幽與蒼鬚奴現身，心中吃驚，頓了一頓，那裏想到這一遲頓却差一點要了靈珠性命！

蒼鬚奴突然一喝，這才使他有如夢中驚醒一般，慌不迭的按照蒼鬚奴所傳授收取之法，心中默念，伸手一招。

空中那兩顆人頭，陡地將青紫二光收回，隨同着那輪旋轉的鐶身，車輪般地一陣疾轉，反向岳懷冰身上飛來。

岳懷冰大吃一驚，只覺得那枚骨鐶來勢極快，方覺出白光耀目，閃得一閃，已自無踪，正自奇怪，這才發覺到竟然緩緩的戴在自己右手腕上！小小一枚骨鐶，想不到竟有這般威力，眞正是他做夢也難以想到的事情！

這時蒼鬚奴已由地上將靈珠抱起——

他想是羞見靈珠赤身露體，隨手翻起一張被單，將靈珠裸露的身子包裹在內！

尉遲青幽驚慌的收了劍光，上前向岳懷冰道：「你受傷了沒有？要不要緊？」

岳懷冰呆得一呆，嘆息道：「青妹來得正好——唉！這件事眞是從何說起？」

說罷痴痴的坐了下來！

尉遲青幽上下看着他，想是羞於出口，却又不得不問，她吶吶道：「我是說，你可曾與靈珠……？」

岳懷冰明白她的意思，頓時臉上一紅，搖搖頭道：「一切萬幸……只是——」

尉遲青幽一顆懸着的心，總算放了下來。

這時蒼鬚奴已安置好靈珠的身子，匆匆上前，關心的道：「岳少主那你……還好吧？」

說時他滿臉懺悔，一顆大頭深深的垂在胸前！

「還好——」岳懷冰苦笑了一下道：「我看令孫女似乎病情有異……前輩不可等閒視之！」

蒼鬚奴那張醜臉一時漲得通紅，頻頻嘆息着道：「眞正是家門不幸……家門不幸！」

尉遲青幽一雙秀眉緊緊皺着，似乎對此事頗是不能釋懷模樣！

蒼鬚奴連說了兩聲「家門不幸」之後，遂卽又長嘆了一聲，淌下淚來！

「這孩子……唉唉……他算是孽由自取，自食惡果，已經得了報應……」

岳懷冰大吃一驚，問道：「她……怎麼了？」

說完猛的偕尉遲青幽撲向往前！

只見靈珠面無血色，雙目微開，順着口角淌出一縷鮮血，她乍見尉遲青幽與岳懷冰同時出現眼前，似乎至爲激動，鼻翅頻頻張動不已，眸子裏同時淌出了熱淚！

蒼鬚奴這時也來到了床前，只是眉頭緊皺，不發一語！

靈珠眸子首先接觸到岳懷冰，道：「岳相公……請你原諒我……我……對不起你——」

岳懷冰苦笑道：「是我一時失手……姑娘你暫且休息吧！」

靈珠聞言竟自泣出聲來！

她淚眼汪汪的注視向尉遲青幽，泣不成聲的喚道：「小……小姐……我錯了！我對不起你……我……」

說時哽咽着咳出聲。

尉遲青幽忙自上前扶她坐起，却發覺到靈珠嘴裏咳出大股的鮮血！不由不大吃一驚！

她驚慌的一面代爲揩拭，一面扭過頭來看向蒼鬚奴。

蒼鬚奴抬手以袖口，在臉上拭了一下，原來他早已熱淚滿臉！

靈珠似乎已經十分的微弱了。

她一面喘息一面注視着蒼鬚奴道：「剛才我昏迷中看見媽媽……媽媽說我在陽間的時間到了……要爺爺看在我死去媽媽的份上，賜我兵解……並且將我元神收入瓷瓶之內……」

她頻頻喘息不已，雖然只說了這幾句話，却已似用了全身力氣……

「……媽媽說，把那個小瓷瓶交與岳相公……有一天他將爲『天一教主』，那時求他以仙法代孫女超度……也許尙可來世轉渡爲……人！」

蒼鬚奴淚下如雨道：「乖孫女，爺爺本心正是如此，你且莫多話，先將元神歸眞，俟時機到來，脫竅飛出，千萬不要慌張，否則一經散開，只怕卽使小姐道法高深，也救不了妳！」

靈珠聞言後，微微點頭，遂卽不再多說。

尉遲青幽聆聽至此，也不禁深深爲之感動。

她輕輕一嘆，緩緩將靈珠身子靠向床邊，遂卽後退，道：「靈珠——妳不必担心，既然這樣，我就以我玉陰之劍助妳兵解就是！」

蒼鬚奴頓時面現喜色，頻頻道謝道：「謝謝小姐，謝謝小姐！」

尉遲青幽看了靈珠臉色一下，見她雙眉緊鎖，一副痛苦乏力神態，知道她必正在聚集眞力原神歸竅——這是一步至爲重要工作，等一會原神出竅之時凝固，或是散開，皆在她此刻運功收聚的步驟之上！

多年主僕情誼，尉遲青幽見她如此痛

苦，不禁大爲同情！

她輕嘆一聲道：「靈珠，妳眼前傷勢過重，不宜過於用力，我且助妳一臂之力，將元神歸注吧！」

說罷將一隻纖纖玉手緩緩伸出，同時指尖向上一挑，隨地由掌心內發出了一股白濛濛霧氣，約有杯口般粗細，看上去有形無質，却又聚而不散！

這股發自尉遲青幽掌心的白氣，正是她本身所練內炁元陰之氣！一經注入到靈珠身上之刹那，倏地見靈珠身上起了一片顫抖！

刹時之間，她臉上反映出一片紅潤之色。

蒼鬚奴見狀臉上再次現出喜色！

尉遲青幽側視向他道：「蒼鬚奴，事不宜遲，你還不準備麼？」

蒼鬚奴張惶道：「老奴遵命！」

他身形微晃，已由破碎珠壁窗間躍身而出，落在數丈以外一堵山石之上。

同時他由身上取出了一個狀似葫蘆的青色小瓷瓶，速迅的將瓶蓋打開——

岳懷冰大概要算是現場最爲緊張的一個人了。

同時他注意到，尉遲鵬正在這時由遠處奔馳而至，當他發覺到這番景象之時，霍然止步！

閣室內外，整個的空氣好像一下子膠住了。

看看時機來到！

尉遲青幽猝然清叱一聲道：「石靈珠，我飛劍將由妳正面頂上劈入，妳守候的元神且記避開我飛劍正鋒，火速向身後上飛離，妳爺爺在那邊等妳，妳可記得？」

靈珠聞言，含淚點首。

尉遲青幽話聲一完，遙向外方蒼鬚奴點首示意，倏地一撤掌，將發出的本身元炁之氣收了回來，就在那股元炁眞氣收回的一瞬之間，她肩上的那口「鑄雪」仙劍，早已化爲一道白光，直向着靈珠當頭斬落直下。

那眞是驚心動魄的一刹那！

但只見這道白光閃得一閃，靈珠頭頂已爲劈開來。

劍光一出卽收，「嗆！」的一聲，已回插入尉遲青幽身後劍鞘之內。

岳懷冰目光一直注視着靈珠頭頂，只見劍光落下的一刹那間，却由對方分開的頭顱之內，驀地上湧出一道粉紅光華。

就在那道粉紅光華簇擁之間，現出一個酷似靈珠生前模樣一般無二的小人了。

看上去那小人約莫只有半尺長短，在環身粉紅光華簇擁之下，一出軀壳至爲慌張。

尉遲青幽指向外方的蒼鬚奴，大聲叱道：「還不快退！」

紅光內的小人倏地一驚，返身向窗外縱出，想是功力不濟，原神勉強聚結，一經出壳，卽有收攏下落之勢，飛速也頓時慢了下來！

蒼鬚奴見狀大爲焦急！

須知這類元神靈胎，最忌驚嚇，尤其是像靈珠本身道力尙未臻至煉神出竅之地步，勉强聚結脫竅而出，旨在逃命，那是萬不得已，是以些許意外驚動，都有可能致其元神於死地！

卽使是一陣意外的風力，也可能把她虛聚的元神吹散了。

是以尉遲青幽與蒼鬚奴，空具有一身法力，却不敢冒然施展，爲的就是怕靈珠元神受不住這番驚嚇！

在場每個人的眸子，都用着焦急的意態注視着當空靈珠的本命元嬰，替她担上一把冷汗。

尉遲青幽這時身子已縱出閣外，她生怕此時來上一陣意外的風，是以在身子縱下的一刹那，已施展禁制，向着東西南北各處指了一下。

頓時之間，現場變成了完全靜止的模樣！

只見空中小人在左右前後一陣驚慌顧盼之後，遂卽向着尉遲青幽身邊吃力的飛來。

尉遲青幽連連向空中比着手勢，指示她飛向蒼鬚奴，那小人似已會意，吃力的轉過身來！

看上去，她似乎已經力量用盡，前進的速度慢極了，而且每每有下墮之勢！

尉遲青幽焦急的跟在她身下，不時的輕輕向她足下暗運用潛力，意在拱托着她元神不致分散開來。

如此，那小人才在極爲緩慢的速度之下，緩緩前進，進速之慢，比蝸牛快不了多少！

蒼鬚奴早已急出了一身汗來，他右手持瓶，左手連向着空中靈珠元神招喚着。

就在這般情景之下，空中小人兀自累現不支，幾次三番的現出降落之勢，如非是尉遲青幽那般無形潛力托着她，只怕早已摔落下來。

如此進進停停，小小一段路，行了有一盞茶的時間，看看已來到蒼鬚奴身前丈許左右，空中小人却現出再也行不動的形像！

同時那幢環繞着她身側四週的粉紅光華，原先是一團圓光，此刻却已變成了長圓形，每每現出卽將散開之勢。

蒼鬚奴和尉遲青幽俱都知道，這團紅色光球，正是出護靈胎的生命溫床，關係着其內的元嬰安危至爲重要，一經破開，其內元嬰勢必當場受害，見狀俱都臉上現出驚駭表情！

所幸雙方距離已近！

空中小人已累得頻頻喘息不已，她身子方一停頓，身外光線忽地發出了「波！」的一聲輕响，幻爲千百道粉紅色輕煙四下飄散開來！

眼看着空中小人身軀像是扭曲着，漸漸拉長大有分開之勢——

値此一瞬間，蒼鬚奴陡地一聲喝叱，再也顧不得她是否當受得住驚嚇，左手二指向着瓶口一指。

眼前奇光猝現——

卽見由瓶口之內，怒噴出一道五色彩氣。

那道五色彩氣一經出瓶，已由四面八方，直向着空中小人兜了過去！

像是漁夫撒網一般，一下子已網了個結實！

事實上就在瓶內那股五色彩氣湧出一刹那間，空中小人整個軀體已經散了開來，化爲無數道顫抖的蛇狀紅光。

剛剛意欲向四下散開逃竄，却吃蒼鬚奴瓶內五色彩氣一下子全形爲網兜住。

隨着蒼鬚奴運功向着瓶口再次指了一下，即見五色彩氣急速的向回裏一收，「嗖！」的一聲，如同長鯨吸水般的，已隨同此網中的靈珠元神，一併吸入蒼鬚奴手中青瓷葫蘆瓶口之內！

蒼鬚奴匆匆蓋好瓶蓋，這才像完了一樁心願的鬆了一口氣！

在場各人同時也鬆了一口氣！

岳懷冰萬萬不會想到靈珠竟然會落到如此一步田地，事情總是因爲自己而起，眼看着活生生的一個人，慘遭飛劍劈面而亡，心中自是悲感不已！

他呆凝的目睹着雲珠似臥在床上的屍體，內心眞有萬般感觸！

不知何時，尉遲兄妹以及蒼鬚奴亦都來到了面前！

除了尉遲鵬因爲事出倉促，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之外，尉遲青幽以及蒼鬚奴二人臉上並沒有悲傷之色，尤其是蒼鬚奴反倒現出無限欣慰的表情！

岳懷冰嘆息了一聲，正想向他表示內心的歉意。

蒼鬚奴却已先笑道：「總算托小姐與岳少主的鴻福，靈珠能够落得如此地步，實在出乎老奴意料之外，老奴總算不負其所托，也對得起她身在九泉之下的娘！」

想是他內心太激動了，悲喜交加之下竟使得他老淚簌簌，不時的舉起衣袖，抹着眼睛！

尉遲鵬看到這裏，實在蹩不住心裏的悶胡蘆，驚惶的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不過才離開一會……怎麼會發生這種事，靈珠怎麼會……？」

尉遲青幽吟笑道：「你也太粗心大意了，岳二哥……要不是見機得早，祭出了降魔法寶，只怕——」

說到這裏臉色微微一紅，下面的話實在不好再說下去。

偏偏尉遲鵬不明究裏，還是打破砂鍋問到底的道：「只怕怎麼樣？」

尉遲青幽看着他「哼！」了一聲，紅着臉賭氣把身子轉向一旁，不再理他的。

尉遲鵬轉身向岳懷冰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你不是得了絞腸痧昏過去了嗎？……怎麼會……？靈珠是在欺你嗎？」

岳懷冰笑着尷尬道：「誰知道——我也弄不清楚！」

「你怎麼會不清楚？」

尉遲幽翻着眼皮，一副茫然神態又道：「……我本來守候在你身邊，靈珠說要爲你的身體推拿，又要用咀爲你引渡眞氣，覺得有我在不好意思，我才離開的……怎麼會……你好了，她反倒死了……我可眞是弄糊塗了！」

尉遲青幽一雙秀目望着他，叫道：「你呀！你還是糊塗一點好了！」

蒼鬚奴這時已用床上被單，把靈珠遺下的「色身」全部包裹住！

由於靈珠已把全身精血聚爲護神溫床，是以肉身雖爲飛劍斬開，却不見一點血漬。

蒼鬚奴因聽到尉遲鵬說爲岳懷冰得了絞腸痧，不由心裏動了一下——

他當然瞭解到必然是靈珠玩的手段，當時急忙走近岳懷冰身前，仔細的向岳懷冰臉上注視了一陣，又注視了一下他的眼睛。

尉遲青幽關心的道：「怎麼，有甚麼不對麼？」

蒼鬚奴先不答話，却問岳懷冰道：「岳少主你肚子還痛不痛？」

岳懷冰瞠然一驚，搖搖頭道：「現在不痛！」

蒼鬚奴道：「岳少主先不要出息，看看如何？」

岳懷冰當然依言而行，暫時蹩住一口氣不呼吸！

起先並無法毫異樣，可是蹩到後來，他忽然就覺出了不對！

當時只覺得腹內腸中似有一物倏地動了一下，緊接着一陣攻心奇痛

他忍不住鼻中哼了一聲，臉色猝然大變。

奇怪的是他鼻中一經恢復呼吸之後，腹內疼痛頓時中止，也不再覺出腸中有何異狀！

蒼鬚奴目睹一切之後，禁不住發出了一聲嘆息道：「這都是靈珠弄的手脚。」

他頓了一下，十分汗顏的看向岳懷冰道：「方才岳少主是否飲酒了？」

尉遲鵬搶先答道：「不錯，喝了幾杯萬年青！」

「這就是了！」蒼鬚奴嘆息着道：「不瞞岳少主說，我那孫女兒靈珠，在少主們的酒中下了『蠱』了！」

包括尉遲兄妹在內每人都吃了一驚！

蒼鬚奴垂下一顆大頭，恨恨的嘆了口氣道：「所幸老奴發覺得早，否則腹內這條惡『蠱』一經入腦，除了靈珠本人在世以外，只怕誰也無計可施！」

尉遲青幽聞言一驚，向岳懷冰招手道：「二哥，你過來！」

岳懷冰走過去，尉遲青幽細看了看他的眼睛，懷疑的道：「看起來不像是中了蠱的樣子呀！」

蒼鬚奴道：「小姐有所不知，這條蠱虫是我那媳婦贈靈珠，多年來早已與靈珠性靈生命相接，此刻靈珠元神蟄伏老奴瓷瓶之內，她這條蠱也就失所依賴，勢將蟄伏在岳少主體內，永世不出了！」

尉遲青幽眉頭微皺，冷冷道：「小小蠱虫何足爲害，我用劍炁將它處死！」

說罷玉指一伸，正待發出劍道，蒼鬚奴忙止道：「小姐暫且不要！」

尉遲青幽不明道：「爲甚麼？」

蒼鬚奴道：「小姐所知不深，小小一條蠱虫自然是當受不住，只是此一來，那條惡蠱不甘受死，岳少主只怕要受許多痛苦。」

尉遲青幽點頭道：「我倒是沒有想到這一點！」

「再說——」蒼鬚奴眼中含淚道：「這條蠱虫早已與靈珠生命相結，如果將牠殺死，我那孫女兒靈珠元神保不住因此受害，投鼠忌器，還是由老奴另施別法兩全的好！」

尉遲青幽微微一笑，暗裏責怪自己魯莽，她本是遇事極爲細心之人，想不到竟然也會亂了方寸，推其因無非是對岳懷冰過於關懷之故——

（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長篇故事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公羊翎等召集羣豪會，遂行圖霸武林野心，詎爲白雲飛斥破陰謀，加之海外三仙突如其來，破玉子與華百陀一招火併，兩敗俱傷，鐵笛神尼趁機將射日劍自華百陀手中奪回，交予白雲飛，與會羣雄一哄而散。歐陽空被天龍門掌劍雙絕押至一破廟等候松金國師，毒神夏聳仞適巧碰到，被歐陽空花言挑撥，與掌劍雙絕拚鬥，劍絕爲毒蛇咬傷，幸松金適時趕到，殺死毒蛇，但松金也爲毒蛇咬傷，竺西與陶墨人雙攻毒神，夏聳仞得歐陽空之助，獨力應付陶墨人，陶墨人見毒神指端發出黑氣，不敢硬拚——

大意中鉅毒　發奮突重圍

陶墨人這個意念在腦海中有如浮光掠影一閃而逝，他收劍一退，高聲叫道：「竺兄，我們先收拾他。」

就在這個時候，那竺西身子斜斜一弓，掠空而來，他一抖手中利刃，一蓬青濛濛的劍雨朝夏聳仞劈去！

夏聳仞兩面受敵，怒吼一聲，道：「不要臉——」

一個碩大的身子陡地拔向空中，在空中恍如停頓了一下，正好脫出二道劍光之外，而免於受傷。

但是竺西和陶墨人都是一代劍術名家，身形晃處，雙雙掄劍追去，劍光閃處，自左右合擊而去。

夏聳仞雖然是百毒門至尊，無奈這兩個年輕人功夫太高，他心中一凜，腦海中如電光火石樣浮現一個意念。

他疾快地忖思道：「老烟虫看我兩面受敵不幫助我，顯然是存心給我難堪，我在此多留無益，倒不如改日找他們一一算帳……」

他陡地一連揮出四掌，連着擊出數種不同的力道，逼得陶墨人和竺西倒退數步，他乘這一稍縱卽逝的機會，如電的向外面撲去。

老烟虫歐陽空看得雙眉一皺，罵道：「王八羔子，你想溜開……」

夏聳仞這時存心一走了之，冷哼一聲，身形在空中連換數個姿式，那陶墨人和竺西雖然功力通神，到底是晚了一步。

竺西撩劍破空劈去，喝道：「閣下要走可沒有這麼容易……」

語音甫逝，夏聳仞撲出的身子忽地自空中墮下來，只見一枝長劍自門外直穿而入，幾乎削到夏聳仞的臉上。

人影幌動，一個青年人悄悄出現在大殿裏，右手握着一枝長劍，冷冷地凝視着毒神夏聳仞。

夏聳仞被人一劍逼回原地，心裏頓一驚，他驟見這個青年人如此冷酷的望着他，不禁大怒。

他冷哼一聲道：「你是誰？」

那青年沒有說話，只是冷冷地瞥了跌坐在地上的松金大喇嘛一眼，在那眼神裏

有種不信的神色。

竺西疾忙收劍而退，恭聲道：「二太子……」

李竝頷首道：「松金大國師，傷得如何？」

松金大喇嘛此刻突然睜開雙目，在夏鞏仞臉上怨毒的一掃，自地上緩緩的站了起來。

他恨恨的道：「如果我不是會藏土伽藍大法，早已死去多時！」

李竝冷漠的怒視了夏鞏仞一眼，道：「這人竟敢打傷大國師，我二太子今天非要他的命不可，來，你們誰願把這個傢伙拿下來……」

陶墨人和竺西雙雙一晃身形，把夏鞏仞圍困起來。

夏鞏仞一聽這個青年人便是當今皇帝後裔二太子李竝，心中着實大大一震，他雖是一代毒神，但在太子的面前，他也不敢過份放肆。

他冷冷地道：「誰要敢來我就施出『無影之毒』……。」

歐陽空在旁邊哇哇大叫道：「王八羔子，你不會打他一頓……」

李竝斜睨着歐陽空道：「又是你這個老烟虫……」

歐陽空一瞪眼大喝道：「他媽的，我老烟虫怎麼樣——」

二太子李竝在江湖上雖然沒有怎麼樣，但在帝王皇朝中却是極有聲望之人，他一看大烟桿歐陽空如此沒有教養的出口罵人，頓時有一股怒火自心中湧起。

他勃然色變，怒叱道：「歐陽空，你胡說甚麼？」

松金大喇嘛曉得大烟桿歐陽空咀裏最是缺德，他唯恐歐陽空說出更難聽的話來，急忙晃身躍了過去。

他寒着臉道：「老烟虫，你不要忘記我們約定……」

歐陽空一生之中最是注重承諾，他和松金大喇嘛較技輸了之後，答應任由松金大喇嘛處理，除非在押往二太子的途中，有人打敗松金大喇嘛，那個約定才算無效，歐陽空聞聲之下，大是懊喪，立時低頭不語。

夏鞏仞那知歐陽空和松金大喇嘛之間的事情，他見有機會可以利用，在那陰沉的冷冰冰臉上立時浮現出一絲笑意。

他嘿嘿一笑道：「歐陽空，我倆先殺出去再找他們報仇……」

松金大喇嘛冷冷地道：「你想的倒天眞，可惜沒有那麼容易……」

說着振臂一揮，一道如山的掌影幻化劈出。

夏鞏仞足下微移，怒吼道：「我還怕你——」

他這時自知要想衝出重圍不是件簡單的事情，登時存了僥倖一拚的念頭，是故回聲未落，雙掌陡地左右一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一取松金大喇嘛，一取二太子李竝，端是令人意想不到。

松金大喇嘛臉色一變道：「你敢。」

他施出藏土絕傳「天龍掌」渾厚的掌勁，電快的劈了出去，但是他應變的速度雖快，却無法阻止夏鞏仞擊向二太子李竝身上的那隻手掌，只急得他大聲怒吼。

陶墨人這時離二太子最近，他一見二太子李竝危險，奮不顧身的躍了過去，整個身軀擋在二太子的身前，長劍如電的劈出！

「噗——」

陶墨人只覺眼前金星直射，龐大的身軀被那渾厚的掌勁擊得發出一聲大响，張口噴出一道血雨。

夏鞏仞這時因松金大喇嘛那拚命的一掌而收斂了不少勁道，他雖然打了陶墨人一掌，自己也被陶墨人反手刺出的劍刃劃了一道口子，他痛得怒吼一聲，疾忙拔起身形，向側傍躍了開去，而松金大喇嘛那一掌頓時落空。

陶墨人一個踉蹌向前倒去，二太子李竝疾忙伸出一隻手掌將他扶了起來，只見陶墨人臉色蒼白，在咀上溢出一條血絲。

二太子李竝拍拍他肩頭道：「你保駕太子有功，我會提升你——」

陶墨人聽得心裏一喜，頓時忘了本身的嚴重傷勢，他輕輕一抹咀角上的血漬，急促的咳了一聲。

他連忙謝道：「多謝太子賜恩……」

二太子李竝目光朝場中一瞥，將手中的長劍斜斜的一抖，顫出數個極大的光圈，並發出龍吟似的劍嘯聲。

他大笑一聲，道：「我要親自殺死他，替你報仇——」

他飛身向前一躍，穿過松金大喇嘛和竺西晃動的身影裏，恍如空中閃過的電光一樣，一劍快捷的劈去。

毒神夏鞏仞在松金大喇嘛和竺西的連環攻擊下，已經相形見拙，漸漸有些支持不住，這時突然又來一個二太子李竝，他更顯得不行了。

他氣得怒吼數聲，大聲的道：「歐陽空，你死了！」

歐陽空見夏鞏仞打得搖搖晃晃心中直樂，他連吸數口烟，緩緩的吐出白白的烟霧，嬝嬝的消逝於空中。

他呵呵一笑道：「夏鞏仞，我老烟虫可幫不上忙——」

他一眼瞥見龍形掌魏彬伏在大劍手曾萬德身上，輕輕笑了一下。

龍形掌魏彬緩緩抬起頭來，怒喝一聲道：「你要幹甚麼？」

歐陽空雙目一瞪道：「奶奶的，你瞪甚麼眼？我老烟虫如不是看你們可憐才告訴你呢，你趕快背着你師兄去百毒谷找夏馥萍，她會救你大師兄……」

龍形掌魏彬猶疑了一會，一語不發揹着大劍手曹萬德向廂外馳去。

「喂！老烟蟲，我不行了……」

夏鞏仞實在被逼急了，他急喘數聲勉强的又支持了幾回，但時間一久，準死在這三個聯手攻擊的高手劍下。

歐陽空不屑的一笑，正要譏刺夏鞏仞幾句的時候，驀地裏有一聲大喝，從殿外如雷似的傳了過來。「住手——」

這聲沉重如雷的大喝，恍如自空中降下來的霹雷，震得碎石屑簌簌抖落，使得場中快要分出生死的激鬥，立時停下來。

夏鞏仞像是鬥敗的公雞一樣，急忙深吸口氣，將那耗去的體內眞力，疾快暗中調息恢復，準備在必要時拚着受傷衝出大殿。

喝聲一落，一個冷煞的少年，如幽靈似的飄了進來，這些江湖的高手心神同時一震，不由得沉默起來。

歐陽空一晃大烟桿，呵呵笑道：「白雲飛，我老烟蟲差點給鼈死了！」

白雲飛神情冷漠的一笑道：「老烟蟲，這些令人討厭的傢伙又找你的痲煩了，哼！我冷血劍客今天非教訓教訓那些夜郞自大目中無人之輩，讓他們知道冷血劍客的朋友，不是那麼好欺負的……」

二太子李竝神色微變道：「你眞要和我爲敵——」

白雲飛冷冷地道：「江湖上講究的恩怨分明，你慫恿手下三番數次追殺老烟蟲歐陽空，這筆賬我自然要找你算……」

二太子李竝臉上慘然一笑，在那深邃的目光裏，陡地湧出一股怨毒的煞意，陰沉的笑了笑。

自從冷血劍客白雲飛如幽靈似的出現之後，毒神夏鞏仞便又自在起來，他想起白雲飛初上百毒谷時的情形，不過是個小孩子，那知晃眼之間，他就躍登爲武林頂尖的高手，並闖出冷血劍客的名號，這個突飛猛進的功力，使這個終生玩毒的老魔頭，深深畏懼白雲飛向自己尋仇……

他疾快的忖思道：「我要設法和冷血劍客白雲飛取得諒解，而共同對付二太子李竝這一夥人，然後再毀掉白雲飛……」

這個念頭在他腦海之中一掠而過，正當第二個意念發動之時，他忽然發現有二股冷煞的目光，無情的凝視在自己身上。

他心中一震，不覺得扭頭望去，只見冷血劍客白雲飛臉上湧出無限的殺機，沒有一絲感情的望着自己。

「他的目光好冷——」

這是他第一個印象，夏鞏仞凜凜的一顫道：「白雲飛，你這樣看我幹甚麼？」

白雲飛向前斜斜跨了一步，冷笑一聲，道：「我想在你臉上發現你第二個臉譜，像你這樣沒有一絲人情的東西，隨時都有幾種面孔出現，而處處都是害人的笑臉攻勢……」

夏鞏仞被罵的心頭火起，氣得遙空撩起一掌，重重的擊向地上，只聽嘭地一聲大响，在地上陷出一個深深的大坑，擊得石屑飛揚，大殿瀰漫起一道濛濛的塵霧。

他怒吼一聲道：「白雲飛，你這是甚麼意思？」

白雲飛不屑的一陣大笑道：「我們之間尚有一筆數不清的恩怨，待我把那些妄稱爲武林一流高手的狂徒打發掉再和你算賬……」

夏鞏仞冷笑數聲，冷冷地道：「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冷血劍客白雲飛冷漠的哼了一聲，緩緩地將斜掛於背上的射日神劍取在手中，一顫之間，連着幻化無數的劍光。

他豪氣雄邁的斜睨了場中一眼，大聲的道：「是那個找老烟蟲的痲煩？」

歐陽空曾經有過二次被白雲飛救助的經驗，每當他瀕臨絕境的時候，白雲飛便會如影隨形，像幽靈一樣的出現，他除了衷心的感激之外，對這個寧折不屈的青年人那份豪氣，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他將手中大烟桿往松金大喇嘛身上一指道：「這王八羔子最令人討厭——」

白雲飛凝重的在松金大喇嘛臉上一瞥，冷冷地道：「松金，你給我滾出來！」

藏土第一高手松金大喇嘛踏入中原以來，還未曾有人敢如此當面叫罵過，他氣得神色一變，仰天狂烈的一陣大笑，身形輕晃，向前連踏五步。

他嘿嘿一聲冷笑道：「閣下不要太狂了！」

白雲飛將射日神劍斜斜的擧在胸前，在那冷漠如冰的臉上，逐漸顯現出一絲冷酷的笑意。

他冷哼一聲，不屑的道：「如果你能在我手下走出十招，我冷血劍客白雲飛從今以後決不管你任何事情，如你在我手裏連十招都走不出去，請你卽刻給我滾回藏土，永遠不准踏進中原一步，否則我會毫不客氣的將你活活劈死……」

他說的話鏗鏘有聲，一個字一個字的沉重有力，那冷冰冰的口吻有如發自一個殭屍的口中，是那麼令人寒顫與心驚。

松金大喇嘛被那無形的話聲震得心神一顫，從額上滾下了顆顆豆大的汗珠，一股從未有過的畏懼自心底漾起，暗中陡地打了一冷顫。

但却有一股無比的怒火直衝胸間，他憤怒的大吼了一聲，全身骨骼一陣密响，整個衣袍都隆隆的鼓了起來。

他顫聲的大喝道：「白雲飛，你太欺人——」

他這時恨怒交加心頭，將全身眞氣繞行於經脈一週，渾厚的氣勁刹時凝聚於右掌之上。

掌刄在空中泛起一道圓形的大弧，澎湃的一股大力，恍如傾瀉而出的洪流，向着白雲飛身上山湧而去。

白雲飛長劍一抖，叱道：「我就先讓你一招——」

他身形一晃而起，電快的拔高數尺，在那奔激濺揚的掌風之中倒射而出，停身於二太子李竝的身傍。

二太子李竝被白雲飛那身出奇拔類的功夫所震駭住了，他見白雲飛如電的飄落在自己身前，一個惡毒的意念如電的掠過腦際。

他向竺西連施眼色，竺西頷首，陰沉的嘿了一聲，在那低嘿之聲尚未發出之時，他手中薄而銳利的長劍，已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之下，向白雲飛的背後刺了出去，這一招快速絕倫，那一劍已如一枝長戟似的刺了進去。

「哼——」

白雲飛冷哼一聲，驀地一個轉身，只聽「喀察」一聲，那竺西刺在他身上的長劍立時斷爲二截，墜落在地上。

他回身冷冷地一哼，道：「我冷血劍客一生之中最恨人家背後偷襲，像閣下這種武林的敗類，我必須讓你嚐嚐偷襲的滋味……。」

他捨棄了松金大喇嘛，晃身朝竺西撲了過去，射日神劍化作一縷寒光，分取竺西身上三處重大要穴。

竺西一擊無功，此時早被對方那神奇幻化的武功所震懾住了，白雲飛一劍劈來，他竟然連抵抗的能力都沒有，愕愕的望着白雲飛。

二太子李竝見竺西呆着等死，心裏陡

地一驚，他運起手中長劍拚命向前一躍，朝射日神劍撞去！「噹——」

一聲清脆的響聲迴盪在整個的大殿裏，二太子只覺手臂一顫，長劍已被削爲二段，而竺西却因二太子李竝這橫空撞來的一劍，脫出死亡的危險。

松金大喇嘛陡地一聲暴喝道：「白雲飛，不要傷二太子——」

白雲飛正待給予二太子李竝和竺西致命的一擊，驀聞松金大喇嘛暴喝一聲，如電撲來，他疾忙一個大回身，不屑地道：「我們兩個勝敗還未分出，你是否要和我單獨一鬥……」

松金大喇嘛神色一變，道：「你功力如神，我自知不是你的敵手，從今以後我松金大喇嘛決不再和歐陽空過不去，只望你不要傷二太子……」

「龜兒子，我還怕你——」歐陽空晃身撲了過來。

白雲飛一揮手，松金大喇嘛趕快和二太子李竝，竺西及陶墨人走出大殿，含恨而去。

夏鞏仞見這一班人很快的退走了，他也悄悄地拔起身形向大殿外行去。

白雲飛一聲怒喝道：「回來！我沒有讓你走。」

夏鞏仞身子才踏出二步，身後陡地響起一聲如雷似的大喝，震得他心神一顫，那跨出的脚步，不自覺的收了回來。

他回身冷冷地道：「你喊着老夫到底有什麼事？」

白雲飛臉上在剎時間罩上一層濃濃的殺氣，他雙眉緊緊一皺，在那薄薄咀角上立時現出一絲冷酷的笑意。

他冷冷地道：「我要你的命……」

夏鞏仞只覺心神一顫，那冰冷的語聲有如寒冰似的襲進了他的心裏，使他驚悸的望着白雲飛。

他問道：「你說什麼？」語聲一頓道：「我和你沒有什麼仇，你爲什麼要殺死我？」

白雲飛臉色陡地一變，在那無涯的回憶裏，他恍如又看見點蒼滅派的慘事，那無情的烈火鉅毒，兵刃之下，點蒼弟子三百餘人，俱死在無量宗門下的弟子們的手中……

他向前大跨一步，道：「夏鞏仞，你大概還記得我頭一次走進百毒門時的情形吧！我由一個不會武功的孩子而躍爲天下一流高手，你知道這是爲什麼？」

夏鞏仞一怔道：「我不知道。」

白雲飛冷漠的一笑道：「我練功夫的目的是替點蒼派報仇，也是替我爹爹報仇，如今，你們百毒門便是我要尋找的仇人之一……」

「什麼？」夏鞏仞大喝一聲道：「你說什麼？我們百毒門和你爹爹的死有什麼關係？白雲飛，我夏鞏仞並不是怕事之人，你不要含血噴人……」

「呵呵！」歐陽空大烟桿一掄，自大烟鍋裏昇起一條嬝嬝的淡烟，他呵呵乾笑兩聲，猛吸幾口烟。

他緩緩吐出白霧樣的長烟，不屑的道：「夏鞏仞，連你都不敢承認……」

夏鞏仞一瞪眼，喝道：「老烟虫，你要我承認什麼？」

白雲飛冷冷一笑道：「我要你承認點蒼滅派之事，有你們百毒門弟子參加，那次若不是你們百毒門放毒，也許點蒼派不會有那麼悽慘的下場……」

夏鞏仞神色慘變，道：「胡說！我們百毒門根本沒參與那件事。」

「龜兒子，你又說謊了！」歐陽空怒叱一聲道：「連我老烟虫都知道你派弟子參加消滅點蒼派的計劃，在我老烟虫面前，你倒裝什孫子……」

「老烟虫——」夏鞏仞驀地揮拳拍了過來，大喝道：「你存心給我難過——」

這一掌是他畢生功力所聚，掌勢一動，空中響起一陣極大的異嘯之聲，呼呼風聲中，狂烈的掩了過去。

歐陽空陡地一晃身形，大喝道：「你敢情是想殺人滅口——」

他可不是好易與的人，未等夏鞏仞的掌緣削來，大烟桿已經疾點而出，照着夏鞏仞的脅下點去。

「嘿——」

夏鞏仞冷嘿一聲，左掌斜斜揚起，在空中一晃，電光石火般照着大烟桿上擊來，其力道驚人。

歐陽空哈哈大笑道：「你這王八羔子妄想毀我大烟桿……」

他正待收回大烟桿時，冷血劍客白雲飛身形向前一躍，陡地橫在兩人的中間，歐陽空看得一楞，慌忙退了出去。

歐陽空不解的道：「白雲飛，你這是幹什麼？」

白雲飛微微一笑道：「這是我個人的事，你不要多管……」

夏鞏仞驟見冷血劍客白雲飛滿臉殺氣的向自己走來，心裏不禁暗暗一驚，他迅快的將全身勁力聚了起來，駭懼的望着白雲飛。

白雲飛冷漠的道：「無量宗主吳劍南是否在未滅點蒼派之前，曾和你商量如何毀滅點蒼派的計劃，而你在無量宗宗主吳劍南發動消滅點蒼派時，暗中派了門下去參與那件事情……」

夏鞏仞冷冷地道：「這事是吳劍南幹的，你爲什麼不去找他——」

白雲飛目中兇光一閃，道：「我殺了你之後，再去找吳劍南那小子算帳……」

「嗡——」

夏鞏仞乘着冷血劍客白雲飛說話之際，右臂一抬，自脅上飛起一隻黑色的大蜂，嗡地一聲，向白雲飛的面上飛去！

白雲飛怒叱道：「憑這三尾毒蜂還奈何不了我——」

他急忙撩起射日神劍在空中一轉，那個大黑蜂立時圈進一片劍光之中，被那鋒銳的劍刃絞得粉碎。

夏鞏仞目睹自己發出的三尾毒蜂在頃刻間被射日神劍劈得粉碎，他心中一寒，竟沒有勇氣再施出另外的毒物傷害白雲飛了。

劍影如電的佈滿空中，一溜冷寒的劍光陡地顫動而來，恍如一條銀鍊一樣向着夏鞏仞的胸前點來，毒神夏鞏仞怒吼數聲，連着揮出二掌。

白雲飛冷哼一聲道：「我能讓你逃出射日神劍之下，也枉練劍一場……」

他嚴肅的輕叱一聲，劍身上泛起一片

寒颯光影，一式「旭日東昇」對着夏鞏仞的身上射來。

夏鞏仞沒有想到對方年紀如此之輕，便已得着劍道上的精髓，在平淡無奇的一招裏，所含蘊的威力竟能使一個江湖頂尖的高手連回手的餘地都沒有。

夏鞏仞腦中這時盡是如何破解對方這一招的念頭，楞楞出神中，居然不閃不避的任那銳利的長劍襲來。

「呃——」

夏鞏仞不愧是一個武林的一代高手，在臨危的一剎那裏，身形電快的一晃，在危髮一際間閃避而去。

但是白雲飛劍道上的功夫並不是一日練成的，夏鞏仞雖然能避過致命的一劍，可是左臂上依然被划破一條長長的口子，他痛苦的發出一聲低呃，驚惶的望着白雲飛。

白雲飛冷冷地道：「我曾經發過誓要把毒門中的人殺絕，你將是百毒門的第一個——」

「爲什麼？」夏鞏仞滿臉都是恐怖之色，道：「難道就是因爲我門下弟子幫助吳劍南……」

他深深覺得這個青年人給於百毒門的威脅一天比一天厲害，在對方冷煞的目光裏，夏鞏仞恍如看見百毒門百餘弟子死在對方劍刃之下……

「哼——」白雲飛冷冷地哼了一聲，道：「如果不是你們百毒門參與那件事情，我相信天南一角無量宗派是沒有能力在一夜之間毀去點蒼……。」

這時，他手中的長劍斜斜指在夏鞏仞的咽喉之處，只要微微一用力，那無情的劍尖便會刺死夏鞏仞。

一股從未有過的恐懼在毒神夏鞏仞臉上顯現出來，他冷汗涔涔而落，竟然絲毫也不敢動彈。

他顫聲的道：「你將長劍拿開——」

白雲飛冷冷地一笑，說道：「我要你說出參加毀滅點蒼派的，除了天南一角無量宗派和你們毒門之外，還有那些參與此事的——」

夏鞏仞退了一步，非常痛苦的道：「我不知道——」

白雲飛冷酷的一笑，冷寒的長劍又向前推進了幾寸，夏鞏仞只覺喉頭一痛，幾乎透不過氣來。

白雲飛冷煞的道：「我只再推進兩寸，你便沒命了，現在你已面臨生死的關頭，說不說全在你自己……」

夏鞏仞腦海中一連串湧起數個不同的意念，疾快的忖思着如何逃脫對方的手中，但形勢顯然，欲想安全的撤身離去，似乎沒有這個可能……

腦海中如電的漾起一個念頭，疾快的忖道：「我何不利用對方追尋仇蹤的心理，而設法離開這裏，然後，再來報今日之仇……」

這個意念如電光火石間一閃而逝，他冷冷地道：「你要我說出來不難，可是必需放我……。」

「當然——」白雲飛朗聲的一笑，說道：「只要我認爲你說得對，便放過你一命的……」

夏鞏仞低頭沉思了片刻道：「點蒼滅派之事，本是無量宗爲報六十年前棲霞子於一夕之間殺死無量宗七十餘弟子之仇，無量宗宗主吳劍南唯恐自己力量不够，派遣弟子遍邀武林各派，而眞正參與此事者，却只有武林二堡和本門……」

白雲飛目光一凜，道：「那二堡？」

「落魂堡和天星堡！」夏鞏仞目中閃過一絲詭譎之色，他嘿嘿一笑道：「這兩大堡都是無量宗主吳劍南的心腹，你若要找他們的算賬，恐怕沒有那麼簡單……」

「嘿嘿——」他乾嘿一聲，身形突然的一退，脫出白雲飛劍光所指的地方，大步的向大殿外行去。

「回來！」

這有如悶雷似的沉重喝聲自白雲飛的咀裏發出，震得瓦屑俱顫，迴盪的餘音，像波浪一樣的不絕於耳。

夏鞏仞心神一顫，緩緩的回過身來。

他滿面驚悸之色，懷疑的道：「你說話怎麼不算數？」

白雲飛冷冷地道：「你死罪雖然可免，活罪可不能不受，看你告訴我這些事情的份上，我只要廢了你這武功……」

「什麼？」夏鞏仞顫聲的道：「你簡直不要臉——」

話聲未了，冷血劍客白雲飛已倏然躍了過去。

眼前寒光一閃，射日神劍將他身外的四個方位都已封住，一溜光影驟奔胸前「七坎」大穴。

夏鞏仞臉上神色在一瞬間連着變幻了數種不同的顏色，他深知自己只要被對方的劍尖點中「七坎」要穴上，那身練就不易的武功便要被廢而去了，心中一寒，大吼一聲，在刻不容緩之間退了開去。

他怒吼道：「白雲飛，你說話等於放屁——」

白雲飛一怔道：「你再說一遍——」

夏鞏仞斜斜劈出一掌，大聲的道：「你欺人太甚，我們拚了！」

他曉得冷血劍客白雲飛決不會輕易放過自己，自己只要一落在對方手中，這身武功便要被廢了。

要知一個練武的人愛惜自己那身練來不易的武功，比自己的性命還要重要，當他知道自己由一個會武功的人而變爲一個不會武功的人時，那種痛苦比殺了他還要難過。

夏鞏仞深深知道那種錐心的痛苦決非自己所能忍受，這時他抱着寧爲玉碎，不讓瓦全的心理，這一拚命倒也令人不敢輕視。

二人身若疾風，轉眼間二十個回合過去。

歐陽空見兩人相拚命的打法，心下不由焦急起來，他揚起大烟桿連吸幾口，雙目不瞬的盯着場中。

他吐出一圈圈白烟，疾忖道：「白雲飛功力愈來愈行了，我歐陽空以前妄要收人家做徒弟，現在想來眞是好笑，我非但無法教導人家，反而三番四次讓他來保護我……」

陡地，白雲飛一墮身形，叱道：「夏鞏仞，你敢……」

「嘭……」

在一聲沉重的大響裏，白雲飛和毒神

夏鞏仞的身形一分，各自退了五六步，一縷鮮紅的血絲自毒神咀角溢出，他急促的喘了一口氣，臉色立時變得蒼白……。

白雲飛手持射日神劍一步一步的走了過來，那雙嚴厲的目光有如利刃般的投落在夏鞏仞的身上。

夏鞏仞痛苦的顫聲道：「白雲飛，你好狠……」

白雲飛一掄射日神劍，那劍刃上泛起一股冷寒的劍芒，他冷漠的道：「點蒼派橫遭滅派之禍，死了不下三百弟子，你們對那些無辜的人下如此重的毒手，難道我就不能狠……」

語聲一頓，長笑道：「夏鞏仞，以你那種低劣的手段，殺你並不爲過……」

他豪邁的一陣大笑，倏地運轉劍光，往夏鞏仞的胸前挑去！

「白雲飛，你住手……」

這聲嬌呼急切的響了起來，白雲飛心裏一緊，劍勢未落，急忙收劍而退，迴過身子扭頭望去。

在那雙深邃如海的目光裏，陡地浮現出一個嬌小玲瓏的身子，他的全身經脈一緊，幾乎要喊出聲來……。

夏鞏仞全身一顫，道：「馥萍，我的孩子……」

公羊馥萍幽怨的望了白雲飛一眼，緩緩走到毒神夏鞏仞的身前，她傷心嘆了口氣，凝視着夏鞏仞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夏鞏仞輕輕一拭咀角上溢出的血漬，道：「孩子，妳怎麼啦？」

公羊馥萍凄然的道：「我不是你的孩子，你不是我的爹……」

「妳說什麼？」夏鞏仞驚駭的道：「誰告訴妳的……」

他的心神恍如受了鐵錘重重的一擊，幾乎被擊得片片破裂開來，一件不願爲人知道的事情終於抖露了出來，使得夏鞏仞痛苦的望着馥萍臉上。

公羊馥萍痛苦的道：「你不要再騙我，我的爹是公羊翎……」

「胡說！」夏鞏仞急切的道：「這顯然是有人故意中傷，破壞我父女之間的感情，馥萍，妳是一個好孩子，不要去信那些鬼話……」

公羊馥萍心裏非常悲傷，她見這個老人如此焦急的掩飾這件事情，不禁更加的難過了……。

她搖搖頭道：「不管你是不是我的親爹，我依然會像以前一樣的敬愛着你，所以今日我決不讓白雲飛傷了你……」

她輕輕一拭掛在臉上的淚痕，幽怨的斜睨了白雲飛一眼。

只見得冷血劍客白雲飛那時也正茫然的望着自己……。

公羊馥萍的心神一顫，緩緩走向白雲飛的身前。

她幽幽地一聲嘆息道：「白雲飛，請你放了我義父……」

夏鞏仞一楞，道：「什麼？妳叫我義父……」

他似是沒有聽到公羊馥萍會突然的改起口來，頓時有一股涼意自心底湧起，他知道，這個最令他疼愛的女孩子再也不屬於他的了……。

公羊馥萍回頭顫聲的道：「你雖不是我親生的爹爹，可是卻養育我十幾年，我稱你一聲義父是應該的……」

「呃……」夏鞏仞痛苦的低呃了一聲，詫異的望着公羊馥萍，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感到心中碎裂片片……。

公羊馥萍緩緩的收回視綫，投落在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身上，輕輕的道：「雲飛，你答應我麼……」

「哼……」白雲飛冷哼一聲，道：「我爲什麼要答應妳……」

「啊……」公羊馥萍驚悸的退了二步，顫聲的道：「雲飛，你……」

白雲飛心中疾忖道：「我的心裏在燃燒着仇恨的怒火，點蒼滅派的慘事，恍如剛剛發生不久，我要找那些可恨的賊子報仇，不論誰替這些仇人求情，我都不會答應，……」

忖念未逝，他冷冷地說道：「馥萍，這是我和他個人之間的事情，請妳退向一邊，日後，你就知道我爲什麼不能輕易放過他，……」

歐陽空呵呵一笑道：「小丫頭也替老毒物求情來了……」

夏鞏仞大喝一聲道：「老烟虫，你安心，你……」

歐陽空冷冷地道：「這是報應，誰也救不了你……」

冷血劍客白雲飛將手中射日神劍運力一逼，在劍尖上陡地湧起一股冷寒的劍芒，閃閃爍爍……。

他冷煞的一笑道：「夏鞏仞，你可以出手了！」

夏鞏仞這時心神俱裂，存於胸中的那股戾氣雖然使他凶念急轉，可是對方那種令人駭懼的神威逼得他不敢發作起來。

他嘿嘿一笑道：「白雲飛，你不要逼人太甚。」語聲一轉又道：「如果不是因爲我受傷極重，老夫豈會懼怕你……。」

白雲飛冷哼一聲，向前大踏一步，冷寒的劍光如電的揮出，一溜劍芒破空顫起，挾着異嘯射出。

他滿臉殺氣，輕喝道：「你死罪可免，活罪得受……」

正在這時公羊馥萍輕叱一聲，身形突然的躍了起來，在空中連着換了三個姿式，一手斜斜的劈落。

掌風威烈凌厲，狂飈起處，凌厲無比的罩向白雲飛的身上。

白雲飛沒有料到公羊馥萍會驟地向自己劈來一掌，他愣了一愣，急忘晃身一躍，退出五尺之外。

他滿臉詫異的驚聲問道：「馥萍，妳……妳瘋了！」

公羊馥萍滿面淚痕，他恍如非常痛苦似的，咀唇輕輕顫動，種種欲言又止的樣子，當眞是人見人憐……。

良久，她方悲涼的一笑，道：「雲飛，你不要逼我，不管我義父有何重大罪孽，我都不能容許你在我面前殺死他……」

「馥萍……」

毒神夏鞏仞怒吼一聲，公羊馥萍驚悸的望了她義父一眼，只見一代毒門高手夏鞏仞此刻臉上瀰漫起一片濛濛的青氣，憤怒的盯着白雲飛。

公羊馥萍駭然的叫了一聲，道：「義父，你怎麼啦？」

夏鞏仞冷冷地恨聲道：「我要施出無影之毒和他同歸於盡……」

公羊馥萍惶悚的一顫，一股深濃的恐怖之色在她臉上顯現出來，他顫聲的道：「義父，你不能……」

大烟桿歐陽空驟地臉色大變，大烟桿在空中一掄，顫出無數的桿影，他愼重的低喝了一聲，急行了三步。

他大聲的道：「夏鞏仞，你只要敢施出霸道無倫的『無影之毒』，日後，我老烟虫必血洗百毒門，將你那些毒子毒孫，殺死殆盡，讓你們百毒門，從此自江湖上除名，……」

夏鞏仞只是冷冷地望了歐陽空一眼，他冷哼一聲，斗大的手掌倏地撐開，緩緩地抬了起來。

他嘿嘿一陣冷笑，怒聲說道：「白雲飛，我只要將雙手在空中一搓，你便中毒而死……。」

「哼……」

白雲飛不屑的哼了一聲，緩緩將射日神劍插回劍鞘之中，凝重的運起了師門神功，一道無形的勁氣刹時瀰漫佈起，使得整個隆隆鼓鼓過來。

他深吸口氣，腦海之中疾忖道：「我必須要施出太陽三式將夏鞏仞毀於掌下，才能逼使他沒有機會發出無影之毒……」

他冷漠的道：「你如果眞敢施出『無影之毒』，我立刻殺死你……」

「嘿……」夏鞏仞低嘿一聲，大笑道：「白雲飛，你主意打錯了……」

「義父……」公羊馥萍驚悸的叫了一聲，她晃身撲在夏鞏仞的身上，緊緊抓住了他的手臂搖晃着他。

她近呼哀求的道：「義父，你不能這樣不顧性命……」

夏鞏仞全身似是受了什麼重大的震撼一樣，在那蒼老的面上浮現出一片黯然的神色，他悽然的搖了搖頭，輕輕撫着公羊馥萍的髮絲，沉重的道：「孩子，我敢發誓妳是我親生孩子，在這世間裏我唯有和妳相依爲命，如今妳不知受了誰的挑撥而使我們父女感情破裂……唉……」

他悲涼的一聲長嘆，忽然狠心的將公羊馥萍推了開去，雙掌在空中一搓，一道青濛濛的霧氣揚起……

歐陽空目眥欲裂，大喝道：「小心，小心……」

白雲飛早將全身勁氣佈滿身上，他見毒神夏鞏仞在一搓雙掌之間，便有一股霧氣齊出，暗中叫了一聲道：「不好！」

他陡地一移身形，右掌如電光火石樣的擦出，一股火紅的光華，從掌心之中隱隱透出，向着毒神夏鞏仞的身上擊去。

「雲飛，不要殺我義父……」

公羊馥萍發出一聲尖叫，掩着臉悲泣起來，那迴腸盪氣的泣顫聲嬝嬝的消逝於空際，嗚咽飄進每人的耳中……

白雲飛心神一震，那發出的力道不禁一鬆，暗中嘆了口氣，腦中疾快的現出無數的念頭。

「我不能殺死夏鞏仞，而讓公羊馥萍恨我一輩子……」

「呃……」一聲慘呃之聲過後，毒神夏鞏仞一個龐大的身軀倏地倒了下去，一股股紅的血水自咀角溢出，流於地上。

「義父……」公羊馥萍驚悸的狂喊了一聲，撲在夏鞏仞的身上，輕輕哭起來。

白雲飛非常痛苦的道：「他不會死，在妳的面前我不忍下那樣的手……」

公羊馥萍恨聲道：「我不要聽，你壞死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落寞的一聲長嘆，和歐陽空並肩向大殿之外馳去！

× × ×

點蒼山在日光下顯得沉醉了，在這迤邐千里的雲山下，冷血劍客白雲飛突然的緊張起來。

他茫然的仰首望着繚繞在白雲裏的山巔，在心中忽然生出無限的感慨，想到那慘遭塗炭的靈山，如今不知變成什麼模樣時，臉上忽然掠過一層黯然的神色。

他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終於又回來這裏了！」

大烟桿歐陽空見這個青年人在頃刻之間變得如此傷心，也不由一陣唏噓，他連吸數口烟道：「小子，我們上去看看！」

兩人身形展開，馳步若飛，不消多大工夫，已經走在登山道上，兩人越爬越高，快到峯巔時，山風凜烈，雲霧在足下繚繞，彷彿與塵世間整個地隔離了，青松翠柏，巍然穿生於峯巒之間，「上清觀」已一片慘然，使人覺得這個有數百年歷史的古刹，頹敗得快要塌了。

「噹……」

清越的鐘聲在清風裏飄散開去，那響亮的鐘聲依舊，可惜如今人物全非，已不是當年的「上清觀」了。

白雲飛陡地一刹身形，道：「裏面有人！」

歐陽空捋鬚沉思道：「江湖上都說點蒼派滅派之後沒有一個弟子生還，今靈山依舊，鐘聲響澈不絕，難道還有點蒼派弟子……」

忖念未逝，上清觀裏忽然有人影一閃，這個人影身法輕盈快捷，若非歐陽空這等人物，當眞不容易發現。

白雲飛滿面詫異之色，他身形一掠，道：「我們進去！」

兩人身形在空中連晃三晃，踏上上清觀的石階射進大殿裏，只見冷清清的大殿裏打掃得非常乾凈，恍如經常有人在這裏走動一樣。

白雲飛和歐陽空在大殿裏掃視了一圈，沒有發現一點蛛絲馬跡，心中頓時納罕起來。

歐陽空一摸腦袋，道：「怪了，剛才明明看見一個黑影，怎麼？……」

白雲飛也是想不出所以然來，他四下畧畧一掃，咀角上忽然漾出一絲笑意，領着歐陽空走向天井之處。

天井旁邊聳立着一個六尺長的大石柱，在石柱上刻着一個大八卦，白雲飛曾經曉得這大八卦的用處，他走到那大八卦圖處，朝着巽，乾兩個記號上用力撥一下。

只聽一聲輕響過後，那個大石柱忽地往後面移開，露出一個大圓洞。

歐陽空伸了伸舌頭，詫異道：「奶奶的，你們點蒼派，還有這樣一個隱密的地方……。」

白雲飛目光一凝道：「小心，裏面有人！」

歐陽空性子最烈，他一聽這洞裏隱藏着武林高手，頓時有一股怒念湧上心頭，大煙桿於空中一晃，向前走了二步。

他大罵道：「那個龜兒子躲在裏面給我大煙桿滾出來……」

「照打——」

自那黝黑的大圓洞裏傳來一聲叱喝，只見三點寒星恍如急矢一樣的射了出來，成品字形的飛到。

歐陽空大煙桿輕輕一掄道：「他媽的，你敢吃老子的豆腐……」

「叮！噹！」連着三響，那三點寒星完全被大煙桿砸飛而去，墜落於地上。

這暗器一過，大圓洞裏響起數聲如雷的吼聲，只見三個年輕的小道人各握着一把長劍，瘋狂的衝了出來。

歐陽空怒笑一聲道：「龜兒子原來是你們搗鬼！」

他疾快的掄起大煙桿，施出一個怪招，分別點在這三個小道人的手腕上，頓時三劍齊飛通通墜落在地上。

那三個小道人駭得臉色大變，楞楞的望着大煙桿歐陽空，似乎不相信一個糟老頭子會有這樣高的功力。

白雲飛冷煞的道：「你們是什麼人？爲何躲在這裏……」

這三個小道人頓時變得毫無懼色，索性閉上雙目，對白雲飛的問話充耳不聞，像是置生死於度外一樣。

白雲飛一連問了幾次，那三個小道人始終不予理會，歐陽空看得大怒，伸手給了三個小道人每人一掌。

「拍！拍！拍！」

一連串的響聲清脆的傳了開來，那三個小道人挨打之後，突然同時睜開眼睛，恨恨的望着歐陽空。

只聽他們同聲的罵道：「我們點蒼弟子並不怕威脅，你這老混蛋縱然打死我們，我們也不會告訴你半個字……」

白雲飛一驚道：「你們是點蒼弟子？」語聲一頓又道：「我也是點蒼弟子！」

這三個小道人猶疑了一刻，顯然不信冷血劍客白雲飛也是點蒼派弟子，俱是不屑的輕啐了一口，那種視死如歸的樣子，使白雲飛和歐陽空同時一愣。

其中一個冷冷地道：「你不要拿話來騙我們，點蒼派除了我們三個生存之外，還沒有聽過有弟子能逃過那次死刧……」

白雲飛曉得他們不會相信自己是點蒼派的弟子，他雙手拿出斜插於背後的射日神劍，在他們面前一晃，只嚇得他們面色蒼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斜伸長劍，說道：「這是點蒼鎭派之寶『神劍』，你們總該相信我是點蒼派的，……」

那三個小道人驟見射日神劍出現在他們的面前，滿面驚異的跪了下來，對着射日神劍拜了三拜。

首先站起來的那個道人，道：「弟子雲風，清風和忘情，不知……」

白雲飛一笑道：「我是白長虹的兒子白雲飛——」

「師叔——」那三個小道人詫異的喊了一聲師叔，在他們臉上頓時浮現出一層輕鬆的笑意，忙領着白雲飛和歐陽空走回大殿裏。

清風弄了幾種山菜和一罐酒，五個人席地而坐，竟暢飲起來。

白雲飛那有心情喝酒，他呷了一口道：「我這次回點蒼主要的是要召集本派流浪於江湖上的弟子，重新創派，替死難的弟子報仇……」

雲風憂鬱的道：「本派自滅派之後，流浪於各地的弟子不是匿藏起來，便是隱姓埋名，絕口不提點蒼之事……」

歐陽空連喝數口酒，道：「眞他媽沒出息，點蒼竟出現這種弟子……」

那知他語聲未落，突然面色大變，怒吼一聲，掄起大煙桿向清風，雲風和忘情三個道人身上點去。

那知他身子才射出一半，陡地墜了下來，臉上立時滾下了顆顆豆大的汗珠，通體一顫道：「小子，我們上當了！」

白雲飛尚未弄清楚怎麼一回事，方要阻止歐陽空那種魯莽的行動，只覺四肢乏力，腦中一片混沌……。

那三個道人身形突地一分，各自退了五六步，望着冷血劍客白雲飛和歐陽空哈哈大笑。

白雲飛心中一凜，腦海中疾快的忖思道：「我眞該死，竟沒有想到點蒼派的弟子是分玄，松，清三個輩份，這三個道人根本不是點蒼弟子，只因我一時之忽，而落在他們的手中……」

他急忙運起本門神功抗拒那滲於體中的毒素，沒有一絲恐懼的望着這三個得意的小人，在那雙冷煞的目光裏驟地湧起一股寒意，使那三個道人心裏立時一寒。

歐陽空雖然四肢無力，咀裏却絲毫也不肯饒人，他鬼嚷一陣，高聲的驚道：「王八羔子，你們三個狗娘養的……」

忘情向前重重給了歐陽空一掌，厲聲叱道：「剛才是你最神氣，現在我比你神氣，……」

「拍！」歐陽空只覺得臉上火辣辣的，他怒吼道：「王八羔子，我非宰了你不可……」

他運集全身的功力凝聚在右掌之上，奮力的向忘情身上擊去。那知掌發無力，竟沒有一絲力道。

雲風嘿嘿一笑道：「我們趕快通知師祖，說是又擒下二個——」

「嘿——」地一聲，清風手中已多了一個竹筒。

一道粉紅色的光華自清風握着筒子裏湧了出來，射向蔚藍的蒼穹，很快的消逝在天空裏。

「噹！噹！噹！」

空中連着響起三聲鐘聲，那巨大的鐘聲，嘹亮的傳遍整個山野，廻盪在長長的峽谷裏。

「嘿——」

上清觀裏突然暴出一聲低嘿之聲，那三個小道人恭肅的凝注在地上，仰首望着大殿之外。

「天南一角無量宗！」

大殿裏刹時響起一聲高唱，那三個小道面上俱露出一臉喜色，忙同聲的應道：「無量弟子滅點蒼。」

響徹雲霄的高唱嫋嫋的消逝於點蒼山上，只見大殿之外一連出現六個眼色如一的彪形大漢，擁簇着一個身着藍色長衫的

文士走了進來。

冷血劍客白雲飛心頭一震，只覺這個中年文士非常的熟悉，他腦海之中陡然躍進一個人來，不由疾忖道：「他就是玄柏，無量宗主吳劍南……」

他驟地和點蒼派大仇人無量宗主吳劍南見面，全身氣血陡地一湧，他只覺熱血沸騰，一股從未有過的怒火自心中泛起，雙目寒光如電，冷冷地望着吳劍南。

吳劍南望了跌坐於地上的兩人，滿臉都是驚詫之色，目光在歐陽空臉上一溜突然聚落在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身上。

他的心神一顫，道：「你是……」

白雲飛冷冷地道：「冷血劍客白雲飛便是在下，閣下如果記得不錯，當會想到我是誰了……」

吳劍南嘿嘿一笑道：「我早就料到你會回來，所以派無量宗弟子日夜守在這裏，沒有想到你這麼快就中計……」

他恍如非常得意一樣，在那陰沉的臉上浮現出一絲詭異的笑容，冷冷地道：「你自從踏進江湖之後，我無量宗弟子便隨時注意你的行動，關於閣下冷血劍客之名，敝派認爲是唯一的心腹大患，是故非得你而甘心，嘿！」他冷笑數聲，突然冷煞的又道：「你已服下本門特製的『落紅露』，此毒雖烈却不傷人，只是全身功力無法凝聚，非五個時辰方能解除……」

白雲飛冷冷一笑道：「閣下想得似乎很得意……」

他暗中已將「落紅露」逼於體中一邊，不使毒液上昇，可是時間一久，就非他功力所能抗拒了。

他意念流轉，腦海中疾快的忖道：「我如果在『落紅露』尚未發作之前，衝出點蒼山外或許還有可能，只是，我怕歐陽空，……」

他想到大煙桿歐陽空，立時斜望了大煙桿一眼，只覺歐陽空滿臉怒氣的望着吳劍南。

歐陽空怒吼一聲道：「王八羔子，你們這批龜兒子使出這種卑劣的手段，我老烟虫雖然落在你們手中，却不甘……。」

吳劍南冷冷地道：「你這個老烟虫最好安靜點，等會兒那種滋味並不是你能受的……」

他目光在大殿一掃，道：「給我先押下去！」

忘情向前走了幾步，道：「師祖，這兩個人關在那裏？」

吳劍南身爲無量宗宗主，心中城府之深較之任何人爲甚，他深知冷血劍客白雲飛和歐陽空都是頂尖的一流高手，稍有不愼，他們便會脫牢而去。

他想了想，說道：「這裏什麼地方最合適？」

忘情指了指大殿外的一口古井裏，道：「弟子敢保證沒有人能救得了他們，因爲那古井……」

吳劍南一揮手道：「好，我要以他倆的人頭再祭我無量宗死去的弟子，在今夜所有無量宗的弟子都得趕來這裏……」

忘情和雲風及清風三人恭身答應了一聲，同時向冷劍客白雲飛和歐陽空走去。

「哼——」

正在這時，一聲冷哼從白雲飛咀裏發出，陡地身形一晃，在電光火石間一掌向那行來的三人擊去。

「呃——」

狂飈撲起，那三個小道人同時慘呃一聲，立時有一蓬血雨自空中洒落，三個身軀筆直的向大殿神龕上撞去。

「嘭！嘭！嘭！」一連三聲巨響，血水濺落，那三個小道人完全倒地而死，連吭都沒有吭出一聲。

吳劍南神色大變，怒喝道：「白雲飛，你找死！」

他身形一晃，如電的劈出一掌，一股渾厚的大力疾湧而出，照着冷血劍客白雲飛飄起身形擊去！

白雲飛掠身飛起，急喝道：「老烟虫，你行不行？」

歐陽空呵呵笑道：「我喝的太多了，你先走吧——」

白雲飛陡地一掣射日神劍，一股冷寒的劍光迎空佈出，他大喝一聲，對着那些撲來的高手各自劈出一劍。

那些高手身形一頓，駭異退了開去。

吳劍南長劍如水洒出，大喝道：「不要放走任何一人，那小子支持不了多少時間。」

他身爲無量宗宗主，那一身功力迥非尋常，長劍一顫之間，自劍刃上泛射出一股冷寒的劍芒，一式「廻空十三斬」十三道劍光如湧而至。

白雲飛神色一變，腦海中疾快的忖道：「想不到吳劍南功力這樣的深厚，劍道上的功夫竟也這樣的厲害……」

他運起全身功力，凝聚於劍尖之上，一蓬耀眼的光華，化作朦朦的青氣，反脅劈了過去。

「叮——」劍刃相交發出一聲清脆的響聲，吳劍南手上一輕，手中的長劍已被削兩截。

「啊——」他詫異的暴身一退，駭然道：「射日神劍，射日神劍！」

冷血劍客白雲飛乘吳劍南錯愕一退之際，身形疾快的掠了起來，他在空中一個大轉彎，倏地抓起大烟桿歐陽空，向大殿外衝去。

跟隨無量宗宗主吳劍南隨身而來的六個悍形大漢怒吼數聲，各自抖出長劍擋在門口。

白雲飛雙目光一湧，大喝道：「誰敢不讓路？」

劍光繚繞顫地，連着傷了三個，這種幻化詭譎的劍法使得那些高手同時大駭，各自退了一步，守住一角。

「嘿！」吳劍南大喝道：「白雲飛，你跑不了！」

白雲飛冷哼聲道：「未必見得——」

一股渾厚至極的掌風強勁，從他身後擊來，他大喝一聲，抖手劈出一劍，身子乘着躍起之式直衝而出。

「呃——」

一個大漢自側旁一劍刺出，白雲飛倏地踢出一腿，只聽慘呃一聲，那個大漢頓時死於這一腿之下。

吳劍南目眥欲裂，怒笑道：「白雲飛，我們無量宗弟子從今和你誓不兩立！」

他憤然的連着擊出數掌，掌緣如刃，強勁的掌風呼嘯而起臨空湧去。（未完）

離魂俠

奇人樂土美人窩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柳步風與凌天鳳得魯老爺，阿福主僕二次援救，倖脫三剪徑賊毒手，魯老爺並願護送他們往五絕谷，午夜，明燈俠突現身，用調虎離山計引走阿福後，向柳、凌攻擊，正當柳、凌被攻得手忙脚亂之際，幸魯老爺把阿福找回，明燈俠一見阿福回來，立卽遁身而去。凌天鳳問知魯老爺確不諳武功後，驚訝於武林中，怎會只有魯老爺而不知阿福，魯老爺解釋因爲大家都知道阿福除武功高强外，什麼都不懂，凡事都聽他擺佈，等於是他手上的一具傀儡，要他怎樣便怎樣，因使大家只重視魯老爺而不重視阿福，凌天鳳不禁担心地又問：如果阿福離開了，魯老爺會怎樣——

＊＊＊＊＊＊＊＊＊＊＊＊＊＊＊＊＊＊＊＊＊＊＊＊＊＊＊＊＊＊

魯老爺道：「那本老爺就完蛋了也！但是他絕對不會離開我的，我們是二而一的人，他提供武力，我提供智慧，他沒有我不行，我沒有他也是不行，哈哈哈……」

柳步風插口道：「現在言歸正傳——魯老爺，剛才那人，他眞是『明燈俠』不錯麼？」

魯老爺點頭道：「不錯！」

柳步風道：「你老可知道他爲何要殺死在下兩人？」

魯老爺搖頭道：「不知道，本老爺自信腦筋靈通，料事如神，唯獨這件事想不通！」

柳步風道：「明燈俠標榜『懲奸鋤惡』，他一向是否只聽一面之詞卽動手懲奸鋤惡？」

魯老爺道：「不，他作風與我相同，一定要查明眞相以後才動手。」

柳步風道：「他也不致貪圖長白派五千兩銀子的懸賞吧？」

魯老爺道：「別說五千兩，就是五十萬兩也打不動他的心！」

柳步風道：「那麼，他實在沒有理由殺我們兩人啊！」

魯老爺道：「是的，毫無道理！」

柳步風道：「要是貴僕阿福能够制服他，那就可解開這個謎……」

魯老爺道：「阿福自保有餘，要制服他恐怕不行，卓五絕，明燈俠，血影人和阿福，誰也制服不了誰。」

柳步風道：「貴僕阿福這一追去，會有什麼結果？」

魯老爺道：「結果一定是徒勞無功，敗興而返！」

一語方畢，忽然屋後有人接口說道：「老爺，你說對啦，老奴眞笨，把人追丟了！」

人影一幌，阿福已出現於他們三人面前！

魯老爺笑問道：「你追出多遠？」

阿福快快不樂道：「追出了三十多里，眼看要追上他的時候，忽然出現了一條河，他撲通一聲，就他奶奶的潛水逃了！」他恨恨的一擊掌，又道：「哼，他言而無信，說要請我喝酒，結果却賴掉了，下次碰上，我決不饒他！」

魯老爺道：「他可能會去而復返。」

阿福精神一振道：「哦，會麼？」

魯老爺舉手一指仍掛在屋外樹梢上的那盞燈，道：「第一，他還沒把那盞燈取走，第二，他要殺人的目的尚未達成！」

阿福喜道：「他什麼時候會回來？」

魯老爺道：「不知道，不過你若想喝他的酒，不妨去把那盞燈拿進來，那盞燈雖不值錢，但對他却是意義重大，他絕不肯丟掉的。」

阿福道：「對，老奴去取它來！」

他人憨直，行動却奇快無比，話到末了，人已飄出草屋，再一幌身，已然閃入樹林裏去了。

然後次瞬間，他已像一隻飛鳥冲到樹梢上，摘下那盞燈，接着施展凌空虛渡，一掠五六丈，宛如一朵黑雲，冉冉飄落到草屋門口！

柳步風看得稱奇不置，暗忖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此話誠然不假，看他那麼土裏土氣，誰知却有一身超凡入聖的功夫，要不是親眼看見，誰肯相信呢！」

阿福提着那盞燈入屋，笑嘻嘻道：「老奴有個好主意！」

魯老爺道：「什麼？」

阿福笑道：「他不請我喝酒，我就利用這盞燈，冒充他去幹一兩件缺德事，把他『明燈俠』的聲譽攪臭了！」



魯老爺笑道：「好主意！」

阿福一向很難受到主人的讚許，這時聽到主人的稱讚，高興得眉飛色舞起來，笑道：「老爺你說幹什麼好呢？」

魯老爺道：「殺人！」

阿福一呆道：「殺人麼？」

魯老爺道：「是啊，只有殺人才能把他的聲譽攪臭，而且要殺好人！」

阿福道：「這怎成？」

魯老爺道：「有何不可？」

阿福道：「老爺不是一再告誡老奴不可妄殺好人？」

魯老爺道：「爲了攪臭明燈俠，管他呢！」

阿福倒也聽懂主人的意思，他吐了吐舌頭，不敢再說，走去一邊坐了下來。

魯老爺轉對柳，凌二人笑道：「距天亮尚有一個時辰，你們不妨再躺一躺，這兒有阿福在，你們放心睡覺可也。」

柳步風道：「不，在下睡不着了。」

凌天鳳道：「咱們何不現在就走？」

魯老爺道：「凌姑娘是說去五絕谷挑戰？」

凌天鳳道：「正是！」

魯老爺搖頭道：「不必急，天亮再走不遲，咱們還要等明燈俠回來取燈啊！」

凌天鳳道：「我不信他還敢回來。」

魯老爺道：「會的，他如是明燈俠，必然會回來取燈，這一點我敢跟任何人打賭！」

阿福道：「老爺說的不錯，他好像已經來了！」

魯老爺聞言反嚇了一跳，忙的轉頭向屋外搜望，問道：「在何處？在哪兒？」

阿福道：「現在到了屋頂上了！」

魯老爺大叫道：「明燈俠，不要再鬼鬼祟祟，有種下來跟本老爺談談！」

一片燈光，突由屋上射落屋前——明燈俠果然不再鬼鬼祟祟，出現在門口！

他手上又提着一盞燈，面含和氣笑容道：「魯老爺，是你呀！」

魯老爺沒好氣的道：「當然是我！哼哼，你到現在才認出來麼？」

明燈俠提燈而入，笑道：「不錯，我沒想到你會到此——咦，你們那盞燈是哪裏得來的？怎麼跟我這一盞完全一樣？」

魯老爺、阿福、柳步風、凌天鳳看着他提燈進入草屋時，面上表情都突然起了變化，八隻眼睛一齊現出驚異的光芒！

原來，這位明燈俠已換上一件藍布衫，並且言語表情透着一份和藹親切，與剛才出手攻擊柳、凌二人的情形，前後判若兩人。

這使老少四人深感疑惑，不知眼前這位明燈俠葫蘆裏賣的甚麼藥？

而明燈俠好像已完全忘記剛才的事，他也似乎沒注意到老少四人正對他投以驚異的眼光，他的興趣完全被那盞燈所吸引住，他放下手上的燈而提起那盞燈，面露訝異笑容，上下打量着，然後嘖嘖稱奇道：「妙啊！妙啊！是誰打算冒充我，竟製成了這樣一盞幾可亂眞的明燈？」

魯老爺忽然上前抓住他胸襟，也對他上下打量着，叫道：「當眞不是你？」

明燈俠發怔道：「你說甚麼呀？」

魯老爺道：「剛才逃去那一個，當眞不是你麼？」

明燈俠面色一變，道：「怎麼着？聽你口氣，好像剛才有個『明燈俠』到了這兒？」

魯老爺點頭道：「不錯！那傢伙突然現身攻擊柳步風和凌天鳳二人，後來阿福趕到，他才遁去的！」

明燈俠神情變得嚴肅起來，道：「好傢伙，居然有人敢冒充我——他往哪方逃的？」

魯老爺一指屋後道：「他往屋後跑的，不過已去多時，你不可能追上他了。」

明燈俠目露銳芒，道：「他爲何冒充我？」

魯老爺又對着他仔細端詳，有些拿不定主意地道：「剛才那傢伙，眞的不是你老兄？」

明燈俠不悅道：「你魯老爺敢情眞老了，竟連眞假都弄不清楚麼！」

魯老爺鬆開他的胸襟，搖搖頭嘆道：「他奶奶的熊，這種事情本老爺還是第一次碰到過……」

明燈俠移目轉望柳、凌二人，問道：「這兩位是你的甚麼人？」

魯老爺道：「男的叫『仇如山』，本名柳步風，女的叫『恨似海』，本名凌天鳳，他們——」

明燈俠面容一動，啊了一聲道：「原來他們就是轟動武林的仇如山和恨似海，有關他們兩人的事，老夫也畧有所聞。」

話聲微頓，目注柳步風問道：「傳說你們殺害了長白王夏侯祺和青衣活佛，又說你們失去了記憶力，有這回事麼？」

柳步風點頭答道：「有的。」

明燈俠道：「能不能把詳細情形說給老夫聽聽！」

柳步風道：「好的，這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他已看出眼前這位明燈俠確非剛才那一個，故毫不隱瞞的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凌天鳳也將自己的遭遇說出。

明燈俠聽完之後，沉思良久，才一抬眼皮，望着魯老爺問道：「魯兄，你相信麼？」

魯老爺頷首道：「相信，因爲本老爺曾經親眼看見他們被攝魂的情形。」

明燈俠沉吟道：「哼，這件事八成是卓五絕幹的！」

魯老爺道：「何以見得？」

明燈俠說道：「因爲，卓五絕很需要『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這兩樣東西！」

魯老爺神色一動，點點頭道：「唔，不錯，他確是很需要這兩樣東西。」

柳步風問道：「卓五絕要『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做何用途？」

魯老爺道：「治療他的雙足。」

柳步風一楞道：「他的雙足怎樣？」

魯老爺道：「上次，我曾說起卓五絕不能離開五絕谷，你曾問我原因，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他不能離開五絕谷的原因是雙足殘廢之故。」

柳步風驚訝問道：「他雙足是因何殘廢的？」

魯老爺道：「據說他三歲那年生了一

場病，雙足即告癱瘓不能行走，從小孩一直到現在都靠車馬轎船代步。」

凌天鳳接口問道：「那『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能治癒他的雙足麼？」

魯老爺點頭道：「或許可以。」

凌天鳳道：「這樣說來，施法術陷害我們的，必然是他了！」

魯老爺道：「可能，不過還須証實一下，因爲據我所知，卓五絕雖非十分正派之人，但他自視甚高，似不屑於以此手段陷害你們兩人。」

凌天鳳冷笑道：「爲了治療他殘廢的雙足，他何事幹不出來！」

魯老爺搖頭道：「不對，我的看法是：以他一身成就，要出手奪取那兩樣寶物絕非難事，何必施法假手於你們兩人？」

柳步風道：「這話有道理，不過以他在武林中地位和聲望，他敢動手搶麼？」

明燈俠笑道：「這話更有道理！」

魯老爺摸摸鬍子，笑道：「明燈俠，現在先來談談你的事，你對於那位假明燈俠的看法如何？」

明燈俠說道：「他冒充老夫，必有原因。」

魯老爺道：「是的，他目的是要殺害柳步風和凌天鳳兩人，咱們現在要研究的是：他爲甚麼要冒充你？又爲甚麼要殺害他們兩人？」

明燈俠想了想，道：「他冒充老夫，意在嫁禍，至於爲甚麼要殺害他們兩人，老夫就想不通了。」

魯老爺道：「會不會是不願他們入谷挑戰？」

明燈俠道：「唔，頗有可能！」

魯老爺道：「你有幾年沒見到卓五絕了？」

明燈俠道：「七八年了。」

魯老爺道：「想不想再見見他？」

明燈俠道：「好，老夫陪你們去五絕谷走一趟，你們打算何時動身？」

魯老爺道：「天亮就走。」

明燈俠轉望柳、凌二人問道：「到了五絕谷，你們仍打算報名挑戰？」

柳步風點頭道：「是的。」

明燈俠道：「如再發生那種情況，如何是好？」

柳步風道：「這次不會再發生了，這次在未見到卓五絕之前，我們絕不把耳中的棉化取出來。」

明燈俠道：「不把耳中的棉花取出，你們如何挑戰？」

柳步風道：「有何不可？」

明燈俠微微一笑道：「你們挑戰的對象是劍宮，請想想看，塞着耳朵還能與人鬥劍麼？」

柳步風恍然一哦，不禁發愁道：「不錯，塞住耳朵，在下一定不是那位劍宮宮主的對手，這怎麼辦呢？」

魯老爺道：「本老爺有個辦法，你們不要挑戰劍宮，而改向棋宮挑戰，下棋是不須要靠耳朵，聾子也照樣可以下棋。」

柳步風苦笑道：「可是在下不會下棋呀！」

魯老爺笑道：「這有何難，本老爺教你就是了，保証可以殺得那位棋宮宮主棄甲曳兵而走！」

柳步風道：「眞的？」

魯老爺頷首道：「不假！」

明燈俠表示懷疑道：「魯兄，圍棋一道易學難精，那位棋宮宮主棋力已達國手境界，你想在短短幾天之內教他下棋而使他能够擊敗棋宮宮主，可能麼？」

魯老爺道：「可能！」

明燈俠搖頭道：「老夫不信。」

魯老爺笑道：「山人自有妙計，你等着瞧就是了。」

明燈俠笑道：「好，老夫就看你能玩出甚麼鬼把戲來——天已快亮，咱們大家準備動身吧！」

× ×

四天後——

老少五人一起到了五絕谷外面的洞府，把守洞府的仍是上次那個鳳姬，她看見名滿天下的魯老爺和明燈俠突然駕臨，連忙上前迎接道：「小女子鳳姬不知二位老前輩仙駕光臨，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魯老爺問道：「你們谷主可在？」

鳳姬道：「在，諸位請稍候，容鳳姬入谷通報敝谷主以便——」

魯老爺打斷她的話道：「不必了，本老爺和明燈俠此番是陪這柳步風和凌天鳳入谷挑戰的，暫時不想驚動卓谷主，妳只記下這兩人姓名，讓我們入谷就是了。」

鳳姬望望柳、凌二人，說道：「這兩位數日前曾經準備入谷挑戰，後來不知何故……」

魯老爺又插口道：「那事暫時不談，妳快登記他們姓名好讓他們入谷挑戰！」

鳳姬唯唯應是，就記下了柳步風和凌天鳳重新報的姓名，當她得知柳、凌二人要改爲挑戰棋宮時，臉上不禁流露出迷惑不解之色，但碍於有魯老爺和明燈俠在場不敢多所追詰，當即取出兩塊竹牌遞給他們，然後很有禮貌的送他們五人進入五絕谷。順着洞道行入約百步，已到洞道盡頭，但見那盡頭擋着一座圓形的石門，門外兩側各立着一尊石雕的裸女像，它笑靨迎人，姿態美妙已極！

凌天鳳看了不禁臉紅，啐了一口道：「哼，只看這兩尊石像，就知卓五絕不是個好東西！」

魯老爺笑道：「這算不了甚麼，等下到了谷中，才有妳瞧的呢！」

老少五人通過圓門，眼前視界陡寬，柳步風一見之下，不禁喝采道：「啊，好一塊美麗的世外桃源！」

不錯，五絕谷已出現在他們眼前了！

第一眼看去，它的確有點像「桃花源記」裏面所形容的「土地平廣，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鷄犬相聞……」但仔細觀賞之下，便覺得景色較之想像中的「世外桃源」更勝數倍！

谷中，是個圓形的盆地，四面高山環抱，絕峯繞雲，地上處處是奇花異木，當中五座皇宮般的大樓閣，也有清潔高雅的竹屋，給人一種視覺上的極大享受。

唯一怪異的是：谷中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跡，彷佛是幽冥世界！

凌天鳳詫異道：「怎麼沒有人？」

魯老爺道：「妳現在看到的只是五絕谷的外表，還沒有看到五絕谷的內部。」

柳步風道：「那五座殿閣莫非即是『劍宮』、『棋宮』、『琴宮』、『奇門宮』、『美人宮』？」

魯老爺道：「不錯，右方第二座便是『棋宮』，等下進入『棋宮』時，一切照我囑咐行事。」

柳步風點頭道：「好的。」

魯老爺仰頭看看天色，接着道：「天快黑了，正是挑戰時候，走吧！」

老少五人循花園徑道而行，不久就到了「棋宮」門外，抬頭一看，這座「棋宮」建築之巍峨壯觀，確如皇城宮殿，雕樑畫棟，美侖美奐已極！

「棋宮」門外，也有兩尊石雕裸女像，右邊一尊雙臂高舉着一面大鼓，左邊一尊則手捧一支鼓槌，却不知作何用途。

凌天鳳問道：「這是幹甚麼的？」

明燈俠解釋道：「此爲挑戰鼓，入宮挑戰之前，先要擂鼓三响，通知宮主你們挑戰來了。」

魯老爺推推柳步風，道：「柳步風，你上前擊鼓挑戰吧！」

柳步風乃步上門階，自左邊的裸女像手上拿起鼓槌，轉到右邊的裸女像前，舉起鼓槌擂了上去。

「通！通！通！」

三聲鼓响，打破了五絕谷中沉靜的氣氛！

鼓聲落後，便見一個容貌俏麗的姑娘自棋宮中姍姍行出，當她看清了老少五人的面貌時，不禁驚訝的叫道：「咦，魯老爺！明燈俠！是你們二位老人家呀！」

魯老爺笑笑說道：「紫娟姑娘，妳長大啦！」

紫娟姑娘檢衽一福道：「難得魯老爺還認得我這個丫頭，紫娟這厢有禮了！二位老前輩都是敝谷貴賓，可以出入無阻，何必擊鼓？」

魯老爺一指柳、凌二人道：「本老爺和明燈俠此番是陪他們兩人來的，他們有事欲謁見你們卓谷主，爲尊重貴谷規律，他們準備挑戰棋宮。」

紫娟姑娘打量了柳、凌二人一眼，問道：「他們二人可是您老的門下？」

魯老爺道：「不是。」

紫娟姑娘道：「不然是何關係？」

魯老爺道：「認識而已，本老爺聽說他們要挑戰棋宮，並稱有把握獲勝，一時興起，就陪他們入谷觀戰。」

紫娟姑娘道：「二位老前輩要不要先見見我們谷主？」

魯老爺道：「不必，等這兩人挑戰獲勝之後，再一起去見他好了。」

紫娟姑娘道：「既如此，諸位請稍候片刻，待紫娟去通報司馬宮主。」

語畢，轉身入宮而去。

明燈俠微笑道：「這丫頭好機警，她不肯立刻請咱們進入，必是通知卓五絕去了。」

魯老爺笑道：「不錯，要是卓五絕願意立刻現身相見，那更好！」

柳步風問道：「這位姑娘是誰？」

魯老爺說道：「她是『棋宮』侍女之一，也就是『棋宮宮主司馬嬌』的貼身丫鬟。」

凌天鳳問道：「甚麼？」

魯老爺湊近她耳邊大聲道：「她是『棋宮宮主司馬嬌』的貼身丫鬟！」

凌天鳳點點頭道：「哦……」

原來，她和柳步風自鐵嶺關至此，耳中一直塞着棉花，魯老爺和明燈俠說的話，必須靠近身邊才聽得清楚。

這時，天色已漸漸黑暗下來，明燈俠點起了他的燈，笑笑道：「魯兄，你的東西呢？」

魯老爺自懷內抽出一把摺扇，揮了揮道：「在此！」

明燈俠道：「要是被瞧出來，不大好意思吧？」

魯老爺道：「不會，那司馬嬌是個女棋迷，一旦坐到棋盤前，就如入了定一般，除了盤上棋勢之外，不會注意到別的事情。」

正說着，只見那紫娟姑娘已扶着一麗人自宮內走出來。

那麗人，顯然就是棋宮宮主司馬嬌了，只見她年約三十，朱顏綠鬢，冠彼盛飾，渾身的珠光寶氣，儼如宮中后妃，雍容高貴極了！

她在紫娟姑娘的攙扶下行至宮門口，對着魯老爺和明燈俠盈盈下拜道：「司馬嬌不知二位老前輩駕到，迎接來遲，盼勿見怪。」

語似珠走玉盤，悅耳至極！

魯老爺和明燈俠點頭還禮，齊聲道：「司馬宮主不用客氣。」

司馬嬌美目一轉，交替的端視着柳、凌二人，吐出清脆的笑聲道：「挑戰者，便是這二位麼？」

魯老爺代答道：「是的，他們是新近崛起的武林高手，欲向司馬宮主，討教一番。」

司馬嬌微微一笑道：「好，諸位請入宮來吧！」

於是，老少五人在她的引導下，進入棋宮一間寬大幽雅的對奕室。

對奕室的中間，擺着一張精美的棋桌和四張檀木椅，棋桌上放兩罐黑白棋子。

司馬嬌望望柳，凌二人，含笑問道：「二位誰先來？」

她說話的聲音不大，柳步風和凌天鳳聽不清楚，怔怔的不知怎麼回答，魯老爺連忙一推柳步風，大聲道：「柳步風，你先向她討教吧！」

柳步風霍然一哦，當即移步上前，在下位坐下來。

司馬嬌請魯老爺和明燈俠在左右兩旁坐下，又命紫娟搬來兩張椅子給阿福和凌天鳳坐，自己才在棋桌上位坐下，對着柳步風嫣然一笑道：「尊駕挑戰竹牌呢？」

柳步風一怔道：「甚麼？」

魯老爺看出柳步風沒聽清楚，連忙湊近他耳下大聲道：「你把那塊挑戰竹牌交給司馬宮主吧！」

柳步風「哦」了一聲，即掏出竹牌遞給她，恭聲道：「司馬宮主請收下。」

司馬嬌接去竹牌，却以懷疑的眼光看着他，道：「尊駕耳朵有毛病麼？」

魯老爺代答道：「正是，他耳朵有些毛病司馬宮主要大聲講他才聽得清楚。」

司馬嬌輕哦一聲，道：「是聾子？」

魯老爺嘻嘻一笑，道：「是的，有一點聾。」

司馬嬌道：「奴家跟他怎麼下？誰拿黑子？」

魯老爺笑道：「根據規定，挑戰者可拿白子，就照規定來吧！」

司馬嬌頷首一笑，隨卽伸出玉手，將桌上的那罐黑子拿了過去。

柳步風在來此途中，已從魯老爺學得了一些奕棋的規則，他見對方取去黑子，也就將另一罐白子拿過來。

接着，兩人各取出兩顆棋子佈上四角星座，此爲古時奕棋的䂓定，還有另一規定是高手拿黑子，低手拿白子，四顆座子佈上後，對奕卽可開始。

魯老爺一看他們佈上座子，連忙轉對明燈俠說道：「喂，明燈俠，把你的燈吊起來如何？」

明燈俠道：「好的。」

他起身四顧一眼，卽將明燈吊在魯老爺身後的壁上，接着問道：「這樣，可以吧？」

魯老爺掉頭看了一眼，道：「可以，可以，就這麼吊着行啦！」

他手中摺扇畧抬，摺扇的影子投射到棋桌上，但很快便移開，輕輕一敲柳步風的肩腕道：「柳步風，你可以下子了！」

柳步風煞有介事的默坐有頃，才取了一顆白子，着於右上角。

司馬嬌隨卽取子在右邊應了一手。

柳步風目注棋盤，渾然不動，一直等到魯老爺的摺扇影子再度投到盤上時，才又取子着下……

雙方在佈局方面均未多加思考，不久佈局已定，開始短兵相接起來。

發生激戰的是左下角，黑白子互不相讓的糾纏爲一團，結果柳步風的白棋畧佔上風，把司馬嬌的黑棋封鎖在角上。

司馬嬌不動聲色，很鎭靜的把戰綫移到右下方，打入白棋的一塊地域。

於是，一場攻殺又起！

在旁觀戰的紫娟姑娘，發覺魯老爺的摺扇影子經常投射到棋盤上，忍不住啓口道：「魯老爺，請把摺扇收起來好麼？」

魯老爺身子微微一震，抬頭問道：「怎麼呢？」

紫娟姑娘道：「你老的摺扇在盤上幌來幌去，會擾亂我們宮主的心神。」

魯老爺眉頭一皺，慍然道：「胡說，若會擾亂你們司馬宮主的心神，也一樣會擾亂挑戰者的心神！」

紫娟姑娘道：「對，但你老何必如此呢？讓他們不受一點干擾，豈不——」

她的話剛說到此處，驀聞一面布幔後面爆起一片宏亮的大笑。

「紫娟！妳別說了，他若不如此，那挑戰者怎麼能贏棋呢？」

魯老爺，明燈俠，以及包括對奕的司馬嬌和柳步風，均未料到布幔後有人，聞言不禁一呆。

魯老爺一呆之後，老臉 下脹得通紅，非常尷尬的乾笑一聲道：「卓五絕，你忒也小家氣，連一局棋也不肯輸！」

藏在布幔後面的卓五絕哈哈大笑道：「你錯了！老夫是性急而非小氣！」

魯老爺笑道：「怎麼說呀？」

卓五絕朗笑道：「二位今日率領一對青年男女入我五絕谷必有要事，對否？」

魯老爺道：「對呀！」

卓五絕道：「那麼，別下那撈什子的棋了，老夫願破例接見他們，請一起到賓閣來吧。」

話到末了，聲音漸小，似已隱去了！

魯老爺聞言大喜，站起道：「好了，柳步風，這盤棋不用下了，咱們一起上他的賓閣去！」

柳步風又驚又喜的問道：「他就是卓五絕！」

魯老爺點頭道：「不錯！」

他接着轉對司馬嬌笑道：「司馬宮主，請帶路如何？」

司馬嬌盈盈而起，含笑道：「好的，諸位請隨奴家來吧！」

說畢，轉身輕移蓮步，姍姍的向外行去。

魯老爺，明燈俠，阿福，柳步風，凌天鳳五人乃隨她出了棋宮，轉入一條花徑，前行數十步，就到了一座建築別緻的賓閣之前。

這座賓閣，是一棟全用竹子建成的二層樓，型式十分的古樸清雅，令人一見便感俗氣全消！

此刻，賓閣中門大開，只聽樓閣上忽然奏起了一片迎賓細樂，繼之是卓五絕清朗悠揚的長笑。

「諸位請上來，恕老夫不良於行，不能親自迎接你們了！」

柳步風和凌天鳳一聽這話，却反而有一種驚異的感覺，覺得卓五絕雖然雙足殘廢不良於行，然而行動却如鬼魅，令人莫測高深！

魯老爺大笑道：「卓老兒，本老爺預先聲明，你可以請我們喝酒，至於那些脫光衣裳陪酒的玩藝兒，我們可是敬謝不敏了！」

樓閣上的卓五絕也大笑道：「放心！老夫早知你姓魯的是個僞君子，這上面的姑娘都已穿上衣裳！」

魯老爺嘻嘻一笑，向大家一招手道：「走，大家去叨擾他一頓！」

進入賓閣，眼前是一間寬敞幽雅的客廳，廳上有一道竹製的梯子旋轉伸上二樓，處處表現出匠心獨運的風格。

司馬嬌在竹梯下站住，含笑延請他們上樓，魯老爺一馬當先，明燈俠，阿福，柳步風，凌天鳳隨後魚貫而上，到了樓上，又見到一間更爲別緻的客廳。

這間客廳約有三丈寬廣，四面均是明窗淨几，唯獨沒有傢具，地板上鋪着整齊潔淨的草織厚蓆，中間擺着一張矮腳四方桌，此刻桌上已擺着豐美的酒肴，整個看來，風格清新脫俗，與一般富麗堂皇的客廳大異其趣。

卓五絕，盤膝坐在桌前的草蓆上，他年約六十，修眉朗目，面如滿月，身上穿的是一襲青色錦袍，身邊放着兩支義杖，顯示他的確是個雙足殘廢的人，不過他的神色十分清朗俊逸，有一代名儒之相！

在靠近樓梯口之處，此刻侍立着五名美若天仙的女子，她們一律穿着雪白的衣裳，好似五朶盛開的水蓮花，看見魯老爺五人上樓一齊襝衽屈膝爲禮，狀至恭敬。

魯老爺哈哈笑道：「卓老兒，你好像早知道我們要來似的？」

卓五絕微微一笑道：「此言怎講？」

魯老爺一指桌上的酒菜道：「你若不知我們要來，那會準備這些酒菜？」

卓五絕笑道：「這些酒菜原不是準備用來招待諸位的。」

魯老爺一怔道：「不然，你準備用來招待誰？」

卓五絕一指自己道：「我！」

魯老爺笑噢一聲，道：「你這樣好吃麼？」

卓五絕道：「民以食爲天，這世上所發生的各種爭奪，那一種不是爲了吃？」

魯老爺朗聲大笑，說道：「有道理！有道理！」

卓五絕抬手道：「諸位請入座吧。」

老少五人於是上前坐下，那五名美女立刻趨前爲他們斟酒，舉止嫻熟而有分寸，顯然是經過一番嚴格訓練的。

魯老爺說道：「卓老兒，我先爲你介紹這一對青年男女，這青年名叫『仇如山』，這姑娘名叫『恨似海』，你認識他們麼？」

卓五絕看了看柳步風和凌天鳳，搖頭道：「不認識，你知道老夫從未離開五絕谷一步，認識的人少之又少。」

他不認識柳，凌二人，而柳，凌二人也對他毫無印象，打從進入這間賓閣見到卓五絕開始，柳步風就努力在撲捉那失去的記憶，然而他的腦中仍是一片空白，對於眼前這位「可能是自己的師尊」卓五絕，他連一點點似曾相識的印象都沒有了！

魯老爺道：「你眞的不認識麼？」

卓五絕詫異道：「你的意思是：老夫一定要認識他們？」

魯老爺道：「本老爺本來以爲你是認識他們的……」

卓五絕道：「別說笑話了。」

魯老爺道：「你卽使不認識他們，也應聽過他們的名字才對，因爲他們已成爲轟動武林的一對青年男女！」

卓五絕聽了，重新端詳柳，凌二人片刻，然後又回對魯老爺問道：「你說他們叫什麼？」

魯老爺道：「男的叫『仇如山』，女的叫『恨似海』！」

卓五絕似覺有趣，訝笑道：「仇如山恨似海，這是他們的眞姓名？」

魯老爺說道：「不是，仇如山的眞實姓名叫柳步風，恨似海的眞實姓名叫凌天鳳。」

卓五絕道：「哦，旣有眞名實姓，爲何不用而自稱仇如山恨似海？他有何仇？她有何恨？」

魯老爺笑笑道：「卓老兒，你對外頭的各種消息，當眞這樣不靈通？」

卓五絕道：「除了劍，棋，琴，奇門異術及女人外，別的老夫都不感興趣。」

他說到這裏，端起酒盅道：「來，先喝酒，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明日是與非，不管諸位找老夫有甚麼話說，且等喝了酒再說吧！」

於是，老少五人同他飲乾了一盅美酒，然後開始吃菜，五美女頻頻爲他們斟酒夾菜，殷勤而又溫柔，使人生起「最難消受美人恩」之感。

酒過三巡，卓五絕開口道：「明燈俠，你最近懲治過甚麼惡徒，請說來聽聽如何？」

明燈俠一笑道：「乏善可陳。」

卓五絕道：「見到血影人沒有？」

明燈俠道：「沒有，也不知是老夫運氣不佳，或是他有意迴避老夫，我們始終碰不上。」

魯老爺問道：「你要找血影人？」

明燈俠點頭道：「是的。」

魯老爺道：「找他幹麼？」

明燈俠道：「跟他較量較量啊！」

魯老爺道：「你自信能夠打敗他？」

明燈俠道：「沒有，老夫毫無信心，不過老夫與他代表着光明與黑暗兩面，當今武林黑白兩道的朋友都希望我們能會上一會，決個高下。」

卓五絕道：「你們若有一天碰上，而決定較量時，可得通知老夫一聲，明燈俠與血影人決鬥，這是一樁驚天動地的大事啊！」

魯老爺笑問道：「屆時你打算站在那一邊？」

卓五絕笑道：「老夫將坐在山上！」

魯老爺道：「坐山觀虎鬥？」

卓五絕道：「正是，任老夫談笑風月，看爾輩顚倒乾坤也！」

魯老爺道：「哼，難怪有人叫你卓老邪，你簡直邪得沒一點人味兒！」

卓五絕哈哈大笑道：「達者兼善天下，窮者獨善其身，老夫本是個殘廢人，你魯老爺要我怎樣？」

魯老爺目光移向他雙腳，道：「服下了那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你那雙足仍無起色麼？」

卓五絕一怔道：「你說甚麼？」

魯老爺忽然嘆了口氣道：「看樣子此事與你無關，但是種種跡象又顯示……」

卓五絕微微一皺眉道：「你到底在說甚麼呀？」

魯老爺一指柳，凌二人道：「本老爺說的是他們，我且問你，你的武學可曾傳給外人？」

卓五絕搖搖頭，道：「沒有，除劍宮宮主及『十八女侍衞』之外，老夫未傳給外人。」

魯老爺笑道：「但是却有人指出這柳步風和凌天鳳的劍術是得自你的傳授！」

卓五絕看了柳凌二人一眼，大笑道：「有這等事？他們學得了老夫的劍術？」

魯老爺道：「是的，長白派及『美丐娘』都說他們的劍術源自於你卓五絕。」

卓五絕哈哈笑道：「這倒有趣，老夫的劍術只傳給劍宮宮主及『十八女侍衞』，而且並未錄製劍譜，如今却有人練成了老夫的劍術，寧非怪事？」

他目光一凝，注視柳步風問道：「柳世兄，你是怎麼練成老夫的劍術的？」

柳步風茫然道：「甚麼？」

卓五絕臉色一沉，道：「你耳朶有毛病？」

魯老爺笑道：「他耳中塞着棉花，你要大聲講，他才聽得見。」

卓五絕不解的問道：「耳中塞着棉花？這是甚麼意思？」

魯老爺道：「原因是怕人叫魂，他們如不是用棉花塞着耳朶，恐怕今天也不可能來到這兒了！」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天星製造謠言說，大悲遺寶藏在省城一座荒屋，當晚首先到達荒屋的是令狐玄和岑龍，翻遍整座荒屋，果找到幅明妃圖，令狐玄寶圖到手後，趁機殺死岑龍，意圖獨吞，詎正當他得意發笑之際，玉門三煞突自屋面躍下，要均分寶圖售價，令狐玄自是不允，雙方遂發生激鬥，令狐玄以一敵三，毫無懼色，趁胡二歪一鞭走空，他手中怪異短刀迅速無比地揷進胡二歪腰間，三名敵人一起手就解決掉一個，令狐玄氣勢更壯了，不料，就在他抽回短刀想退後一步緩勢之際，竟一脚踩在岑龍屍體上——

荒屋奪寶熱　狡狐鬼計多

一個人倒着往後退，注意力集中在別的地方，脚底下若是突然踩着了一堆高高軟軟的東西，除了認命摔上一交，大概沒有更好的選擇。

倒在夜貓子岑龍血糊糊的屍首上。

這一次不僅不是出於自動自發，就連想滾一下，也辦不到了。

人上滾人，尤其是胖子，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青衣煞神和紫衣煞神當然不會放過這種大好的機會。

〉銀光一閃，雙鞭齊下！

令狐玄急急揚刀格擋，刀隨鞭落，刀柄正好砍在自己的鼻樑上！

令狐玄清清楚楚地聽到了自己鼻樑碎裂的聲音，然後，一幅血幕像燄火般在眼前升起，爆散，展開……

這幅血幕，遮蓋了他的視綫，也隔斷了他的感覺。

再接着，眼前一暗，他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這位魔刀可惜死得太快了些，否則，他一定會向自己發出疑問：今夜如果岑龍不死，情形又如何呢？

想像可知，那必然是另外一種局面。

就算他收拾不了玉門三煞，也絕不會死在三煞手裏。

退一萬步說，就算岑龍幫不了忙，最後勝利仍屬三煞，相信對方也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而絕不會像現在這樣死得窩窩囊囊！

所以，歸根結底，可以這樣說：今夜殺死他的人，並不是玉門三煞，而是他自己！

× ×

血戰結束，荒蕪的院子裏，又回復一片死寂。

紫衣煞神夏漁收起亮銀鞭，指着黑衣煞神胡二歪的屍體道：「老二的屍首怎麼辦？要不要找個地方埋起來？」

青衣煞神趙得標點點頭道：「當然要埋起來，地方愈隱蔽愈好，要不然被人認出他的面目，知道寶物到了我們手裏，我們以後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這就是同生死共患難的結義兄弟。

沒有一滴眼淚，沒有一聲嘆息，連最後收屍，還是爲了活人的利益着想！

紫衣煞神夏漁似乎頗具同感，當下點點頭，不再說什麼，上前抱起黑衣煞神的屍體，縱身上了屋面，瞬息消失不見。

等紫衣煞神埋了黑衣煞神，再回到院子裏時，青衣煞神趙得標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手裏拿着那隻油紙筒，低垂着頭呆呆出神，像是正在思索一件什麼事。

紫衣煞神走過去，關切地道：「老大，你在想什麼？」

青衣煞神木然不動，似是沒有聽到。

紫衣煞神又攏近一步，道：「老大，你在想——」

青衣煞神猝然轉身，一掌拍出，冷笑道：「想你死！」

紫衣煞神駭然驚呼：「老大！」

但他馬上就發覺認錯人，那人不是老大。

那人身上唯一像老大的部份，只是一件青色的風衣！

紫衣煞神心冷了！

風衣已經到了別人身上，老大的命運，自是不問可知。

「蓬！」

那人一掌，結結實實的拍在紫衣煞神心口上！

紫衣煞神眼前一黑，連哼也沒有來得及哼一聲，張口噴出一股血泉，身子一顛，仰天倒下。

天快亮了！

但這時候，却是一夜之中，最黑暗的一刻。

那人發出一陣冷笑，收起油紙筒，只一晃肩，便如一縷輕烟，於黑暗中失去踪影。

最後這位坐收漁人之利的神秘人物，有人知道他是誰嗎？

不多，只有一個。

× ×

這個人便是鐵算盤錢如命。

當那位神秘客現身時，錢如命就伏在前面的門樓上。

他清清楚楚的看到那人自東廂撲下，出其不意一掌擊斃青衣煞神，然後又僞裝青衣煞神，同樣以一掌結果了紫衣煞神的性命。

如果換了別人，眼看自己帶來的伙伴被人殺死，又奪走了價值連城的寶物，說什麼也嚥不下這口氣。

但這口氣錢如命硬是嚥下了。

因爲他是算盤比別人打得精明。

他第一眼便看出來人一身武功不俗，自己很可能不是對方的敵手，同時就算他能勝了對方，他也沒有出頭爲三煞報仇的意思。

今夜情勢一再變化，還不知道究竟來了多少人，他卽使勝了這位神秘客，誰又能保證一定就是最後一戰？

屆時，他精疲力竭之餘，如再殺出一路人馬，他豈非也要步上三煞後塵？

很多人常把酒色財氣四字掛在口邊，但却很少有人想過這四字之間微妙關係。

他想過了，不是「和氣生財」而是「忍氣生財」！

儘管「酒色」不分家，「財」與「氣」，却是完全對立的！

財氣不可得兼，有人爭財不爭氣，有人爭氣不爭財。

爭氣不爭財的是好漢，他不是好漢，也不想充好漢。

三煞死了，寶物丟了，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認清對方的面目，回去與小孟嘗吳才慢慢從長計議！

這件事他做到了。

夜色雖濃，但他已從來人身材，舉止，衣着，以及口音上認出了這位神秘客是誰！

他相信小孟嘗吳才一定有辦法對付得了這個人！

× ×

東方天際，一抹魚肚白，慢慢驅走黑暗。

新的一天，又已開始。

白天星第一次失信於張弟。

昨晚，他臨出門時，告訴張弟，要張弟守在屋子裏，他出去一下，馬上就回來，事實上張弟再見到他時，已是第二天的早上。

在何寡婦的豆漿店裏。

× ×

張弟走進去時，白天星正坐在店內一角喝豆漿。

蔡大爺等人也來了。

大家一邊喝豆漿，一邊低聲交談，顯然又在等小癩子的消息，想看看昨天發表了議論的毒刀解無方，會不會也能像先一天的魔刀令狐玄一樣幸運地安然無恙？

張弟走去白天星對面坐下，何寡婦馬上送來一大碗豆漿。

張弟偏開臉，不敢看她，自那晚兩人有過了肌膚之親後，張弟一直不敢接觸何寡婦的眼光。

他並不是有意廻避她，他心裏想着的，也許正好相反，但他就是提不起這份勇氣來。

白天星等何寡婦走開後，帶着歉意，笑了笑道：「沒生我的氣吧？」

張弟問道：「你這一夜，是到那裏去了？」

白天星低聲道：「熱窩。」

張弟道：「賭錢？」

白天星道：「不是。」

張弟道：「不是賭錢，幹什麼一夜不回來？」

白天星道：「陪一個人。」

張弟道：「陪誰？」

白天星道：「美鳳。」

張弟微微一呆，道：「你想利用那個叫美鳳的姑娘，替你把消息傳出去？」

白天星道：「是的。」

張弟道：「傳給誰？」

白天星道：「七步翁。」

張弟道：「如何傳法？」

白天星道：「事先我已打聽過了，金雨曾把美鳳包下三天，直到弓無常出了變故，姓金的才失去信息……」

張弟悽然道：「姓金的既已不知去向，美鳳又能把消息傳給誰？」

白天星道：「我猜姓金的可能受了傷，臨時換了一個地方，他如聽說我在美鳳那裏住過一夜，必然會在我離去之後，悄悄去向美鳳打聽，我有沒有告訴她一些什麼話。」

張弟道：「就算一切如你所料，不也太遲了些？」

白天星道：「不遲。」

張弟道：「何以不遲？」

白天星道：「姓金的一伙在聽得這個消息之後，一定還會派人趕去省城，他們在那幢舊宅裏雖然找不到寶物，但必然發現很多屍體。」

張弟道：「這有什麼用？」

白天星道：「用處大了！這樣一來，足證美鳳提供他們的消息完全正確，他們可以從死去的人身上，推想寶物已落入什麼人手裏，再展開另一場血腥爭逐！」

張弟想想果然有理，遂又問道：「你跟美鳳怎麼說的？」

白天星笑笑道：「跟我告訴錢如命的內容差不多！」

他又笑了一下，接着道：「我把昨天我和那方臉漢子的地位，對調了一下。我告訴她，我跟踪一個人，偷聽到一個大秘密，可以利用這個秘密，發一筆大財，等我發了財，就替她贖身。她問是什麼秘密，我就把洪四的那番描述，重複對她說了一遍。」

張弟點點頭，放低聲音，又道：「毒影叟方面呢？」

白天星笑道：「這毒物更簡單。」

張弟道：「爲什麼？」

白天星道：「我跟錢如命交往，一直沒有瞞他，也可以說這根本就是他指派給我的工作，我只須直說事實就行了。」

張弟道：「老毒物當時如何表示？」

白天星道：「老毒物聽了我的述說，只是點頭，沒有開口。」

張弟道：「難道這老毒物不想採取行動？」

白天星笑道：「那你放心好了，這老毒物一不吃齋，二不唸佛，在這件事上，要他不伸手，恐怕誰也辦不到。」

張弟道：「這老毒物目前住在什麼地方？」

白天星道：「七星棧。」

張弟一咦道：「七星棧——不是早就說沒有房間了嗎？」

白天星笑道：「那是指一般人而言，這老毒物當然有他的辦法。」

正在說着，小癩子回來了。

店中馬上靜了下來。

蔡大爺第一個搶在前面道：「怎麼樣？小癩子。」

小癩子喘着道：「一……一樣。」

蔡大爺道：「跟誰一樣？」

小癩子道：「跟……跟大前天那一個一樣。」

蔡大爺道：「跟那個八字眉毛的追風刀江大俠一樣？」

跟小癩子說話，不但要有耐性，而且要講技巧，他當然不知道什麼追風刀追雨刀，所以你提起一個人時，就必須附帶提起這個人的特徵，他才會聽得清楚。

小癩子連連搖頭：「不，不，再前面的那一個。」

衆人都呆住了！

再前面的一個，是閃電刀賈虹！

所有死去的刀客，再沒有人比閃電刀賈虹給人的印象更深刻的了。

閃電刀賈虹可說是死得最慘的一位刀客！事後據七星莊一名莊丁透露：死在自己房間裏的賈虹，最少挨了十刀以上，頭臉四肢，全分了家，幾乎流光了身上每一滴血！

蔡大爺面孔發白，定了定神，才又問道：「也是死在自己房間裏？」

小癩子道：「是的。」

張弟的豆漿，已無法再喝下去，白天星則若無其事，依然照喝不誤。

這時，烏八忽然從外面走了進來。

白天星向他招手道：「烏兄，請過這邊坐！」

烏八過來坐下，板着面孔，一聲不響，神色很不好看。

白天星偏不知趣地道：「烏兄昨天後來有沒有去找那位太白義樵？」

烏八哼了一聲道：「義樵？嘿嘿，就是外號取得好聽！」

白天星像是吃了一驚，忙道：「怎麼呢？」

烏八恨恨不已地道：「昨天後來我去找他，你猜他怎麼說？」

他根本沒有留給白天星猜的時間，就滾珠般接了下去道：「他說，剛接到京裏朋友來信，信中說假孝子在來七星鎮之前，已退回了那八千兩銀子，所以，抱歉之至，前議只好作罷！」

白天星頓足道：「唉！可惜就慢了那麼一步。只要他付出了銀子，就不怕他賴賬了。可惜，可惜！」

烏八冷笑道：「可惜個屁！我看這個傢伙根本就是在鬼扯一通。」

白天星眨着眼皮道：「你說姓武的在拿我們要老寶兒？」

烏八走鼻音道：「跟耍寶也差不到那裏去！」

白天星露出迷惑之色道：「咱們拿他當人物，請他喝酒，陪他聊天，這種朋友打燈籠找，也找不着幾個，他有甚麼理由要我們？」

烏八眼珠一轉，忽然壓低了聲音道：「這是我剛剛聽來的一個秘密，我告訴了你們，你們可不許告訴別人。」

白天星連忙接着道：「那還用你烏兄吩咐！」

烏八滿意地點點頭，又四下裏溜了一眼，這才悄聲接着道：「那個姓曾的假孝子，你們猜他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白天星道：「一個大騙子？」

烏八道：「不對，重猜！如果只是個騙子，就談不上是個秘密了！」

白天星撩撩耳根子道：「那可就不容易猜了。」

烏八面現得色，低聲加重語氣，一字一字地道：「一位品鑒古董大行家！」

白天星一怔道：「眞的？」

烏八微笑道：「你們想不到吧？」

白天星道：「想不到。」

他想了想，又露出疑問的神氣道：「就算是眞的，這跟太白義樵佯稱要找他算賬又有甚麼關係？」

烏八微笑道：「這一點我已經想過了，姓武的來這一手，用意不外兩點。」

白天星道：「那兩點？」

烏八道：「第一，姓武的可能眞的在找那個假孝子，他也許只知道假孝子來了七星鎮，而不知道假孝子目前落脚在甚麼地方。」

白天星道：「第二點呢？」

烏八道：「第二，姓武的可能是想藉這個機會，順便試探今天七星鎮上一般人的反應。」

白天星道：「甚麼反應？」

烏八道：「看別人是不是也知道假孝子的這種專長！」

白天星聽得不住點頭。如今他點頭，決不是敷衍，而是由衷的佩服，因爲烏八所作的這兩種推測，事實上也正是他的看法！

烏八得意地笑了笑，低聲又道：「適才我來這裏之前，同時還聽到了另一個秘密。」

白天星道：「也是關於假孝子的？」

烏八道：「不是。」

白天星道：「一個新秘密？」

烏八點點頭，眼光在白天星和張弟兩人臉上來回一掃，問道：「你們認不認識莫瞎子燒餅店對面的那個盛跛子？」

白天星道：「那個自稱七代祖傳，專醫跌打損傷的盛跛子？」

烏八道：「不錯。」

白天星道：「這個盛跛子怎樣？」

烏八道：「這個盛跛子據說生活苦得很，一直是鎮上吉利當店的老主顧。」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這也沒有甚麼希奇，要養活一家老少，又沒有生意上門，除了跑當店，又能怎樣。」

烏八笑笑道：「我說的是以前，現在這跛子可抖起來了。」

白天星道：「哦！怎麼個抖去？」

烏八笑道：「有人看見他那個黃臉婆子，今天一早就在蔡老闆肉店裏買了一副大蹄膀，還在趙老闆那裏買了一整罎子酒，盛跛子本人也笑咪咪的，像是突然年輕了十歲。」

白天星道：「這跛子發了財？」

烏八低聲道：「是的，聽說這跛子昨天一連接了兩樁生意，爲了調藥配藥，整整忙了一夜。」

白天星道：「鎮上有人受了傷？」

烏八道：「那還用說！」

白天星道：「知不知道受傷的都是些甚麼人？」

烏八道：「只知道其中一個人是七星莊的那位賈總管，另一個是誰，就不怎麼清楚了。」

另一個受傷的人是誰，烏八不清楚，白天星可清楚得很。

白天星當然不會說破另一個受傷的人就是星河倒瀉金雨。

烏八壓着嗓門，興奮地又接下去道：「現在可越來越熱鬧了！你們想想：除了已死的鬼影子陰風，七絕拐吳明，人屠刁橫，病書生，弓無常，以及熱窩的六名打手和一些無故失踪的人不算，單是十八刀客，就去了將近一半。如今，你們瞧，接在錢麻子出事之後，七星莊總管又受了傷！嘿嘿，嘿嘿！細想起來眞他媽過癮。」

他說得口沫橫飛，唸起連串的死人名字來，如數家珍，就忘了自己一條性命，也是從鬼門關上檢回來的。

白天星長長嘆了口氣道：「是啊，先後半個月不到，一死就是這麼多人，眞不明白究竟是所爲何來！」

烏八一嘆道：「你到現在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就是大悲老人那批寶藏在作怪呀！」

白天星望望他喉頭上那塊膏藥，心裏好氣又好笑。這塊膏藥，無疑也是盛跛子貼上去的。一個死裏逃生的人，居然還在做這種發財的美夢！

喝豆漿的客人，開始慢慢散去。

白天星心中一動，忽然問道：「這些日子你有沒有看到那位靈飛公子？」

烏八一楞道：「是啊，你要是不提，我差點忘了，那小子本來跟錢大爺成天走在一起，後來不知怎麼就忽然失了踪影，想想也眞怪。」

白天星思索了片刻，低聲道：「如果找到了那批寶藏，烏兄可想分一杯羹？」

烏八呆了一下，旋卽搖頭道：「算了，這話我也不知聽你說過多少次，少拿這種空心湯糰來吊我的胃口。」

白天星道：「我底下的話還沒說出來，你怎知道這一次又是空心湯糰？」

烏八有點拿不定主意，遲疑地點點頭道：「好，你說！」

白天星食指一勾，烏八只好把耳朵送上去。

接着，白天星低聲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話，烏八居然聽得眉飛色舞，連連點頭，意頗贊許，白天星話剛說完，烏八就興冲冲的起身走了。

張弟道：「你又在搗甚麼鬼？」

白天星笑道：「這位仁兄一刻也閑不得，一閑下來就非出毛病不可，所以我交給他一份差事好讓他繼續大做美夢……」

張弟道：「你把一份甚麼差事交給了他？」

白天星搖搖頭道：「這件事可以告訴別人，就是不能告訴你。」

張弟道：「爲甚麼？」

白天星笑道：「能告訴你爲甚麼，我就不說這些了！」

× ×

每個小鎮上的客棧，差不多都是一個樣子。

穿過店堂，是一爿拴牲口的大敞院，兩邊是鴿籠式的普通客房，大院子後面，有個小院子，那便是一般指稱的上房。

七星棧的形式，當然也不例外。

如果一定要說今天的七星棧，與一般小客棧有甚麼不同，那也許便是很少有一家小客棧，會像今天的七星棧這樣，一下住進了這麼多不該住進這種小客棧客人。

尤其是像小孟嘗吳才這樣的客人。

× ×

七星棧後院，共有十四個房間，眞正的上房，其實只有三間。

那就是坐北朝南的三開間。

這三開間沒有石階護欄，原就較別的上房看來順眼，自從玉門三煞騰讓出來，由小孟嘗吳才住進之後，氣派也就益發顯得與衆不同了。

不僅窗簾床單，茶具盆巾，一律由舊換新，甚至大小便器，都另外備了一套。

無論誰現在走進了這排房子，都很難想像是置身在一家小客棧裏。

不過，這位吳大公子生活起居雖極講究，衣着却很隨便。

他如今坐在客廳裏，陪着幾個客人談話，用的雖然是上等茶點，但身上却只披了一件舊夾袍。

別人見了，也許會感覺奇怪，像小孟嘗這樣的濶公子，難道連一件新夾袍也做不起？

事實上也只有像小孟嘗這樣的濶公子才知道衣着隨便的好處。

衣着隨便，最大的好處，就是舒適。

舒適豈不也是一種享受？

這種道理當然不是人人都懂得，至少此刻廳中的四位客人，就好像不太懂得這種道理。

四位客人的衣着都很光鮮。

尤其是其中那位蓄着一部山羊鬍子，正在吸着旱煙的紫衣老人，一套團花夾褲襖，更是上上下下幾乎連皺摺子都找不出一個來。

這老人衣服上雖然沒有皺摺子，臉上的皺摺却多得怕人。

無論誰只要見過這張面孔一次，相信都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這張面孔其實也不算太難看，問題似乎就出在那套新衣服上。

這就像一把破茶壺放在舊木櫃底層，

誰也不會多看一眼，但如果配上一套新杯子，放在客廳顯目處，就會叫人看了不舒服一樣。

坐在紫衣老人下首的，是一名二十歲不到的黃衣少年。

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臉上當然不會有皺摺。

但只要看了紫衣老人的面孔，然後再看這黃衣少年的面孔，便不難一目了然這這一老一少的關係。

這一老一少無疑是爺兒倆。

坐在紫衣老人上首的，是個獨眼中年漢子。

這漢子瞎的是一隻左眼。

一個人眼睛失明，當然有很多原因。不過，這漢子瞎掉一隻左眼，原因顯然只有一個：這隻左眼無疑是被人用手挖掉！

這漢子左眼雖然只剩下一個往裏陷進去的黑洞，一隻右眼，却黑白分明，精芒如電，銳利異常。

獨眼漢子再過去，坐的是個面目姣好的紅衣少婦。

這少婦約莫二十三四的年紀，皮膚雖不及消魂娘子楊燕生得白皙細嫩，但眉梢眼角，春意盎然，風情撩人，別具一股充滿野性的冶蕩意味。

最特別的，是這女人除了臉蛋兒俏麗之外，還有着一副迷人的身材。

沿着一雙修直堅挺的小腿向上，先成瓶肚式的擴展，再成瓶頸式的收縮，由於腰肢纖細，更襯托出上半身的豐滿圓潤。

又是一個惹火的尤物！

這女人是誰呢？

× ×

客廳中的寒暄，好像剛告一段落。

吳才端起茶碗喝茶。

紫衣老人捻着鬍梢，濃濃地噴了一口煙，忽然嘆息着道：「異數，異數，老夫從南到北，在江湖上闖蕩了幾十年，可說甚麼大風大浪都見過，但是像今天的七星鎭……嘿，嘿……唉！」

從語氣上聽起來，他這幾句話像是充滿了感慨，甚至還好像感到有點寒心。

但事實上，誰都可以看得出來，他這幾句話眞正的絃外之音，其實是在表示自己的運氣還不錯，雖然遲來了幾天，却未錯過好戲。

吳才也陪着嘆了口氣。

紫衣老人繼續吸煙。

棧伙葛大提着茶，走向西廂一間上房，那間上房中隱隱傳出毒影叟古無之的爽朗笑聲。

毒影叟似乎也在招待客人。

吳才朝院子裏溜了一眼，又轉向那獨眼漢子，笑了笑道：「賀老大這一路來，有沒有聽到甚麼消息？」

獨眼漢子淡淡一笑，道：「消息是聽到了些，就只怕說出來你們不相信。」

吳才一哦，馬上露出傾聽的神氣。

只有聳人聽聞的消息，才會帶給人難以置信的感覺，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也往往是很少人知道而又出人意外的消息。

吳才想要聽的，無疑正是這一類的消息。

紫衣老人也從咀角拔開旱煙筒，轉向獨眼漢子望去。

從紫衣老人這一動作，不難看出這老少男女四人，今天雖同爲小孟嘗座上客，彼此之間也可能早已熟識，但這次來七星鎭，却顯然不是一路來的。

紅衣少婦沒有表示。

她仍在望着自己的鞋尖。

那是一雙白緞鞋，鵝黃鑲邊，鞋頭上繡了一雙花蝴蝶，樣式生動，繡工細膩，看來有如振翅欲飛。

她眼光落在鞋尖上，已經很久很久了，由此可知她現在心中一定在想着一些別的事。

黃衣少年則在仰望着樑上一隻燕巢。

燕子已經飛到南方去了。

如果巢中燕子沒有飛走，牠們此刻一定會發覺一件很有趣的事。

那便是黃衣少年此刻一張面孔雖然對着牠們，兩眼望去的，却是另一處地方。

他的一雙眼珠全擠上眼角，眼光中充滿渴羨之色，兩頰微微發紅，這說明他已不是個不懂事的大孩子了！

被喚作賀老大的獨眼漢子輕輕咳了一聲，緩緩接下去道：「我聽南方道兒上一些朋友說，最近這兩三年，十八刀客在南方一個個混得都很不錯。」

吳才點點頭，沒說甚麼。

這幾句開場白，當然不算消息，他知道這只是一個引子，獨眼漢子要說的正文，一定還在後面，同時也必與十八刀客有着很大的關係。

獨眼漢子又咳了一聲道：「最近這兩三年來，大江南北，凡是有大油水的行當，差不多全被這批小伙子伸了手。據有心人估計，這幾年來，除了幾十條人命不算外，各行各業的損失，至少也在百萬兩以上！」

吳才淡淡地道：「江南一帶，我已很久沒去了。」

這意思也就是說，在這以前，他還沒有聽人提過這些事。

獨眼漢子喝了口茶，忽然笑了笑道：「所以，總結一句，除了一個快刀馬立，今天這些刀客即使被人統統殺光，我也不會感覺奇怪！」

這個結論雖然驚人，但實在下得太快，也太突然了些。

吳才呆了一下，訥訥道：「賀兄……甚麼意思？」

獨眼漢子微微一笑道：「有些事情說起來吳公子必然清楚。我們都知道，舉凡賺錢容易的行當，十九多爲是非之窩，如不是有點來頭的脚色，誰也不敢輕易染指。打個比方說：錢麻子的熱窩，就只能開設在七星鎭，這座熱窩若是搬去省城，以他麻子這塊料，保管不出三天，就非砸鍋不可！」

吳才點頭。

只要是跑在江湖上的人，這點道理，當然誰都懂得。

獨眼漢子微笑着接下去道：「這番道理，說起來雖極簡淺，可是，今天七星莊中的那些年輕的刀客們，一個個却似乎忽畧了這一點。他們這兩三年來，予取予求，無往不利，尚以爲今天江湖上已成了他們的十八刀客的天下，殊不知他們事事順

遂，其實是另有原因！」

吳才道：「甚麼原因？」

獨眼漢子道：「那是因爲他們一直沒有碰上好主兒！」

吳才愕然道：「賀兄意思是說，南方一些見不得光的行業，全部都操縱在某一個大東家手裏？」

獨眼漢子笑笑道：「不錯，這就是我在南方聽到的消息。」

他又笑了一下，道：「這種消息並不是人人都能聽得到，同時也不見得人人都會相信，所以我把招呼打在前頭，只當它是個笑話就是了。」

吳才陷入沉思，一邊不斷點頭，客廳中頓又平靜下來。

那位大東家是何許人呢？

獨眼漢子沒說出來，也沒有人追問下去，各人心裏無疑都已有數。

就在這時候，院子裏忽然出現了一個人。

× ×

從前院走進來的這個人，正是鐵算盤錢如命。

錢如命今天一身衣着也很光鮮。

一襲剛漿洗過的竹布罩袍，上上下下也很少發現皺摺。

脚上一雙雙樑千層底，潔白的鞋帮子上，幾乎找不到一絲灰星子。

無論誰見了他這身整齊的打扮，都絕不會相信他昨晚曾經離開過七星鎭，當然更不會相信他是剛來自百里開外的省城，從昨晚到現在，還沒闔過眼皮。

他是在鎭外下的馬，換的衣服，一切都是昨晚出發之前，就準備好了的。

他做每一件事，都很細心。

他話比別人說得少，但想得却比別人多。他並不只是在錢銀方面算盤打得精，同時他也並不眞是一個把銀錢看得比性命還重要的人。

錢如命——這名字是他自己取的。

他取這樣一個名字，就是希望別人把他看成這樣一個人，這樣人家才會對他嗤之以鼻，才會鬆懈對他的注意。

人活在世上，賺錢的方法和機會多的是，而性命則只有一條，有財無命，也是枉然。

這道理他比誰都清楚。

就因爲他清楚這個道理，所以他今天又回到了七星鎭。

× ×

第一個看到錢如命走進來的是小孟嘗吳才，但小孟嘗吳才的招呼並不熱切。

錢如命走進客廳，也只朝小孟嘗隨便點了一下頭，便轉向紫衣老人抱拳含笑道：「好幾年不見了，宮老好，宮老好！」

紫衣老人還了禮，他又轉向那獨眼漢子和紅衣少婦打着空哈哈道：「你們賢伉儷居然也趕到了，幸會，幸會！」

獨眼漢子起身微笑道：「錢兄多年不見，近來財氣還好吧？」

錢如命哈哈大笑道：「這以前一直不怎麼樣，如今就看你們兩口子會不會爲我錢某人帶來好運了！哈，哈，哈！」

大家正在虛僞地應酬着，忽然又有人進了院子。

一行三人——艾鬍子走在最前面，後面跟的兩名黃衫漢子，是小孟嘗吳才帶來的家丁。

三人手上都端着一隻大木盤，三隻大木盤內都放滿了酒菜。

艾鬍子進門躬腰請安，然後將酒菜一樣一樣的端上廳中一張八仙桌。艾鬍子目不邪視，每放下一樣菜，口中都會低低說上幾句，彷彿在向主人分別介紹着每一道菜的特色。

聽聽他是怎麼樣介紹的吧！

「長孫弘仍然沒有音訊。」

「惡花蜂梁强剛剛上路。」

「今天一早，黑鷹帮又到了好幾名高手。帮主江西流，依舊未見露面，落脚之處不明。」

「毒影叟的兩名客人，一個是形意拳吳德，一個是鬼鏢段如玉……」

白天星一點沒有寃枉這個鬍子。

這個艾鬍子，果然不是凡物。只是白天星顯然沒有料到，這鬍子効忠的主人，竟然也是小孟嘗吳才！

錢如命等人仍在大聲應酬，像是誰也沒有留意到艾鬍子說了些甚麼。

小孟嘗吳才聽完，點點頭道：「好，替我繼續打聽，同時多多留心那個白浪子的舉動，長孫弘方面，暫時別去管他，我已另外派人調查去了。」

艾鬍子應了一聲是，躬身而退。

接着，衆人應邀入座。

如果有人注意到衆人入座的順序，將不難發現另一件很奇怪的事。

你道結果誰坐的首席？

坐首席的既不是宮姓紫衣老人，也不是獨眼漢子和紅衣少婦夫婦，而竟是鐵算盤錢如命！

錢如命憑甚麼資格可以坐上首席呢？

這個謎馬上就揭開了。

原來是爲了說話方便！

桌子放在客廳中間，首席是左邊上首第一個位置，若是有人從院子裏經過，因爲有門檻擋着，最不容易被發現的，便是坐在這個位置上的人！

這樣一來，無異又解答了另一個謎。

錢如命適才進門時，見人打哈哈，原來也是爲了掩人耳目！

目的是讓別人見了，好以爲他們今天純屬不期而遇，大家都是冲着小孟嘗來的，彼此之間，並無深交！

接着，飲宴開始，大家紛紛舉杯。

錢如命趁着這個空檔，將昨夜省城荒屋奪寶經過，很快的說了一遍。

吳才聽完注目道：「最後帶走明妃畫像的那個傢伙，你說是誰？」

錢如命道：「一品刀！」

在座諸人，聞言均是一呆！

雖然只是短短三個字，却無異在每個人心口上重重打了三拳！

錢如命微微一笑，又道：「也許我應該更正一下，應該說成爲那位冒牌的一品刀！」

吳才默然。

宮姓紫衣老人，也沒有甚麼表示。

這一次感到驚訝的，只有兩個人，便是賀姓獨眼漢子和紅衣少婦夫婦。

紅衣少婦搶着道：「如今那位一品刀，原來是個冒牌貨？」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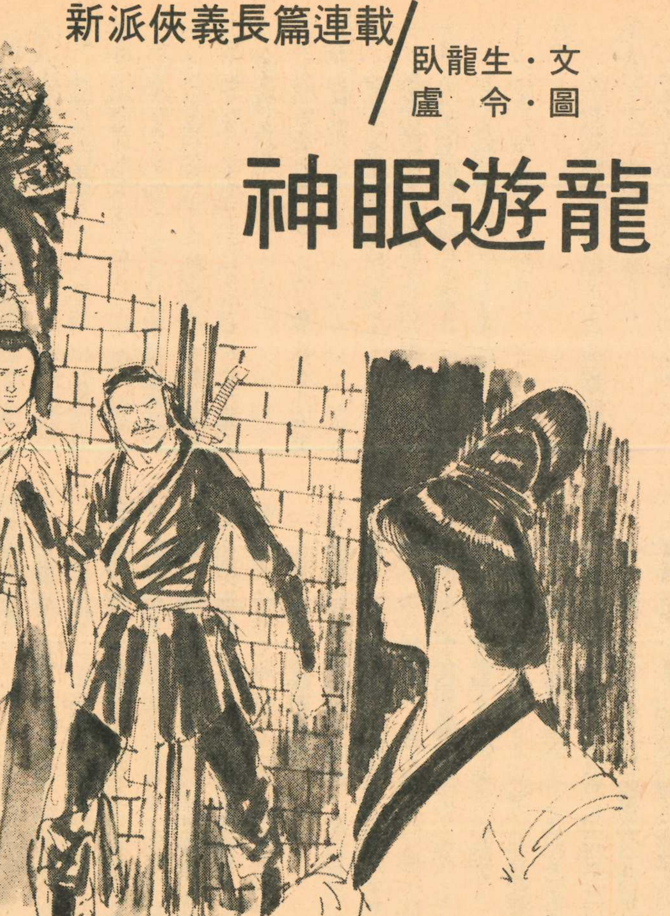
※※※※※※※※※※※※※※※※※※※※※※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歐陽俊偕劉元和花子玉至豪華賭場，一場豪賭下來，歐陽俊大贏特贏，他爲結納豪門，故將贏得珍寶璧還輸家，又撥出數百萬銀票分贈場中輸者及劉元和花子玉，離開賭場後，劉元引歐陽俊往沈家姊妹住處，沈家姊妹破例接見，劉元因得到歐陽俊好處，不惜以地頭蛇面目，施展壓力，要沈氏孿姝留客，沈氏孿姝不允，立成僵局，花子玉忙從中打圓場，勸歐陽俊離去。歐陽俊也不願破臉，站起告辭，這時，沈大姑娘却改變初衷，但却要求只留歐陽俊一人，並請放過她妹妹沈二姑娘——

※※※※※※※※※※※※※※※※※※※※※※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弱質肩重任　虎將闖龍潭

劉元一拍胸膛道：「行，這一點劉某可給你開個保票，二姑娘賣唱不賣身，如是北京城有人不信，要他問我劉元去。」

沈大姑娘一欠身，說道：「多謝劉爺了。」

劉元哈哈一笑，回顧望着花子玉，道：「兄弟，看來咱們各具一功，對那些王妃，侯妾，你是眞行，風月場中，你老弟就不如小兄了。」

歐陽俊心中一動，暗道：這花子玉原來是專門勾搭豪門怨婦的人物，但他爲什麼要找那些王妃，侯妾呢？隨時可以惹出很大痲煩……。

但聞花子玉道：「說的是啊！這就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了。」

劉元站起身子，哈哈一笑，道：「大公子，劉某人幸未辱命，你儘管在這裏溫存一宵，兄弟要你那兩個從衞，明天再來找你。」

花子玉臉上是一股很奇怪的表情，望望劉元，又望望歐陽俊，欲言又止。

劉元輕輕咳了一聲，道：「大姑娘，鑼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妳給姓劉的面子，是一回事，但咱們也不能虧了姑娘，妳說吧，要多少銀子？」

歐陽俊急急一抱拳，道：「劉兄，這是兄弟的事，不敢再要劉兄破費。」

花子玉低聲道：「劉兄，嶺南羅大公子，富可抵國，說到銀子，咱們如何和大公子比，這一點，咱們不用費心了。」

劉元似是很愉快，哈哈一笑，說道：「好吧，大公子，咱們也不客套了，天也不早了，春宵一刻，值千金呀，我們告辭了。」

歐陽俊道：「兩位好走！恕兄弟不送了。」

劉元道：「不敢有勞，不敢有勞。」帶着花子玉聯袂而去。

沈家二姊妹，未再說一句話，也未送兩人一步。

再待兩人出了大廳，沈大姑娘才回顧了歐陽俊一眼，道：「色不迷人人自迷，大公子當眞是看上小妹了麼？」

歐陽俊笑一笑，道：「姑娘艷色照人，是男人都應該拜倒在石榴裙下，不過，在下還不是色中餓鬼……」

沈大姑娘冷冷接道：「黑鷹劉元，也沒有讓我們姊妹留客的面子，留下你，咱們只是想和你談談。」

歐陽俊道：「這個麼？彼此，彼此，在下也是請教姑娘幾件事？」

沈大姑娘道：「你是客人，理當先問，請說吧！」

歐陽俊道：「恭敬不如從命，先從小事問起。」

沈大姑娘接道：「最好簡明些。」

歐陽俊道：「在下曾聽貴府中傭人傳話，姑娘準備素粧見人，但却適得其反，兩位都穿着盛粧。」

沈大姑娘道：「這也很重要麼？」

歐陽俊道：「不錯，兩位是不是準備離府他往。」

沈大姑娘望望天色，道：「咱們等一個人，不過，不是你，至於傭人傳話，那是因爲她不明內情，自作聰明。」

歐陽俊道：「那人很重要了。」

沈大姑娘道：「所以，我們才盛粧以待。」

歐陽俊道：「兩位挾絕技混跡風塵，相來是必有所爲。」

沈大姑娘道：「這些事和你無關，用不着告訴你，對麼？你如沒有甚麼重要話問，應該由我們問問你了。」

歐陽俊笑一笑，道：「大姑娘要問甚麼？只管請問。」

沈大姑娘道：「你來自何處？」

歐陽俊道：「嶺南……」

沈大姑娘冷笑一聲，接道：「你不是嶺南羅大公子。」

歐陽俊笑道：「在下如不是嶺南羅大公子，又是何人？」

沈大姑娘冷冷說道：「如是我沒有猜錯，閣下是江湖浪子歐陽俊。」

歐陽俊先是一呆，繼而哈哈一笑，道：「不錯，在下正是歐陽俊，姑娘怎知在下的身份？」

沈大姑娘道：「我只是推想罷了。」

歐陽俊道：「姑娘想對了，不過，你既然知道在下的身份，姑娘似乎是可以亮出自己的身份了。」

沈大姑娘道：「我想我不說，你也該有些明白了。」

歐陽俊道：「姑娘是丐帮中人吧？」

沈大姑娘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自然是默認了自己的身份。

歐陽俊笑一笑，道：「在下記得，姑娘那位老媽子，曾經告訴在下，兩位淡粧素服，脂粉不施，還替我們解說了半天，但見到兩位時，却是盛裝寶氣，艷光照人，想來，兩位姑娘，並不是爲在下盛裝的了。」

沈大姑娘淡淡一笑，道：「你還開得出玩笑麼？」

歐陽俊一皺眉頭，道：「怎麼？事情好像很嚴重？」

沈大姑娘道：「侍衞宮送了一個通知，三更時分，趕去會晤。」

歐陽俊道：「兩位姑娘自己去。」

沈大姑娘道：「自古以來，會無好會，宴無好宴，深更半夜的，把我們姊妹找了去，那自然是不會安甚麼好心了。」

歐陽俊道：「是對人呢還是對事？」

沈大姑娘道：「我們只能猜想，實際內情，確是無法瞭解。」

歐陽俊道：「要不要在下同往。」

沈大姑娘道：「你去幹甚麼？」

歐陽俊笑一笑，道：「侍衞宮中人，在未見到兩位姑娘之前，已經先見到在下了。」

沈大姑娘道：「他們說些甚麼？」

歐陽俊簡明的把經過之情說了一遍。

沈大姑娘沉吟了一陣，說道：「侍衞宮中的人很多，確也有不少高明人物，妳不要太過得意，認爲他們眞的相信你的話了。」

歐陽俊道：「這個麼？在下也未存此想，不過，咱們既然來了，就算是刀山劍林，也要見識一下了。」

沈大姑娘回顧了二姑娘一眼，道：「二妹，放開胸懷，大不了一條命罷啦。」

一直很少開口的沈二姑娘，突然開了口，道：「大姊，你認爲我是怕死麼？」

沈大姑娘道：「二妹，別說咱們不一定會死，就算是死定了，也沒有甚麼好怕的！」

二姑娘道：「大姊，你完全誤會了我，我是有些担心，但我担心的不是自己安危，我担心咱們救不出彭長老。」

歐陽俊怔了一怔，道：「彭長老？」

沈大姑娘道：「大家亮明了身份，似乎也用不着再瞞了，咱們得到消息，本帮中一位長老，被侍衞宮中的人，給抓了去，今夜上，可能要連夜刑法，請我們姊妹去，大概就是要我們見識一下，刑訊的慘狀。」

歐陽俊道：「這麼說來，貴姊妹的身份，已經被人識破了。」

沈大姑娘道：「很可能，至少是，他們已經對我們姊妹出生了懷疑，所以，才把我們召了去，要我目睹刑訊彭長老的反應。」

歐陽俊沉吟了一陣，道：「侍衞宮中人，爲甚麼要和丐帮作對呢？」

沈大姑娘道：「這個麼？源起於兩年之前了，侍衞宮中，突然對京畿一帶丐帮弟子們，展開了搜捕，牽連的很廣泛，很多眞正的乞丐，也受到了牽連，丐帮的人，不得不改變身份，有很多混入飯莊中，作了伙計，也有些混入人家作工的，雖然，留在京裏的人數不少，但因爲主持其事的首腦被捕，整個失去了指揮的靈活，我們姊妹，臨危受命，混來京中，化了一年之久的時間，才算把留在京裏的弟子們重組起來。」

歐陽俊道：「以丐帮在江湖上的威勢，豈會甘願，忍受這等屈辱麼？」

沈大姑娘道：「不忍受又怎麼樣，侍衞宮是皇帝的勢力，除非我們要造反，否則，就無法不遷就他們，侍衞宮中人，遍佈天下，如是眞和他們明抗上了，也是痲煩的很……」

語聲一頓，接道：「自然，侍衞宮也替我帮留了餘地，搜捕的人，全部又放了，不過，約法三章，丐帮中人，從此不許再進入京裏一步。」

歐陽俊道：「那麼，貴帮的彭長老，是在何處被侍衞宮中抓去呢？」

沈大姑娘道：「京裏。」

二姑娘接道：「不論，他在那裏被人抓到，我們都得救他出來。」

歐陽俊道：「那是自然，但不知兩位姑娘，如何着手呢？」

沈大姑娘道：「這就是我們爲難的地方了，二妹愁眉不展，就是因爲想不出下手之策。」

歐陽俊長長吁一口氣，道：「如若發覺了你們的身份，侍衞宮中人，是不是會把你們也留下來。」

沈大姑娘道：「如若他們知道了我們的身份，只怕也會把我們留下來了。」

歐陽俊道：「照目前的情形推斷，對方似是早已知曉你們的身份了。」

沈大姑娘道：「小妹的看法是，他們已知曉我們是武林中人，但却不知道，我們也是丐帮門下。」

歐陽俊道：「要兩位前去赴約，親眼看到處置彭長老的情形，然後，再看兩位的反應如何？」

沈大姑娘道：「大概他們是這樣的用心了？不過，彭長老在我們丐帮中，地位十分尊榮，我們既然知道了他落在侍衞宮中，我們自然不能不救他。」

歐陽俊沉聲道：「兩位準備如何下手呢？」

沈大姑娘道：「這就是我們爲難的地方，侍衞宮中高手衆多，我們兩個人自知不是人家的敵手。」

歐陽俊道：「兩位姑娘準備如何應付這件事情呢？」

一直未開口的沈二姑娘，道：「這就是我們突然穿着盛粧的理由了。」

歐陽俊一楞，說道：「在下有些不太明白。」

沈大姑娘道：「我們穿着盛粧的理由，因爲我們無法携帶兵刄，只好在盛妝之下，藏些兵刄了。」

歐陽俊道：「原來如此。」

沈二姑娘說道：「歐陽兄，你已經對我們知道的很多？不知道還想知道些甚麼了。」

歐陽俊道：「唉！很可惜，在下這點武功，實無法爲諸位之助，老實說，這是單刀赴會的事，不但要有卓絕的武功，而且，還要有着過人的機智，當今之世中，恐怕只有一個人有此能耐。」

沈二姑娘道：「甚麼人？」

歐陽俊道：「說了也是白說，因爲，無法請到他！」

沈二姑娘道：「那人在不在京裏。」

歐陽俊道：「在！」

沈二姑娘道：「如何才能找到他？」

歐陽俊道：「那人急公好義，如是他沒有別的事，兄弟自信可以請他，只可惜，他現在太忙了。」

沈二姑娘道：「是不是保護七王爺進京來的岳秀。」

歐陽俊道：「你知道？」

沈二姑娘道：「丐帮耳目最靈，如若沒有這點能耐，還算天下第一大帮麼？」

歐陽俊道：「就是他，只有他有此能力。」

沈大姑娘道：「他可是在親王府中？」

歐陽俊又點點頭。

沈二姑娘道：「浪子，告訴你件事，我們丐帮中的女孩子，有一點很寬大的自由……」

歐陽俊接道：「甚麼自由？」

沈二姑娘道：「只要工作上需要，我們可以捨身酬情。」

歐陽俊道：「二姑娘的意是……」

沈二姑娘道：「浪子，你別這麼刁難我，其實，我既然敢說出來了，就算再說的明白一些，有何不可，你如是眞能帮助我們救出了彭長老，我們願以身奉侍。」

歐陽俊道：「姑娘是投浪子所好，不過，無功不受祿，我帮不了這個忙，姑娘以身酬情，在下只怕是無福消受。」

沈大姑娘道：「浪子，這件事對我們丐帮固然重要，就是對整個的武林，又何嘗是不重要呢？彭長老雖然是風骨如鐵，但侍衞宮中人，大半是來自江湖，他們手段毒辣，無所不用其極，彭長老一個受刑不住，招出了內情，那就是一樁很大的痲煩了。」

歐陽俊道：「甚麼樣的痲煩呢？」

沈大姑娘說道：「對丐帮不好，對整個武林不利，對你們七王爺，也是有害無益。」

歐陽俊笑一聲，道：「大姑娘，如若對七王爺確也有不利之處，這件事，就好辦多了。」

沈大姑娘道：「我說的很眞實，現在，咱們還有點時間，閣下就辛苦一趟，去見見那岳大俠吧。」

歐陽俊道：「好吧！我回去一趟。」

只聽一人低聲說道：「不用了，主人已來多時。」

人影幌動，只見頑童唐嘯，當先行了進來。

緊隨在唐嘯身後，是一位手神俊朗的少年。

像磁石一樣，一進門，那少年就吸住了兩位沈姑娘的眼光。

歐陽俊笑一笑，道：「兩位姑娘，這就是岳少俠……」

岳秀一抱拳，道：「區區岳秀。」

沈二姑娘微微一笑，道：「果然是一表人才。」

沈大姑娘一揚柳眉，瞪了妹妹一眼，檢衽一福，道：「見過岳少俠。」

岳秀道：「不敢當，大姑娘有甚麼事，但請吩咐當面。」

沈大姑娘道：「我們希望岳少俠能助我們一臂之力，救出本帮中一位長老。」

岳秀點點頭，道：「他落入了侍衞宮中？」

沈大姑娘道：「是！他胸藏機密，如是被侍衞宮人逼問出來，對我們也是一樁大大不利。」

岳秀道：「哦！姑娘能不能說出他胸懷的甚麼機密。」

沈大姑娘道：「這個麼？我們還未詳細的瞭解，我們得到的指示，形容那機密，極關重要，不但關係着我們丐帮的安危，而且，也關係着整個武林大局。」

岳秀怔了一怔，道：「有這等事？」

沈大姑娘道：「是！所以，我們姊妹才心急如焚。」

岳秀道：「兩位姑娘，準備如何救出貴帮中的長老。」

沈大姑娘道：「我想很難有兩全其美的辦法了，只有在他們行刑之時，把他搶救出來。」

岳秀道：「在侍衞宮衆多高手的圍守之中。」

沈二姑娘道：「這是上上之策，如是情非得已，他無法忍受那慘刑之苦時，只有設法取他之命了。」

岳秀道：「你們姊妹，在丐帮中的身份，可以殺了彭長老麼？」

沈大姑娘道：「不可以。」

岳秀道：「如是殺了彭長老呢？」

沈大姑娘道：「那就痲煩大了，我們只有聽憑長老會議的處決了。」

沈二姑娘接道：「就算要我們以命相抵，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岳秀點點頭，說道：「就憑兩位姑娘這一份豪勇之氣，在下也不好意思不插手了。」

沈大姑娘道：「岳爺，聽說你武功，智計，冠絕江湖……」

岳秀嗤的一笑，接道：「大姑娘，當今武林之中，才人何至千萬，岳某怎敢當此誇獎。」

沈大姑娘道：「唉！岳爺，不論如何？你插手這件事，總會比我們强一些。」

岳秀道：「這一點，也許眞實……」

目光一掠歐陽俊，接道：「救出了彭長老之後如何能把他平安的送出北京。」

歐陽俊道：「這個，要看丐帮的安排了。」

岳秀目光一掠沈大姑娘，道：「兩位姑娘有些甚麼樣的計劃。」

沈大姑娘道：「時間太倉促，一切都來不及安排，不過，只要岳爺能把他救出侍衞宮，後面的事，我們盡力而爲，不敢再多勞動岳爺了。」

岳秀輕輕吁一口氣，道：「好吧！我盡力而爲，但，成功與否，在下却不敢担保。」

沈二姑娘突然低聲說道：「姊姊，進入侍衞宮，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咱們要如何才能進入侍衞宮中呢？」

沈大姑娘道：「最好的辦法，是咱們帶他進去……」

岳秀接道：「方便麼？」

沈大姑娘道：「沒有甚麼不方便，只不過，可能太委屈了你。」

岳秀道：「要我扮成一個甚麼樣的人物？」

沈大姑娘道：「爲我們姊妹撫琴，拉弦的人。」

岳秀笑一笑，道：「成是成，只不過，在下不會彈弦拉琴。」

沈大姑娘道：「我想你岳少俠，定然是位琴弦能手，只不過，我們姊妹，不配用你這樣的琴師罷了。」

岳秀回顧了唐嘯一聲低聲吩咐數言。

唐嘯一躬身，轉頭而去。

岳秀抖抖長衫，瀟洒一笑，道：「這樣子成麼？」

沈二姑娘笑一笑，道：「要不要我替你改扮一下。」

岳秀道：「那就有勞姑娘了。」

二姑娘的動作很快，片刻工夫，把岳秀改變成另一副模樣。

一個微現蒼老的中年人。

歐陽俊低聲道：「岳兄，在下呢？」

未待歐陽俊開口，沈大姑娘已接上了口，道：「浪子，有沒有勇氣，闖一下龍潭虎穴。」

歐陽俊道：「在下麼？經歷無數風險，去趟侍衞宮有何不可，不過，在下還得請教一下岳少俠……」

岳秀道：「去是可以去，但要用甚麼樣的身份？」

沈大姑娘道：「嶺南羅大公子，配上京畿的賣唱名花，不是很好的一對麼？」

岳秀道：「也好！歐陽兄，就請辛苦一趟吧！」

歐陽俊笑道：「大姑娘，不覺着太過唐突佳人了吧！」

沈大姑娘道：「劉元說的不錯，我們賣唱的，能有幾個好人，就算我們能守身如玉，只怕也一樣招人非議。」

目光轉注到岳秀身上，說道：「江湖兒女，不在外人的譏諷，但求心中所安罷了。」

岳秀點點頭道：「唯大英雄能本色，大姑娘的看法，尤勝男兒三分。」

沈大姑娘很高興，格格一笑，道：「好說，好說，岳少俠太誇獎了。」

一陣車輪聲，劃破了寒夜的靜寂。

沈大姑娘長長吁一口氣，道：「來了，來了，侍衞的馬車，已到舍外。」

語聲甫落，室外已响起了叩門之聲。

岳秀低聲道：「一切三位應付，該在下說話的時候，在下自會接上，最好，別使在下，太引起他們的注意。」

沈大姑娘點點頭，道：「好！咱們走吧！」當先向外行去。

岳秀抱了一個大三弦，緊隨兩位姑娘的身後。

歐陽俊大搖大擺的走在前面，唐嘯沒有去，留在室中。

他早已得了岳秀的吩咐，準備去找嶺南雙龍，和他們會合一處。

原來，岳秀得到了歐陽俊的傳書，帶着唐嘯，匆匆趕來。

大門外停着一輛豪華的大篷車，兩個穿着黑色勁裝的大漢，背揷單刀，並肩兒站在門外。

那大漢動作很粗野，一伸手，抓住了歐陽俊的衣領子，道：「你是幹甚麼？」

歐陽俊很沉着，笑一笑，道：「這是幹甚麼？」

那大漢冷冷說道：「你是幹甚麼？」

歐陽俊說道：「在下麼？嶺南羅大公子。」

黑衣人道：「羅大公子，沒聽說過，北京城有你這麼一號人物。」

沈大姑娘接道：「我們的貴賓，快些給我放手。」

黑衣人鬆開了歐陽俊的衣領，冷然一哼，道：「便宜了你小子。」

目光轉到沈大姑娘的身上，接道：「想不到啊，大姑娘也接客人。」

沈大姑娘臉色一變，道：「你說話小心一些，妳姑娘就算接客人，但八輩子也輪不到你的頭上。」

黑衣人道：「大姑娘，別把人看得太低了，十年風水輪流轉，說不定，有一天，在下也混個什麼領班幹幹。」

沈二姑娘冷冷的接道：「耍嘴子，說兩句也就够了，再嚕嗦，咱們就不去赴約，看你回去怎麼交代。」

黑衣人果然不敢再多話閑說，語氣一轉，道：「在下奉命來此，只是請兩位姑娘。」

沈大姑娘道：「我知道。」

黑衣人道：「這個姓羅的和那中年小子，用不着去了。」

大姑娘回覷一眼岳秀道：「他是彈弦子的，侍衞宮中的爺們，對我妹妹那一曲『有情花無情蝶』聽得如醉如痴，沒有三弦，到時間你用嘴吧去彈。」（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三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素手飈香

芳心冷燄起　素手血腥揚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谷寒香得悉鄭秋已入侵迷踪谷，遂率領鍾一豪，麥小明等及遭她强迫吞服了向心露，神志業已喪失，只知唯她之命是聽的張敬安，急急趕返迷踪谷，那日途中，發現武當青陽，白陽兩道與時寅激鬥，谷寒香在時寅生死俄頃間把他救下，詎他吞下毒丸，着他百日後到迷踪谷報到，時寅走後，谷寒香舉劍向青陽、白陽道長迫去，宣稱爲故夫胡柏齡報仇，不管兩道長抵抗與否，白陽仍欲辯解，詎語方出口，驀見谷寒香長劍一掄飈然襲到，白陽不及伸手拔劍，雙足一頓，激射而起，一掌劈空擊去——

但聽「嗤」的一聲輕響，寒芒一閃，一片青色衣袂應手而落。

青陽道長滿面憂色，目注谷寒香的身形，暗暗忖道：想不到此女的武功，强到如此的境界，無怪她放着手下這許多的高手不用，反要獨鬥自己師兄弟兩儀劍法。

白陽道長刺空躍起，反手急拔肩後的長劍，耳中忽然聞得驚「哦」之聲。

垂首一顧，不禁心頭大駭，只見一片耀眼精芒，輪轉如電，緊附着自己的雙足，騰空而上。

一陣羞憤，泛起心頭，竭盡平生之力，雙掌猛地下劈，借那掌勢帶起的風力，身軀旋空折轉，斜往七八尺外飛去。

谷寒香追踪躍起，一招「羅掘俱窮」，猛襲白陽雙足，驀感劍勢一頓，似爲一道無形的堅壁所阻，殺機大盛之下，猛地一提丹田眞氣，嬌軀一折，震腕一劍刺了出去。

但見她目光陰冷如電，頭下足上，劍尖直指白陽後心，這一劍如果刺上，勢必要貫胸而過。

白陽道長乃是上一代武當掌門人廣松道長最末弟子，甚得師父喜愛，他天資聰慧過人，對武當派內功心法劍術，均有極深的造詣，成就之高，在武當四陽中，僅次於紫陽道長，及正在修習上乘內功，閉關十年的金陽，較之青陽道長却不稍遜。

且說白陽身軀尚未落地，突然感到身後疾風震動，一股銳利無倫的劍炁，刺得自己的「脊心」穴火辣生痛，危急中，身子盤空一轉，陡然騰開四五尺外，疾瀉而下。

谷寒香出手三劍，將白陽逼得險象環生，詎料三劍連發，依然未能將他傷着，芳心之內，不禁燃起一股熊熊的怒火。

白陽單足點地，霍地翻過身來，「嗆啷」一聲龍吟，已將一柄百煉精鋼長劍撤於掌中。

谷寒香似是惱怒至極，但見她沉聲一哼，身未着地，陡地纖腕一抖，長劍猛然向白陽一洒。

只聽「鏗」地一聲脆響，一柄長劍，突然寸寸而斷，殘劍紛飛，狂風驟雨地朝白陽頭面處飛去。

白陽道長見她自行將長劍震斷，不知她用意何在，凜然之下，迴劍一揮，一招「雲連秦嶺」，護住了周身上下。

但聽一陣「叮叮」碎響，數十截斷劍，被擊得四散飛濺，恍若火樹銀花一般。

谷寒香蓮足沾地，纖腕霍地一振，手中劍柄疾若流矢，猛然往白陽臉上射去。

白陽道長雖然驕氣凌人，此時爲谷寒香的威勢所懾，也不由感到氣餒，眼看劍柄飛來，不敢以劍去撩，僅只雙足一滑，橫飄尺餘，將劍柄避開。

果然，谷寒香快逾電閃，隨身欺上，玉掌一揮，直對白陽胸口擊去，對他掌中

的長劍，視如無物一般。

白陽道長雖知眼前這個女子，是自己生平所遇武功最强的敵手，無奈盛怒之下，欺她年事尚輕，左掌一揮，硬接了谷寒香一掌。

劍爲短兵之帥，最是難學難精，谷寒香的劍法，乃是依照獨眼怪人佟公常所遺的秘笈自行修練，一則無師自通，事倍功半，再則時日尚淺，功力火候太差，是以三招殺手，仍然無法將白陽傷在劍下。

此時，她改以徒手對敵，情勢又自不同，她的「三元九靈玄功」，及「摘星步」法，都是佟公常所親授，「生死玄關」也係佟公常親手所打通，因而其內功掌法，殊非劍法所能比擬。

谷寒香這一掌雖然只用六七成功力，勁道之强，已是驚人，白陽道長求勝心切，一時誤算，竟然出掌相接，雙掌一觸之下，白陽道長當場被震退三步。

白陽道長驚怒交集，飛快地提起一口氣，在胸腹間一流轉，發覺內腑尚無大碍，頓時長嘯一聲，欺身探臂，劍光電閃，暴出滿天劍花，直向谷寒香刺去。

但見谷寒香冷森森一笑，劈手一掌，直對劍身拍去。

白陽道長瞿然一驚，看那掌勢，飄忽詭異，虛實莫測，自己手中的長劍，却陡地嗡嗡一響，不禁閃電般地轉念道：這女人的武功，當眞邪門的很。

轉念中，長劍劃了半環，一招「風捲長草」，反削她的手掌。

谷寒香雖然劍未練成，眼光却是銳利無比，一見白陽夾破空嘯風，暗含粘，捲，拿，引之力，剛柔並兼，氣勢非凡，情知他已用出武當太極劍法，心中冷冷一笑，滑步旋身，倏地往他身後轉去，快如飄風，霎眼已至他的背後，玉掌一揮，疾拍而出。

白陽道長眼見她身法之快，爲自己前所未睹，不禁戒心大起，旋身揮劍，連使「杏花春雨」，「雲麾蔽日」，「斗柄南指」三招，脫出了她的掌勢之外。

二人乍分又合，眨眼之間，打得慘烈異常，只見掌影縱橫，劍光閃閃，攻拒之勢，危機迭出。

鍾一豪立在場外觀戰，突然向麥小明附耳道：「夫人自昨日起，一直未曾歇息，如今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打來不免有點心浮氣躁……」

麥小明左手正抓着張敬安的臂膀，以防他貿然上前插手，聞言笑道：「這老牛鼻子雖然有劍在手，三百招內，仍然要死在師嫂的掌下。」

鍾一豪暗暗一蹙眉頭，低聲道：「世事難料，我身上有傷，你留神注意，隨時準備接應。」

麥小明微微一笑，滿不在乎的將頭點了一點。

片刻之間，雙方已力搏百餘回合。

另外一邊，范玉崑忽然移步走到青陽道長身側，愁眉苦臉的道：「道長快點設法，將兩位拆開，再打下去，必有一方傷亡。」

青陽道長慘然一笑，道：「胡夫人對本派成見已深，貧道的話，她半句也聽不進去。」微微一頓，接道：「如果白陽師弟喪了性命，貧道也無臉回山，就煩范公子走一趟武當，將神鞭飛梭萬曉光與開封命案無涉的事，代爲稟報本派掌門人得知，至於青陽等喪命之事，務請委婉陳詞，以免加深了兩方的仇隙。」

他說話之際，雙目神光炯炯，緊隨着白陽道長的劍訣閃動。

原來他見識淵博，目光極爲犀利，一看谷寒香所帶從人的身法步伍，即知這批人個個均是一流高手，每人的武功，都與他在伯仲之間，單打獨鬥，他就未必全能勝過，混戰起來，他這一方更遠非敵手，因而打定主意，即使眼看白陽道長不敵，他也不加援手，反之，萬一谷寒香失手，他却有救援之意。

激戰中，忽然谷寒香嬌軀電閃，飛快地在劍影之下盤旋遊走，形如鬼魅，飄忽之極，白陽道長招招連綿，如抽絲剝繭，劍劍擦身而過，看得敵我兩方的人，俱都目眩神馳，震駭不已。

此時場中劍氣瀰空，掌飈奔騰，劍掌呼嘯之聲，如雷電交作，頃刻後，二人惡戰已近三百合。

武當派以劍術名世，尤其太極劍，虛實相生，剛柔互濟，爲內家劍法之翹楚，其精妙之處，在一招出後，不論對方如何招架退避，第二招順勢而出，不需收回再發，圓通混暢，如太極圖。

白陽道長劍上的功力，已至爐火純青之境，意在劍先，念動劍至，如珠走玉盤，了無空隙。

谷寒香使「三元九靈玄功」與「摘星步」，掌法身法之奇奧，無與倫比，劍來掌去，奇招迭出，直使敵我兩方的人目不暇接，眩惑不已。

驀地，谷寒香玉掌翻飛，妙着連發，瞬眼之間，連攻二十餘掌。

這二十餘掌變化玄詭，迅捷無匹，掌掌間不容髮，如長江大河，滾滾而下，逼的白陽道長迴劍自守，退讓不迭。

激戰中，忽聞一聲冷喝，暴喝，兩條交錯盤旋，疾轉如輪的人影，倏然分了開來。

在場之人，都爲之心頭一震，定神看去，只見兩人對面而立，中間相距約四五步，各自微閉雙目而立。

兩面觀戰的人，俱都心頭狂跳，凝神朝自己一方的人看着，除了鍾一豪黑紗蒙面，麥小明滿臉笑意之外，所有的人都面容肅然，顯露出緊張惶恐之狀。

青陽道長眼看白陽左手劍訣向天，右手劍尖微翹，擺出了太極劍中最後一招「紫府雲封」的架式，情不自禁地，脫口浩歎了一聲。

陡地，谷寒香蓮步輕移，斜走兩步，右掌一揮，遙遙對白陽道長拂出一掌。

這一掌擊出的勢道，十分緩慢，毫無破空的風聲，但是白陽道長却似大難臨頭一般，瞋目一喝，猛將長劍一舞，一片耀眼寒芒隨劍而起，佈滿身前。

只見谷寒香拂出一掌後，嬌軀突然如風擺楊柳，前後一陣搖幌，白陽道長則雙足拖動，「登登」連退兩步，咀角沁出了兩道紫血。

此等變化，大出羣豪意料之外，不禁瞧的一呆。

青陽道長暗暗忖道：我只道師弟要死在她詭異莫測的掌法之下，誰知她年紀輕輕，竟然身負此等大違武學常規的內功。思忖之際，眼中彷彿見到無數的武林人物，被她一掌一個，擊得口噴鮮血，相繼倒地，自己鼻內，似乎已聞着了血腥氣味。

驀地，只見谷寒香左足橫移半步，走「无妄」，進「訟」位，轉西北「歸妹」，緩緩一掌，對着白陽道長推去。

在場之人，多是武學行家，一見她足踏伏羲六十四卦，出掌如推山塡海一般沉凝，都知道這一掌是她全身功力所聚，白陽道長如果功力不敵，勢必非死卽傷，無法再戰，但若功力勝得過這生死一擊，則谷寒香勢必為自己掌力所反震，當場命殞。

但見白道長鬚髮蝟立，雙目暴張，長劍震動的嗡嗡作響，顯然已將畢生修為的功力，凝聚在劍身之上。

就在這掌劍眞力一發，生死存亡卽判之際，忽聽范玉崑顫聲道：「姑娘，冷面閻羅胡柏齡，乃是在下親手所殺！」

這幾句話，宛如晴空霹靂，谷寒香，鍾一豪，麥小明，以及一叟二奇等人，都不禁身心為之大震！

要知冷面閻羅胡柏齡雄霸綠林，劍拐之下，罕逢敵手，其武功造詣，早是江湖上尖頂的高手，這范玉崑雖是名家之後，身手不弱，但要與胡柏齡相較，縱無天壤之別，亦難以相提併論。

因而，胡柏齡含冤慘死後，谷寒香等猜來猜去，始終未曾想到范玉崑頭上，此時聽他親口供出，怎不令人大出意料，驚詫欲絕。

谷寒香蓄勢凝功，正待全力一掌，置白陽於死地，為死去的亡夫和萬曉光復仇，聞言之後，只感到腦中轟然一響，嬌軀一幌，搖搖欲墮。

忽聽白陽道長大喝一聲道：「范公子，走！」

走字出口，人已快若電掣，閃到范玉崑身側，左手疾探，抓住他的臂膀，掠出數丈之外。

剎那間，喝叱之聲，響澈四野。

麥小明手持寶劍，形若長虹經天，飛越二人頭頂，直往兩人的前方射去。

霍元伽，宋天鐸，多爪龍李傑，俱都身形電射，朝二人身後縱身疾躍，鍾一豪和搜魂手巴天義二人雖然重傷在身，也都急抽兵刃，飛快地撲了過去，衆人一則激於義憤，再來全都本能地感到，今夜如果放走了范玉崑，谷寒香定必遷怒到自己頭上。

然而，谷寒香却如泥塑木雕，牢牢地站在原地，只將兩道陰森可怕的目光，冷冷地罩住范玉崑的身形。兩條深深的紫紋，倏地在她雙眉間出現，閃閃跳動，令人看在眼中，不禁胆戰心寒。

另外那十餘名大漢，俱是范玉崑所率的從人，一見麥小明等人追撲自己的主人，頓時紛紛喝叱，隨後撲上。

這都是同時間的事，白陽道長手抓范玉崑的臂膀，一掠數丈，足點地面，湧身又是一縱。

只見麥小明快如閃電，半空中身子一折，大喝道：「那裏走！」一片耀眼精芒，鋪天蓋地而下。他的劍法，奇奧處較谷寒香小有不如，劍上的功力，却深厚得多，白陽道長眼看漫天精芒，蒙頭而下，只得猛施個「七星步」，斜刺裏暴閃一步。

但聽多爪龍李傑嘶聲喝道：「該死的小輩，還我大哥的命來！」喝聲中，一對虎頭鈎揮舞如電，瘋狂似向范玉崑襲去。

原來江北五龍久隨胡柏齡麾下，胡柏齡大仁大義，待人以誠，因而五龍對胡柏齡也忠心耿耿，五體投地，胡柏齡身罹慘死後，李傑等人哀慟之甚，復仇心之切，遠在鍾一豪和麥小明這批人之上。

白陽道長突地厲喝道：「范公子，你不殺人，人家可殺你！」

一陣金鐵相擊之聲同時響起，多爪龍李傑被震得連退數步，雙臂酸麻，虎頭鈎幾乎把持不定。

突聽谷寒香冰冷的聲音道：「小明，先將白陽賊道殺掉。」

這一句，冷的不能再冷，彷彿萬丈冰窖之下，吹來的一陣寒風。

麥小明那敢怠慢，寶劍一揮，大叫道：「牛鼻子，別走啦！」劍如驚霆迅雷，朝白陽猛刺而去。

剎那間，兵刃相擊與喝喊之聲，響成一片。

多爪龍李傑雙眼漲得血紅，虎鈎狂舞，二度向范玉崑撲去。

范玉崑先頭一時衝動，自承殺害胡柏齡之事，說話之際，心中原是充滿了愧悔自責之意，這刻見谷寒香尚未動手，她手下的人却與自己拚命，不由怒心暗生，私忖道：誰是誰非，本難論定，范某便是該死，也不能死在爾等手中！

轉念之下，倏地挫步旋身，避開了李傑雙鈎，抬臂一掠，將寶劍撤到了手內。

只聽霍元伽沉聲一哼，青龍奪波翻浪捲，潮湧而至，口中冷然道：「小子，你最好橫劍自絕。」話聲中，慘嘯之聲，此起彼落，三個持刀大漢，被鍾一豪和嶺南二奇在一招之間，結果了性命。

轉眼間，人影交錯，寒光耀眼，一場慘不忍睹的混戰，展露在雪地上。

谷寒香殺機盈面，冷冷地向青陽道長望了一眼，突地面龐一轉，朝着躡足趨至身後的張敬安厲聲喝道：「滾下去！」

只見張敬安駭得身子一顫，退了一步，露出一副罔然若失，手足無措的樣子。

谷寒香氣得銀牙亂挫，玉掌一揚，便待一掌劈去，霍地心意一變，轉向混戰場中，猛地將手一揮，張敬安楞了一楞，好似明白了這個手勢，一聲不響，直往場中撲去。

青陽道長滿面惶急之色，稽首一禮，道：「夫人明鑒，這般濫造殺刼……」

谷寒香截住話頭，冷然道：「你悲天憫人，何不揮劍上前，解救彼等之厄？」

話聲中，慘哼之聲，接連不斷的傳來，只見張敬安雙掌狂揮，盡找范玉崑的那批從人下手，一掌一個，擊得衆人鮮血狂噴，直往場外攢去，幾句話的工夫，剩下的人，業已寥寥無幾。

青陽道長突地猛一跺足，沉重地「唉！」一聲，一拔長劍，飛朝張敬安撲去。

這一場惡鬥，打得驚天動地，鬼哭神嚎，交手的人，俱都捨死忘生，有進無退，猛惡之狀，似是敵對之人，全與自己有

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一般。

片刻時間，喝喊之聲已竭，滿地遺屍，散發出撲鼻的血腥氣味，范玉崑所率的十餘名屬下，竟然一個也不剩。

只見麥小明與白陽道長兩道劍光，翻翻滾滾，交織來去，燭天劍氣，冲起數丈高空。張敬安不知何時，撤出了那個金光燦爛的圓環，與青陽道長的長劍鬥在一起，他那左掌殷紅如血，招招不離青陽道長的要害，猙獰萬狀，睹之駭然。

另外一邊，一叟二奇！鍾一豪，多爪龍李傑，五個人將范玉崑團團圍住，兵刃如狂風驟雨，大有將他亂刀分屍之勢，范玉崑雖然劍法了得，功力不凡，無奈這五人之內，四個是綠林中雄霸一方的高手，每一個的武功，皆與他在伯仲之間，李傑武功雖弱，但他奮不顧身，較其他四人更為拚命。以一敵五，他那裏支持得住。

青陽白陽二人，眼看范玉崑喪命在卽，兩人一般心意，都想移身過去，三個人聯手拒敵，詎奈麥小明與張敬安招招緊迫，逼得二人無絲毫緩手的餘地。

這兩人俱是武當派支撐門戶的高手，近十年來，成為派中最高的一輩，無論平居外出，俱得同道尊崇，兩人也確有眞實功夫，因而兩人心中，全都自視頗高，對於等閒之輩，輕易不願出手，豈料此刻與麥，張二人過手，非但難以取勝，甚且險象環生，岌岌可危，這等情勢，怎不令兩人驚怒交集，暗暗震動。

谷寒香見勝券在握，不由一聲冷笑，向鍾一豪等人道：「手足可以卸下，但要留下活口！」

語音冷峭，字字冰凉，叫人聽了，不由從心底湧起一陣寒意。

話聲中，只見霍元伽青龍奪帶起一片烏芒，驀地向范玉崑左臂襲去，一面漠然道：「小子，你就認命算了！」

范玉崑四面受敵，雖知絕難倖免，却也不甘束手就戮，百忙中，寶劍揮出千重劍幕，猛地迎面推出。

詎料霍元伽變招奇速，青龍奪快逾奔雷激電，一圈一吐，猛然向上一崩。

只聽范玉崑慘嗥半聲，左手五指已被青龍奪砸得粉碎，血肉橫飛，怵目之極！

拘魂索宋天鐸趁機撲進，大喝一聲，軟索一掄，照着范玉崑的右肩一抽而下！

只聽白陽道長震天一聲怒喝，厲叱道：「谷寒香！妳好毒的心腸！」

聲甫出，長劍一招「星河搖斗」，蕩開麥小明的寶劍，雙臂一振，霍地往范玉崑頭頂射去。

他情急救人，奮不顧身，這湧身一躍，原是迅捷無儔，叵耐麥小明劍招詭辣，武林罕見，但見他怒吼一聲，寶劍倏然一轉，挽劍進擊，陡地向白陽道長小腹間刺去，聲出劍到，快迅駭人！

白陽雙足離地不過數尺，忽見一片刺目寒光，飛襲而起，不禁心胆皆寒，寶劍疾沉，施展一招武當絕學「法輪九轉」，猛然望下罩去，左掌併力向下一揮，凌空劈下！

這一劍一掌，為白陽畢生功力所薈萃，麥小明雖然驃悍，亦不敢輕攖銳鋒，連人帶劍，霎眼閃出了一丈之外，白陽道長雙腿齊腰以下，却已血肉模糊，藏青道袍被絞得稀亂。

白陽道長痛得亂顫，人却依然疾若勁矢，直往范玉崑頭頂撲去，半空中虎吼一聲，一招「法華傳旨」，朝拘魂索宋天鐸猛劈而下！

說時遲，彼時快，宋天鐸的拘魂索雖是軟兵器，但若被他一索擊實，勢非將范玉崑的右臂打折不可。

另一邊，青陽道長展盡一身所學，始終脫不出張敬安的環掌之下，此時也豁出了性命，刺出了孤注一擲的一劍。

原來張敬安服下「向心露」之後，除武功一道，出諸本能，不退反進外，對於其他的事俱都懵懵懂懂，一無所知，臨敵之際，既無生死之念，更無怯懼之心，一心一意，只欲將敵人打敗，至於是否制敵於死，則順其自然，毫無打算。

他武功本高，如今動起手來，心頭無絲毫雜念，既不知道貪生，又不知道畏死，攻守之間，不覺恰到好處，使得原來的功力火候，突然間大為增進。

只見青陽道長一招「后羿射陽」直刺而去，接着「千里流沙」，一劍橫削，緊跟着縱步騰身，竪劍上撩，一招「諸天令到」，猛向張敬安的頭面上襲去。

這三招連環併發，快速無匹，招式玄奧，威力絕倫，尤其最後一招「諸天令到」，乃是武當「度世三招」之一，不傳之秘，武林中只有耳聞，從來無人見過的。

這「度世三招」威力極猛，因而在武當派內，素來由掌門人代代相傳，派中的弟子，若非輩份已高，生性謙和，極難獲得掌門人的傳授，而且學得之後，亦絕不許私相授受，因而白陽道長雖然與掌門人是一師之徒，亦未蒙其傳授，青陽道長若非看出張敬安心神喪失，不可理喻，也不會率爾施展出來。

張敬安似是識得這招「諸天令到」的厲害，只見他金環飛舞，輕描淡寫的化解了前面兩招，接着將口一張，發出一聲沉悶的怒嘯，擰腰半旋，展動金環，洒出層層環影，將自己裏了一個風雨不漏。

但聽環劍交擊之聲，响成一串，火花飛濺，蔚成一片奇觀。

二條人影倏地分開，張敬安蠟黃的面孔，扭動不已，鷹目連翻，緊盯在青陽道長的劍尖之上。

青陽道長見這神情怪異貌不驚人的男子，居然擋住了自己看家的絕藝，一時之間，也驚得怔在當地，想不出其中道理。

却聽麥小明開聲道：「牛鼻子，還不與我躺下！」

青陽道長瞿然一驚，冷汗直冒，飛身猛躍，急聲道：「夫人高抬貴手！」

原來白陽躍至范玉崑頭頂，一招「法華傳旨」，朝拘魂索宋天鐸當頂劈下，宋天鐸軟索將要擊在范玉崑的右肩之上，一看這一劍凌厲非凡，迫得身軀一仰，猛地倒縱開去，拘魂索順勢一帶，纏住范玉崑的右臂，將他拖倒在地。

白陽道長一劍擊空，身形尚未墮落，鍾一豪的緬鐵軟刀，霍元伽的青龍奪，業已同時襲到。

他眼光銳利，早已看出鍾一豪和搜魂手巴天義招勢軟弱，顯出身負重傷，內力不繼，這時，凌虛一個轉折，避過霍元伽

的青龍奪，寶劍一掄，以泰山壓頂之勢，朝鍾一豪的緬鐵軟刀猛劈而下！

就在此時，只見那多爪龍李傑貼地一掠，竄到范玉崑身側，手起一鈎，猛力擊下！

范玉崑的左手五指被霍元伽一奪砸爛，痛澈心肺之下，早已寶劍脫手，此時倒地未起，忽感右肩上一陣劇痛，慘叫一聲，頓時昏死過去！

原來多爪龍李傑手起一鈎，擊在范玉崑右肩之下，擊得他鮮血四濺，皮開肉綻，深可見骨。

白陽道長身在切近，睹狀之下，目眥欲裂，暴喝一聲，飛身撲了過去。

鍾一豪被他一劍迫退，心中憤怒異常，不理胸前痛如刀割的傷勢，緬鐵軟刀一揮，直往白陽身後劈去。

羅浮一叟霍元伽暗暗忖道：要鬧就鬧個大的，殺了這個雜毛，何愁天下不亂！

心念急轉中，欺身直上，青龍奪一招「龍躍雲津」，朝白陽攔腰突襲而去。

這一奪力猛招沉，烏光閃閃中，凌厲的勁風，先將白陽的道袍震的獵獵作響。

同時間，麥小明人隨聲到，陡然一劍，逕刺白陽心口，來勢奇速，幌眼便至。

白陽道長雙腿已帶重傷，足尖點地，頓感腿上劇痛難當，雙膝一軟，身形朝前一傾，驚魂未定，三件如狼似虎的兵刃，業已同時襲到。

這一刀，一劍，一奪，合力一擊，便是武當掌教紫陽眞人，也承受不起，白陽道長雙腿已傷，那裏還躲讓得掉，生死一髮之際，怒目暴張，猛地身子一扭，避過霍元伽的奪招，寶劍一揮，拚力向麥小明的劍上撞去。

另一邊，青陽道長好不容易地脫出了張敬安的金環之下，眼看師弟殆危，急忙飛身一縱，躍了過去，豈料雙足才離地面，忽見人影一幌，谷寒香已擋在身前！

谷寒香聽他出聲求情，不禁冷冷一哼，玉臂一揮，倏地拍出一掌。

青陽道長熱血沸騰，情急之下，竭盡十成功力，一掌揮了過去。

雙掌一交，「拍」的一响，谷寒香蓮足移動，大退兩步，青陽道長懸空揮掌，被那反震之力彈得身軀後仰，飛出兩丈之外！

青陽道長血氣翻騰，人未落地，背後已有疾風撲到，匆促中，陡地凌虛一個轉折，朝一側疾瀉而下。

只見張敬安不聲不響，一招擊空，二招又出，刹那之間，將青陽道長裹於金環之內。

這都是俄頃間的事，但聽「嗆啷」一陣龍吟，白陽道長與麥小明的兩口寶劍撞在一起，震得二人身子同時一幌，霍元伽的青龍奪一招擊空，鍾一豪則一刀劈實，刀鋒過處，血湧如泉，白陽再也立身不住，哼得半聲，仆身倒了下去。

只見霍元伽大走一步，青龍奪快如電掣，猛向白陽的後腦砸下，疾風盈耳，力雄勢沉。

忽聽谷寒香冷聲大喝道：「霍元伽住手！」

羅浮一叟霍元伽唯恐天下不亂，眼看青龍奪離白陽後腦不過寸許，惡念暗生之際，故意猛力一縮右臂，裝出全力收招之式，却巧妙之極的一沉奪勢，欲將白陽暗毀在青龍奪下。

但聽麥小明嘻嘻笑道：「老兒好狡滑！」寒光電閃，一劍刺到了霍元伽的喉間，後發先至，劍至血崩！

只見霍元伽暴吼一聲，快如離弦之箭，倏地倒射一丈之外，雙足一頓，猛地撲了回來，怒喝道：「小狗拿命來！」青龍奪「呼」的一聲，力劈而下。

這一退一進，迅捷無倫，麥小明寶劍一揮，卽待反擊，陡地眼前一花，谷寒香已閃到了中間。

霍元伽怒發如狂，青龍奪上凝聚了全身的勁力，豈料出未半，突見谷寒香擋在身前，任他如何胆大，這幾日之間，眼見谷寒香超人的胆勇，鋼硬的心腸，詭詐的手腕，此刻也不由自主的心氣俱餒，將擊出的奪勢，硬生生的撤了回來。

谷寒香面如玄冰，冷冷地向霍元伽頸下瞥了一眼，神色之中，突然露出一片陰沉沉的笑意。

此時除張敬安尙在和青陽纏戰不休外，俱已停下手來，一個個鴉雀無聲，噤若寒蟬，大氣也不敢出。

霍元伽伸手一摸頸下，覺出咽喉旁邊，被麥小明的寶劍挑了一個黃豆大的創孔，再偏毫厘，勢必傷到喉管，憤恨難抑之下，雙眼怒火熊熊，轉朝麥小明望去。

麥小明咧咀一笑，道：「老兒瞪什麼眼，倘若心中不服，幾時找一處無人的所在，咱們好好的打上一場。」

谷寒香玉面一轉，冷冷地掃了麥小明一眼，轉向霍元伽道：「亡夫仁厚，谷寒香偏激，你久闖江湖，當有知人之明。」

這幾句話，講的平平淡淡，毫無激言厲色之狀，但是所有的人聽在耳內，俱感到心下一寒。

霍元伽明白她言中之意，是說如果自己有不軌之舉，她卽有壯士斷腕，剷除自己之心，忍了又忍，終於俯首退了兩步。

忽見谷香寒目射寒光，一掃血泊中的范玉崑和白陽道長，轉朝麥小明冷冷的道：「將兩人的『厥陰心脈』閉了！」

青陽道長正與張敬安打得難分難解，一聽谷寒香命人閉白陽和范玉崑的「厥陰心脈」，不禁心頭大駭，急聲叫道：「夫人請看天明大師的金面……」

話未講完，張敬安金環一掄，霍地撞在青陽的精鋼長劍之上，嗆啷脆响中，左手電掣，「血手印」突地襲至。

武當劍法，首在心定神穩，要能把握以靜制動的要訣，始能發揮劍法的精妙，青陽道長憂急交加，方寸已亂，加以久戰乏力，環劍相撞之下，長劍竟被蕩開了尺餘，危急之中，只得雙足猛挫，施展「七星步法」，往一側併力一閃。

但聽「嘶！」張敬安「血手印」擊空，順勢一抓，將青陽的道袍左袖齊肩扯了下來。

少林派的天明大師，曾收谷寒香爲記名弟子，此事麥小明聽人說過，這時睜着兩眼朝谷寒香望去，等候她的令下。

只見谷寒香抬眼望天，默然半晌，突然冷哼聲，自語道：「當日你們殺我的大哥，何以又不看我師父的份上，血債血償

，還有什麼話講。」說罷面色一沉，對麥小明將手一揮。

麥小明一言不發，蹲下身子，將白陽道長與范玉崑翻過面來，出指如風，在二人心口連戳數下，兩人本因失血過多，昏死過去，麥小明的手指戳上二人的身子仍然顫抖不已。

這「厥陰心脈」被點之後，無論功力深淺，百日之後必死，在場之人，雖然都是江湖行家，對這手法，也是但聞其名，未嘗目睹，麥小明想是知道這手法過於陰毒，是以動手之際，特爲背着身子，不讓衆人瞧見，饒是如此，衆人心頭兀自震動不安。

那青陽道長氣急敗壞，劍招之中，殺手與破綻併起，張敬安混混噩噩，反而打得不矜不燥，頭頭是道，眼看數招之內，青陽性命難保。

適在此際，谷寒香陡地冷哼一聲，玉肩微幌，閃至兩人身側，雙掌一分，倏地向二人推去。

張敬安一見谷寒香推來一掌，未待她掌力出手，卽已滿面驚愕的疾躍開去，青陽道長是欲罷不能，這時也足尖點地，飄身退出八尺。

青陽道長喘息未定，遙遙望了地上的白陽道長一眼，義憤塡膺，鬚髮皆顫，手指谷寒香怒道：「夫人此等作爲，只恐天理難容……」

谷寒香冷笑一聲，截口道：「青陽！我大哥屍體尙在，你是否能令他復活？」

青陽道長激動異常，喘了一口氣，道：「人死豈能復生，貧道不是大羅金仙，沒有此種能耐！」

谷寒香縱聲一笑，一指白陽道長和范玉崑二人，道：「如果你能令我大哥死而復生，我負責將范玉崑的左手還原，將他二人的傷勢治癒。」

青陽道長聞言一怔，范玉崑的左手五指，業已被霍元伽的青龍奪砸得骨肉俱無，就是華陀重生，也無法令其還原，心念一轉，明白她講的反話，於是忿然道：「讎仇糾結，妳報不了許多，胡大俠雖是蒙寃而死，武當，少林，以及范公子，俱犯的無心之過，似妳這般殘忍無道……」

忽聽多爪龍李傑怒喝道：「住口！我嫂夫人若非心軟，你此刻那有命在！」

谷寒香將手一擺，道：「老四不必岔口，讓他講下去。」

青陽道長頓了一頓，繼道：「妳仇恨蒙心，靈智已厥，貧道的話，諒妳也聽不進去。」

說到此處，喘了一口大氣，道：「貧道只問妳一句，范公子與貧道的師弟已經傷得半死，妳又命人點了他兩人的『厥陰心脈』，如今還要怎樣？」

谷寒香柳眉一挑，漠然道：「范玉崑要想活命，除非是日從西出，不過我一時還不會殺他。」

青陽道長激聲道：「妳要怎樣？」

谷寒香陰惻惻一笑，道：「我要將他挖心，生祭我大哥的英靈。」

青陽道長不由鬚髮怒張，厲聲道：「妳可知道，神劍范銅山，也死於『落雁谷』一戰！」

谷寒香嘿嘿笑道：「既然如此，范玉崑何以放着父仇不報？你們俠義爲懷，又怎忍袖手旁觀？」

這幾句話，犀利尖刻，事實俱在，青陽道長便是有什麼道理，無法講出口來。

谷寒香忽然目光一垂，黯然自語道：「如果姓范的是孝子，念念不忘父仇，我便將他放過，將來在大哥面前，也還有話可講了。」語聲凄凉，聞之惻然。

原來她對胡柏齡情深愛重，自覺爲夫報仇，就算殺盡武當，少林兩派，及范玉崑和鄭秋等人，也於理無虧，於心無愧，因此之故，認爲報仇雪恨，乃是理直氣壯，最值得同情的事。

青陽道長沉吟俄頃，一指血泊中的白陽，道：「胡夫人意下，對貧道這個師弟，又待如何處理？」

谷寒香淡淡的道：「萬曉光雖然是被紫陽迫死，其起因則由此人一手所釀成，照理來說，他是死有餘辜。」她微微一頓，接道：「念你對我大哥敬意眞誠，我權且饒他一死，不過人却由我帶走，百日之內，請你們的掌門人親至『迷踪谷』內，向我谷寒香要人。」

青陽道長暗暗忖道：霍元伽兇名久著，在她面前，居然忍氣吞聲，那小童和這痴呆男子，俱是默默無聞之輩，武功之高，竟又出人意表，自己就想不依，也不過徒自取辱而已。轉念之下，不禁低嘆一聲，舉掌一禮，道：「范公子與貧道這個師弟，俱都傷勢沉重，此去『迷踪谷』路程尙遠，倘若死在半途，豈非大違夫人的原意。」

谷寒香冷笑道：「依道長之意，又待如何？」

青陽道長道：「貧道亦不多求，只想先將二人的創口醫好，暫保他們殘生。」

谷寒香一無表情，玉手微擺，道：「道長只管動手，有什麼靈丹妙藥，不妨與二人服下。」說罷轉過身形，飄出數丈之外。

青陽道長急忙趕到二人身旁，掏出內外傷藥，撕碎了身旁的道袍，先將范玉崑左手及肩上的傷處敷藥裹好，然後敲開他的牙關，餵了幾粒丹丸到他口內。

積雪之上，遍地橫屍，曉色朦朧中，一片慘淡的景象，衆人雖然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好漢，也不願多看這戰後沙場一眼。

青陽道長看衆人都不注意自己，於是趁着推宮過穴之際，暗自檢視范玉崑的穴脈，無奈只能察出他心脈有異，無法診出毛病所在，情知麥小明的點穴手法特異，自己無能解開，只得廢然一嘆，轉又料理白陽的傷勢。

這兩人都是受的外傷，血止之後，卽相繼醒了過來，只是兩人都失血過多，人雖醒轉，卽虛弱不堪，似是連張眼的氣力也沒有。

青陽道長暗嘆一聲，緩緩地道：「范公子與師弟靜心……」話未講完，忽然住口不言，浩嘆一聲，飄身到了谷寒香面前，深施一禮，道：「多謝夫人，貧道這就告辭了。」

谷寒香雙拳一抱，道：「後會有期，恕不遠送。」

青陽道長凄然一笑，飄身下岡而去，行出十丈後，忍不住回首望了一眼。

，原來不知何時，那瘦小乾枯，鳩形鵠面的時寅，悄然回到了原處，昂首向天與羅浮一叟等站在一起。

轉眼之間，青陽道長的背影消失於晨曦之下。

谷寒香美目流盼，在羣豪臉上掃了一眼，當她掠過時寅倨傲瘦削的面孔時，眼神之中，不禁露出一絲欣慰色采，芳心之內，似覺「手刃夫仇之日又近了不少。」離「迷踪谷」已久，鄭秋又已入據谷中，她心下逐漸的懸念起留守的人來，尤其對那義子翎兒，每一念及，輒感忽忽不樂，當下一反冷漠的常態，溫言道：「我知諸位連日勞累，疲憊不堪，照理原該歇憩一天，不過谷中有變，我歸心似箭，還請諸位委屈一點。」

羣豪連宵大戰，確是身心交疲，但是都知她情非得已，因而無人提出異議。

谷寒香瞥了躺在屍體間的白陽道長，和范玉崑一眼，道：「此處不可久留，老四和小明將此二人帶上一程，回頭僱一輛大車，兼程回谷。」

多爪龍李傑低喏一聲，躍到范玉崑身旁，雙手一抄，將他橫抱在手，范玉崑勉強睜了睜眼，煞白的臉上，隱隱露出痛苦之狀。

麥小明走了一步，突然停下來，打量時寅一眼道：「喂，你可是叫做時寅？」

時寅仰臉向天，鷹目一垂，冷冷的道：「時某正是，你有什麼話講？」

麥小明將頭一偏，問道：「你可是有意入夥？」

時寅傲然道：「時大爺的事，不用你這小兒操心。」

麥小明不怒反笑，道：「這麼說來，你是入夥了。」

那范玉崑和白陽道長二人，所用的寶劍，俱非凡品，兩人倒地之後，搜魂手巴天義立卽解下了二人的劍鞘，將兩柄劍拿到了手內，此刻正將寶劍交到谷寒香手上，請她過目。

谷寒香正在審視兩柄劍的鋒刃，耳聽麥小明與時寅鬥口，暗中目光一轉，冷冷地朝二人瞥去。

只聽時寅鼻中一哼，道：「時大爺高興入夥，小兒有什麼屁放？」

麥小明嘻嘻一笑，道：「你出言無理，只此一端，已該殺頭……」

谷寒香突地秀眉一蹙，沉聲道：「小明，你惹事生非，是存心使『迷踪谷』內離心離德麼？」

麥小明聞言一呆，轉面向白陽身旁走去，嘀咕道：「凡事有個先來後到，壞差事就派我，這公平麼。」

他口中囁嚅，好似滿腹委屈，谷寒香見他嚕嗦半天，原來只爲懶得帶人，本待不去理會，忽然心中一動，暗忖：「他與鄭秋雖無授藝之實，却有師徒之名，倘若他故人之情尚在，豈不要壞我的大事。」心念一轉，眼中不覺露出一股煞氣，故意淡淡的道：「你若想要偷懶，就叫張敬安替你。」

麥小明大喜過望，道：「這可是師嫂講的！他痴痴呆呆，如果弄死了老牛鼻子，師嫂可不要怪我。」說話中抱起白陽道長，向張敬安遞了過去。

張敬安愕然不解，雙手一縮，轉眼向谷寒香望去。

谷寒香暗暗嘆道：「向心露」果是厲害，瞧他這種神情，顯是除自己外，誰也不再認識，但不知自己命他去死，他聽是不聽。

感慨中，向他做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將人接過，張敬安果然雙手一伸，將白陽道長接了過去。

此時天光已亮，谷寒香喝一聲走，當先往來路奔去，羣豪各展輕功，隨後跟下，轉眼之間，曠野寂寂，只賸滿地遺屍，和雪地上斑駁刺眼的血漬。

匆匆一日，第二天凌晨，定襄縣內，馳出了五騎快馬，和二輛四馬高軒篷車。

這一行人，正是谷寒香等，只見鍾一豪黑紗蒙面，高踞在第一輛篷車的車座之上，搜魂手巴天義雙手攏在袖內，坐在第二輛車座上養神，五騎馬上，坐的是一叟、一奇、麥小明、李傑和時寅。

蹄聲雷鳴中，車馬快似一陣狂風，直往恒山方向馳去，離「迷踪谷」只有兩日途程，家園在望，每人都開始心急起來。

由此北上，人烟愈渺，車馬出城之後，直馳到日中時分，仍然馬未停蹄。

突然間，第一輛車內，傳出谷寒香的聲音，問道：「離牧虎岡尚有多遠？」

馬蹄聲震耳欲聾，疾風割人肌膚，她那語音却聚而不散，字字送入羣豪耳中。

鍾一豪大聲說道：「再有半個時辰卽到。」

只聽谷寒香在車內吩咐道：「後車的馬匹，已經乏力，附近若有避風的所在，就停下來打尖吧。」

鍾一豪高聲道：「這附近風沙很大，看來只有趕到地頭了。」說罷傾耳聽了一忽，果然後車的馬匹，步伐有一點散亂。

搜魂手巴天義，忽然由趕車的手中接過馬鞭，將左面兩匹馬抽了幾鞭，鍾一豪看身旁趕車的汗流浹背，氣喘如牛，索興將馬鞭與韁轡一齊奪下，親自駕車前進。

半個時辰未到，眼看百餘丈外，一條岡巒阻路。

忽聽麥小明大喝道：「老禿驢！你敢是討死！」

語聲未罷，羣豪俱已瞧出，一個面如古月，白髯垂胸，頭頂油光閃閃，兩行戒疤，清晰可數，粒粒皆有銅錢大小的和尚，盤腿坐在岡下，擋住了過岡的道路。

這一行人，全是江湖行家，一眼望去，便知老和尚大非常人，這批人都是桀敖不馴之輩，旣覺老和尚來勢有異，非但無意停馬，反而馬鞭齊揮，加速朝前衝去。

麥小明原是一馬當先，拘魂索宋天鐸突然猛抽兩鞭，與他奔個併排，眼看剎那之間，卽要衝到老和尚身上。

車簾之後，忽然傳出谷寒香的聲音，道：「住馬！」

麥小明與宋天鐸如雷貫耳，只見兩人猛地一帶絲韁，兩匹馬倏地分開，由老和尚身旁一掠而過。

剎那間，希聿聿馬嘶之聲，響成一片，鍾一豪手挽韁轡，將篷車硬剎在老和尚身前，再近數尺，老和尚勢必要死在馬蹄之下。

只見羣雄坐馬人立，團團亂轉了一陣

，接着馬首四合，將老和尚圍在了核心。

這老和尚鎮靜之極，端坐道上，紋風不動，雙目微睜，緩緩環顧羣豪一眼，然後凝目注視着谷寒香的座車，神色之間，既無驚悸，亦無慍色。

多爪龍李傑一看老和尚氣度非凡，知道不是等閒之人，急忙飄身下馬，往谷寒香車前走去。

忽聽麥小明笑聲道：「喂，和尚，你可是少林派的？」

老和尚雙目一睜，湛湛神光，在麥小明臉上一轉，道：「阿彌陀佛，行脚僧人，正是少林寺的。」

多爪龍李傑剛將車簾掀開，忽見谷寒香緊鎖的眉頭一舒，淡淡的說道：「問明那僧人的來意，有什麼事，可由霍元伽作主。」

這幾句話，雖然講的聲音不大，在場的人，却都聽入了耳內，多爪龍李傑低諾一聲，放下車簾，轉向霍元伽望了一眼。

羅浮一叟先是一怔，繼而沉思道：這事古怪，明知來者不善，却命我代爲作主。心念一轉，暗道：是了，天明和尚是她的師父，她自己不便出面，却行這掩耳盜鈴之計，旣然如此，豈非暗示自己，就是殺了這個和尚，也無不可。

正思忖間，忽見那老和尚眼望自己，道：「貧道天覺，這一位莫非就是羅浮霍施主？」

羅浮一叟心頭一凜，飄身下馬，雙拳一抱，道：「不才正是霍元伽，常聽江湖傳言，大師乃少林三大高僧之一，自來行脚天下，但不知是什麼時候，返回少林寺的？」

鍾一豪見谷寒香授權予霍元伽，心頭本來感到不是味道，這刻聽霍元伽先問天覺大師返寺的日期，也不禁暗暗的喝采，情知換了自己，未能問出這句話來。

只聽天覺大師朗聲道：「貧僧無德無能，豈敢當高僧之名。」頓了一頓，接道：「天覺在外三十餘年，迄今未嘗回過嵩山，不知施主何以有此一問？」

羅浮一叟抱拳當胸，道：「大師旣未回過少室，對於少林派與『迷踪谷』小有嫌隙之事，諒必尚還不知。」

天覺大師壽眉微揚，目注霍元伽道：「落雁谷之戰，貧僧也曾聽人說起，同時貧僧也曾聽人言道，『迷踪谷』當今的主人，乃是少林寺記名的弟子。」

羅浮一叟濃眉一軒，手撫長髯，亢聲道：「如此道來，大師攔住去路，乃是有意尋釁了！」

天覺大師合掌朗誦一聲佛號，道：「貧僧是苦行人，尋釁之事，萬萬不敢。」

羅浮一叟雙目陡射神光，電掃天覺大師一眼，道：「旣非尋釁，如此攔住去路，是何用意？」

天覺大師浩歎一聲，道：「貴盟主雖是少林寺的記名弟子，不過旣然僅只記名，貧僧怎敢妄自尊大，如此挽留諸位的大駕，實因有一件兩全其美的事，冀圖與貴盟主結一樁善緣。」

忽聽麥小明接口笑道：「和尚，咱們這個盟主殺人從不嫌多，我看你這善緣不結也罷！」

天覺大師尚未開口，羅浮一叟忽然面色一沉，冷冷地朝麥小明望過去，目光之內，隱含責備之意，似是怪他不該多口。

麥小明雙眼大睜，笑道：「好傢伙！你大權在握，這就作威作福……」話未講完，耳內陡地響起一聲陰冷的哼聲，駭得呆了一呆，趕緊將口抿住。

這陰冷一哼，直入他的耳內，其餘的人，都毫無所覺，羅浮一叟霍元伽見他突然住口不言，於是轉向天覺大師道：「敝盟主有話吩咐，大師有事，可與霍某商量，但不知什麼事兩全其美，這善緣如何結法？」

天覺大師口齒一動，未曾講出話來，瞧他沉吟難下之狀，好似心頭甚爲作難。

羣豪見他沉吟再三，欲言又止，俱感心中不耐，只是懾於谷寒香的威嚴，均不敢發出聲來，各人面上，却都顯出了鬱怒之色。

羅浮一叟冷冷的道：「大師可講則講，若嫌此處人多眼雜，就請閃開道路，改日至『迷踪谷』內，與敝盟主面議。」

只聽天覺大師輕歎一聲，道：「非是貧僧瞧諸位不起，實因此事關係重大，輕率不得。」

羅浮一叟微泛怒聲，昂聲道：「你旣有碍難之處，敝盟主又不願見你，看來今日之事，只有作罷了。」

天覺大師似是迫於無奈，道：「施主勿須動怒，貧僧此來，實因有一件重寶，意欲獻與『迷踪谷』的主人。」

羣豪一聽天覺攔住出路，用意只爲獻寶，剎那之間，各人的眼睛同時一亮。

天覺大師畧爲一頓，又復言道：「貧僧除了有物呈獻外，尚有一點不情之請，亦望貴盟主俯允。」

忽聽麥小明笑道：「老和尚拐彎抹角，原來目的是在交易，什麼寶貝，先拿出來大夥瞧瞧，我師嫂法眼揀金，等閒的玩意，她可看不上眼。」

羅浮一叟見他又插口講話，心中本來不樂，只是自己也想看看，老和尚行脚之人，有什麼希世的奇珍，因而聲色不動，只將雙眼朝和尚望住。

天覺大師環視羣豪一眼，正色道：「貧僧所有之物，武林之內人人夢寐以求，茲事體大，請恕貧僧不能讓諸位過目。」

此言一出，羣豪臉上俱露慍色，同時亦大起好奇心。

麥小明嘻嘻笑道：「老和尚，那東西是拳經劍訣麼？」

天覺大師搖了搖頭，目注車簾，朗聲說道：「谷檀樾，可否容老衲自將寶物奉上？」

車內寂然無聲，顯然谷寒香不願與天覺大師見面。

只聽麥小明大聲道：「你那寶貝，可是靈丹妙藥，服後得以增長功力，駐顏不老麼？」

天覺大師搖了搖頭，眼望車簾，道：「谷檀樾，其實老衲所求不多，谷檀樾坐失良機，只恐他日後悔莫及。」

羅浮一叟忽然冷笑一聲，道：「大師的目的，昭然若揭，敝盟主非是貪婪之人，大師不必枉費唇舌了。」說罷將手一拱，飄身落至馬上。

麥小明聞言一怔，脫口道：「和尚，

你說來說去，可是想我師嫂將白陽牛鼻子和姓范的放掉？」

羅浮一叟雙目倏張，精光逼射，怒道：「你少開尊口就不行麼！」

麥小明豎眉瞪眼，大有發作之意，忽聽天覺大師道：「兩位不必爭執，貧僧之意，只想以懷中至寶，換范玉崑一人。」

羅浮一叟坐在馬上，道：「換一人也罷，換兩人也罷，大師不將寶物先讓霍某過目，這交易是談不成了。」說罷雙拳一抱，接道：「我等尚要趕路，相煩大師借道一行。」

天覺大師壽眉微揚，靜靜地凝視霍元伽一眼，突然雙目一闔，竟不聲不響的坐在當地。

羅浮一叟暗暗忖道：老禿顱與天明、天禪二人，被武林道稱為「少林三僧」，其武功絕非小可，我若獨自上前，一個不好，勢必弄得灰頭土臉，讓那小狗和姓鍾的笑話。心念電轉下，朝拘魂索宋天鐸一施眼色，縱聲道：「大師强阻道路，難道是要我等硬闖！」

天覺大師充耳不聞，依然閉着雙目，盤腿坐於道中。

只見羅浮一叟臉上一紅，怒喝道：「大師既然恃强，休怪霍元伽無理！」

聲甫落，左掌一按馬背，倏地騰身而起，半空中含胸吸腹，掉頭下撲，右掌畫了一個圓圈，猛地朝天覺頭頂擊下！

拘魂索宋天鐸突然身形一側，滾鞍下馬，欺身朝天覺撲去，口中笑聲道：「出家人强賣强買，成何道理！」十指箕張，罩定天覺前胸後背的諸大穴道。

忽見天覺大師雙目一張，敞聲道：「谷檀樾！你就毫無故舊之情麼？」

話聲中，左掌擎天，直對霍元伽下擊的手掌迎去，右手一揮，疾扣宋天鐸的右腕，那隻僧袍大袖驀地上捲，呼的一聲，颼然向宋天鐸的左掌擊去。

這三招同發，平平淡淡，大開大闔，但那掌指袍袖之中，隱蘊着極為强猛的威力，羣豪俱是久戰餘生的高手，豈有看不出的道理。

羅浮一叟狡詐多疑，臨敵之際，未慮勝，先慮敗，絕不魯莽躁進。

他本來不敢與天覺大師硬拚，這一掌下擊，蓄勁不發，可虛可實，詎料天覺大師不閃不避，雙掌力敵二人，不禁怒哼一聲，忖道：我就不信，你比兩個霍元伽還要厲害！

這念頭閃電般地掠過腦中，掌勢一沉，疾擊而下。

但聽「拍」的一聲，雙掌甫交，霍元伽咬牙一哼，身子凌空一翻滾，滑落於一丈之外。

同時間，只是天覺大師右臂一舒，陡地扣住了宋天鐸的右腕，反手一揮，將他扔出了三丈之遙。

只聽麥小明笑道：「不過手法快捷，功力深厚，此外也沒有什麼。」

語音未落，忽聽「呀——」的一響，谷寒香那輛篷車的車門，緩緩地打開來。

霍元伽與宋天鐸雙雙墮地，兩人驚悸猶在，立即各提一口眞氣，暗自在週身流轉。

忽見谷寒香由車門探身出來，道：「兩位退下，待我親自會一會這位師傅。」說話中，蓮步姍姍，直向天覺大師走去。

羣豪見她下車，頓時紛紛下馬，鍾一豪和巴天義二人，亦由車座躍下，各自舉步，往她身側移近。

天覺大師雙足一彈，振衣而起，未待她走近身前，先自雙掌合什，低眉垂首道：「老衲魯莽，衝撞了谷檀樾的玉駕，尚祈海涵一二。」

谷寒香目凝神光，冷冷地打量天覺一眼，只見他身着灰布僧袍，赤足草鞋，脅下懸一布袋，衣履破舊，滿臉風塵，確有一副苦行僧的模樣，不禁暗忖道：這老僧英華深斂，不着皮相，倒是個難以打發的敵手。

恩忖中，人在天覺大師身前丈外一站，抱拳一禮，淡淡的道：「谷寒香草莽之人，失禮之處，老禪師萬勿見罪。」聲音一冷，道：「范玉崑重傷垂危，如今就在後車之內，未知老禪師與他何親何故，何以甘捨重寶，換他一命？」

天覺大師見她單刀直入，不覺為之一怔，沉思少頃，道：「老衲與范玉崑素未謀面，亦無何等親故，但念他代人受過，心有不忍，加以適逢其會，若不救他一命，自問心頭有愧。」

谷寒香柳眉一軒，冷聲道：「亡夫死在他的劍下，他代何人受過？」

天覺大師喟然道：「想胡大俠武藝超羣，當年與老衲的天明師兄鏖戰數日，始終未曾分出勝負，范玉崑年輕技淺，如何能傷他的性命。」

谷寒香冷冷一笑，道：「老禪師言之成理，其實谷寒香何嘗沒有此等想法，無奈范玉崑親口自供，谷寒香也只好寧可錯殺，以免錯放了。」

天覺大師朗誦一聲佛號，道：「胡大俠宅心仁厚，已是舉世皆知的事，谷檀樾錯殺好人，豈不有損胡大俠的英名！」

谷寒香嘿嘿冷笑，斬金截鐵的道：「谷寒香心如鐵石，老禪師不必說法了。」

天覺大師道：「那麼以寶換人之事，谷檀樾是毫不考慮的了？」

谷寒香漠然道：「苟且偷生，尚要寶物何用！」

天覺大師道：「唉！那件寶物，對妳報仇雪恨之事大有裨益，難道妳就不知權衡輕重麼？」

只見谷寒香玉面一沉，將手一伸，怒聲道：「何等至寶，敢說對我報仇之事有助！」

天覺大師歎了一口氣，將手伸入懷中，緩緩地摸出一物，舉步上前，道：「此物關係太大，除谷檀樾外，不能容他人見到。」

谷寒香秀眉一蹙，朝羣豪一揮手，喝道：「各退十丈，未得我令，不許走近一步。」

羣豪雖然好奇心盛，極想一知究竟，但知此時違令不得，鍾一豪首先一躍而起，將那趕車的往脅下一挾，快步向一旁退去，轉眼間僅賸天覺大師與谷寒香二人留在當地。

忽聽拘魂手巴天義遠遠地縱聲叫道：「請夫人留意，說不定，這老禿驢懷有什麼詭計！」

（未完）



雙英堡……………………1.40
天靈神掌…………………1.20
血　路（第1集）……3.00
　　　（第2集）……2.20
（第3集大結局）……2.20
鐵膽雄心（全3集）每集3.00

定價＄4.00



定價＄3.60



南刀北劍（1－2集）每集3.40
　　　　（3－4集）每集3.80
紫鏢囊（1－2集）每集3.40
　　　（第3集）……3.80
風塵怒俠（1－2集）每集3.00
　（第3集大結局）……3.80
心　祭（第1集）……3.00
　　　（第2集）……3.00
　　　（第3集完）…3.6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